

# 现代语文版 资治通鉴

## 55 泾原兵变

台湾 柏杨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

现代语文版

# 资治通鉴

## ⑤⑤ 泾原兵变

台湾 柏杨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1991 · 北京

登记证号: (京)191号

书名	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(55)	泾原兵变
作者	台湾	柏杨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	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	
经销	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	
印刷	北京百花印刷厂	
规格	850×1168毫米32开本	
	6.75印张150000字	
版次	1991年12月第1版	
印次	199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	
印数	1—20000册	
书号	ISBN 7-5057-0415-X / K·71	
定价	3.50元	

# 目 录

## 公元八世纪

公元七八一年至七八四年

- 魏博、平卢、成德三大藩镇联合背叛唐朝廷……………( 12 )
- 唐朝名将郭子仪逝世……………( 17 )
- 卢杞诬杀宰相杨炎……………( 28 )
- 卢龙藩镇起兵对抗唐朝廷……………( 46 )
- 河北四镇各自称王……………( 60 )
- 实行“税间架”、“除陌钱”二税法……………( 75 )
- 陆贽上疏论说天下形势……………( 78 )
- 泾原兵变, 占据长安, 皇帝李适逃亡奉天……………( 83 )
- 原卢龙节度使朱泚为泾原变兵拥立登极, 自称  
“大秦皇帝”, 国号为“秦”, 改元“应天”……………( 95 )
- 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军勤王, 大败朱泚军, 使  
奉天解围……………( 113 )
- 陆贽上疏阐述国家当务之急……………( 120 )
- 朱泚改国号为“汉”, 自号“汉元天皇”, 改元“天皇”……( 138 )
- 原淮宁节度使李希烈登极称帝, 国号“大楚”,  
改元“武成”, 定都汴州, 改称大梁府……………( 138 )

- 李怀光对抗唐朝廷，派兵进入奉天，皇帝李适又  
从奉天逃亡梁州……………( 157 )
- 陆贽上疏剖析帝王治乱得失之鉴……………( 177 )
- 副元帅李晟率军收复首都长安……………( 188 )
- 汉帝朱泚溃败北逃，被部将诛杀……………( 194 )
- 唐皇帝李适返回首都长安……………( 197 )
- 颜真卿被楚帝李希烈的钦差宦官勒死……………( 200 )
- 资深将领被免职，宦官重新掌禁军 ……………( 204 )

## 公元七八一年 辛酉

### 唐德宗建中 二年

1 春季，正月九日，成德战区（总部设恒州〔河北省正定县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宝臣（张忠志）逝世。

李宝臣（张忠志）打算把割据的土地传给他的儿子、作战参谋长（行军司马）李惟岳，因李惟岳年纪还轻，而且软弱无能，于是发动预防性的屠戮，部将中稍微有点个性，难以控制的，全部诛杀。包括深州（河北省深县）州长张献诚等在内，甚至有十余人，在同一天内，全被处决。李宝臣（张忠志）召见易州（河北省易县）州长张孝忠，张孝忠不接受。李宝臣（张忠志）派张孝忠的老弟张孝节前去催促上路。张孝忠命张孝节转告李宝臣（张忠志）说：“那些将领有什么罪，一个接一个被杀？我怕死，不敢前去，但也不会背叛，这情形就跟大帅不肯到京师（首都长安）朝见一样！”张孝节流泪说：“如果这样，我一定死。”张孝忠说：“我如果去，弟兄二人会同时毙命。我不去的话，他决

不敢杀你。”张孝节回去，李宝臣（张忠志）果然不敢找他的麻烦。作战司令（兵马使）王武俊，出身卑微而非常勇敢，所以李宝臣（张忠志）对他十分亲信，把女儿嫁给他的儿子王士真为妻，王士真用心结交岳父大人左右侍从亲信，所以部属中只有张孝忠、王武俊，得以保住性命。

李宝臣（张忠志）逝世后，文书官（孔目官）胡震、听差王他奴，建议李惟岳封锁老爹死讯二十余日，而用李宝臣（张忠志）名义，上疏中央，请求把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位置，传给儿子。唐王朝皇帝（十二任德宗）李适（音kuò，〔阔〕）拒绝，派御前督导官（给事中）汲县（河南省卫辉市）人班宏，到恒州（河北省正定县）问候李宝臣（张忠志）的病情，向他解释这项决定。李惟岳用大量贵重的金银珠宝贿赂班宏，班宏不敢接受，返京（首都长安）奏报。李惟岳这时才发布李宝臣（张忠志）逝世消息，自称后补司令官（留后），发动文武部属，联名向中央请求发给李惟岳符节旌旗，李适又拒绝。

最初，李宝臣（张忠志）跟平卢战区（总部设郛州〔山东省东平县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正己（李怀玉）、魏博战区（总部设魏州〔河北省大名县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田承嗣、山南东道战区（总部设襄州〔湖北省襄樊市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梁崇义，结成一体（参考七七七年十二月），打算把割据的土地，传给子孙。所以田承嗣逝世后，李宝臣（张忠志）竭力向中央推荐田悦继承（参考七七九年二月），前任帝（十一任代宗）李豫（李俶）同意。田悦刚刚到职，对中央的礼貌及态度，十分恭敬。但河东战区（总部设太原〔山西省太原市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马燧，上疏预言田悦将来定会叛变，请求先行准备。现在，田悦也不断请求中央批准李惟岳的请求。李适打算矫正过去的姑息

流弊，坚不同意。有人规劝说：“李惟岳继承老爹现成的事业，已成定局。如果不能顺水推舟，势必发生祸乱。”李适说：“盗匪本来没有制造祸乱的资本，是利用皇家的土地，和皇家的官位名号，才聚集得到部众。过去，顺从他们的欲望而加以任命的事很多，祸乱反而更多，可看出任官封爵不但不足以消灭祸乱，反而鼓励祸乱。李惟岳如果非叛变不可，给他符节不给他符节，结果一样。”仍然不准。田悦遂跟李正己（李怀玉）各派使节晋见李惟岳，秘密备战，准备反抗中央。

魏博战区（总部设魏州〔河北省大名县〕）副司令官（节度副使）田庭玠，警告司令官（节度使）田悦说：“你继承伯父的事业，只要对中央谨慎服从，坐在这里，就可享受荣华富贵，岂不是很好！为什么无缘无故，跟恒州（河北省正定县）、郛州（山东省东平县）同当叛徒？你应该看得清楚，自从战争发生（七五五年）以来，叛徒们有谁能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？你一定要照你的意思去做，就先杀掉我，不要使我看到田家全族屠灭。”遂声称有病，不出家门。田悦亲到他家道歉，田庭玠紧闭家门，不让他进来，最后忧郁而死。

成德战区（总部设恒州〔河北省正定县〕）执行官（判官）邵真，听到李惟岳的阴谋，流泪规劝说：“先宰相（李宝臣〔张忠志〕）受国家的深厚恩德，而你正在服丧期间，就马上想背叛中央，实在太不应该。”建议李惟岳逮捕李正己（李怀玉）的使节，押解京师（首都长安），并且声言讨伐李正己（李怀玉）；邵真强调说：“如果这样，中央嘉勉你的忠贞，就有可能得到任命状。”李惟岳同意，命邵真撰写奏章。但秘书长（长史）毕华提醒说：“先宰相（李宝臣〔张忠志〕）跟两战区结交友好，凡二十余年，怎么可以突然翻脸，甚至逮捕他们的使节？即令这样做，中央



也未必相信我们的诚意。如果李正己（李怀玉）突然发动袭击，我们孤军奋战，没有援助，怎么抵抗？”李惟岳又接受。

前定州（河北省定县）州长谷从政，是李惟岳的舅父，有胆识谋略，喜爱读书，王武俊等将领对他都十分敬畏，但李宝臣（张忠志）对他却心怀猜忌，谷从政遂称病在家休养，闭门不见宾客。李惟岳对他也不放心，从不跟他讨论事情，而且一天到晚和胡震、王他奴等策划商议，为了取悦将领士卒，拿出大量金钱，作为赏赐。谷从政忧心如焚，晋见李惟岳，说：

“而今，全国一派祥和，从京师（首都长安）来的人，异口同声说皇上（李适）英明果断，有心促使升平，反对地方首长把土地传给子孙的割据局面。你却第一个违反这项国策，皇上一定会征调各路兵马讨伐。将士们接受你的赏赐时，都誓言为你效死，问题是，只要有一场战事失利，他们爱惜自己的性命，谁能不生出离心！手握军权的大将，到时候恐怕都虎视眈眈，抓住机会，图谋你的人头，作为自己的功劳。而且，你父亲所诛杀的高级将领，以百为计算单位；一旦遇到挫败，他们子弟中打算报仇的人，难道数得完！”

“同时，你父亲跟卢龙战区（总部设幽州〔北京市〕）有仇（参考七七五年十月），朱滔兄弟把我们恨得咬牙切齿。皇上一定会用他当讨逆军统帅，朱滔的辖区跟我们紧紧相邻，军营中敲梆报时的声音，都互相听得清楚。他们一旦接到命令，立刻南下，就像饥虎饿狼扑杀禽兽一样，我们怎么抵挡得住！从前，田承嗣追随安禄山、史思明父子谋反，身经百战，凶悍勇猛，声名震动天下，反抗中央时，聚众起兵，自认没有敌手，可是等到卢子期被俘，吴希光反正（参考七七五年十月、十一月），田承嗣只有望天流泪，束手无策。后来还是靠你父亲按兵不动，为

他向中央求情，前任皇上（十一任李豫〔李俶〕）宽厚仁慈，下诏赦免（参考七七五年十二月）；不然的话，田家难道还有后代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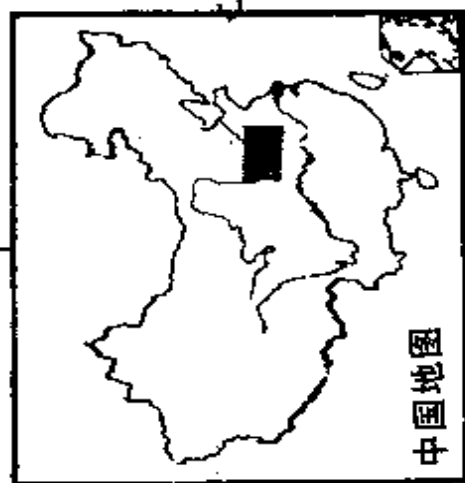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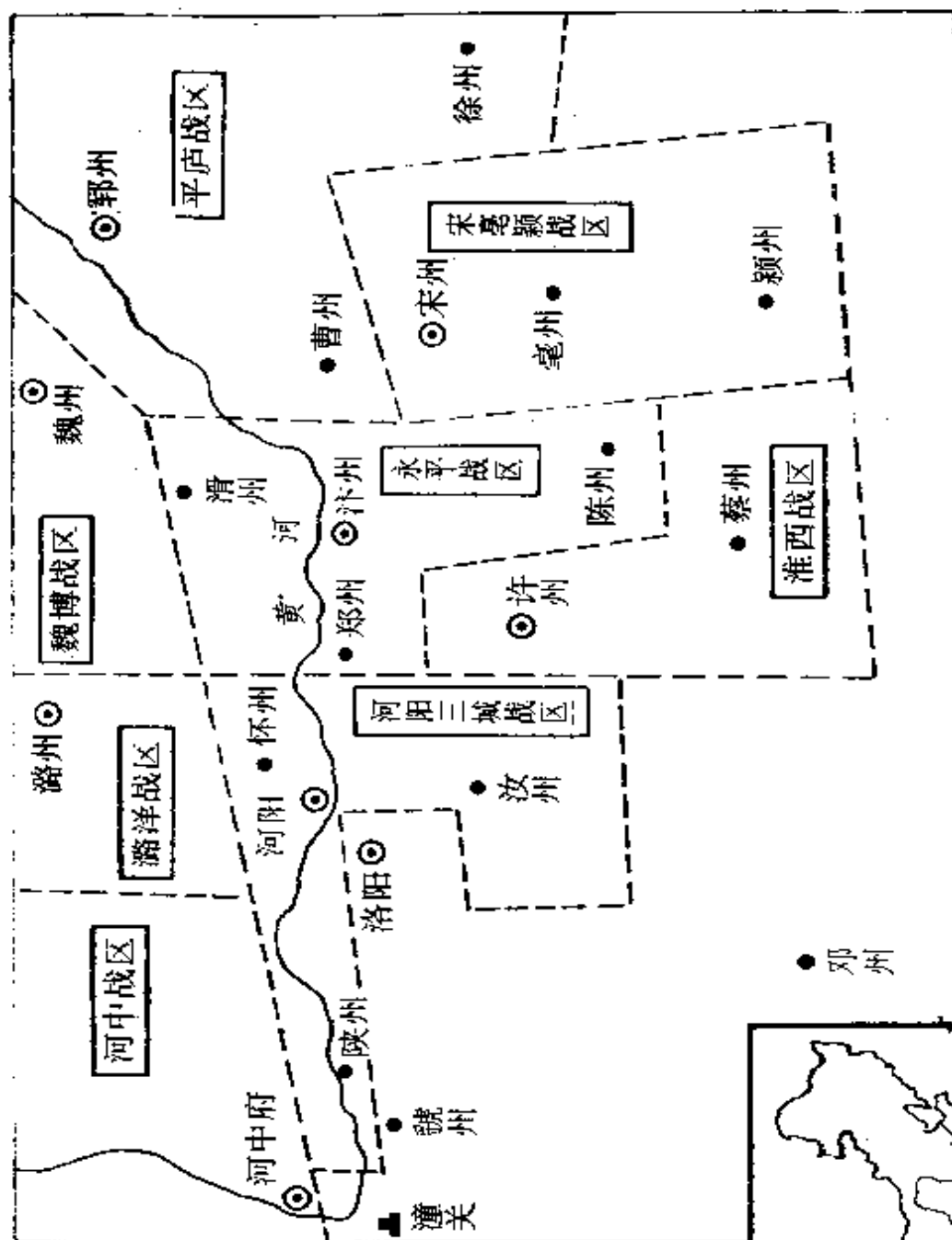
“何况，你生下来就享荣华富贵，年纪又小，没有经过艰难困苦的磨练，怎么能相信左右亲信的话，打算效法田承嗣的做法！为你打算，最好是婉转拒绝将士们的拥戴，命你老哥李惟诚暂时接管战区总部，你自己前去京师（首都长安）朝见，请求留下来担任皇家禁卫军官，乘势推荐李惟诚暂时代理司令官（节度使），交由皇上裁决。皇上对你的忠义，一定喜悦，即令不给你一个高官，也绝不会丧失荣耀俸禄，终身没有忧患。不这样的话，大祸势将临头，后悔已来不及。我也知道你一向对我疏远、猜忌，但我念及我是你的舅父、你是我的外甥，事情紧急，不得不向你直言。”

李惟岳发现谷从政的分析和措辞，竟如此之不婉转，对老舅越发厌恶。谷从政只好仍回到家里，声称病还没有痊愈，闭门不出。李惟诚，是李惟岳的庶兄——异母老哥，谦卑厚道，喜爱读书，部众对他非常倾心，他的同母妹妹，是李正己（李怀玉）的儿媳。就在当天，李惟岳把李惟诚送到李正己（李怀玉）那里，李正己（李怀玉）命他恢复张姓，张惟诚（李惟诚）遂留在平卢战区（总部设郛州〔山东省东平县〕）。

李惟岳派听差王他奴去谷从政家，调查他的行动，谷从政服毒自杀，临死时，说：“我不怕死，只是哀悼张家全族覆灭！”

刘文喜之死（参考去年〔七八〇〕五月），李正己（李怀玉）、田悦等都失去安全感。刘晏之死（参考去年〔七八〇〕七月），李正己（李怀玉）、田悦等更加恐惧，互相告诉对方说：“我们这些人所犯的罪，比刘晏怎么样？”就在这时候，汴州（河南省开封市）城垣太小，动工扩建，关东（潼关以东）民间遂传出谣

# 八世纪·七八二年二月 关东各战区



中国地图

言，说：“皇上打算到泰山举行大祭，趁势削平割据，所以在汴州（河南省开封市）筑城。”李正己（李怀玉）更为恐惧，派军一万人进驻曹州（山东省定陶县）；田悦也加强各城防御工事，集结武装部队，跟襄州（湖北省襄樊市）梁崇义、恒州（河北省正定县）李惟岳，互相呼应声援，河南（黄河以南）骚动，民心惊骇慌乱。

永平战区（总部设汴州〔河南省开封市〕）旧辖区包括汴州（河南省开封市）、宋州（河南省商丘县）、滑州（河南省滑县）、亳州（安徽省亳州市）、陈州（河南省淮阳县）、颍州（安徽省阜阳县）、泗州（江苏省盱眙县）共七州。

正月十七日，中央训令另组宋、亳、颍战区（总部设宋州〔河南省商丘县〕），命宋州（河南省商丘县）州长刘洽当司令官（节度使）。又把泗州（江苏省盱眙县）划入淮南战区（总部设扬州市〔江苏省扬州市〕）。又命东都洛阳留守长官路嗣恭，当怀、郑、汝、陕四州及河阳三城战区（总部设河阳〔河南省孟县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。十天以后，又命永平战区（总部设汴州〔河南省开封市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勉，当宋亳颍、河阳两战区总指战官（都统）；把郑州（河南省郑州市）划入永平战区（总部设汴州〔河南省开封市〕），遴选曾经在军中作过战的退役将领，充当州长，加强防备李正己（李怀玉）等。

2 最初，高力士（九任帝李隆基贴身侍从宦官）有一个养女，丈夫逝世，寡居东京洛阳，记得相当多宫中故事。洛阳宫女官李真一怀疑她就是李适的娘亲沈太后，派使节前往京师（首都长安）把情形报告李适，李适大为惊喜。可是，跟沈太后同时代的人，都不在人世，没有一个人认识沈太后。李适派宦官、宫女前去查证，年岁容貌，都很相像，宦官、宫女从前全不认

识沈太后，于是一致认为她就是。高女士开始时抱歉地说，她并不是沈太后，但查证的宦官、宫女更加怀疑，强行把她送到京师长安上阳宫。李适派出宫女一百余人，携带皇家车轿，和皇太后穿的衣服、首饰等，到上阳宫服侍。左右伺候的人千方百计诱惑高女士承认自己就是沈太后，高女士怦然心动，遂自称她确实就是。调查人员飞马奔向皇宫，奏报李适，李适大喜过望。

二月二日，虽是双日，李适仍登金銮宝殿（唐王朝制度，皇帝于单日登殿接受朝见），文武百官都进殿祝贺，李适下诏有关单位拟定奉迎仪式。高女士有位老弟高承悦，住在长安，恐怕这样下去，将来内幕一旦拆穿，势将惹来欺君的滔天大祸，于是立即向李适奏报事实真相。李适命高力士的养孙樊景超前往辨认，樊景超到上阳宫内殿晋见，这时，高女士已以沈太后的身份自居，左右侍从卫士密麻如云，戒备森严，樊景超呼唤高女士说：“姑妈，你怎么把自己放到剃肉板上！”侍从卫士厉声斥责樊景超退下，樊景超大声说：“皇上有旨，太后是假的，左右全部撤退！”侍从卫士纷纷下殿，高女士向侄儿解释说：“我被人强逼，不是我的本意。”樊景超遂用牛车把姑妈送回她家。

但李适并没有对高女士等所有的人有任何责罚，恐怕以后的人不敢继续寻找。李适说：“我宁愿受骗一百次，只希望有一次真能找到娘亲。”自此以后，各地方找到沈太后的报告，有三四次之多，但都不是，而真正的沈太后，也就永远失踪，不知道下落。

3 副总监察官（御史中丞）卢杞（音qǐ，〔起〕），是卢奕的儿子（卢奕死于安禄山攻陷洛阳之役，参考七五五年十二月），容貌丑陋，脸色像一张蓝纸。但口才流利、反应迅速，李适对

他十分欣赏。

二月十八日，擢升卢杞当总监察官（御史大夫），兼京畿行政长官（观察使）。

汾阳王郭子仪接见宾客，无论什么时候，侍女、小老婆一向不离左右。卢杞有一次登门问病，郭子仪命她们统统避开，而独自靠着床几接待。有人问他什么缘故，郭子仪说：“卢杞长得那么丑，女人们看见他，一定忍俊不住，笑出声音，而他心地阴险，会怀恨在心，一旦手握生死大权，必定报复，到时候我们郭家恐怕连一个孩童都保不住！”

宰相杨炎诬害刘晏（参考去年〔七八〇〕七月），无论中外，都对他畏惧万分，不敢正眼相看。平卢战区（总部设郛州〔山东省东平县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正己（李怀玉）不断上疏皇帝，要求公布刘晏的罪状，讽刺斥责，措词严厉，杨炎大为恐惧，于是派出心腹亲信，分别前往各道，名义上安抚慰劳，实际上是向各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秘密为自己辩护，说：“刘晏从前拍奸党的马屁，曾建议先帝（十一任帝李豫〔李俶〕）封独孤女士当皇后，当今皇上心里怨恨，把他诛杀，跟我没有关系！”李适不久就接到情报，对杨炎开始厌恶，决心把他除掉，但一直放在心上，没有发作。

二月十六日，李适擢升杨炎当副立法长（中书侍郎）、卢杞当副监督长（门下侍郎），同时都兼二级实质宰相（同平章事）；既有二位宰相，杨炎遂不能大权独揽。卢杞身材矮小，又没有学问，缺乏见识，杨炎根本看他不起，经常声称有病，不跟他共进午餐（唐王朝制度，宰相们每天中午都要在宰相联合办公厅〔政事堂〕共进午餐）；卢杞也把杨炎恨入骨髓。卢杞狡猾险恶，暗中下手，为了建立自己的势力和威望，对稍微不能使自

己满意的人，一律置之死地。卢杞推荐祭祀官（太常博士）裴延龄当皇家编译院研究员（集贤殿直学士），对他十分信任。

4 二月十七日，把宋亳战区（总部设宋州〔河南省商丘县〕）改称宣武战区。（《通鉴》原作“汴宋”，疑误，今从《新唐书·方镇表》作“宋亳”。）

5 振武战区（总部设振武〔内蒙古和林格尔县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彭令芳，凶恶暴虐，监军宦官刘惠光贪污渎法，激起兵变。

二月二十六日，变兵把二人诛杀。

6 征调京师（首都长安）以西边塞秋防部队一万二千人，增援关东（潼关以东）防务（当时唐王朝跟吐蕃王国邦交敦睦，没有西顾之忧，而关东正在骚动），途经京师（首都长安），李适派使节慰劳，李适亲自登上望春楼（在灞水西），摆设筵席，宴请各军，神策军将士只进餐而不饮酒，李适派人询问什么原因，带兵官杨惠元回答说：“我们从奉天（陕西省乾县）基地出发时，统帅张巨济告诫说：‘这一次出征，要建立大功大名，战胜凯旋那天，当同欢庆祝，在没有打胜仗之前，千万不要饮酒。’所以不敢接受圣旨。”等到拔营东下，有关单位沿途摆设饮食招待，只神策军所分到的酒坛，一个都没有打开。李适深为赞叹，写信给杨惠元慰劳嘉勉。杨惠元，是平州（河北省卢龙县）人。

7 三月，在鄆城（河南省鄆城县）设置濛州（濛，音yīn，〔因〕）。

8 三月二十二日，任命汾州（山西省汾阳县）州长王翊（音hóng，〔红〕），当振武军（内蒙古和林格尔县）基地司令（使），兼镇北（内蒙古包头市）、绥州（陕西省绥德县）、银州（陕西省榆林县南鱼河堡）等州后补司令官（留后）。

9 派宫廷副总管（殿中少监·从四品上）崔汉衡，出使吐蕃王国（西藏拉萨市）。

10 山南东道战区（总部设襄州〔湖北省襄樊市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梁崇义，虽然跟平卢战区（总部设郛州〔山东省东平县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正己（李怀玉）等结盟，但自己的军队太少，形势孤军（四邻都效忠中央），力量薄弱，所以对中央的态度，也最谨慎恭敬。有人劝他前去京师（首都长安）朝见，梁崇义说：“来瑱先生对帝国立过大功，六〇年代因被宦官一直打小报告，所以拖延不敢动身，只求多活几天。等代宗皇帝（十一任帝李豫〔李俶〕）登极，来瑱没有等到征召，就立刻进京（首都长安），却不能避免全族屠灭（参考七六三年正月）。像我这种累积太多罪状的人，怎么可以前往！”淮宁战区（总部设蔡州〔河南省汝南县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希烈，不断请求中央下令讨伐，梁崇义恐惧，越发加强战备。身为流民的郭晞，上疏皇帝检举梁崇义谋反；梁崇义得到消息，请求中央定自己的罪；李适为了安抚，把郭晞棍打后，流窜远方，并派国务院财政部财务司副司长（金部员外郎）李舟，前往襄州（湖北省襄樊市）慰问。

刘文喜在泾州（甘肃省泾川县）反抗中央时，中央曾派李舟往见刘文喜，向刘文喜分析利害祸福，刘文喜把他囚禁，不久，部将斩刘文喜出降，战乱平息（参考去年〔七八〇〕五月）；各军阀间遂有一种传言，认为李舟有能力颠覆城池，诛杀叛将。所以李舟抵达襄州（湖北省襄樊市）时，梁崇义对他十分厌恶，而李舟又劝梁崇义进京（首都长安）朝见，措词直率，分析深入，梁崇义越发不高兴。后来，中央再派使节分别前往各道安抚慰劳，李舟又被派往襄州（湖北省襄樊市），梁崇义拒绝他进



入边境，上疏说：“军心惊疑恐惧，请求另派使节。”当时，两河（黄河以北及黄河以南）各战区正对中央猜忌怀疑，隔阂日重，李适打算用恩德宠信使梁崇义安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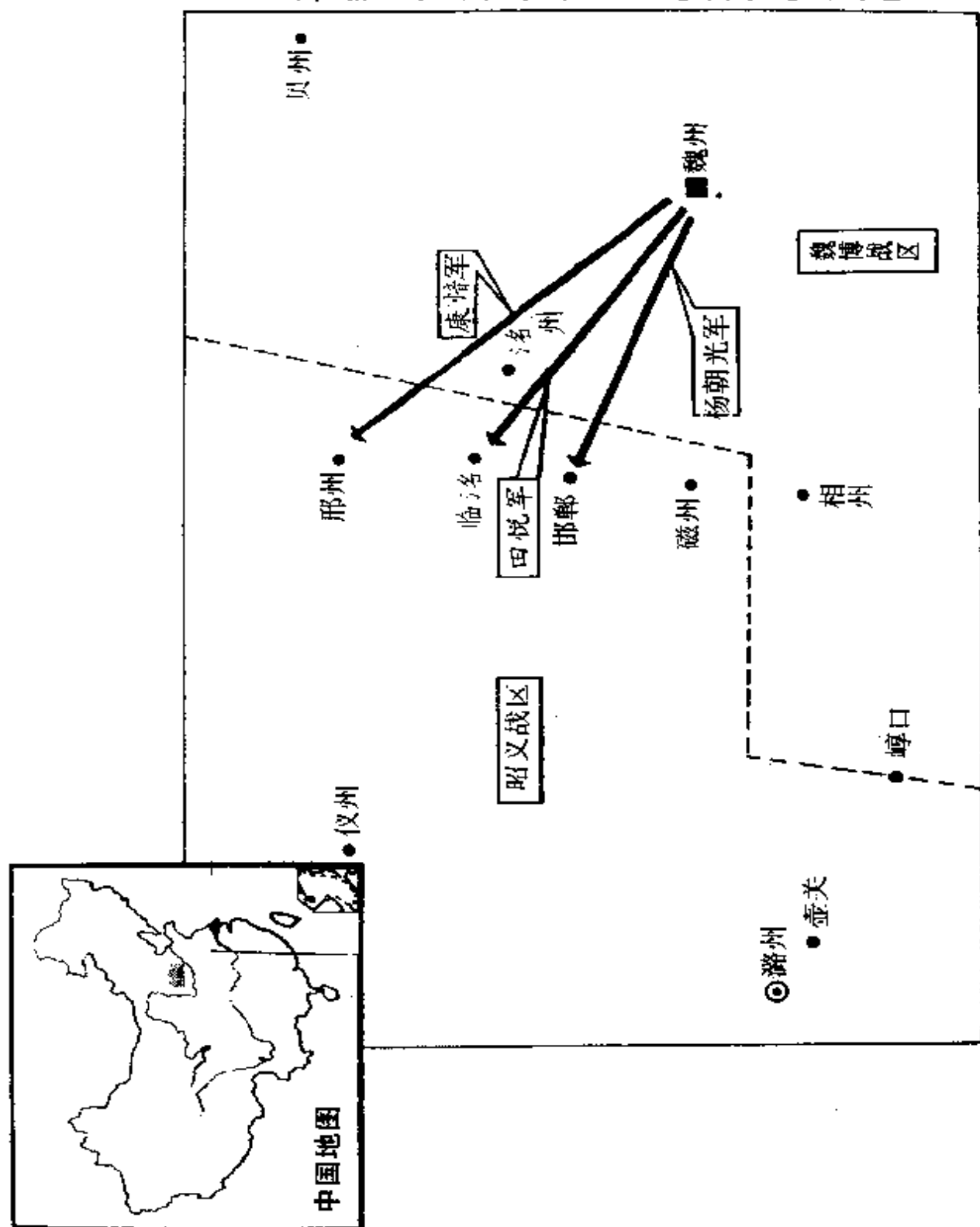
夏季，四月二日，命梁崇义遥兼二级宰相（使相），连他的妻子都封爵位，颁发赏赐，并赐给铁券，派监察官（御史）张著，携带皇帝亲笔写的诏书，前去襄州（湖北省襄樊市），征召梁崇义来京（首都长安）朝见。同时，依梁崇义的推荐，任命他的部将蔺果当邓州（河南省邓州市）州长。

11 五月八日，因军事行动，提升商业税率为十分之一（原征三十分之一，参考去年〔七八〇〕正月）。

12 魏博战区（总部设魏州〔河北省大名县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田悦，跟平卢战区（总部设郛州〔山东省东平县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正己（李怀玉），成德战区（总部设恒州〔河北省正定县〕）作战参谋长（行军司马）李惟岳，终于决定结盟，联合作战，反抗中央，派作战司令（兵马使）孟祐，率步骑兵五千人，北上增援恒州（河北省正定县）。

薛嵩逝世时（参考七七三年正月），昭义战区（当时总部设相州〔河南省安阳市〕）被分割，田承嗣夺得洺州（河北省永年县东南旧永年镇）、相州（河南省安阳市）；中央仍保有邢州（河北省邢台市）、磁州（河北省磁县），以及临洺（河北省永年县）。田悦打算用高山峻岭作为边境，说：“邢、磁二州，好像两只眼睛，硬插在我们腹地，不能不夺取到手。”于是派作战司令（兵马使）康悖（音yīn，〔因〕）率八千人围攻邢州（河北省邢台市），别动部队将领杨朝光率五千人在邯郸（河北省邯郸市）西北树立栅栏，切断泽潞战区（总部设潞州〔山西省长治市〕）的救兵；田悦则亲自率军数万人，围攻临洺（河北省永年县）。邢州（河

# 八世纪·七八一年五月 田悦攻击临洛之战



北省邢台市) 州长李共, 临洛(河北省永年县) 驻军司令张仵, 登城拒守。

贝州(河北省清河县) 州长邢曹俊, 是田承嗣在世的将领, 年纪已老, 深有谋略。田悦宠爱信任帐前侍卫官(牙官)扈鶚(音è, [饿]), 对他逐渐疏远, 等到围攻临洛(河北省永年县), 召见邢曹俊, 要他提出意见, 邢曹俊说:“《孙子兵法》上讲:‘人数十倍于敌人, 包围; 五倍于敌人, 攻击。’你以臣属身份, 冒犯中央, 不仅是人数多少问题。一旦大军被套牢在坚固的城池之下, 粮食吃完, 又没有后援, 是自取灭亡。不如派一万人防守崞口(河南省林县西南), 阻止从西方来的讨伐部队(指泽潞战区〔总部设潞州·山西省长治市〕及河东战区〔总部设太原·山西省太原市〕特遣兵团), 则河北(黄河以北)二十四州, 都将归你所有。”

但各将领讨厌邢曹俊的看法跟他们不一样, 一致诋毁他的战略; 田悦遂拒绝这项建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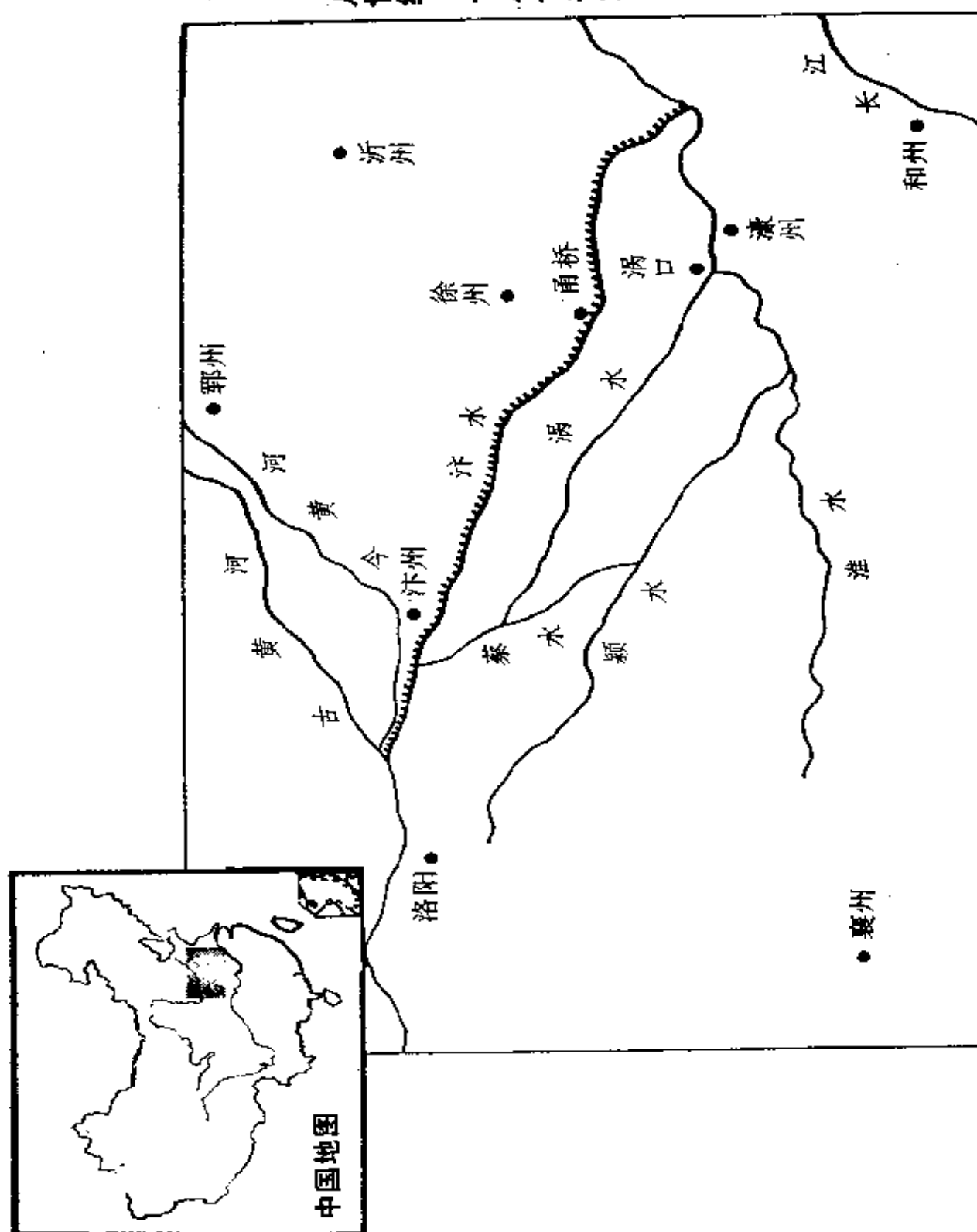
13 六月三日, 任命浙江东西道(首府设润州〔江苏省镇江市〕)行政长官(观察使)、苏州(江苏省苏州市)州长韩滉, 当润州(江苏省镇江市)州长、浙江东西道战区司令官(节度使); 总部所在地称镇海军基地。

14 监察官(御史)张著, 抵达襄州(湖北省襄樊市), 战区司令官(节度使)梁崇义更是恐惧, 全军戒备, 然后接见。蒿杲接到当邓州(河南省邓州市)州长的诏书, 不敢拆封, 飞马晋见梁崇义请示如何处理, 梁崇义在张著面前痛哭流泪, 最后仍拒绝前往京师(首都长安)。

张著空手复命。

六月六日, 李适下诏晋封淮宁战区(总部设蔡州〔河南省

# 八世纪·七八一年六月，涡口形势



汝南县))司令官(节度使)李希烈当南平郡王,加授汉水流域大军征剿司令(汉南、汉北兵马招讨使),督导各军讨伐梁崇义。宰相杨炎警告说:“李希烈是李忠臣(董秦)的族侄,对他宠爱亲信,没有人可以相比。最后他竟然翻脸无情,把李忠臣(董秦)赶走,夺取他的官位(参考七七九年三月),李希烈这个人像野狼一样,凶狠暴戾,感情冷酷。从来没有功劳,还倔强不守国法,假使削平梁崇义,中央有什么办法克制他?”李适不接受;杨炎一再反对,李适对杨炎更为反感。

荆南战区(总部设荆州〔湖北省江陵县〕)营门官(牙门将)吴少诚,晋见李希烈,呈献消灭梁崇义的方略,李希烈任命吴少诚当前锋。吴少诚,幽州(北京市)潞县(北京市通县)人。

当时,从关中(陕西省中部)开始,西方包括巴蜀(四川省)、汉中(陕西省南部);南方包括长江、淮水、百闽(福建省)、南越(广东省);北方远到太原(山西省太原市),所有地方都在征集民兵,开往前线。而平卢战区(总部设郛州〔山东省东平县〕)司令官(节度使)李正己(李怀玉),已派军封锁徐州(江苏省徐州市)、甬桥(安徽省宿县)、涡口(安徽省怀远县·涡水注入淮水处);梁崇义又在襄州(湖北省襄樊市)据守,全国交通线被寸寸切断,物资不能流通,人心震动恐惧。江淮(华东地区)进贡的船队一千余艘,停泊涡口(安徽省怀远县·涡水注入淮水处),不敢前进。李适征调利州(四川省广元市)州长张万福,当濠州(安徽省凤阳县)州长(使他打通涡口水路)。张万福快马前往涡口(安徽省怀远县·涡水注入淮水处),跨在马上,驻立岸边,下令船队开航,平卢战区(总部设郛州〔山东省东平县〕)特遣兵团的士卒,停在对岸,眼睁睁看着,不敢行动。

15 六月十四日，汾阳王（忠武王）郭子仪逝世（年八十五岁）。

郭子仪身为帝国上将，手握强大的武装部队，宦官程元振、鱼朝恩，对他谗言诬陷、肆意诋毁，千方百计要置之于死。可是只要一纸诏书颁下，没有一次不立即动身上路，因此陷害不能成功。郭子仪曾经派人去田承嗣那里，田承嗣面向西方下跪叩头，说：“这膝盖不弯曲，已很多年！”李灵曜在汴州（河南省开封市）兵变（参考七七六年五月），无论政府及民间，所有经过汴州（河南省开封市）的公私物品，李灵曜一律扣留，只对郭子仪的东西，特别放行，还派卫士护送出境。郭子仪兼最高立法长（中书令）二十四年，每月俸禄二万串钱，私人财产收入，尚不包括在内，所以库房里的金银珠宝，堆积如山。郭家大门之内，有三千人，八个儿子（郭曜、郭晞、郭晔、郭晫、郭晫、郭暖、郭曙、郭映）、七个女婿，都在政府担任显要官职；孙儿辈数十人，每次到面前问安，郭子仪也弄不清楚谁是谁，看见有人叩头，就点头而已。仆固怀恩、李怀光、浑瑊，最初都是他的部将，虽然每人都尊贵到封王爷封公爵，但郭子仪对他们却随意指使，他们也甘愿东奔西走，听从呼唤；郭家的人把这些大将当作家里的奴仆一样。帝国的安危，维系在郭子仪身上，几乎长达三十年（郭子仪于七五六年从朔方战区〔总部设灵州〕崛起，迄今二十六年）。功劳虽倾盖天下，但领袖对他没有疑心；官位虽高到仅次于皇帝，但大家并不忌妒；生活虽穷极奢侈，但人们并不认为他不对。享年八十五岁，寿终天年。他的部将、参谋等，擢升到高官，或身为一代政治家的，非常之多。（“几乎长达三十年”下，有胡三省先生的注，原文是：“自柔兆涒滩至重光作噩，二十六年耳。”“柔兆涒滩”，即丙申年〔至

德元载，七五六年]；“重光作噩”，即辛酉年〔建中二年，七八一年〕。此系古代“太岁纪年法”中的专用名词术语，《通鉴》即系采用此法纪年。由于这些名词术语早已不通用，所以《通鉴》现行标点本，又括注了干支与公历纪年。

刘昫曰：

八世纪五〇年代中期稍后，盗匪(安禄山)在幽州(北京市)起事，皇帝(李隆基)狼狈逃亡，长安、洛阳，东西两都，全部陷落。上天保佑唐王朝政府，出现汾阳王郭子仪，自从平定黄河以北，班师回京(首都长安)，关西(潼关以西)消灭盗贼，只身抵挡虎狼，双手披开荆棘，七八年间，备尝辛苦，勤奋达于顶点。而使李姓皇家从瓦解重归完整，功勋高过当代。

等到帝国声威，在郭子仪手中，重新振作，一群奸邪的小人物，用尽方法打小报告，谰言诬陷。郭子仪因自己的官位太高，请求辞职，虽然失去宠信，却毫无怨言。不利用灾祸要挟君王，不利用公事以报私仇，一心一意，尽忠职守，除了一死，没有二心，诚是至圣君子，国家纯洁干部。自秦汉两大王朝以降，功勋威望之高，无人可以相比。

宋祁曰：

八世纪五〇年代中期，盗匪在幽州(北京市)崛起。中央政府处境危难，外部有敌国压力、内部又不团结。郭子仪从朔方战区(总部设灵州〔宁夏灵武县〕)率一支孤军，辗转血战，从不迟疑回头。在那时候，皇帝(李隆基)向西

逃走，唐王朝命脉若有若无，郭子仪却能辅佐太子，使李姓皇族复兴。等到重大的灾难稍稍平定，立刻受到邪恶分子谗言陷害，用诡计剥夺他的兵权。可是郭子仪仍心平气和，早上奉到出发命令，晚上立即启程，没有一点怨恨。后来泾阳（甘肃省泾川县）之围，郭子仪单人匹马，拜会蛮族首领，用至诚之心，化解猜忌阴谋，终于获得成功。固然是唐王朝仍受上帝照顾，命不该绝，但也由于郭子仪的一片忠心，上贯日月，神明扶持。

李光弼等大将，因畏惧而不能善终；郭子仪却保持名节，荣华富贵，享受一生。唐王朝史学家裴垪称赞他：“权势倾盖天下，而中央并不猜忌；功劳超过当世，而皇帝毫不怀疑；穷极奢侈，舆论却不抨击。”呜呼，裴垪诚是真知。郭子仪子孙多数立功扬名，因为他们都身享盛大恩德的庇荫。

柏杨曰：

郭子仪先生在历史上有崇高的地位，但几乎无人可比的，既不是他的战功，也不是他一身系国家安危，而是他虽享尽世间荣华富贵，而仍能保住人头，寿终正寝；在身死之后，子孙还继续享福数十年，甚至百余年之久。中国人最奇特的命运是：你如果不照着当权派的心意，而擅自爱国，爱国就会成为一种危险的行为。大多数对国家有贡献的人士，最后往往被逐、被囚、被杀、被屠，或在死后祸延子孙。只郭子仪先生，是极少数的例外之一——至少，他最被人称道。

我们肯定郭子仪先生的功勋，以及对国家所作的努力，



但史论家认为他：“权势倾盖天下，中央并不猜忌；功劳超过当世，皇帝毫不怀疑；穷极奢侈，舆论却不抨击。”简直一派梦呓，郭子仪先生受猜忌、受怀疑，史不绝书，事实俱在，黑字印在白纸上，而史论家竟公然扯谎，说没有这回事，把读者都当成可以牵着鼻子走的白痴。

非洲有一种被称为哈伊那(hyena)的土狼，它们打斗起来，异常凶猛，但一方如果战败，它就四脚朝天躺到地上，把身上最脆弱的部分：咽喉和小腹，毫无保留地呈现在战胜者锋利的爪牙之下。战胜者这时走到跟前，在咽喉和小腹上，用鼻子察勘，发现对方确实屈服之后，也就摇尾而去，不作攻击。

郭子仪先生对来自四面八方的猜忌怀疑、谰言陷害，采取的显然就是这种哈伊那(hyena)式策略，把自己的咽喉小腹，毫无保留地呈现在皇帝、权臣等鲨鱼群之前，乞灵于对方相信他的忠心——绝不反击，而且毫无怨言，更重要的是乞灵于他的运气，使鲨鱼群相信他已于己无害！感谢上帝，他判断正确，如果他判断错误，他就付出韩信、彭越、檀道济，以及后来的岳飞先生的代价，这代价是悲惨的，所以连忠心耿耿的李光弼、李怀光先生，都不敢一试。

郭子仪先生不是一个成功的将领，当十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邺城（河南省安阳市）围攻安庆绪，战斗最危急时，郭子仪先生第一个先逃，以致引起大军崩溃（参考七五九年三月），但他是一位官场文化中最成功的政客，用矮化自己，而明哲保身；这种权力游戏中的“柔能克刚”哲学的生存方式，决定中国人的品质，以至中国人在再尊贵的时候，随时都存在另一面：准备卑屈地作践自己。郭子仪先生最受

部属爱戴的所谓宽厚，事实上不过是纵容部属蹂躏残害小民，小民不敢呼冤而已。他的儿子郭晞在邠州（陕西省彬县）的暴行（参考七六四年十一月），足够说明小民在郭子仪宽厚手段之下的凄惨命运。但小民的声音既没有人听到，也没有人记载，史册上记载的全是将领及官员们歌颂他的声音，因为他们虐待小民却不必要受到惩罚，歌颂的声音自然响彻云霄。

**16** 六月二十五日，擢升怀、郑、河阳战区（总部设河阳〔河南省孟县〕）副司令官（节度副使）李芑（音qiú，〔球〕）。《通鉴》作“李芑”，疑误，当是“李芑”〔音péng，蓬〕，当河阳怀州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，把东都洛阳特别市属县中，划出五县隶属（五县：河阳〔河南省孟县〕、河清〔河南省济源市南〕、济源〔河南省济源市〕、温县〔河南省温县〕、王屋〔河南省济源市西〕）。

**17** 北庭战区（总部设庭州〔新疆吉木萨尔县北〕）及安西四镇战区（总部设龟兹〔新疆库车县〕），自从吐蕃王国（西藏拉萨市）攻陷河西（甘肃省中部）、陇右（青海省）等地（参考七六三年七月），跟中国本部交通，完全切断。北庭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元忠、安西四镇战区后补司令官（留后）郭昕，率边防军将士，关闭边境，严密守卫，不断派使节携带奏章，前往京师（首都长安），可是全部在中途被截留，不能抵达，以致消息断绝十有余年。

本年，再派使节，千辛万苦，穿过各蛮族部落辖区，绕道回纥汗国（瀚海沙漠群），终于抵达长安，李适对他们深为嘉许。

秋季，七月一日，李适（音kuò，〔阔〕）下诏加授李元忠当北庭大总督，封“宁塞郡王”；郭昕当安西大总督、四镇战区司令

官，封“武威郡王”；将士们都连升七级。李元忠，本名曹令忠，李适赐他姓李，并且改名。郭昕，是郭子仪的侄子。

**18** 淮宁战区（总部设蔡州〔河南省汝南县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希烈，因大雨连绵，讨伐军迟延没有出发，李适感到奇怪，宰相卢杞向李适秘密报告说：“李希烈所以一直拖延，是因为杨炎的缘故。陛下何必为了爱一个杨炎，而破坏帝国大事。不如暂时免除杨炎的宰相职务，使李希烈高兴，等事情过去之后，再恢复他的宰相，这样对他并没有什么害处。”李适同意。

七月三日，调杨炎当国务院左最高执行长（左仆射），免除宰相职务；命前永平战区（总部设汴州〔河南省开封市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张镒，当副立法长（中书侍郎）二级实质宰相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）。张镒，是张齐丘（参考七五〇年八月）的儿子。再命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州〔宁夏灵武县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崔宁（崔旰），当国务院右最高执行长（右仆射）。

**19** 七月十九日，追赠故伊州（新疆哈密市）州长袁光庭当国务院工程部长（工部尚书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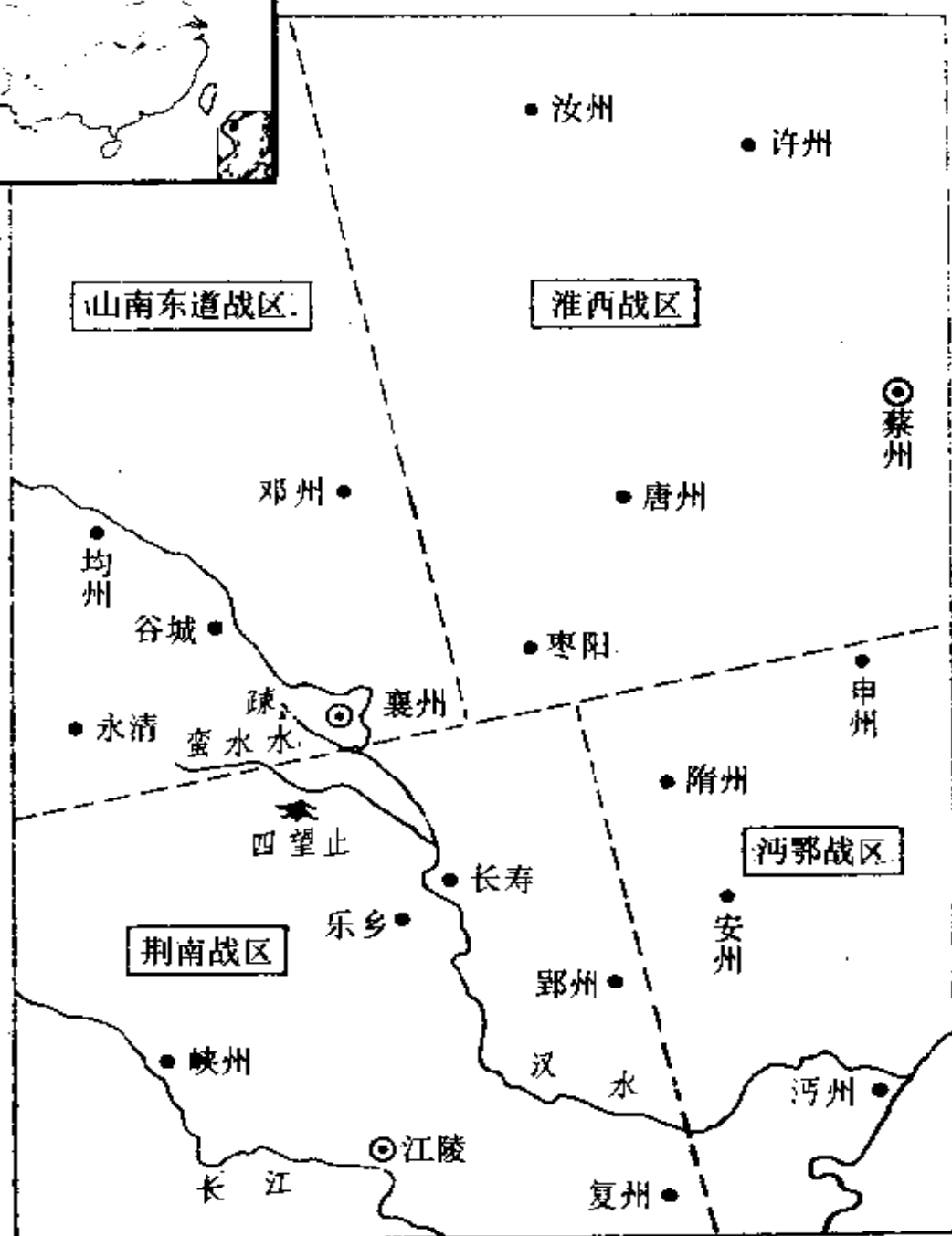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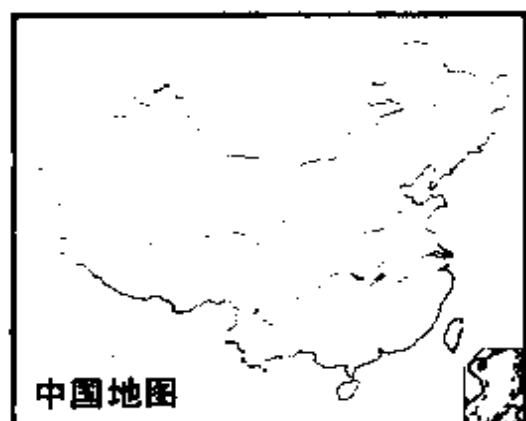
袁光庭于本世纪（八）五〇年代初期，出任伊州（新疆哈密市）州长。六〇年代时，吐蕃军（西藏）攻陷河西（甘肃省中部）、陇右（青海省），袁光庭坚守境界，一连数年，吐蕃军（西藏）千方百计引诱投降，袁光庭始终不肯屈服，到了最后，粮食吃完，士卒残留无几，无法抵抗，眼看不能再守，于是袁光庭先杀妻子，然后自己纵火烧死。直到郭昕派的使节抵达京师（首都长安），中央才知道事情经过，因此追赠官位。

**20** 七月二十四日，命邠宁战区（总部设邠州〔陕西省彬县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怀光，兼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州〔宁夏灵武县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。

21 七月二十六日，河东战区（总部设太原〔山西省太原市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马燧、昭义战区（总部设潞州〔山西省长治市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抱真（安抱真）、神策军先锋总作战司令（先锋都知兵马使）李晟，在临洺（河北省永年县）大破田悦军。

当时，田悦围攻临洺（河北省永年县），一连数月，不能攻克，城里守军的粮食就要吃完，仓库枯竭，士卒很多阵亡或受伤，难以继续抵抗。城防司令张伾梳妆打扮他心爱的女儿，带出来向将士们一一下跪叩头，说：“各位坚守岗位，十分艰苦。我家里再没有其他东西，只剩下这个女儿，现在把她卖掉，供应各位一天费用。”各将领都哭泣流泪，说：“我们愿血战到死，不敢请求赏赐。”李抱真（安抱真）向中央紧急求救，李适命马燧率步骑兵二万人，跟李抱真（安抱真）会师，讨伐田悦；又派李晟率神策军同时出发。另下令卢龙战区（总部设幽州〔北京市〕）后补司令官（留后）朱滔，讨伐李惟岳。

马燧等兵团，在没有穿出隘道险关之前，先派人送一封信给田悦，措辞温和，田悦认为马燧胆怯心惧，所以不加强戒备。马燧跟李抱真（安抱真）会师，士卒八万人，从壶关（山西省壶关县）越过太行山，进抵邯郸（河北省邯郸市），攻击田悦的别动部队，把它击破。田悦正对临洺（河北省永年县）发动攻击，派李惟岳军五千人，增援驻守邯郸西北的防军杨朝光。明天，马燧等中央军攻击杨朝光阵地，田悦亲率一万余人来救，马燧命大将李自良等在双冈（河北省邯郸市西北）阻截，下令说：“如果田悦过了双冈，就砍下你的人头！”李自良等拚死战斗，田悦军失利，向后撤退。马燧用燃烧的车辆焚毁杨朝光的营寨，斩杨朝光，格杀及俘虏五千余人。休息五天，马燧等继续挺进，抵



八世纪·七八一年八月 襄阳之战

达临洺(河北省永年县)，田悦出动所有军队反击，大战一百余回合，田悦军大败，被杀一万余人，田悦乘夜率军逃走，邢州(河北省邢台市)的包围也告解除。

这时候，平卢战区(总部设郛州〔山东省东平县〕)司令官(节度使)李正己(李怀玉)已经逝世，他的儿子李纳，封锁消息，不对外宣布，自行主持战区军政。田悦失败后，向李纳及李惟岳求救，李纳派大将卫俊，率军一万人，李惟岳派军三千人，分别增援。田悦集结散兵游勇，有二万余人，在洹水(流经河南省安阳市)扎营。平卢特遣兵团驻扎东翼、成德特遣兵团驻扎西翼，前后左右，互相呼应。马燧率各军返抵邺城(河南省安阳市)，上疏请河阳战区(总部设河阳〔河南省孟县〕)派军相助，李适命河阳战区司令官(节度使)李芄(音qiú,〔球〕，应为芄，〔音péng蓬〕)增援会师。

22 八月，李纳发布老爹李正己(李怀玉)死讯，上疏请求继承战区司令官(节度使)官位，李适不准。

23 山南东道战区(总部设襄州〔湖北省襄樊市〕)司令官(节度使)梁崇义，公开背叛唐王朝政府，出军南下攻击江陵(湖北省江陵县)；前进到四望(湖北省南漳县南)，大败而归，遂把战区里所有部队，集合在襄州(湖北省襄樊市)、邓州(河南省邓州市)。李希烈率军顺汉水而上，跟其他各道特遣兵团会师。梁崇义派他的大将翟晖、杜少诚，在蛮水(汉水支流，流经湖北省南漳县南)迎战，大败；李希烈追击，翟晖、杜少诚退到口(蒺水注入汉水处，湖北省襄樊市南王集)，又大败，两位将领向李希烈投降，李希烈命二人率原有部队先行进入襄阳(湖北省襄樊市)，安抚慰劳军民。梁崇义下令闭城拒守，可是奉命守城的官兵却大开城门，拼命逃出，任何方法都不能阻止。梁

崇义走投无路，跟妻子儿女一同跳井而死。讨伐军捞出尸体，砍下人头，送到京师（首都长安）。

**24** 卢龙战区（总部设幽州〔北京市〕）后补司令官（留后）朱滔，率军南下讨伐李惟岳，驻扎莫州（河北省任丘市北郑州镇）。成德战区（总部设恒州〔河北省正定县〕）易州（河北省易县）州长张孝忠，率精锐部队八千人，坚守易州。朱滔派执行官（判官）蔡雄，游说张孝忠说：“李惟岳嘴里吃奶的臭（音xiù，〔秀〕）味还没有褪除，竟敢拒抗中央命令。而今，昭义兵团（总部设磁州〔河北省磁县〕）及河东兵团（总部设太原〔山西省太原市〕），已击破田悦，淮宁兵团（总部设蔡州〔河南省汝南县〕），已攻克襄阳（湖北省襄樊市），计算日子，河南（黄河以南）中央各军，就在这几天，不是早上，就是黄昏，开始北上，恒州（河北省正定县）、魏州（河北省大名县）的覆亡，可以站在这里等它发生。你如果首先献出易州（河北省易县），归降中央，则铲除李惟岳的功劳，从你开始，这是转祸为福的长程谋略。”张孝忠同意。派帐前侍卫官（牙官）程华，晋见朱滔；派总参议官（录事参军）董稹，携带奏章，前往京师（首都长安）呈递；朱滔也同时上疏推荐；李适大为高兴。

九月六日，下诏命张孝忠当成德战区（总部设恒州〔河北省正定县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。训令李惟岳护送老爹李宝臣（张忠志）的灵柩，运回中央安葬；李惟岳拒绝。张孝忠感激朱滔的指引，命儿子张茂和娶朱滔的女儿为妻，结交亲密。

**25** 九月七日，唐政府加授李希烈中央官位：遥兼二级宰相（使相）。

最初，李希烈请求讨伐梁崇义，李适对文武官员赞扬李希烈的忠贞。中央擢升罢黜特使（黜陟使）李承，从淮西战区（总

部设蔡州〔河南省汝南县〕视察回京(首都长安),警告李适说:“李希烈定会立下小小功劳,问题在于立功之后,就会骄傲自大,不再服从中央,到时候恐怕还要再麻烦中央发动第二次讨伐!”李适不能同意。

李希烈攻陷襄阳(湖北省襄樊市)后,把它当作自己的地盘,李适才想起李承当初的话,这时,李承当河中(山西省永济县)特别市长(河中尹)。

九月九日,命李承当山南东道战区(总部设襄州〔湖北省襄樊市〕)司令官(节度使),李适打算派禁军护送,李承则宁愿单人匹马前去上任。李承抵达襄阳(湖北省襄樊市),李希烈把他安置在宾馆,威迫利诱,李承誓不屈服,李希烈无可奈何,放纵他的部队大肆抢劫掳掠,然后撤走。

李承办理善后,经过一年,军政机关才稍稍就绪。李希烈留下营门官(牙将)在襄阳(湖北省襄樊市)看守他所掳掠的财产,因此双方不断有使节来往。李承也派他的心腹部属臧叔雅前去许州(河南省许昌市)、蔡州(河南省汝南县),用厚重的礼物结交李希烈的心腹部属周曾等,跟他秘密计划诛杀李希烈。

26 最初,本世纪(八)三〇年代,太子太师(太子三师之一)萧嵩(参考七三九年六月)的祠堂,建在曲江(首都长安东南角)之畔,九任帝(玄宗)李隆基认为曲江是一个郊游娱乐的场所,不适合神灵定居,下令迁走。后来,杨炎当宰相(参考七七九年八月),讨厌首都长安(陕西省西安市)特别市长(京兆尹)严郢,把他贬作最高法院院长(大理卿)。卢杞打算陷害杨炎,于是推荐严郢当总监察官(御史大夫)。在此之前,杨炎计划兴筑祠堂,他在东都洛阳有一座家宅,拜托东都洛阳特别市长(河南尹)赵惠伯出售;赵惠伯把它买下来,当作政府机



关之用。严郢遂提出弹劾，认为赵惠伯从中得到厚利。卢杞交给大法官（大理正·从五品下）田晋审判，田晋判决说：“依照法律，主管官员购买公物，从中取利，是一种勒索贿赂行为，应予以免职。”卢杞大发雷霆，把田晋贬作衡州（湖南省衡阳市）军务秘书长（司马），另命其他法官审判，结果判决赵惠伯：“负责保管财物的官员，盗卖自己保管的财物，论罪应处绞刑。”杨炎的杨家祠堂，基础正建在萧嵩当初萧家祠堂的故地之上，卢杞遂对杨炎暗下毒手，向李适打小报告说：“那地方有帝王之气，所以玄宗（九任帝李隆基）命萧嵩把祠堂迁走，杨炎一直阴谋夺取政权，所以在故地重建祠堂。”

冬季，十月十日，李适把杨炎从国务院左最高执行长（左仆射）高位上，贬作崖州（海南省琼山县）军务秘书长（司马），万里颠簸，走到距崖州（海南省琼山县）只有一百里处，李适派的杀手追上，把杨炎绞死。赵惠伯从河中（山西省永济县）特别市长（河中尹）任上，贬作费州（贵州省思南县）多田（思南县北）县政府防卫员（尉）；不久也被诛杀。

**27** 十月十六日，封萧女士当太子李诵的太子妃。

**28** 十月十八日，在皇家祭庙（太庙）举行皇族全体尊亲属三年总祭（祫祭。祫，音xiá，〔匣〕）。

从前，一任帝李渊的祖父李虎（太祖）在皇家祭庙的牌位，面向东方，而李虎的老爹李天赐（懿祖），李天赐的老爹李熙（献祖）的牌位则被挤掉，收藏在西厢套房里，不再接受子孙祭奠及所上香火。本年，把李熙的牌位拿出来，供奉座西向东位置上，再照规定祭奠。（唐王朝皇家世系：李熙·李天赐·李虎·李昀·一任帝李渊。）

**29** 平卢战区（总部设郛州〔山东省东平县〕）徐州（江苏省

徐州市)州长李洧(洧,音wěi,〔伟〕),是司令官(节度使)李正己(李怀玉)的堂兄。李纳攻击宋州(河南省商丘县),彭城(江苏省徐州市)县长、太原(山西省太原市)人白季庚,游说李洧献出城池,回归中央;李洧同意,派辅佐巡察官(摄巡官)崔程,携带奏章前去京师(首都长安),并命他在晋见皇帝时,作口头奏报,同时把这项意见,先行禀告宰相,说:“徐州(江苏省徐州市)孤单,不能单独对抗李纳,请任命李洧当徐州、海州(江苏省连云港市)、沂州(山东省沂县)行政长官(观察使),何况,海州、沂州,现在仍在李纳手中。李洧跟两州的州长王涉、马万通,暗中早有约定,假如能够得到中央的公开任命,一定可以成功。”崔程从地方初到中央,认为宰相都是一样,于是先报告张镒;张镒转告卢杞,卢杞认为竟敢不先报告自己,显然看我不起,于是妒火中烧,一口拒绝。

十月二十三日,只加授李洧中央官衔:总监察官(御史大夫),兼征剿安抚特使(招谕使)。

**30** 十一月四日,李适把皇妹永乐公主嫁给国务院司法部审计司摄理司长(检校比部郎中)田华。因前任帝(十一任)李豫(李俶)已有承诺(参考七七四年三月),李适不愿违背。

**31** 蜀王李傀,改名李遂。

**32** 十一月七日,宣武战区(总部设宋州〔河南省商丘县〕)司令官(节度使)刘洽、神策军总作战司令(都知兵马使)曲环、滑州(河南省滑县)州长襄平(辽宁省辽阳市)人李澄、朔方战区(总部设灵州〔宁夏灵武县〕)特遣兵团大将唐朝臣,在徐州(江苏省徐州市)大破平卢(总部设郛州〔山东省东平县〕)魏博(总部设魏州〔河北省大名县〕)联军。

最初,平卢战区(总部设郛州〔山东省东平县〕)首领李纳

派部将王温，会同魏博战区（总部设魏州〔河北省大名县〕）大将信都崇庆（信都，复姓），联军进攻徐州（江苏省徐州市）。李洧派帐前侍卫官（牙官）温县（河南省温县）人王智兴，前往京师（首都长安）紧急求救，王智兴是位长跑健将，用不了五天，就奔到京师（徐州与长安航空距离一千公里）。李适训令唐朝臣率朔方特遣兵团五千人，会同刘洽、曲环、李澄，联合增援。当时，朔方兵团的后勤补给来不及赶上，以致旌旗及军装，都破烂单薄，宣武兵团士卒嗤之以鼻，说：“难道叫化子也会打仗！”唐朝臣把这种话转告他的部属，刺激他们忿怒，然后说：“总指挥官（都统李勉）有令，最先击破盗贼营寨的，营中所有金银财宝全部归他。”士卒气愤之下，奋勇争先。

信都崇庆（信都，复姓）与王温，攻击彭城（江苏省徐州市），二十天不能攻克，向李纳求救，李纳派部将石隐金率一万人增援，跟中央军刘洽等，在七里沟（徐州市西北）接触。天色黄昏，刘洽率军稍稍后退，朔方兵团骑兵司令（马军使）杨朝晟建议唐朝臣说：“你率步兵靠山扎营，严阵等待两支叛军；我率骑兵在山凹埋伏，盗贼发现你一支孤军悬挂在那里，一定猛扑，我出动伏兵对他们的腰部拦击，绝对可把他们击败。”唐朝臣采纳。信都崇庆果然率骑兵二千人，穿过河桥西进。追击中央部队，伏兵突然从侧面攻击，信都崇庆等被切成两截，狼狈退守河桥，阻止中央军反击，部下士卒有的争夺过桥已来不及，就趟水过河，杨朝晟指着说：“他们可以趟水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趟水！”挥军趟水攻击，防守桥头的士卒，放弃河桥逃走，于是，平卢、魏博联军崩溃，士卒四散逃命；中央军刘洽等乘胜追击，杀八千余人，淹死在河里的超过一半。朔方兵团俘获全部军用物资，立刻展出耀眼的军旗，拿出胜利的武器，穿上豪华的军服，对宣

武兵团官兵们说：“叫化子的功劳，比起你们，谁多？”宣武兵团官兵都感惭愧。中央军乘胜继续追击，直到徐州（江苏省徐州市）城下。平卢（总部设郛州〔山东省东平县〕）及魏博（总部设魏州〔河北省大名县〕）联军，解除包围撤走。江淮（华东地区）粮食水运，才开始恢复。

**33** 十一月十五日，李适下诏削除李惟岳所有官职爵位；调查投降中央的李惟岳的部属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并且赏赐。

**34** 十一月三十日，淮南战区（总部设扬州〔江苏省扬州市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陈少游，派军攻击海州（江苏省连云港市），州长王涉投降。

**35** 十二月，平卢战区（总部设郛州〔山东省东平县〕）所属密州（山东省诸城县）州长马万通，投降中央。

十二月十三日，中央命马万通当密州（山东省诸城市）州长。

**36** 宫廷副总管（殿中少监）崔汉衡（参考本年〔七八一〕三月），抵达吐蕃王国（西藏拉萨市），国王（三十七任）娑悉笼腊赞，发现唐帝国国书竟是皇帝诏书，吐蕃致送唐帝国的礼物，被称“进贡”，唐朝廷致送吐蕃的礼物，被称“赏赐”，把吐蕃王国当成一个藩属。另一件事是：灵州（宁夏灵武县）以西唐吐疆土相接，应以贺兰山为两国共同边界。要求崔汉衡改正。

十二月二十三日，崔汉衡派执行官（判官）陪同吐蕃使节，一齐往京师（首都长安）奏报。李适特别更改诏书及两国边界，一切依照吐蕃要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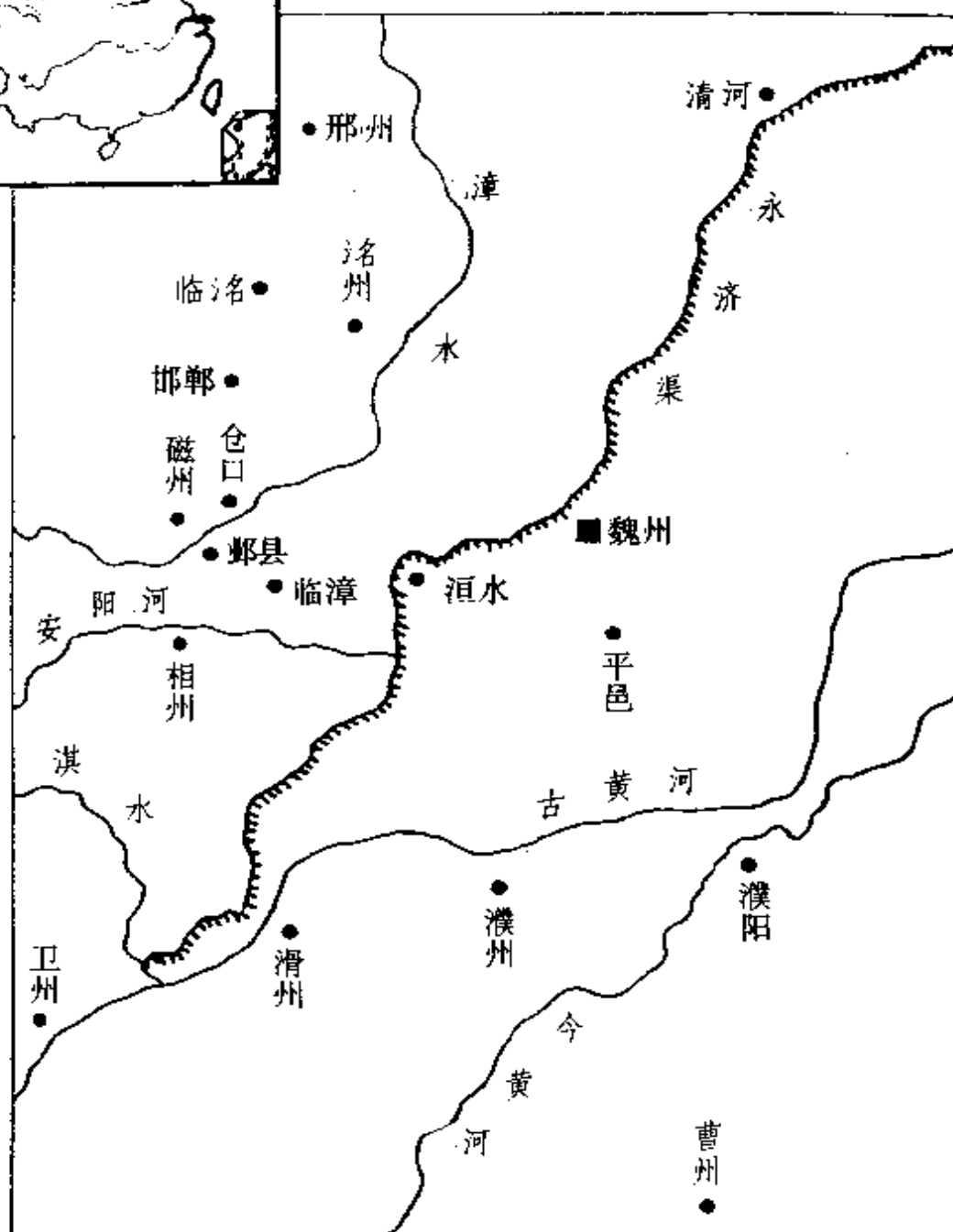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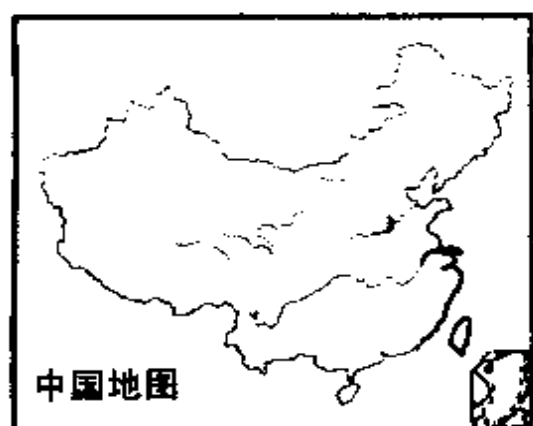
**37** 加授河东战区（总部设太原〔山西省太原市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马燧，当魏博战区（总部设魏州〔河北省大名县〕）征剿司令（招讨使）。

## 公元七八二年 壬戌

### 唐德宗建中 三年

1 春季，正月，河阳战区（总部设河阳〔河南省孟县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芑（音qiū，〔琼〕。《通鉴》作“李芑”，疑误，当是“李芑”〔音pēng，蓬〕），率军逼近卫州（河南省汲县），魏博战区（总部设魏州〔河北省大名县〕）守将任履虚假装投降，不久就再背叛。

2 河东战区（总部设太原〔山西省太原市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马燧等中央各军，扎营漳河岸上，魏博战区（总部设魏州〔河北省大名县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田悦，派他的大将王光进，在长桥（河南省临漳县东。）修筑月城（两头抵河或抵山的半月形城堡），中央军不能渡河。马燧用铁链把数百辆马车连在一起，上面装满土袋，在长桥下游沉入河床，等到水势稍浅，各军趟水而过。当时，中央军缺乏粮食，田悦等紧闭城门，拒不出战。马燧下令各军携带十天干粮，进驻仓口（河北省磁县北），跟田



八世纪·七八二年一月 洹水战役

悦隔着一条洹水（安阳河）对峙。李抱真、李芄（当作“李芃”）质疑说：“粮食既少，而又深入敌境，怎么用这种战略！”马燧回答说：“粮食少则逼我们必须速战速决，而今，三镇结合一起，坚壁清野，拒不出战，目的在使我们筋疲力尽。如果分出军队攻击左右两翼，田悦一定援救，我们就会受到前后夹攻，对我们不利。单独指向田悦，就是《兵法》上说的：‘攻击敌人非援救不可的据点！’如果他们真敢出战，一定为你们击破这个叛逆。”于是，在洹水上架起三道桥梁，过桥扎营，每天向田悦大营挑战，田悦严密守卫，不作反应。马燧于是下令各军夜半时分吃饭，沿着洹水，秘密向田悦的根据地魏州（河南省大名县）挺进，下令说：“盗贼如果从后边追赶，大家立刻停住，就在原地构筑防御工事！”大营之中，只留下一百余名骑兵，跟平常一样地传递鼓声、吹动号角，把木柴抱进厨房，燃火煮饭，升起袅袅炊烟；等到中央各军全部出发后，则立刻停止活动，留守人员全部退出躲藏，等田悦军队 完之后，就把三座桥梁焚毁。

中央军前进十里左右，田悦得到报告，立即率平卢、成德兵团步骑兵四万人，穿过三桥，急行军袭击中央部队的后背，乘着强烈顺风，纵火烧野，战鼓声及嘶喊声、震动天地。马燧按兵不动，先行割除阵地前一百步的乱树杂草，阻挡火势，辟作战场，然后严阵以待；另行招募敢死队五千余人，排列在第一线。田悦大军不久抵达，但火焰烧到中央军阵前，因没有乱树杂草可烧，顿时熄灭，田悦军的士气也跟着衰竭。马燧下令全军出击，田悦军大败。神策军、昭义兵团（总部设潞州〔山西省长治市〕）、河阳兵团（总部设河阳〔河南省孟县〕）本来稍向后退，但看到河东兵团（总部设太原〔山西省太原市〕）战胜，于是回军反击，再度大破田悦军。田悦军撤退，中央军追击，这

时三桥已被焚毁，田悦军无路可走，惊恐震慑之余，霎时瓦解，士卒四散逃命，跳到洹水里淹死的不计其数，中央军杀二万余人，俘虏三千余人，尸首满地，连绵三十余里。

田悦集合残兵败将一千余人，逃回魏州（河北省大名县）。马燧跟李抱真（安抱真）感情不和，磨擦尖锐，驻扎在平邑（河南省南乐县东北）佛教庙院，无法乘胜追击。田悦在黑夜中抵达魏州（河北省大名县）南廓门，守城大将李长春紧闭城门，拒不接受，等待中央追击部队抵达。一直等到天亮，中央军仍没有消息，李长春只好打开城门。田悦进城后，斩李长春，登城拒守。此时，城中士卒还不到数千人，阵亡官兵的家属亲戚哀悼死者，大街小巷传出一片哭号。田悦忧愁恐惧，决定施用苦肉计，于是骑马提刀，站在总部辕门外面，集结全城军民，痛哭流涕，宣布说：“我不成材，受到平卢（总部设郛州〔山东省东平县〕）及成德（总部设恒州〔河北省正定县〕）二镇的推荐，继承伯父（田承嗣）的大业。如今，二镇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逝世，他们的儿子却不能继承，我不敢忘记两位长辈的恩德，不自量力，抗拒中央，以致落到今天这种悲惨地步，连累父老乡绅都肝脑崩裂、流满一地，全是我的罪过。年老的娘亲还在高堂，无人奉养，我不能自杀，只希望各位用我手中这把刀，砍下我的人头，拿它出城投降马燧将军，自己寻找荣华富贵，不要跟我一齐去死！”说到悲恸处，从马背上一头栽到地下，将士们争先恐后抱住他，说：“大帅为了正义，高举军旗，不是自私自利。战场上胜负，是军事家平常的事。我们几代都受田家厚恩，不忍心听到这些话！希望在你领导之下，作最后一次出击，如果不能取胜，再求一死。”田悦说：“各位将军不因为这次失败，而把我抛弃，即令是死，在九泉之下，也不忘各位大恩大德。”遂跟



各将领割断头发，誓言结成生死不变的义兄义弟。把仓库里所有的东西，以及向富民家勒索压榨的财产，共集合一百余万钱，赏赐士卒，军心才逐渐稳定。田悦再召见贝州（河北省清河县）州长邢曹俊，命他主持军事训练，重整队伍，加强城防，军事情势再度振作（田悦觉悟到排斥邢曹俊之非，参考去年〔七八一〕五月）。

平卢战区（总部设郛州〔山东省东平县〕）首领李纳，驻军濮阳（河南省濮阳县），受到黄河以南中央部队压力，退回濮州（山东省鄄城县北），向田悦求救。田悦派基地司令（军使）符璘，率骑兵三百人前往。符璘的老爹符令奇对符璘说：“我年纪已老，亲眼看到安禄山、史思明之流叛徒，今天都在哪里？田家岂能长久！你趁此机会，弃暗投明，弃逆投顺，是你使老爹扬名后世！”咬破儿子的手臂，作为誓言，遂即告别。符璘就跟他的副手李瑶，率领部众，归降马燧。田悦屠杀符璘全族，符令奇破口大骂而死。李瑶的老爹李再春献出博州（山东省聊城市）投降，田悦的堂兄田昂也献出洺州（河北省永年县东南旧永年镇），大将王光进则献出长桥（漳水上），先后归降中央。

田悦进入魏州（河北省大名县）十余天，中央军马燧等才抵达城下，发动攻击，不能攻克。

3 正月十二日，成德战区（总部设恒州〔河北省正定县〕）首领李惟岳，派军增援据守束鹿（河北省辛集市）的大将孟祐，卢龙战区（总部设幽州〔北京市〕）后补司令官（留后）朱滔，及中央新任命的成德战区司令官张孝忠，发动攻击，攻克束鹿（河北省辛集市），进军包围深州（河北省深县）。李惟岳忧惧交集，机要秘书（掌书记）邵真再向李惟岳建议：秘密上疏皇帝投降，派老弟李惟简携带奏章，先去首都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朝见，

然后诛杀所有不听命令的将领，再亲自前往京师（首都长安），由岳父冀州（河北省冀县）州长郑诜，暂时代理战区司令官职务，等候中央训令。李惟岳接受。可是等李惟岳刚刚出发，孟祐得到消息，秘密报告田悦，田悦大怒若狂，派帐前侍卫官（衙官）扈岌晋见李惟岳，责备他说：“我们司令官（田悦）起兵反抗中央，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要求中央发给你任命状。现在你竟然相信邵真一派胡言，派老弟呈献奏章，把所有叛乱的罪状，都推到我们司令官（田悦）头上，只求自己清白，我们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有什么地方辜负你，使你做出这种绝情绝义之事！如果能斩邵真，我们还可以恢复当年友谊；不然，从此一刀两断。”执行官（判官）毕华警告李惟岳说：“田大帅为了你的缘故，落得今天这种身陷重围的地步，你却把他出卖，真是不仁不义，到了顶点。而且魏博战区（总部设魏州〔河北省大名县〕）及平卢战区（总部设郛州〔山东省东平县〕）人民富庶，军力强大，足以抵抗全国，结局如何，还看不出，为什么马上就三心二意！”李惟岳一向没有胆量，又无法坚持前些日子的决策，于是召唤邵真，在扈岌前面，把他斩首；派出军队一万人，会同孟祐，围攻束鹿（河北省辛集市）。

正月二十二日，朱滔、张孝忠联军在束鹿（河北省辛集市）城下发动攻击，李惟岳军大败，焚烧营帐逃走。

成德战区（总部设恒州〔河北省正定县〕）作战司令（兵马使）王武俊，因李惟岳左右亲信不断说他坏话，所以李惟岳对王武俊一直怀疑，但爱惜他的才干，不忍心把他诛杀。反攻束鹿（河北省辛集市）之役，命王武俊当先锋，王武俊暗自考虑说：“我如果击破朱滔，李惟岳军势将重新振作，凯旋回去，定杀我！”所以作战时并不使用全力，因而挫败。

朱滔打算乘胜进攻恒州(河北省正定县),张孝忠却率军返回西北,在义丰(河北省安国县)扎营,朱滔大吃一惊,张孝忠的左右部属也感到奇怪,张孝忠说:“恒州(河北省正定县)城内,老将还相当的多,不可以轻估。压力太大,他们会团结反抗,如果行动稍缓,他们准发生窝里斗,自相残杀。你们不妨睁大眼睛观察,我驻防义丰(河北省安国县),坐在那里看李惟岳死无葬身之地。而且,朱大帅(朱滔)牛吹得太大,见识却太浅,我们之间的友谊合作,有美好的开始,恐怕难有美好的结果。”

朱滔停留束鹿(河北省辛集市),不敢单独前进。

李惟岳的将领康日知献出赵州(河北省赵县),归降中央。因之李惟岳对王武俊更疑神疑鬼,王武俊越发恐惧。有人告诉李惟岳说:“先宰相(李宝臣〔张忠志〕中央官銜)把王武俊当作心腹,命他辅佐你;而又是骨肉至亲(王武俊的儿子王士真娶李惟岳的妹妹),王武俊的勇猛,超过三军,现在正在危难之际,如果对他也猜忌排斥,试想,如果没有王武俊,还有谁能替你击退强敌?”李惟岳同意,乃派步兵司令(步军使)卫常宁,会同王武俊,共同攻击赵州(河北省赵县);又命王武俊的儿子王士真率军驻扎官邸,担任守卫。

4 正月二十九日,蜀王李遂(李适的老弟)改名李遯(音 sù,〔速〕)。

5 淮南战区(总部设扬州〔江苏省扬州市〕)司令官(节度使)陈少游,攻克海州(江苏省连云港市)、密州(山东省诸城市)。但平卢战区(总部设郓州〔山东省东平县〕)首领李纳,又把二城收回。

6 王武俊率军出恒州城(河北省正定县)之后,告诉副手

卫常宁说：“今天总算逃出虎口，再也不会回去，我打算向北投奔张孝忠！”卫常宁说：“李惟岳昏庸软弱，只信任左右那些马屁精，这样下去，最后难免死在朱滔之手。现在皇上有明确的诏书，砍下李惟岳人头的，就由他接替李惟岳的官职爵位。你一向深得军心，与其逃亡，为什么不掉转枪尖，制服李惟岳，把天大的灾难转化成无穷的福气，比手掌翻过来还要容易。如果不能成功，再投奔张孝忠也不晚。”王武俊认为对极。正巧，李惟岳派亲卫官（要籍）谢遵，到赵州（河北省赵县）城下传达指令，王武俊便邀谢遵参加这项阴谋，共同对付李惟岳。谢遵回恒州（河北省正定县）后，秘密通知王士真。

闰正月二十一日，王武俊、卫常宁自赵州（河北省赵县）回军，袭击李惟岳；谢遵跟王士真假传李惟岳的命令，大开城门迎接入城。黎明时，王武俊率数百名骑兵突击官邸大门，王士真在里面响应，格杀十余人。王武俊下令说：“李惟岳背叛中央，将领们不愿当叛徒的，请归降政府，胆敢反抗的，屠杀全族。”大家都不敢动。于是逮捕李惟岳、郑洸、毕华、王他奴（参考去年〔七八一〕正月），全部斩首。王武俊认为李惟岳是故主李宝臣（张忠志）的儿子，打算免他一死，而押送京师（首都长安），交由中央处置。卫常宁说：“在天子面前，他可能将所有叛逆的罪行，都推到你头上。”于是把李惟岳绞死，砍下人头，呈献京师（首都长安）。

深州（河北省深县）州长杨荣国，是李惟岳的姐夫，投降卢龙战区（总部设幽州〔北京市〕）后补司令官（留后）朱滔，朱滔命他继续担任州长。

7 恢复酒公卖制度，只首都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仍可自由销售（撤销公卖事，参考七七九年七月）。

8 二月五日，李惟岳任命的定州（河北省定州市）州长杨政义归降中央，黄河以北大致平定，只有田悦仍据守魏州（河北省大名县），还没有攻破。黄河以南中央各军包围平卢战区（总部设郛州〔山东省东平县〕）首领李纳据守的濮州（山东省鄄城县北），李纳势力日渐萎缩，中央认为全国不久就可恢复大一统的和平局面，一片乐观气氛。

二月十一日，中央发布人事命令，命张孝忠当易、定、沧三州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，王武俊当恒、冀二州民兵司令官及行政长官（都团练观察使），康日知当深、赵二州民兵司令官及行政长官（都团练观察使）。把德州（山东省陵县）、棣州（山东省惠民县）划归朱滔，命朱滔返防。朱滔一再请求把他现在驻军的深州（河北省深县）划归自己，中央不准，因此朱滔大为失望和怨恨，留在深州（河北省深县）不肯返防（胡三省注：“朱滔讨伐李惟岳，连战连胜，可是中央瓜分成德战区〔总部设恒州·河北省正定县〕分别赏赐一些投降的将领时，朱滔连一寸土地都没有分到，还命他自行攻取仍属平卢战区〔总部设郛州·山东省东平县〕的德州〔山东省陵县〕、棣州〔山东省惠民县〕。这就是《左传》说的周王朝政府所以失去郑国〔河南省新郑县〕的原因。”《左氏春秋》前七一七年：郑国国君〔三任庄公〕姬寤生，进京〔首都洛阳〕朝见周王朝国王〔十四任桓王〕姬林，姬林因郑国曾强割麦禾，所以对姬寤生态度傲慢，周公爵姬黑肩警告姬林说：“中央自迁到东方之后，完全依靠郑晋两国，今天对郑国国君如此不礼貌，郑国不会再来朝见了。”）王武俊一向瞧不起张孝忠，而且自认为亲手诛杀李惟岳，功劳在康日知之上，可是张孝忠贵为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，而自己和康日知却只当民兵司令官（都团练使），而且又失去赵州（河北省赵县）

及定州(河北省定州市)，也大不高兴；同时又接到诏书，命他供应粮食五百石给朱滔、战马五百匹给马燧，王武俊认为中央不打算用成德战区（总部设恒州〔河北省正定县〕）旧人当司令官(节度使)，一旦攻克魏博战区(总部设魏州〔河北省大名县〕)，下一步就要夺取恒州(河北省正定县)、冀州(河北省冀县)，所以故意分散他的粮食及战马，削弱他的力量，越想越怀疑不安，于是，不肯接受命令。

柏杨曰：

当一场战争就要结束，一阵尘埃就要落定之际，胜利者一方的领袖和他的智囊，最容易犯的错误，往往是轻估残局的危险性，和对手的反弹力量。刘邦先生在击斩项羽先生之后，立即驰入韩信大营，夺取帅印，应是政治上最睿智的措施。反过来检讨项羽先生，却被胜利冲昏大脑，颐指气使，胡乱封王(当然，他自己讲起来头头是道)，他的性格和见识都证明他只有小聪明而没有大智慧。

天下本来可以太平无事，庸才却把它搞得一团糟。第一个决策错误之后，像推骨牌一样，接着而来的是一连串的错误，使情势更坏，终于无法收拾；连当初决策的所谓英明领袖，都无法阻止。

田悦得到这些消息，派执行官(判官)王侑(音yòu,〔又〕)，许士则，从小路绕道深州(河北省深县)，游说朱滔，说：“你奉命讨伐李惟岳，十天半月之间，就攻克束鹿(河北省辛集市)、深州(河北省深县)，李惟岳穷途末路，王武俊趁着你的破竹之势，才能砍下李惟岳的人头，这都是你的功劳。皇上曾经颁发

诏书，公开宣布凡是攻克的你李惟岳城池，全部划归卢龙战区（总部设幽州〔北京市〕）；可是，现在却把深州（河北省深县）划归康日知，是皇上自己毁信食言。尤其是，皇上雄心勃勃，立志扫平河朔（河北平原），不准战区世袭割据，势将任用文官代替武官，魏博（总部设魏州〔河北省大名县〕）如果灭亡，卢龙（总部设幽州〔北京市〕）就是下一个目标。只要魏博战区存在，卢龙战区就没有灾难。你有意怜悯魏博战区今天的危急，伸出援手，不但合乎‘存亡继绝’的大义，你的子孙也可以享受万世好处。”更承诺把贝州（河北省清河县）割给朱滔。朱滔一向有强烈的权力欲望，对中央早怀二心，听到这番说辞，大喜过望，就命王侑回魏州（河北省大名县）传达他同意的消息，使魏博军知道已有外援，坚定守城信心。

朱滔遂派执行官（判官）王郢，陪同许士则，一齐前往恒州（河北省正定县）游说王武俊，说：“你冒着万死一生的危险，诛杀叛徒首领，拔除祸乱根源；康日知没有离开过赵州（河北省赵县）一步，怎么能跟你相提并论？中央对你们二人的赏赐，竟然一样，谁不替你愤慨！现在听说又命你拨出粮食、马匹，供应邻居，中央的意思十分清楚：你是一位百战百胜的勇将，为了防备你的力量过于强大，所以先使你衰弱，等到消灭魏博战区（总部设魏州〔河北省大名县〕），然后训令马燧北上，朱滔南下，那时候就会把你彻底铲除。朱大帅连自己生死存亡都不敢保证，所以派我们——王郢、许士则，向你呈献愚昧的意见，打算跟你同心合力，共同把田悦救出险境，使他跟我们和平共存，你也可以留下粮食战马，自己使用；朱大帅（朱滔）也不愿把深州（河北省深县）让给康日知，宁愿让给你，请早日任命州长，前往接事。这样的话，我们三个军事重镇（卢龙、成

德、魏博)联合成一条阵线,像眼睛、鼻子、手脚一样,互相帮助。以后就再没有灾难。”王武俊也大喜过望,一口允许;遂即派执行官(判官)王巨源当使节,晋见朱滔,并命王巨源代理深州(河北省深县)州长。三个战区秘密商定日期,起兵南下。

朱滔又派人游说张孝忠,张孝忠拒绝。

9 宣武战区(总部设宋州〔河南省商丘县〕)司令官(节度使)刘洽,攻击平卢战区(总部设郛州〔山东省东平县〕)首领李纳据守的濮州(山东省濮县),攻克外城。李纳登上城楼,向刘洽痛哭流涕,乞求给他一个自新的机会。永平战区(总部设汴州〔河南省开封市〕)司令官(节度使)李勉,也派人向李纳劝告。

二月二十六日,李纳派他的执行官(判官)房说,携带他的同母老弟李经,跟自己的儿子李成务,前往京师(首都长安)朝见。就在这时候,宦官宋凤朝告诉皇帝李适说:“李纳已经穷途末路,不可以宽恕。”李适遂拒绝李纳投降,而且下令逮捕房说等,囚禁皇宫之内。李纳得到消息,只好继续反抗,遂率军返回郛州(山东省东平县),再跟田悦等结盟。中央发现李纳声势仍然相当强大,才想起徐州(江苏省徐州市)州长李洧(音wěi,〔伟〕)。

三月十三日,命李洧兼任徐、海、沂道(首府设徐州〔江苏省徐州市〕)民兵司令官及行政首长(都团练观察使),然而,海州(江苏省连云港市)、沂州(山东省临沂市)已被李纳盘据,李洧竟得不到手。

李纳最初反抗中央时(参考去年〔七八一〕七月),他所派的德州(山东省陵县)州长李西华,守卫城池,戒备森严,总



纠察官（都虞候）李士真向李纳谗言陷害，打李西华的小报告，李纳遂解除李西华的州长职务，召唤他返回总部（郛州〔山东省东平县〕），而命李士真接任州长。李士真到职后，伪造李纳的命令召见棣州（山东省惠民县）州长李长卿，李长卿路过德州（山东省陵县）时，李士真把他强行留下，一同归附中央。

夏季，四月六日，中央任命李士真、李长卿继续当二州州长。李士真因形势单薄，请求卢龙战区（总部设幽州〔北京市〕）后补司令官（留后）朱滔救援，朱滔这时已决心叛变，于是派大将李济时，率三千人南下，宣称协助李士真守卫德州（山东省陵县），并召唤李士真前去深州（河北省深县）出席军事会议，李士真抵达后，朱滔就把他扣留，而命李济时代理州长。

10 四月八日，吐蕃王国（西藏拉萨市）把先前所掳掠唐王朝的军民八百人，归还唐王朝。

11 李适派宦官北上征调卢龙战区（总部设幽州〔北京市〕）、恒冀道（首府设恒州〔河北省正定县〕）、易定战区（总部设易州〔河北省易县〕），集结军队一万人，前往魏州（河北省大名县）讨伐田悦。恒、冀道民兵司令官及行政长官（都团练观察使）王武俊拒绝接受诏书，反而逮捕宦官，押解给卢龙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朱滔，朱滔向全军宣布说：“凡是有功的将士，我替你们向中央要求升官进级，没有一次成功。我现在想跟各位同时整装南下魏州（河北省大名县），攻击马燧，把他打败后，图个温饱，各位意下如何？”（天下竟有如此幼稚的叛变理由，可看出朱滔之类军阀的程度，问题是，李适、卢杞的程度更低。）大家全不作声，直到第三次发问，大家才说：“幽州（北京市）自从安禄山、史思明叛变，追随他们南下的人，没有一个活着回来，遗留下无数孤儿寡妇，悲惨痛苦，深入骨髓。何况太尉（朱

泚的中央官銜)、司徒(朱滔的中央官銜),都受政府的宠爱和荣耀,将士们也都蒙政府任官授勋。我们只盼望保持目前状况,不敢再有其他侥幸的想法。”朱滔一时呆住,沉默不再说话。但在散会后却诛杀持反对意见的大将数十人,对士卒的赏赐安抚,更加优厚。

赵州(河北省赵县)州长康日知得到朱滔的阴谋,报告河东战区(总部设太原〔山西省太原市〕)司令官(节度使)马燧,马燧立即转奏皇帝李适。李适因魏州(河北省大名县)还没有攻克,成德战区(总部设恒州〔河北省正定县〕)首领王武俊再次叛变,了解中央的力量不能控制朱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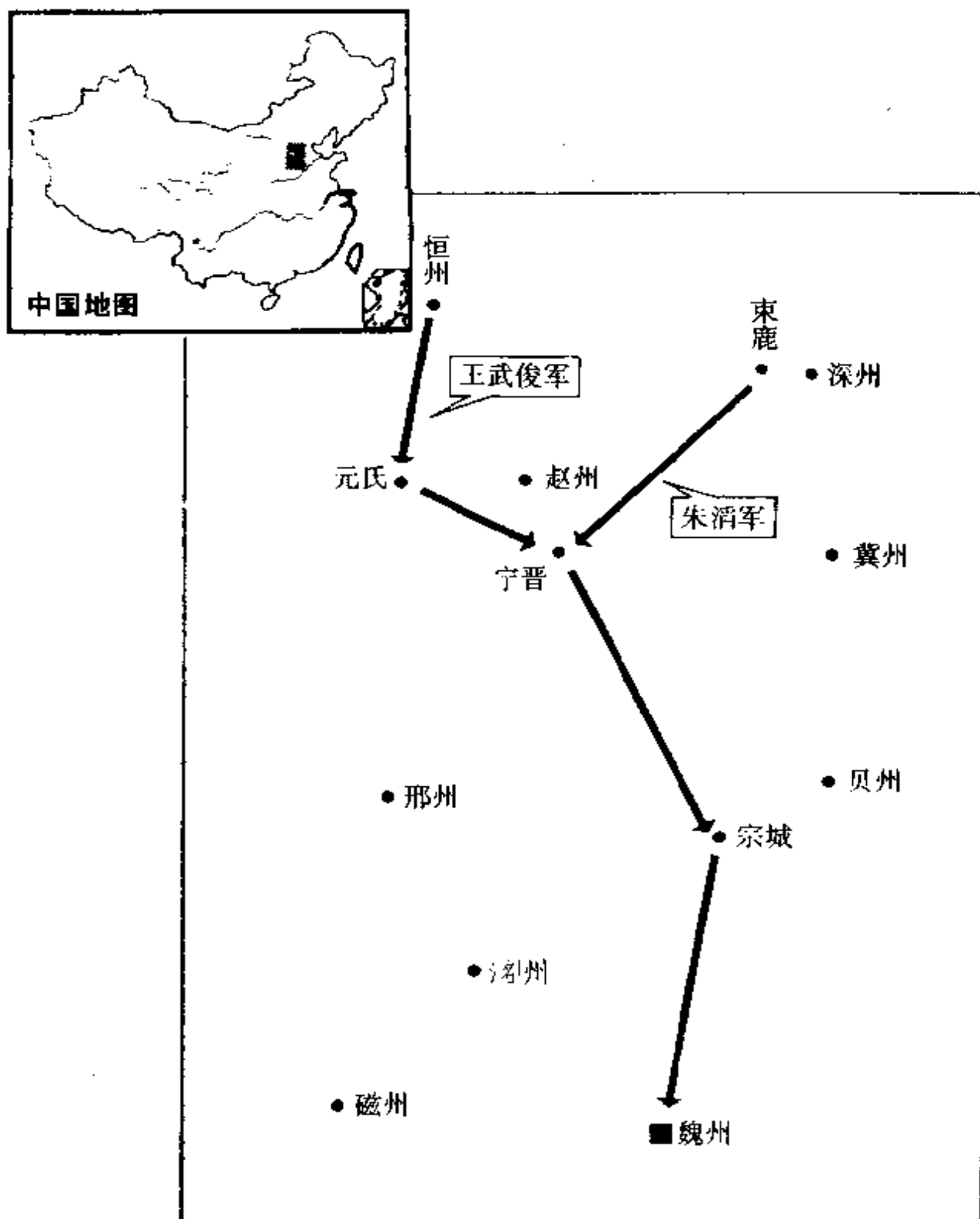
四月十日,下诏封朱滔当“通义郡王”,希望能够发挥安抚功能,但朱滔的叛变阴谋,越发积极,分出一部份军队进逼赵州(河北省赵县),对康日知施加压力,而把深州交给成德战区(总部设恒州〔河北省正定县〕)将领王巨源(朱滔履行承诺,结交王武俊),王武俊命他的儿子王士真当恒、冀、深三州战区(即原成德战区,总部设恒州〔河北省正定县〕)后补司令官(留后),率军包围赵州(河北省赵县)。

涿州(河北省涿州市)州长刘怱(音pēng,〔烹〕),朱滔同县(昌平〔北京市昌平区〕)人,他的娘亲是朱滔的姑妈,听说朱滔打算拯救田悦,写信劝阻,说:“在故乡昌平(北京市昌平区),中央为了尊崇你们兄弟,特改乡名为‘太尉乡’,改里名为‘司徒里’(太尉是朱泚中央官銜、司徒是朱滔中央官銜),这是大丈夫万世不朽的大名,只要忠诚顺服,就没有一件事不称心如意。我私下沉思,近年以来,肤浅夸大的好战分子,动不动出军攻击,而终于身败名裂、家族屠灭的,就有安禄山、史思明之辈。我是你最密切的亲戚,假如闭口不言,不提醒你,是

辜负你对我的信任 and 爱护。只有请你详细考虑，以免将来后悔。”朱滔虽然不接受他的意见，但也了解刘怦的忠心，对他没有忌猜。

朱滔将要发动兵变，恐怕易、定、沧三州战区（总部设易州〔河北省易县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张孝忠在他背后制造灾难，再派大营管理官（牙官）蔡雄，前去游说。张孝忠说：“从前，大帅（朱滔）从幽州（北京市）出发，命你告诉我说（朱滔派蔡雄事，参考去年〔七八一〕八月）：‘李惟岳辜负帝国厚恩，身为叛逆！’认为我只要服从中央，就是忠臣。我的性情耿直，接受大帅（朱滔）的教训。而今，既然已成为忠臣，就不能再帮助叛逆。我跟王武俊二人，都出身蛮族（张孝忠是奚部落乞失活支派，参考七七五年六月；王武俊，是契丹部落怒皆支派，参考七六二年十一月），深刻了解，他的性情反复无常。不要忘记我今天说的话，有一天你会想起。”蔡雄仍不肯放弃，继续作种种巧妙分析，张孝忠大怒，打算逮捕他送到京师（首都长安），蔡雄畏惧，逃了回去。朱滔乃命刘怦率军驻扎重要据点，防备张孝忠。张孝忠修补城池，磨利武器，孤军困处在强大的敌群之间，不肯屈服。

朱滔率步骑兵二万五千人，自深州（河北省深县）出发，抵达束鹿（河北省辛集市）；第二天一早，正要开拔，军号的声音还没有吹完，士卒们忽然发现情形不对，秩序立刻大乱，呐喊说：“天子命大帅（朱滔）班师幽州，为什么违背中央，南下去救田悦！”朱滔大为恐惧，拔腿逃走，躲到驿马车站后屋。蔡雄跟作战司令（兵马使）宗瑒等，假传朱滔的命令，告诉士卒说：“你们不要吵闹，听大帅（朱滔）传下来的话。”大家稍稍平静，蔡雄说：“大帅（朱滔）当初从范阳（幽州州政府所在）出发时，



八世纪·七八二年四月

王武俊·朱滔南下救援田悦

皇上圣旨指示说：夺取李惟岳的城池，就归自己所有。大帅（朱滔）因幽州缺少棉花和生丝，所以和你们同心协力，艰苦血战，夺取深州（河北省深县）；深州是棉丝产地，希望能减少你们赋税的负担，再想不到，皇上不遵守自己的诺言，竟把深州（河北省深县）割给康日知。而且，中央因你们都有战功，每人赏赐十匹绸缎，运到魏州（河北省大名县）西境，却被马燧抢走。大帅（朱滔）只要留在范阳（北京市），有的是荣华富贵。今天之所以南下，全是为了你们，不是为了自己。你们既然不愿意，当然可以北上回家，用不着喊叫蹦跳，违犯军纪！”大家听后，不知道如何是好，另找话题说：“钦差宦官为什么不保护皇上赏赐给我们的东西！”于是一窝蜂拥到钦差宦官招待所（敕使院），捉住钦差宦官，砍成几片而死。又大喊说：“虽然知道大帅（朱滔）这次出军是为了我们，但最好仍接受中央命令，返回本镇。”蔡雄说：“那么，你们各回所属单位，明天就回深州（河北省深县），休息几天，一齐回家。”这时人心才告安定。朱滔即率军折返深州（河北省深县），命各将领秘密调查制造混乱，领头闹事的是谁，查出二百余人，一律斩首，其他的人全都吓得发抖，不敢再动。朱滔再率军南下，没有一个人敢退后一步。

胡三省曰：

观察田庭玠之劝阻田悦，谷从政、邵真之劝阻李惟岳；范阳（北京市）兵团士卒之不肯追随朱滔南下救援魏州（河北省大名县）；河朔（河北平原）三镇的人，岂都背叛中央？只是在上位的中央官员，不依照正道办事而已。

朱滔率军进击，攻克宁晋（河北省宁晋县），暂时停止攻势，

等待王武俊行动。王武俊率步骑兵一万五千人，夺取元氏（河北省元氏县），向东方的宁晋（河北省宁晋县）出发。

王武俊诛杀李惟岳不久，派执行官（判官）孟华进京（首都长安）朝见。孟华忠诚正直，有才干谋略，在跟皇帝李适见面时，报告军情，回答问题，侃侃而谈，李适大为赏识，命他当恒冀道（首府恒州〔河北省正定县〕）民兵副司令（团练副使）。而这时王武俊跟朱滔已经结合，阴谋背叛，李适命孟华马上回去，传达中央旨意。孟华返抵恒州（河北省正定县），王武俊大军已经出动，孟华劝阻说：“皇上对你的印象，最为深刻，只要能尽忠守义，何必担心官位不高，爵位不尊，土地不广！用不了多久，中央定会把康日知调到别的州，深州（河北省深县）、赵州（河北省赵县），终于仍会归你所有，何苦迫不及待，堕落成为叛徒！将来一事无成时，后悔已来不及！”孟华从前当李宝臣（张忠志）幕僚时，就因直言无隐，凡事都依照正规法则办理，深受同事们的猜忌，现在被中央任命为副司令（副使），同事们更是妒火中烧，向王武俊谗言陷害说：“孟华把我们军中秘密，都告诉皇上，充当内应，所以皇上才越级升他高位。恐怕要瓦解你的军心，你最好防备。”王武俊因孟华是从前旧同事，不忍心诛杀，只免除他的官职，命他返回私宅。

田悦仗恃援军就要到达，派作战司令（兵马使）康愔，率一万余人，出魏州（河北省大名县）城西，跟马燧等中央军在御河（永济渠）会战，大败而回。

12 当时，两河（黄河南北）的军事行动，中央每月都要支出军费一百余万串，国库存款，不能支持几个月。祭祀官（太常博士）韦都宾、陈京，向中央建议，认为：“天下的财富和金钱，都集中在商人之手，政府应搜刮富商的家产，只准保留一

万串钱，超过一万串钱的，由政府全部借贷，供应军需，只要搜刮一二千家富商，就足够几年之内的军费开支。”李适批准。

四月十二日，下诏向商人“借贷”，命全国财政总监（度支）编列富商名册及政府应“借贷”数目。全国财政代理总监（判度支）杜佑，大肆搜刮京师（首都长安）所有商人的财产、货物，但仍怀疑商人有所隐瞒，于是横行逮捕，苦刑拷打，有的商人受不了痛苦，甚至上吊自杀。首都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陷于混乱恐怖，好像受到匪徒强盗劫掠，最后总共才“借贷”到八十余万串。政府更搜刮保管箱里的现金；对民间所有金钱、布匹、粮食积蓄等，都强行“借贷”四分之一，所有钱柜及仓库，全部查封，以免转藏到别的地方。人民无法维持生活，纷纷关门停业罢市；商人、住民等接二连三到大街上拦住宰相控诉，每次都有成千上万。卢杞最初还对他们安抚慰问，后来发现无法阻止，急行脱身，绕道别的小路回去。最后总计，连同向商人“借贷”的部分，才二百万串（《实录》记载，只有八万串），而民间已经枯竭。

陈京，是陈叔明（南朝陈帝国亲王）的五世孙。

13 四月二十二日，任命昭义战区（总部设潞州〔山西省长治市〕）副司令官（节度副使）、磁州（河北省磁县）州长卢玄卿，当洺州（河北省永年县东南旧永年镇）州长，兼魏博战区征剿副司令（招讨副使）。

最初，李抱真（安抱真）当泽潞战区（总部设潞州〔山西省长治市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时，马燧当河阳三城（河南省孟县）基地司令（使）。李抱真（安抱真）打算杀怀州（河南省沁阳县）州长杨铢（音shù，〔树〕），杨铢逃亡，投奔马燧，马燧收留他，并上疏给皇帝，辩护杨铢没有犯罪，李抱真（安抱真）大为忿怒。

后来，二人一同讨伐田悦，好几次因讨论事情有不同的看法，而互相怨恨，感情越来越破裂，甚至不再见面。因此严重影响军事行动，两军推拖观望，逗留不前，讨伐大军遂很久不能成功。李适好几次派宦官到前方调解。后来，王武俊逼近赵州（河北省赵县），李抱真（安抱真）分出二千入部队增援所属的邢州（河北省邢台市），加强戒备，马燧大发雷霆，说：“残余的盗贼还没有铲除，我们应该同心合力才对，怎么反而分兵去守自己的地盘！”打算率军撤回自己防地。神策军先锋总作战司令（先锋都知兵马使）李晟提醒马燧说：“李抱真（安抱真）因邢州（河北省邢台市）跟赵州（河北省赵县）相邻，分出一部分部队增援，对大局并没有损害。如果你因此率军一走了之，大家对你有什么评论！”马燧大为高兴，单人匹马前去李抱真（安抱真）大营，互相解释过去误会，重结友情。正巧，洺州（河北省永年县东南旧永年镇）州长田昂，要求调回京师（首都长安），马燧上疏建议把洺州（河北省永年县东南旧永年镇）划归昭义战区（总部设潞州〔山西省长治市〕）并推荐卢玄卿当州长，兼任征剿副司令（招讨副使）。

李晟原来仅隶属李抱真（安抱真），现在他请求同时隶属马燧，表示双方和睦。李适全部批准。

14 卢龙战区（总部设幽州〔北京市〕）作战参谋长（行军司马）蔡廷玉，讨厌执行官（判官）郑云逵，报告给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朱泚，朱泚上疏把郑云逵贬作莫州（河北省任丘市北郑州镇）参谋官（参军）。郑云逵的妻子是朱滔的女儿，朱滔上疏留郑云逵当机要秘书（掌书记）。郑云逵遂在岳父面前，对蔡廷玉谗言陷害，而蔡廷玉又跟最高法院摄理副院长（检校大理少卿）朱休微，警告朱泚说：“朱滔在幽州（北京市），遇事专断独行，性



情并不忠厚，不可以交给他兵权。”朱滔得到消息，大怒，几次写信给朱泚，要求诛杀二人，朱泚不接受；因此兄弟之间，发生冲突。最近，朱滔背叛中央，李适打算把罪状全归到蔡廷玉等头上，博取朱滔的喜悦。

四月二十四日，贬蔡廷玉当柳州（广西省柳州市）户籍官（司户）、朱体微当万州（四川省万县市）南浦县（万州州政府所在县）防卫员（尉）。

15 宣武战区（总部设宋州〔河南省商丘县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刘洽、攻击平卢战区（总部设郛州〔山东省东平县〕）所属的濮阳（河南省濮阳县），迫使守将高彦昭投降。

16 朱滔派使节把密函藏到头发髻里，千里绕道，送给远在凤翔（陕西省凤翔县）的老哥朱泚，要求朱泚同时聚众起兵。半途被马燧查获，把使节连同文件，一起解送首都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。朱泚还不知道。

李适命朱泚乘政府驿马车从凤翔前来京师（首都长安）；朱泚抵达后，李适把朱滔的使节及密函，让他过目，朱泚大为惶恐，叩头请求宽恕。李适说：“你们兄弟相隔千里之遥，而且一开始就不是同谋，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。”但悦耳的话说了之后，却不再命朱泚回凤翔（陕西省凤翔县）再握军权，而把他留在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，赏赐给他著名的花园、肥沃的田地、五锦绸缎、金钱财宝，数量丰富，竭力慰问安抚。并且使他仍保持卢龙战区（总部设幽州〔北京市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、太尉（三公之一）、最高立法长（中书令）等官衔。

李适因卢龙战区特遣兵团驻防凤翔（陕西省凤翔县），考虑物色一位素有威望的高官接替朱泚。宰相张镒的忠诚和正直，深受李适的器重，所以卢杞十分忌妒，打算把张镒排挤出中央，自

己就更可以单独控制政府，于是奏报李适说：“朱泚的威望太大，权力太重，而凤翔将领们的官阶，普遍地已经很高，除非像宰相这样的亲贵，不可能镇压得住；我请求派我前去！”李适低头呻吟，还没有回答，卢杞唯恐怕他答应，于是，急接着说：“陛下如果认为我的容貌丑陋，恐怕不能得到三军的尊敬顺服，也请陛下另行指定！”李适在暗示下看着张镒说：“文武全才，中外驰名，除了你找不到第二个人。”张镒知道这是卢杞的圈套，可是没有理由推辞，只好叩头接受。

四月二十六日，李适发布人事命令，命张镒兼任凤翔（陕西省凤翔县）特别市长（凤翔尹），陇右战区特遣兵团（驻普润〔陕西省凤翔县北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等特设机关首长。

最初，卢杞跟总监察官（御史大夫）严郢，共同设计陷害杨炎、赵惠伯（参考去年〔七八一〕九月），杨炎既死，卢杞又忌妒严郢。正巧，蔡廷玉等被贬官远窜，已走到蓝田（陕西省蓝田县），宫廷监察官（殿中侍御史）郑詹，却把公文误送昭应（陕西省临潼县），命昭应（陕西省临潼县）县政府派差解送，昭应（陕西省临潼县）立刻派人到蓝田（陕西省蓝田县）把二人追回，改由昭应（陕西省临潼县）东行。蔡廷玉等在昭应（陕西省临潼县）差役押解下，走到灵宝（河南省灵宝县）西，误认为要把他们交给朱滔，不禁恐惧，便投黄河自杀。李适得到报告，大为惊骇。卢杞抓住机会，指控说：“这将使朱泚误会出于陛下的命令；我建议请三司长官（三司长官：最高立法长〔中书令〕、最高监督长〔侍中〕、总监察官〔御史大夫〕），共同审问郑詹，追究责任。”又强调：“监察官（御史）办事，一定禀告总监察官（御史大夫），我建议连同严郢，一并调查。”审问尚未定案结束……

四月三十日，李适批准卢杞的奏章：在首都长安（西安）特别市政府（京兆府），把郑詹乱棍打死；贬严郢当费州（贵州省思南县）州长，严郢最后在费州（贵州省思南县）逝世。

李适刚登极时，崔祐甫当宰相，待人处事，极力宽厚，李适的声誉十分美好，被认为有二任帝（太宗）李世民在位时的“贞观之治”风气。后来，卢杞当宰相，知道李适外貌虽然宽厚，实际上却是一个非常猜忌的人，遂利用这项弱点，挑拨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感情，也开始建议李适对臣属部下，用严格的态度。无论中央或地方，都大失所望。

17 淮南战区（总部设扬州〔江苏省扬州市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陈少游上疏说：“本道税收，请增加五分之一（每千钱增加二百钱）。”

五月四日，李适下诏，命全国其他各道，均效法淮南。又，食盐专卖售价，每斗增加一百钱（当时食盐每斗原价一百一十钱，参见《新唐书·食货志》。这次每斗盐售价一下子增加一百钱，可见人民负担的程度何等重啊）。

18 朱滔、王武俊、自宁晋（河北省宁晋县）南下，援救魏州（河北省大名县）。

五月九日，李适下诏命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州〔宁夏灵武县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怀光，率朔方特遣兵团及神策军，步骑兵一万五千人，东下讨伐田悦，并抵抗朱滔等大军前进。

朱滔抵达宗城（河北省威县），他的女婿、机要秘书（掌书记）郑云逵、参谋官田景仙，一同背弃朱滔，向中央投降。

19 五月十五日，命河东战区（总部设太原〔山西省太原市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马燧，遥兼二级宰相（使相）。

20 五月二十九日，在定州（河北省定州市）设置义武战区，

管辖定州、易州(河北省易县)、沧州(河北省沧州市东南)。

21 当初,张光晟屠杀回纥官员药罗葛突董(参考七八〇年八月),李适就打算从此跟回纥汗国(瀚海沙漠群)永远断绝关系;出使回纥的册封可汗特使源休(参考七八〇年六月),返回太原(山西省太原市),很久之后,才再派源休把药罗葛突董、翳密施、大伯爵(大梅录)、小伯爵(小梅录)等四个人的灵柩,运送回国。回纥可汗(四任大可汗)药罗葛顿莫贺派宰相颉子斯迦等,迎接灵柩。

颉子斯迦高坐在大帐之中,命源休等站在大帐外的冰天雪地里,盘问中国诛杀药罗葛突董的情形,三四次都打算把源休斩首,但仍忍耐下来,只不过招待十分简陋,羁留五十余天,才放他回国。临走时,药罗葛顿莫贺派使节告诉源休说:“我国的人都要杀你,为死者抵命,但我的意思不是这样。你们已杀药罗葛突董等,我国再杀你,就好像用血洗血,更加污染。而今,我用水洗血,岂不是一件好事!唐帝国欠我们的马价绸缎共一百八十万匹,应该立刻偿还!”派散支将军康赤心,跟随源休同到京师(首都长安)朝见,源休始终没有见到可汗。

六月二十八日,源休等一行抵达京师(首都长安),李适命付给回纥绸缎十万匹、金银十万两,作为马价。

源休反应迅速、口才流利,卢杞恐怕他一旦晋见皇帝,有受到重用的可能,于是,在他返抵京师(首都长安)之前,就先擢升他当宫廷膳食部长(光禄卿)。

22 朱滔、王武俊率军抵达魏州(河北省大名县),田悦送上牛肉、美酒,出来欢迎,魏博战区(总部设魏州〔河北省大名县〕)士卒的欢呼声震动大地。朱滔在愀山(河北省大名县北十二公里)扎营。当天,中央军李怀光的朔方兵团也抵达,马燧

等用最盛大的军礼欢迎。朱滔认为中央军将发动袭击，立刻出兵列阵。李怀光有勇气而没有谋略，打算趁朱滔的营垒还没有完成，先行进攻。马燧则建议使长途行军的将领士卒，稍事休息，等到对方暴露缺点时，再采取行动。李怀光说：“如果等到他们建立起来营垒，以后的灾难就没有穷尽，现在面对千载难逢的良机，不可错过。”遂在愀山（大名县北十二公里）以西，攻击朱滔兵团，格杀步兵一千余人，朱滔兵团崩溃，李怀光骑在马上，手按马鞍，忍不住沾沾自喜。部下士卒争先恐后杀入朱滔军营，掠夺金银财宝；王武俊率二千人的骑兵，及时地楔入李怀光军，李怀光军被拦腰切断，前后不能相顾。朱滔率军反击，中央军遂大败，士卒被逼跳进永济渠，淹死的不计其数，互相踏践，尸首堆积得像山一样高，渠水都不能流动。马燧等各自紧急收兵，退保营垒。当天晚上，朱滔等反抗军堵塞永济渠，使水注入王莽河（古黄河之北有一个支流，于王莽当政时〔一世纪初〕淤塞，民间幽默地称这条干涸的河床为王莽河），断绝中央军的粮运以及退路。明天，平地水深三尺有余，马燧大为恐惧，派使节携带措辞谦卑的私函，晋见朱滔道歉，请求网开一面，让中央军各返各的战区，马燧承诺奏请皇帝：“把黄河以北地区，全部交给五郎处置（朱滔在兄弟中排行第五，称他“五郎”，表示亲昵）！”朱滔接受，王武俊坚决反对，朱滔不听。

秋季，七月，马燧跟其他中央各军，趟过河水，向西撤退，驻屯魏县（河北省大名县西南），继续跟朱滔敌对。朱滔发现受骗，于是向王武俊道歉，但王武俊对朱滔已怀恨在心。几天之后，朱滔等反抗军进驻魏县（河北省大名县西南）东南，跟中央军隔一条河水对峙。

**23 平卢战区**（总部设郛州〔山东省东平县〕）首领李纳，向

朱滔等求救，朱滔派魏博战区（总部设魏州〔河北省大名县〕）作战司令（兵马使）信都承庆（不知与信都崇庆是否一人，参考七八一年十一月七日），率军救援。李纳反攻宋州（河南省商丘县），不能攻克，于是派作战司令（兵马使）李克信、李钦遥，进驻濮阳（河南省濮阳县）、南华（山东省东明县），监视宣武战区（总部设宋州〔河南省商丘县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刘洽。

**24** 七月二十三日，李适（音kuò，〔阔〕）命淮宁战区（总部设蔡州〔河南省汝南县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希烈，兼任平卢、淄、青、兖、郛、登、莱、齐州战区（总部设郛州〔山东省东平县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，讨伐李纳。又命河东战区（总部设太原〔山西省太原市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马燧，兼任魏、博、澶、相战区（总部设魏州〔河北省大名县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。

命朔方、邠宁战区（总部设灵州〔宁夏灵武县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怀光，遥兼二级宰相（使相）。

**25** 神策军特遣兵团征剿司令（神策行营招讨使）李晟，建议中央，愿率他的部队北上，解除赵州（河北省赵县）的包围，然后会同义武战区（总部设定州〔河北省定州市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张孝忠，进攻范阳（北京市），以解除南方战场所受的压力。李适同意。李晟遂自魏州（河北省大名县）率军北上，向赵州（河北省赵县）进发；围城军王士真得到消息，遂撤军退走。李晟在赵州（河北省赵县）停留三天，跟张孝忠会师，继续北进，企图夺取恒州（河北省正定县）。

**26** 演州（越南演州市）军务参谋长（司马）李孟秋发动兵变，自称安南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。

安南总督（驻交州〔越南河内市〕）辅良交出军讨伐，斩李孟秋。

**27** 八月丁未日（八月辛亥朔，没有丁未），唐政府设汴水

东西水陆运输、两税征收、盐铁专卖总监二人。全国财政总监署(度支)只负责指导监督。

28 八月十一日，擢升泾原战区(总部设泾州〔甘肃省泾川县〕)后补司令官(留后)姚令言，当司令官(节度使)。

29 宰相卢杞讨厌太子太师(太子三师之一·从一品)颜真卿，誓言把他排出首都长安(陕西省西安市)。颜真卿得到消息，告诉卢杞说：“你父亲的人头，传送到平原(山东省陵县)时(卢杞的老爹卢奕，当副总监察官〔御史中丞〕，于洛阳沦陷时，被安禄山所杀，颜真卿时任平原郡长，参考七五五年十二月)，我用舌头舔他脸上的血，而今，你难道真的忍心排斥!”卢杞想不到他会说这话(迄今已二十三年)，惊慌地跳起来，向颜真卿叩谢大恩；但心里对颜真卿更为痛恨。

柏杨曰：

对卑劣的人有恩，是一和危险行为，只有高贵的心灵才会图报，卑劣的人缺少的就是这种德行，他希望的却是早日把恩人排除，什么时候世界上没有人知道他曾经有过窘态，他的心理状态什么时候才能平衡。

30 九月二十三日，宫廷副总管(殿中少监)崔汉衡，从吐蕃王国(西藏拉萨市)回来(崔汉衡出使事，参考去年〔七八一〕三月)，吐蕃国王(三十七任)娑悉笼猎赞，派部属区颊赞，跟随崔汉衡回来晋见唐王朝皇帝。

31 冬季，十月二日，任命湖南道(首府设衡州〔湖南省衡阳市〕)行政长官(观察使)、曹王李皋，当江南西道战区(总部设洪州〔江西省南昌市〕)司令官(节度使)。李皋到洪州(江西

省南昌市)就职后,集合全体文武官员,考查他们的才干,擢升营门官(牙将)伊慎、王锬等当大将;又聘请曾当过荆州(湖北省江陵县)及襄州(湖北省襄樊市)执行官(判官)的许孟容,成为自己的智囊。伊慎,是兖州(山东省兖州县)人。许孟容,是长安(首都长安西半城)人。

伊慎曾经配属淮宁战区(总部设蔡州〔河南省汝南县〕)司令官(节度使)李希烈,讨伐梁崇义(参考去年〔七八一〕八月),李希烈对伊慎的才干,十分欣赏,打算把他留下,伊慎却不愿意,暗中逃回洪州(江西省南昌市)。现在,李希烈听到李皋重用伊慎的消息,恐怕将来对付自己,特别派人馈赠伊慎一件贵重的七片铠甲,然后伪造一封伊慎写给李希烈的谢函,故意把这封信遗失在边界上,而且恰恰让中央军巡逻人员查获。李适得到报告,派宦官到江南西道大营,下令把伊慎斩首。李皋竭力替伊慎申雪,保证伊慎受到诬陷,但中央的答复,迟迟没有批下。正巧,长江水盗三千余人入境,李皋命伊慎迎击赎罪(专制社会的人,想法奇异,伊慎既被诬陷,本没有罪,不知赎的是什么罪),伊慎击破长江水盗,诛杀数百人,班师而回;因此得免一死。

32 卢杞独自一人主持中央政府,知道李适依照惯例,一定会再任命一个宰相;深恐分割自己的权力,于是,利用一个机会,声称国务院文官部副部长(吏部侍郎)关播,是儒家学派巨子,温柔敦厚,可以引导风俗习惯,进入正轨;遂推荐他兼任宰相。

十月七日,李适命关播当副监督长(中书侍郎)、二级实质宰相(同平章事)。但事实上政府仍握在卢杞之手,关播只不过坐在那里点头,不发一言。有一次,李适跟宰相们从容地讨论



国政，关播觉得某一件事不可实施，站起来准备说话，卢杞使出某种眼神，关播就不敢开口。回到立法院（中书），卢杞警告关播说：“我一向认为你庄重谨慎，不多说话，所以介绍你到这个位置上，刚才怎么想起来发表意见！”关播从此再不敢发表意见。

**33** 十月十九日，派国务院司法部狱政司副司长（都官员外郎）樊泽，出使吐蕃王国（西藏拉萨市），通知两国缔结条约盟誓的日期。

**34** 十月二十七日，肃王李详（李适的儿子）逝世。

**35** 十一月一日，命淮南战区（总部设扬州〔江苏省扬州市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陈少游：遥兼二级宰相（使相）。

**36** 田悦感激朱滔的援救，跟王武俊商议，共同拥护朱滔当领袖，二人愿向他称“臣”，屈居下位。朱滔辞让说：“偃山之役取得胜利，都是大帅、二哥的力量（王武俊在兄弟排行中第二），我怎么敢独自高高在上！”于是卢龙战区（总部设幽州〔北京市〕）执行官（判官）李子干、恒冀道（首府设恒州〔河北省正定县〕）执行官（判官）郑濡等，共同研究，建议说：“三位大帅，连同郛州（山东省东平县）李纳，应改成四个独立王国，各人都称国王，但不改年号，像从前周王朝各封国尊奉周王朝的正（音zhēng，〔征〕）朔一样（当时周王朝尚无年号纪年，所谓“正朔”，通常指帝王颁布的历法，一年的开始为“正”，一月的开始为“朔”。古代帝王把重定“正朔”作为新王朝开始的大事。周王朝各封国尊奉周家正朔，就是说仍以周王朝历法规定的“正朔”为准来各自纪年，这只是各封国表示对周王朝的一种拥戴而已），修筑高台，四国国王登台盟誓，如有违背誓约，大家共同讨伐。否则，大家怎么能一直以叛徒的身份，四顾茫然，没有盟主，不但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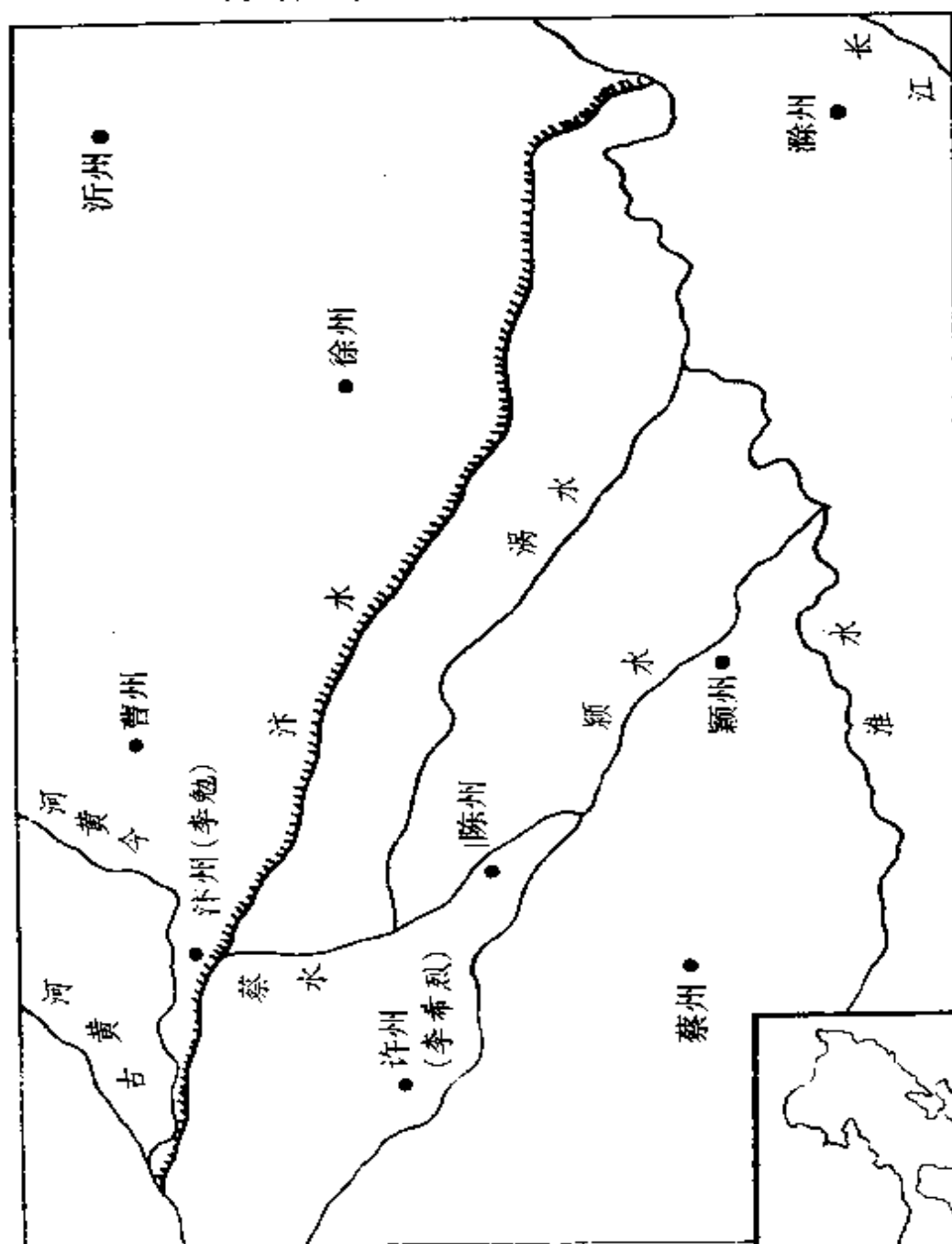
兵没有名义，而且对建立功勋的官员，也没有官爵可以赏赐，部属们还有什么盼望！”

朱滔等接受这项建议，于是朱滔称“冀王”、田悦称“魏王”，王武俊称“赵王”，联名请李纳称“齐王”。当天（十一月一日），朱滔等在大营中筑起高台，禀告上天，各就王位，共推朱滔当盟主，仿效皇帝自己称“朕”前例，朱滔自己称“孤”，王武俊、田悦、李纳自己称“寡人”；所住的地方称“殿”，裁决指示称“令”，部属上书称“笺”，妻子称“妃”，长子称“世子”。战区总部所在地称“府”，设置留守长官兼野战军最高指挥官（元帅），把王国的军政大事交他主持，又设置“东院”（东曹）、“西院”（西曹），比照“立法院”（中书）、“监督院”（门下省）；另设“东院长官”（左内史）、“西院长官”（右内史），比照最高监督长（侍中）、最高立法长（中书令）；其他官职，都仿效唐王朝中央政府，只是改变名称。

赵王王武俊命孟华当礼教部长（司礼尚书），孟华拒绝接受，吐血而死；又命作战司令（兵马使）卫常宁当宰相（内史监），把王国军事交给他负责。卫常宁暗中计划谋杀王武俊，王武俊把他腰斩。王武俊派部将张终葵再攻赵州（河北省赵县），赵州（河北省赵县）州长康日知击斩张终葵。

**37 淮宁战区**（总部设蔡州〔河南省汝南县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希烈，率部属及军队三万人，迁往许州（河南省许昌市），派亲信到郢州（山东省东平县）晋见李纳，约定共同袭击汴州（河南省开封市）。然后派使节通知永平战区（总部设汴州〔河南省开封市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勉说：“我奉命兼管淄州（山东省淄博市）、青州（山东省青州市），打算路过汴州（河南省开封市），前去到差办公。”李勉马上给他修桥补路，沿途准备饮食，但下令全军进入紧急状态，严密戒备。李希烈发现无机可乘，始

八世纪·七八二年十一月 江淮粮运



终没有动身。李希烈又秘密跟朱滔结交通信。李纳也好几次派出游击部队，渡过汴水，迎接李希烈。

因此，供应中央的江淮（华东地区）粮食，不敢用汴水运输，只好改道蔡水，先运到陈州（河南省淮阳县），再进入黄河。

十二月二十九日，李希烈自称全国野战军最高总指挥官（天下都元帅）、太尉（三公之一）、“建兴王”。当时，朱滔等跟中央军对峙数月之久，中央军补给由全国财政总监（度支）供给，各道也不断增派援军。而朱滔和王武俊两支孤军，深入异乡，一切补给供应，全都依靠田悦，无论客军、主军，都筋疲力尽，越发困苦。听到李希烈部队强大丰裕，生出一线希望，商议的结果，派使节前往许州（河南省许昌市），劝李希烈登极当皇帝。李希烈不马上接受，但决定先称全国野战军最高总指挥官（天下都元帅）。

**38** 天文台副台长（司天少监）徐承嗣，请求重新制定《建中正元历》，李适批准。

## 公元七八三年 癸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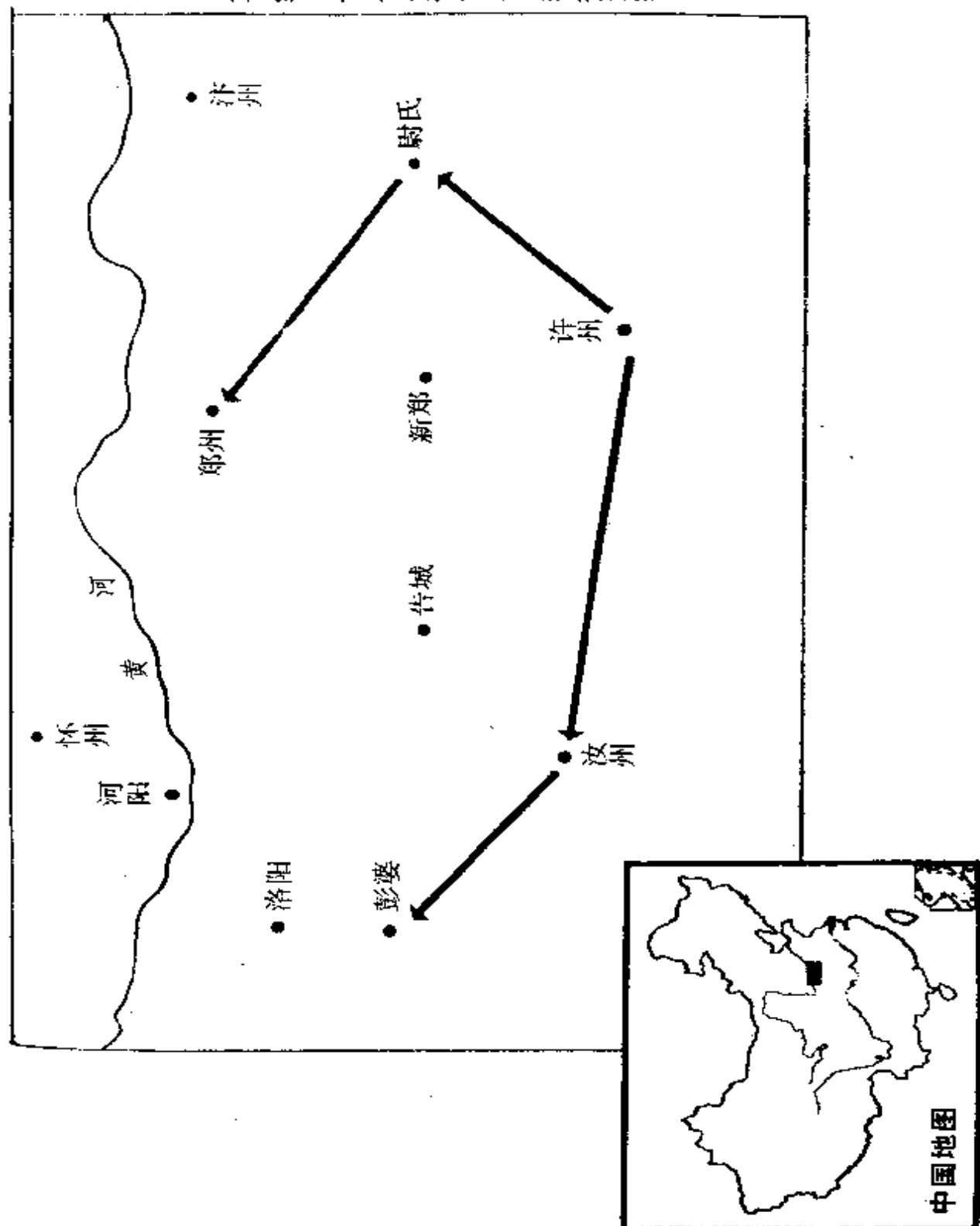
唐德宗建中 四年 （秦帝朱泚应天元年）

1 春季，正月十日，陇右战区特遣兵团（驻普润〔陕西省凤翔县北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张镒，在清水（甘肃省清水县）跟吐蕃王国（西藏拉萨市）官员尚结赞签订盟约。

2 正月十三日，淮宁战区（总部设许州〔河南省许昌市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希烈派部将李克诚，袭击汝州（河南省汝州市），攻克，生擒总秘书长（别驾）李元平。

李元平本是湖南道（首府设衡州〔湖南省衡阳市〕）执行官（判官），很有点聪明才干，但粗枝大叶，态度傲慢，洋洋自得，不可一世，高谈阔论起来，毫无忌憚，尤其喜爱就军事方面发表议论。宰相关播认为他是天下奇才，推荐给皇帝（十二任德宗）李适（音kuò〔阔〕），赞扬他有担任大将、宰相的才能，因汝州（河南省汝州市）距许州（河南省许昌市）最近，于是擢升李元平当汝州总秘书长（别驾），兼代理州长（知州事）。李元平到

八世纪：七八三年一月 李希烈扩张



差后，立刻招雇工人修建城墙；李希烈暗中派人冒充工匠投效，有数百人之多，李元平没有察觉。于是，当李克诚率数百名骑兵突然抵达城下时，埋伏的工匠在城里响应，生擒李元平，飞奔出城献俘。李元平身材短小，没有胡须，看见李希烈，心胆都碎，屎尿同时流出来，撒得一地都是，李希烈诟骂说：“瞎宰相，用你对付我，竟这么看不起人！”

柏杨曰：

宋王朝有“带汁诸葛亮”，唐王朝有“屎尿李元平”，前后辉映，成为奇观。泡沫人物当身处绝对安全之境，说些慷慨激昂之话，捶胸打跌，向人夸耀天下第一忠义兼第一韬略，甚至第一英勇，到最后往往演出“带汁”、“屎尿”节目，并不足怪。怪的是竟会有人对这样的慷慨激昂和捶胸打跌，信以为真。历史之所以多采多姿，大概原因在此。

李希烈派执行官(判官)周晃当汝州(河南省汝州市)州长。又派别动部队将领董待名等，到处发动游击战，攻克尉氏(河南省尉氏县)，包围郑州(河南省郑州市)，中央军不断被击败。李希烈的巡逻部队向西挺进到彭婆(河南省伊川县东北)，东都洛阳震动，人民惊骇，纷纷逃窜，躲藏到高山深谷；洛阳留守长官郑叔则进驻宫城西苑，严密防守。

李适询问卢杞有什么办法，卢杞回答说：“李希烈年轻气盛，仗恃对帝国的功劳，骄傲怠慢，部将们都不敢劝他。如果能够有一位德高望重的高官，携带陛下的诏书，前去向李希烈当面分析祸福利害，李希烈定会革心洗面，重新做人，中央可以不用一兵一卒，就使他归服。颜真卿是三朝元老(三朝：九任帝李

隆基、十任帝李亨、十一任帝李豫〔李俶〕，加上李适，应是四朝元老），忠勇正直，刚毅果决，全国人民对他的名望，都十分尊敬，衷心信服，真是最恰当的人选！”李适同意。

正月十七日，李适派颜真卿前往许州（河南省许昌市）安抚慰问李希烈，诏书下达，凡是听见的所有官员，都面无人色。

颜真卿坐政府驿马车抵达洛阳，东都留守长官郑叔则说：“你到许州（河南省许昌市），免不了一死，最好稍为停留，等待中央下一步指示。”颜真卿说：“皇上的命令，怎么能够逃避！”遂继续前进。永平战区（总部设汴州〔河南省开封市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勉上疏抗议说：“眼睁睁看着失去一个元老，是政府的羞辱，请把颜真卿留下。”又派人在中途阻截，但已来不及。颜真卿给他儿子家书，仅只嘱咐：“祭祀祖庙，抚养孤儿！”抵达许州（河南省许昌市）后，打算宣读诏书，李希烈命他的养子一千余人，环绕着颜真卿，大声诟骂，有的甚至拔刀出鞘，砍向他的脖子，好像要把他乱刀砍死，剁成肉酱吃掉；颜真卿站在那里，连脚都没有移动，脸色毫不改变。李希烈迅速赶到，用身子保护他，命养子们后退，然后很有礼貌地送颜真卿住进贵宾馆，隆重招待。李希烈打算送颜真卿返回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，可是在某一次聚会上，李元平也在座，颜真卿对他大声斥责，李元平满面羞惭，起身退出，向李希烈呈献一封密函，李希烈遂改变主意，留下颜真卿，不让他回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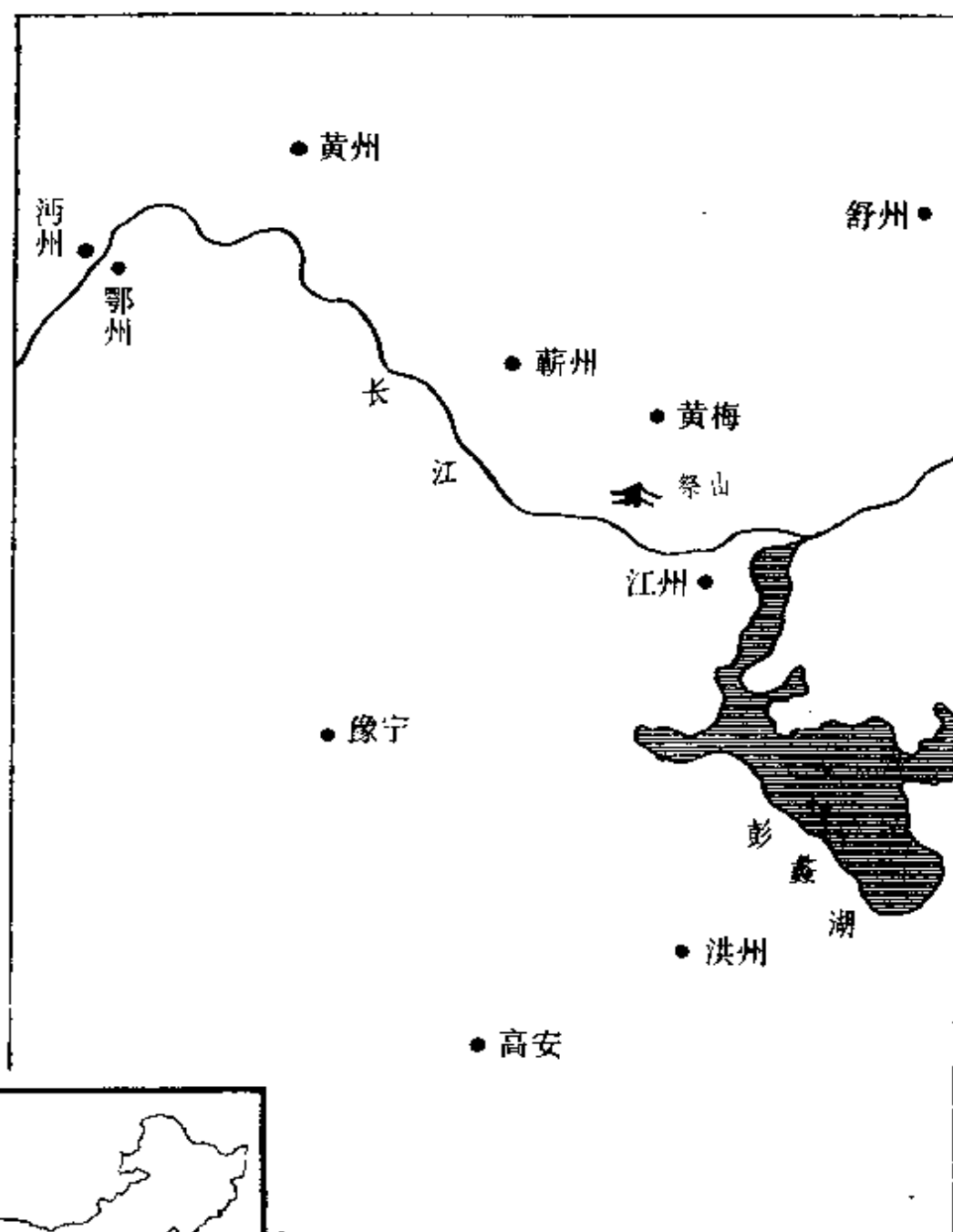
四位新即位的国王：朱滔、王武俊、田悦、李纳，分别派使节晋见李希烈，上疏自己称“臣”，劝他登极称帝；使节们在李希烈面前叩头舞蹈，三呼万岁，异口同声说：“唐政府诛杀功臣，对全国人民，失去大信，大帅天纵英明，功勳盖世，已受到唐政府的猜忌，一定会有白起（参考前二五七年十二月）、韩



信(参考前一九六年正月)那种灾祸。盼望大帅早日能称皇帝尊号,使全国人民有所归附!”李希烈传唤颜真卿,把四位使节指给他看,说:“现在,四位国王派人前来推举,事先虽没有共同商量,但见解却完全相同,太师,你看这种形势,岂只我一个受中央排斥,走投无路!”颜真卿说:“他们是‘四个凶犯’,怎么能叫‘四位国王’?你不自己保护你的勋业,当唐政府的忠贞官员,却跟乱臣贼子来往,难道想跟他们一同覆亡!”李希烈大不高兴,命人把颜真卿强扶出去。有一天,颜真卿跟四位使节一同被邀参加宴会,四位使节说:“很久以来,敬仰太师的名望,而今,大帅将要称帝,而太师恰巧赶到,是上天把开国宰相赐给大帅!”颜真卿喝责说:“什么宰相!你们可听说过一位骂安禄山而死的颜杲卿(参考七五六年正月)?他就是我的老哥,我已经八十高龄,只知道严守节操,直到一死,怎么能接受你们这些人的威迫利诱!”四国使节不敢再多说话。李希烈乃把颜真卿软禁在贵宾馆,派武装士卒十人看守,在院子里挖掘一个大坑,声称要把颜真卿活埋;颜真卿神色安祥,在一次和李希烈见面的时候,说:“我的生死,早已自己决定,何必弄出那么多花样?立刻给我一把剑,你就可以称心快意!”李希烈向他道歉。

3 正月二十一日,李适命左龙武(禁军第三军)大将军哥舒曜(哥舒,复姓),当洛阳、汝州战区(总部设洛阳〔河南省洛阳市〕)司令官(节度使),率凤翔(陕西省凤翔县)、邠宁(陕西省彬县)、泾原(甘肃省泾川县)三战区,及奉天(陕西省乾县)、好畤(陕西省乾县西北)神策军基地特遣兵团,共一万余人,讨伐李希烈,训令各道派军会师。

哥舒曜率军抵达郾城(河南省郾县。郾,音jiǎ,〔夹]),跟李希烈的前锋官陈利贞遭遇,击破陈利贞,李希烈的声势稍稍



八世纪·七八三年三月  
李皋攻占蔡山

顿挫。哥舒曜，是哥舒翰的儿子（哥舒翰事，参考七五七年十月）。

李希烈命他的将领封有麟据守邓州（河南省邓州市），于是江淮（华东地区）跟首都长安间南线交通，又被切断，连商人旅客都不能通过。

正月二十五日，李适下诏命开凿上津（湖北省郧西县西北上津镇）山区道路，设置驿马车站。

4 二月一日，命宫廷膳食部长（鸿臚卿）崔汉衡，送吐蕃王国（西藏拉萨市）的使节区颊赞回国（区颊赞来唐王朝事，参考去年〔七八二〕九月）。

5 二月十九日，把河阳（河南省孟县）三城，以及怀州（河南省沁阳县）、卫州（河南省卫辉市），合并成立河阳战区。

6 二月二十日，哥舒曜攻克汝州（河南省汝州市），生擒周晃。

7 三月一日，江西战区（总部设洪州〔江西省南昌市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曹王李皋，在黄梅（湖北省黄梅县）击败李希烈部将韩霜露，把他斩首。

三月十四日，李皋又攻克黄州（湖北省新洲县）。当时，李希烈部队据守蔡山（湖北省黄梅县西南），地势险要，无法攻破。李皋声言西上夺取蕲州（湖北省蕲春县。蕲，音qǐ，〔奇〕），率长江舰队逆流而上，李希烈的将领率步兵沿江追击，一路交斗到距蔡山三百余里处，李皋下令返航，舰队顺流而下，快速得像一群流星，李希烈步兵无法迅速赶回。李皋遂对蔡山发动猛烈攻击，攻克，李希烈步兵好不容易抵达，已来不及，于是溃败。李皋继续进攻，攻克蕲州（湖北省蕲春县），上疏推荐伊慎当蕲州（湖北省蕲春县）州长、王锬当江州（江西省九江市）州长。

8 淮宁战区（总部设许州〔河南省许昌市〕）总纠察官（都

虞候)周曾,镇压作战司令(镇遏兵马使)王玢(音bīn,〔彬〕),内营管理官(押牙)姚憺(音,dān,〔憺〕)、韦清,早就秘密联络永平战区(总部设汴州〔河南省开封市〕)司令官(节度使)李勉,表示投降诚意。李希烈派周曾会同带兵官(十将)康秀琳,率军三万人,攻击中央军哥舒曜,进抵襄城(河南省襄城县);周曾等阴谋回军袭击李希烈,拥护颜真卿当司令官(节度使),通知王玢、姚憺、韦清届时内应。而消息走漏,李希烈派别动部队将领李克诚,率骡兵特种部队三千人(河南省地区,缺少马匹,士卒骑骡作战,骡子体格较大,行动较缓,但载重量多,更耐劳苦),袭击周曾等,斩周曾等,并斩王玢、姚憺和他的同党。

三月十七日,李适下诏追赠周曾等官位。最初,韦清跟周曾等秘密立誓,万一失败,责任单独承担,互不牵连,所以只韦清一人免除一死。但他怕终有一天大祸上身,于是建议李希烈说,他愿前往幽州(北京市)说服朱滔出军增援,李希烈派他前往。韦清走到襄邑(河南省睢县)就投奔宣武战区(总部设宋州〔河南省商丘县〕)司令官(节度使)刘洽。李希烈处理周曾等兵变事宜,一连数天都紧闭营垒,派出进攻尉氏(河南省尉氏县)、郑州(河南省郑州市)等地的将领,得到消息,先后逃回。李希烈大为气馁,立刻上疏李适,把所有罪状,全推到周曾等头上;然后,率军返蔡州(河南省汝南县。原迁许州〔河南省许昌市〕,现在复回旧地),对中央表示后悔他所犯的错误。但实际上是等待朱滔等的援军。而把颜真卿软禁在蔡州(河南省汝南县)龙兴寺。

三月二十日,荆南战区(总部设荆州〔湖北省江陵县〕)司令官(节度使)张伯仪,跟淮宁兵团在安州(湖北省安陆市)会战,张伯仪大败,仅逃出一命,连皇帝颁发给他的符节,都被抢走。

李希烈派人把这项符节，连同从俘虏们头上割下的耳朵，送给颜真卿看，颜真卿伏地恸哭，昏迷过去，再从昏迷中甦醒，从此闭口不跟任何人说话。

9 夏季，四月，李适命神策军基地司令(神策军使)白志贞(白琇珪)当京师(首都长安)招兵司令(召募使)，编作禁军，用以讨伐李希烈。白志贞(白琇珪)上疏请求：退休的战区司令官(节度使)、道政府行政长官(观察使)、道政府民兵司令官(都团练使)，不管已经亡故，或仍在人世，他们的子弟，都要率领仆役、随从、马匹，自备铠甲，参加军队出征，一律授给五品官阶。李适批准。但富家还可以维持，贫苦家庭就深感艰苦，人心开始动摇。

10 李适命宰相、部长级官员，跟吐蕃王国(西藏拉萨市)使节区颊赞，在首都长安丰邑里盟誓。但区颊赞因清水盟誓时(参考本年〔七八三〕正月)，双方国界没有划定，拒绝出席。(清水盟誓，盟文说：“今唐王朝边界，泾州〔甘肃省泾川县〕方面，西到弹箏峡〔甘肃省平凉县西北〕口；陇州方面，西到清水县〔甘肃省清水县〕；凤州〔陕西省凤县〕方面，西到同谷县〔甘肃省成县〕以及剑南战区西山大渡河东岸，属于唐界。吐蕃〔西藏〕边界，包括兰州〔甘肃省兰州市〕、渭州〔甘肃省陇西县〕、原州〔宁夏固原县〕、会州〔甘肃省靖远县〕，西到临洮〔甘肃省岷县〕，东到成州〔甘肃省成县〕，直到剑南战区西界磨些部落等各蛮族所居地。大渡水西南，属于吐蕃界。”此项盟文虽然仍属“说不清楚”之类，但可看出八世纪以后唐王朝西方边疆，已萎缩到京师〔首都长安〕门口。)

四月十三日，派崔汉衡前去吐蕃王国(西藏拉萨市)，请求国王(赞普)裁决。

11 四月十四日，命永平、宣武、河阳三战区总指战官（都统）李勉，兼淮西战区（总部设蔡州〔河南省汝南县〕）征剿司令（招讨使）；东都汝州战区（总部设洛阳〔河南省洛阳市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哥舒曜，兼征剿副司令；荆南战区（总部设荆州〔湖北省江陵县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张伯仪，兼淮西战区支援征剿司令（应援招讨使）；山南东道战区（总部设襄州〔湖北省襄樊市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贾耽、江西战区（总部设洪州〔江西省南昌市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曹王李皋，当张伯仪的助手。

李适催促哥舒曜进军，哥舒曜走到颍桥（河南省襄城县东北），偏遇倾盆大雨，只好退到襄城（河南省襄城县）戒备守卫。

李希烈派部将李光辉进攻襄城（河南省襄城县），哥舒曜把他击退。

12 五月九日，颖王李璣逝世（李璣，是九任帝李隆基的儿子）。

13 五月十九日，命宣武战区（总部设宋州〔河南省商丘县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刘洽，兼平卢战区（总部设郛州〔山东省东平县〕）征剿司令（招讨使）。

14 神策军特遣兵团征剿司令（神策行营招讨使）李晟，计划夺取涿州（河北省涿州市）、莫州（河北省任丘市北鄆州镇），切断幽州（北京市）与魏州（河北省大名县）之间交通线。遂会同义武战区（总部设定州〔河北省定州市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张孝忠的儿子张升云，包围冀王朱滔任命的易州州长郑景济所在地清苑（河北省保定市），一连数月，不能攻克（李晟北伐事，参考去年〔七八二〕七月）。朱滔派武装部长（司武尚书）马寔，统步骑兵一万余人，留守魏州（河北省大名县）大营，而亲自率步骑兵一万五千人，北上增援清苑（河北省保定市）；李晟军

大败，退守易州（河北省易县）。朱滔军折回瀛州（河北省河间市），张升云逃往满城（河北省满城县）。而李晟患病沉重，再退保定州（河北省定州市）。

赵王王武俊对朱滔既然击败李晟，却逗留瀛州（河北省河间市），没有立即再回魏桥（魏州〔河北省大名县〕附近），十分不满，于是，派御前督导官（给事中）宋端，前去催促。宋端晋见朱滔时，态度强硬，言词傲慢，朱滔大怒，告诉宋端说：“我因身体发烧，暂时留下来养病，不能马上南返，大王二哥（指王武俊）竟说出这种话，使人感到奇异！我因援救魏博战区（总部设魏州〔河北省大名县〕），坚决地背叛君王（指李适），和抛弃兄长（指朱泚），犹如抛弃脚上的破鞋！二哥如果一定非对我猜疑不可的话，那么，告诉二哥，随他的便！”宋端回来报告王武俊，王武俊向卢龙特遣兵团大营留守司令马寔，亲自解释误会，马寔把情形报告朱滔，说：“赵王（王武俊）发现宋端对大王失礼，已经重重责备，实在没有别的意思！”王武俊也派特勤官（承令官）郑和，陪同马寔的使节，前去晋见朱滔，请求原谅。朱滔这才大为高兴，待王武俊跟当初一样，但王武俊对朱滔却不能如此，而且对朱滔更为痛恨。

六月，李抱真（安抱真）派参谋官（参谋）贾林，前往成德特遣兵团大营，声称投降。王武俊召见他，贾林说：“我是奉命前来传达皇上圣旨的，并不是真的投降。”王武俊脸上露出震惊，问他的任务，贾林说：“天子深知道你从一开始就忠心耿耿，效忠政府，甚至后来登台称王的那天，还抚摸胸脯，对左右叹息说：‘我本来一腔忠义，天子却看不见。’中央军各将领也有人上疏为你辩护，表明你的志向，天子对使节说：‘我上次所作的裁定，确实错误，现在后悔已来不及。然而，朋友间有对不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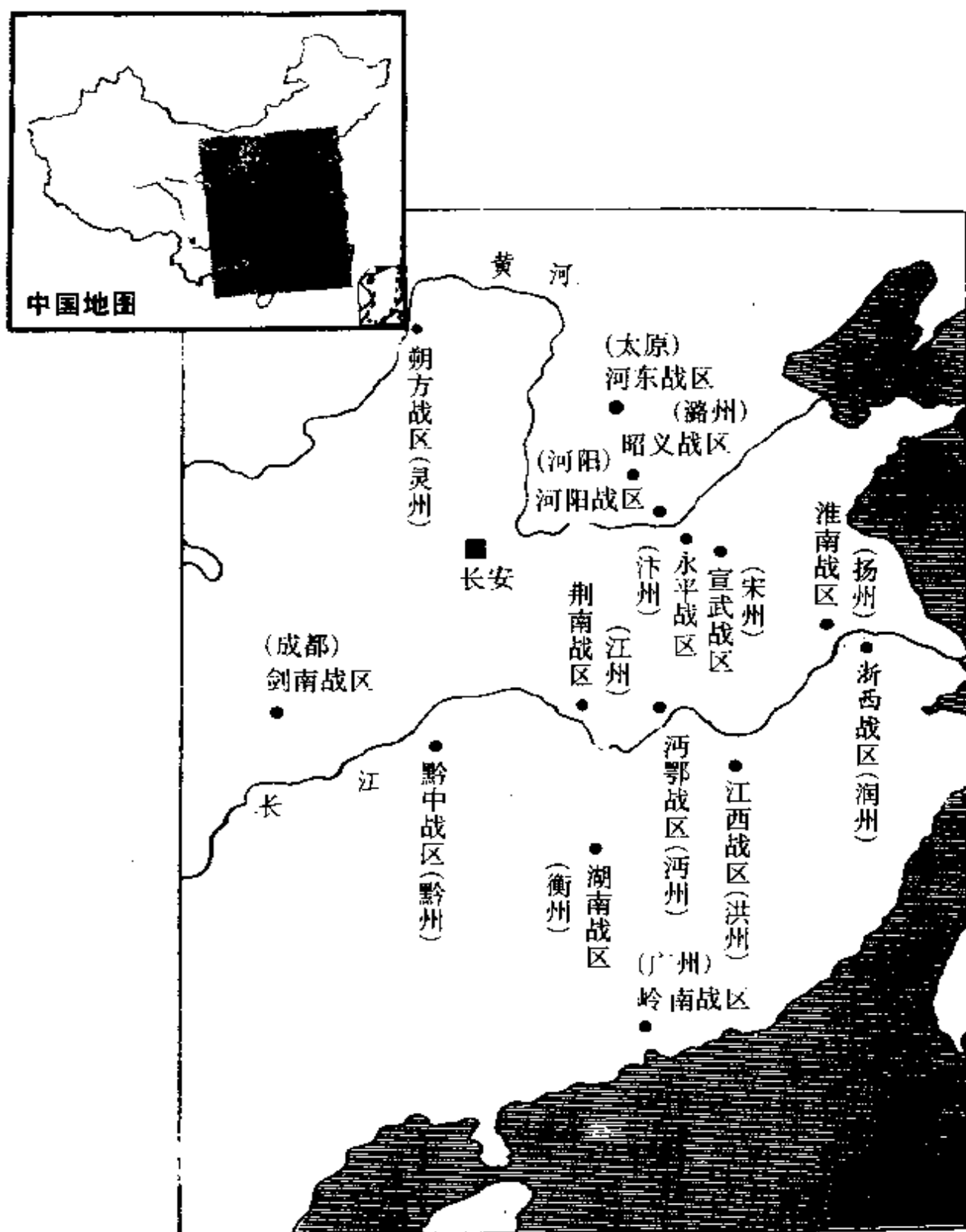
的时候，还接受对方的道歉，何况我又是全国的君主！”王武俊说：“我，本是蛮族，当一个将领，还知道爱护人民，何况天子，岂能专门把杀人当作正事！而今，山东（太行山以东）兵连祸结，白骨遍野，如草如林，即令攻占夺取，最后胜利，又跟谁共同守护！我不怕重回中央，但是已经跟各战区缔结盟约，蛮族性情耿直，绝不会先做出对不起朋友的事，天子如果真能下诏赦免各战区的罪状，我当第一个回归；谁不服从，我愿接受命令，替天子出军讨伐。这样的话，对上不辜负天子，对下不辜负同辈，不超过五十天，河朔（河北平原）就可以平定。”命贾林回去报告李抱真（安抱真），双方秘密协定。

15 六月五日，唐政府开始征收房屋捐（税间架）及交易税（除陌钱）。

这时，河东、泽潞、河阳、朔方四个战区的特遣兵团，驻扎魏县（河北省大名县西南）；神策军、永平、宣武、淮南、浙西、荆南、江泗、沔鄂、湖南、黔中、剑南、岭南各战区的特遣兵团，环绕淮宁战区（总部设蔡州〔河南省汝南县〕）四境，团团包围。依照旧有规定，特遣兵团一旦离开本战区，一切供应，就由全国财政总监署（度支）负责。李适体恤士卒辛苦，对特遣兵团出境，每月都加发酒肉钱，而原来的薪饷，仍由各战区总部送给他们的家属，于是一个士卒可领三份薪饷（本战区一份、出境作战加给一份，酒肉加给一份），出征将士都享到这份美意。但流弊也随之产生，各战区不断派出特遣兵团出境，但一出边境，就停下扎营。中央负担沉重，每月需钱一百三十余万串，正常赋税不够开支。全国财政代理总监（判度支）赵赞，遂制定上述二税，奏请皇帝批准。

所谓“房屋捐”（税间架），就是每栋房屋，以两根横梁的宽





八世纪·七八三年六月 十五战区形势

度为准，称为“一间”；上等房屋每年每间征收二千钱，中等房屋每间征收一千钱，下等房屋每间征收五百钱。政府税务官员手拿纸、笔、算盘，闯到每一家实地察勘间数。有些人家虽有很多房屋，但没有其他生活工具，别无私产，应缴的捐税，动不动就要数百串钱。法律规定，隐瞒一间，责打六十棍，并给告密者赏钱五十串。

所谓“交易税”（除陌钱），无论是政府或私人的给与，或做生意收到的货款，每一串钱，政府征收五十钱；如果物物交易，则折合时价，依照比例征收；隐瞒一百钱的，责打六十棍，另罚二千钱，赏赐告密者十串钱，奖金由犯人负担。

忧愁怨恨的声音，使大地沸腾。

16 六月二十二日，改封郴王李逾当“丹王”，郾王李遘当“简王”（二王都是李适的老弟）。

17 六月二十五日，报聘吐蕃（西藏）事务执行官（答蕃判官）、行政监察官（监察御史）于颀（音dī，〔笛〕），跟吐蕃王国（西藏拉萨市）使节论刺没藏，从青海湖返抵京师（首都长安），奏报说：唐吐边界已经勘查完毕，请送区颊赞回国。

秋季，七月九日，李适命国务院教育部长（礼部尚书）李揆（音kuí，〔葵〕），当会盟签约大使，前往吐蕃（西藏）。

七月十七日，李适下诏命各宰相及各高级将领，前往首都长安城西，跟吐蕃王国（西藏拉萨市）代表区颊赞，签订盟约。

李揆有才干声望，宰相卢杞对他十分厌恶，所以命他出使吐蕃（西藏）。李揆报告李适说：“我并不怕远去外国，只怕死在路上，不能完成使命。”李适也替他伤感，对卢杞说：“李揆未免太老（李揆本年七十二岁）！”卢杞说：“出使远方外邦，一定要有代表性才行。而且，连李揆这么老都要前去蛮荒，从今以后，比

李揆年轻的官员，就没有一个敢推辞远行的任务。”

18 八月二日，淮宁战区（总部设蔡州〔河南省汝南县〕）首领李希烈率军三万人，包围洛阳、汝州战区（总部设洛阳〔河南省洛阳市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哥舒曜驻防的襄城（河南省襄城县）。李适下诏命永平战区（总部设汴州〔河南省开封市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勉，及神策军将领刘德信率军救援。

八月十日，李希烈的部将曹季昌献出随州（湖北省随州市），投降中央，但不久又被他的部将康叔夜诛杀。

19 最初，李适当太子时，听过行政监察官（监察御史）、嘉兴（浙江省嘉兴市）陆贄（音zhì，〔智〕）的名声，坐上皇帝宝座后，就征召陆贄，命他当皇家文学研究官（翰林学士），曾经好几次就国家大事，询问陆贄，听取他的意见。

这时，两河（黄河南北）战事，已拖延很久，不能结束，赋税及差役，一天比一天沉重，陆贄眼看兵疲民困，恐怕连累中央内部都要发生变化，于是上疏李适，提出一系列警告。

陆贄说：“要想克制敌人，最重要的事，在于有恰当的统帅。统帅指挥将领，必须有完整的权力。假如统帅的人选不恰当，军队再多也没有用。假定将领不接受指挥，统帅再有才干也同样没有用。”

陆贄又说：“将领指挥不动士卒，政府指挥不动将领，不仅浪费国家资源、培养盗寇，而且难以避免最后终于把自己烧死的结局。”

陆贄又说：“如今，两河（黄河南北）、淮西（淮河中游以西），发生兵变的，不过四五个恶棍而已（黄河北朱滔、王武俊、田悦，黄河南李纳，淮河西李希烈），其中恐怕仍有人由于误会，或由于阴差阳错，牵连其间，心里满怀疑惧，一时拿不定主意，随

波逐流、无法停止。何况所有部属，都是被武力裹胁，假定有办法可以保住性命，谁肯甘愿去当叛逆！”

陆贄又说：“如果没有办法解决当前的困难，可能会引起其他意料之外的灾难。人民，是国家的根基。财产，是人民的心脏。心脏受到伤害，等于根基受到伤害；根基受到伤害，则枝干树叶都会枯萎脱落。”

陆贄又说：“人心不安，事情的变化就难以预测。所以，军事行动只要求脚踏实地，疾如闪电，不要求表面上花样百端，实际上却迟缓拖延。如果不在根基上探讨，只在末节上用功夫，则末节所用的功夫，正是另一场祸患的起源。”

对关中(陕西省中部)局势，陆贄说：

“政治领袖应在平日建立权威，显示自己高贵品德，二者缺一，必定发生危险。身居高位，才能驱使部属，如果权柄握在部属之手，结局一定背道而驰。京畿(陕西省中部)地区，是维系帝国的中枢。太宗(二任帝李世民)实行征兵，分别隶属皇家禁卫军。大约统计，全国共有八百余个‘征兵府’，京畿就设置将近五百；造成的形势是：即令有人集合天下所有的兵力，都无法跟中央对抗。中央权重，地方权轻，至为明显。”

“太平日子过得太久，一切军事措施，都逐渐衰败，甚至废弃。虽然‘征兵府’和‘禁卫军’的制度及名称仍在，可是士卒已不是当初士卒，战马也很少训练。所以安禄山手握军政大权，仗恃地方上的武装兵力，一旦叛变，立即揭起滔天大祸，两京(首都长安及东都洛阳)霎时陷落(参考七五五年十二月及七五六年六月)。幸而西陲还有边防军，各牧场还有军马，各州还有粮秣，所以肃宗(十任帝李亨)才能中兴。”

“可是自从七五八年之后，外患不断发生(指史思明称帝)，

中央集结所有部队，东下讨伐。边防军调走之后，边疆几乎成为真空，完全没有防卫能力，于是吐蕃王国（西藏拉萨市）乘虚行动，深入我国国土，先帝（十一任代宗李豫〔李俶〕）无力抵抗，只好躲避，向东逃亡（参考七六三年十月）。这都是中央丧失优势，不能制服地方，忘记基础必须深，根本必须固，必然产生的悲惨结局。国内发生战乱，崤山、函谷关的险要，就毫无意义；外围发动侵略，汧水、渭水，全部沦到蛮族之手。”

“在这种情况下，即令四面八方都有雄师，怎么能拯救突然爆发的紧急事变？陛下如果想到这种可能性，岂不心惊胆战！而今，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州〔宁夏灵武县〕）和河东战区（总部设太原〔山西省太原市〕）的军队，都远调山东（太行山以东），神策军以及禁军六军（左右羽林军、左右龙武军、左右神武军），陆续开到关外（潼关以东。此时，李怀光率朔方特遣兵团，马燧率河东特遣兵团，讨伐田悦，而李晟、哥舒曜、刘德信都率禁军出关〔潼关〕东征）。假设有叛徒引诱盗贼，或者有狡猾的外国军队窥探边境，乘虚攻击沿边岗哨，不知道陛下有什么方法因应这种变局？这正是我内心最感忧虑的问题。”

“从各方面收集的资料显示，当初陛下下令讨伐叛徒时，文武百官，全国上下，一致认为易如反掌；只要派军出征，用不着战争，就可平定，预计时间不会超过一年，预计军队不会动员太多，预计国库开支为数寥寥无几，小事一桩，用不着烦心，更用不着操劳。万万想不到，兵连祸结，大局变化莫测，一天复一天，一月复一月，跟当初大家所预料的发展，完全相反。”

“过去，政府认为：最大的心腹之患是李正己（李怀玉）、李宝臣（张忠志）、梁崇义、田悦，只要把他们诛杀，天下就可太平。而深受政府信任的，像朱滔、李希烈，只要对他们重用，就

可以消灭祸乱。然而后来，李正己（李怀玉）死亡，李纳接替（参考七八一年七月）；李宝臣（张忠志）死亡，李惟岳接替（参考七八一年正月）；梁崇义伏法，李希烈背叛（参考七八一年八月），李惟岳被杀，朱滔兵变。过去所认为心腹大患的，四人中已拔除三人，而灾祸并不能消失；过去所信任的人，现在却都成了叛徒，而其他忠贞的将领，谁又能保证他们忠贞到底？”

“从上述变化，可以看出，国家是安定或是危难，在于形势；任务是完成或是失败，在于用人。形势安定，有叛意的人也会变成忠贞；形势危乱，同坐一条船的人，也会变成仇敌。陛下为什么不检讨过去的措施，而深自反省，励行改革？为什么不修正政治路线，收回掌握在部下手中的权柄，巩固帝国的基础？陛下不在这方面着手，却孜孜不息，苦思积虑地追求不可能达到的目的，企图完成永难完成的任务！”

“而今，关辅之间（陕西省中部）能够征收的捐税，和抽调出征的士卒，已到极限。首都长安宫廷的警卫，十分单薄（禁军都在前线）。万一将帅之中，再出现一个像朱滔、李希烈那样的乱臣贼子，或者在边疆割据，引诱邻国；或者就在京师（首都长安）暴动，冒犯皇宫，这正是我内心最大的忧虑，不知道陛下有什么预防措施！”

“假如陛下愿意垂听我的意见，我建议把神策军及禁军特遣兵团司令李晟等，和所有派出去的子弟兵（白志贞〔白琇珪〕所招募），一律班师复员，公开训令泾州（甘肃省泾川县）、陇州（陕西省陇县）、邠州（陕西省彬县）、宁州（甘肃省宁县），要他们专心戒备守卫疆界，承诺决不再作抽调，使军民定下心来，安居乐业。更请陛下再颁诏书，撤销京师（首都长安）及京畿直属县的房屋捐（间架税）等一切苛捐杂税。希望已经缴纳的怨恨

平息，因没有缴纳而正受惩罚的获得安宁。人心祥和平静，国家的基础根本，自然稳固。”

李适不能接受。

20 八月十七日，任命汴西（汴水以西）运输总监（运使）崔纵，兼魏州（河北省大名县）四战区特遣兵团粮秣供应总监官（都粮料使。四战区：河东马燧、泽潞李抱真〔安抱真〕、河阳李芑、朔方李怀光）。崔纵，是崔涣的儿子（崔涣，是崔玄暉的孙儿。参考七五六年七月）。

21 九月十二日，神策军将领刘德信、宣武战区（总部设宋州〔河南省商丘县〕）将领唐汉臣，在沪谿水（流经河南省郑县西）跟淮宁战区（总部设蔡州〔河南省汝南县〕）将领李克诚会战，大败而归。

当时情形是：永平战区（总部设汴州〔河南省开封市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勉，派唐汉臣率军一万人，增援襄城（河南省襄城县），皇帝李适派刘德信率招募的各将领子弟兵三千人协助。李勉奏报说：“李希烈的精锐部队都在襄城（河南省襄城县），根据地许州（河南省许昌市）一定空虚，如果袭击许州（河南省许昌市），襄城（河南省襄城县）的包围自然解除。”没有等到批示，就派二人直向许州（河南省许昌市）挺进，到距离许州（河南省许昌市）数十里的地方，李适派宦官赶来，斥责他们违背皇帝诏书，刘、唐二将领大为吃惊，狼狈而回，因心情沮丧，没有派出斥候警戒，李克诚埋下伏兵，中途截击，中央军死伤大半。唐汉臣逃奔大梁（河南省开封市），刘德信逃奔汝州（河南省汝州市）。李希烈的游击部队沿途抢劫，直到伊阙（洛阳南五公里）。李勉再派将领李坚率四千人增援东都（洛阳），协助防守，李希烈派军切断李坚的退路，不能返防。汴州（河南省开

封市)军队从此一蹶不振;而襄城(河南省襄城县)更加危急。

**22** 李适发现讨伐淮宁战区(总部设蔡州〔河南省汝南县〕)的中央各军,各自为战,没有统帅。

九月二十六日,任命舒王李谔当荆襄等六道野战军最高总指挥官(荆襄等道行营都元帅),改名李谊;命国务院财政部长(户部尚书)萧复当秘书长(长史),太子宫事务署长(右庶子)孔巢父当左翼参谋长(左司马),监督院高级顾问官(谏议大夫)樊泽当右翼参谋长(右司马),其他将领及参谋官员,都是中央及地方当时最有才干的人选。可是,还没有出发,却突然发生泾原战区(总部设泾州〔甘肃省泾川县〕)特遣兵团兵变,不能成行。萧复,是萧嵩的孙儿(萧嵩当过九任帝李隆基的宰相,参考七二八年十一月)。孔巢父,是儒家学派始祖孔丘的第三十七代孙。

**23** 李适下诏征调泾原战区(总部设泾州〔甘肃省泾川县〕)等六道军队,增援襄城(河南省襄城县)。

冬季,十月二日,泾原战区(总部设泾州〔甘肃省泾川县〕)司令官(节度使)姚令言,率特遣兵团士卒五千人,抵达京师(首都长安)。士卒冒雨行军,天气寒冷,很多人还携带儿子或年幼的弟弟,一同前来,希望能够得到优厚的赏赐,回家维生。再想不到,抵达长安(西安)后,竟一点赏赐都没有。

十月三日,前进到浐水(灞水支流),李适下诏首都长安(陕西省西安市)特别市长(京兆尹)王翊,犒劳三军,结果摆出来的竟是连皮带壳的粗糙谷米,和一点青菜,连一块肉都没有,士卒们忍无可忍,一霎时暴怒若狂,把饭米一脚踢翻在地,大声喊叫说:“我们出征,就要死在敌人之手,可是连饭都不叫我们吃饱,却叫我们用血肉之躯,去抵抗雪白钢刀!听说琼林、大



盈两座宝库（九任帝李隆基在位时，姚崇系统建议：政府赋税收入，应归国库，地方政府直接进贡给皇帝的东西，应由皇帝自己保管。李隆基遂在皇宫设“琼林库”，供自己挥霍。“大盈库”，参考七七九年十二月），金银绸缎，满坑满谷，不如我们自己去拿。”于是戴盔穿甲，举起大旗，擂动战鼓，呼叫呐喊，回军直向京师（首都长安）。

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姚令言，进宫向皇帝辞行，这时仍逗留宫中，得到消息，立即骑马飞奔到长乐阪（滋水东，西安市东），正遇上向长安进军的变兵，而变兵中有人发箭射击姚令言，姚令言俯身抱住马鬃，闯进变兵群中，呐喊说：“你们犯了大错！东征盗贼，立下功劳，还担心没有荣华富贵？为什么做出这种屠灭家族的事！”变兵拒绝听他的劝导，而且拔刀挥剑，把姚令言围住，继续西进。李适这时才感觉到事态严重，紧急下令赏赐每人绸缎二匹，变兵越发忿怒，发箭射击钦差宦官。李适再派宦官前来慰劳安抚，变兵已抵达通化门外（首都长安东面北头第一门），这位钦差宦官刚出城门，变兵就把他诛杀。李适再紧急运出满装金银绸缎的牛车二十辆，作为赏物，但变兵已进入京师（首都长安），喧哗呐喊的声音震动天际，大地一片沸腾，局势完全失去控制，长安居民大为惊骇，四散逃走，狼狈不堪。变兵大声宣布说：“你们不要害怕，从今之后，再没有人‘借’你们的钱（参考去年〔七八二〕四月十二日），也再没有人抽你们的‘交易税’、‘房屋捐’！”李适再紧急派皇子普王李谊（李谟）、皇家文学研究官（翰林学士）姜公辅，出宫解释沟通，而变兵已在丹凤门外集结，长安居民聚在一起参观的，以万为单位计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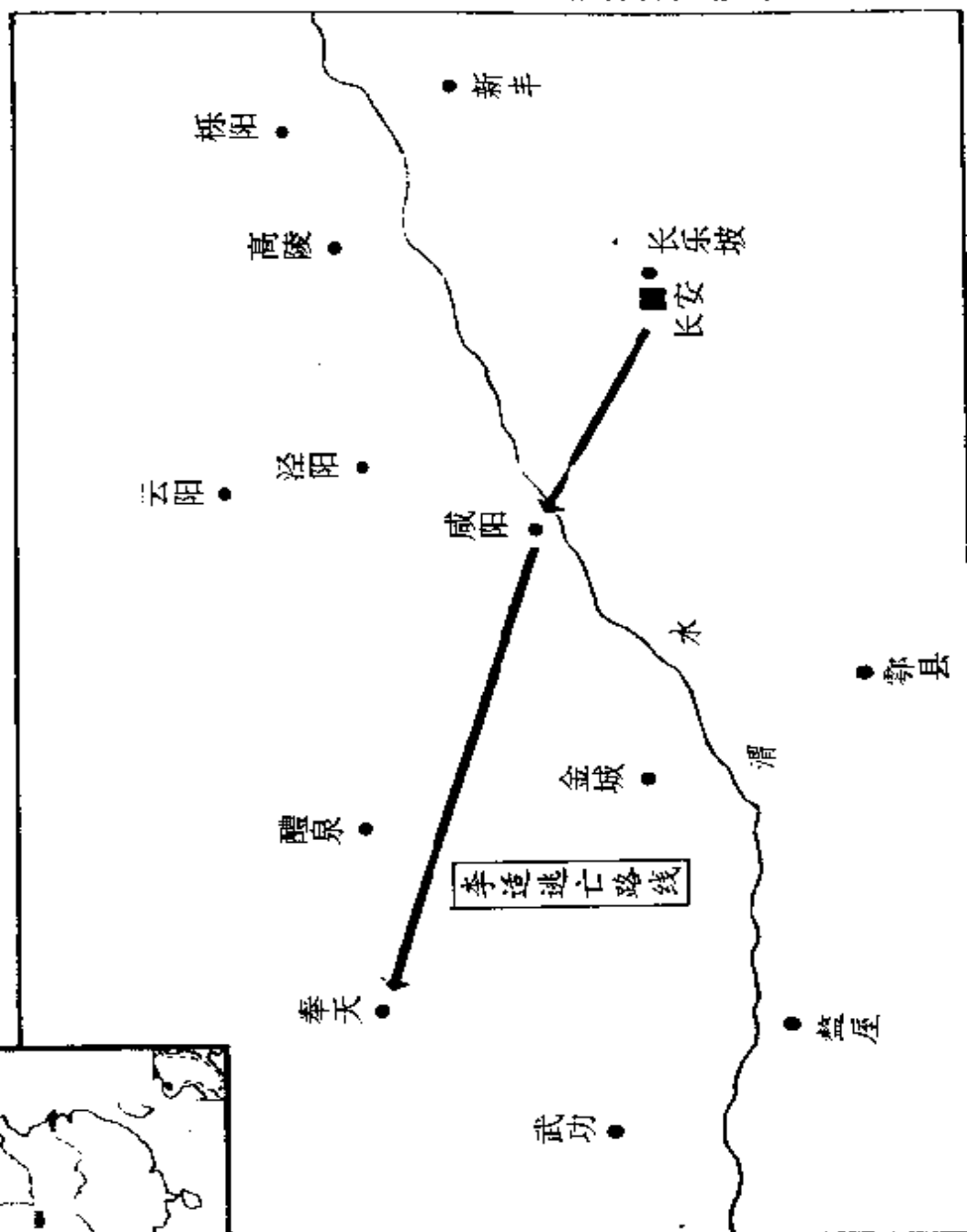
最初，神策军基地司令（神策军使）白志贞（白琇珪）在京师（首都长安）招兵买马，东征李希烈，将士们阵亡的，白志

贞全都隐瞒不报，而接受富家子弟的贿赂，用他们的名字递补，这些富家子弟虽然名列军籍，领受国家赏赐，但本人却在街上做生意买卖。农林部长（司农卿）段秀实上疏警告说：“禁军不精，人数不足，各军都有大量空缺，万一发生灾难，用什么对付？”李适不理。而现在，李适紧急征召禁军抗拒变兵，竟没有一个人前来，而变兵已经劈开宫门，蜂拥而入。李适大为恐惧，仓皇间呼叫王贵妃、韦淑妃、太子李诵、唐安公主（李适的女儿），以及身边的亲王皇子，从皇家林苑北门仓皇逃走。王贵妃把传国玉玺拴在衣服上带出来；皇宫里的侍女、小老婆、亲王、公主等，来不及跟着逃走的有十分之七八。

最初，鱼朝恩被处决后，宦官不再有军权（参考七七〇年三月），现在情况紧急，宦官窦文场、霍仙鸣二人，当李适还是太子时，就在太子官当差；这时仓促间集结宦官一百人，随从李适逃亡。李适命普王李谊（李谟）担任先行斥候，太子李诵手提佩刀，在后面压阵警戒。农林部长（司农卿）郭曙，率卫士正在皇家林苑打猎，听到皇上逃亡消息，就在路旁晋见李适，立刻率领他的部众加入行列。郭曙，是郭暖的老弟（郭暖娶升平公主）。右龙武军（禁军第四军）基地司令（使）令狐建，正在实施射击训练，听到消息，率部队四百人追上李适，参加护送，李适命令狐建担任后卫。

姜公辅拦住李适的马头，提醒说：“朱泚曾经当过泾原战区的统帅（参考七八〇年二月），受老弟朱滔的牵连，被调回京师（首都长安）赋闲（参考去年〔七八二〕四月），心里一直愤愤不平。我的意思是：陛下既然不能推心置腹待他，就不如索性杀他，免得留下后患。假设变兵拥护他当领袖，恐怕就难以控制！事已紧急，请召唤他一同逃亡！”李适恐惧惊慌，六神无主，只

# 八世纪：七八三年十月 李适逃亡奉天



知道逃命，已不能考虑姜公辅的话，只叫：“已来不及！”拉起马头就走。当天夜晚，抵达咸阳（陕西省咸阳市），仅吃了几汤匙的饭，就又匆匆上道。当时，事出意外，文武百官乱成一团，都不知道皇帝逃到哪里。宰相卢杞、关播，正在立法院（中书），翻墙而出；神策军基地司令（神策军使）白志贞（白琇珪）、首都长安（西安）特别市长（京兆尹）王翊，和总监察官（御史大夫）于頔、副总监察官（中丞）刘从一，国务院财政部副部长（户部侍郎）赵赞、皇家文学研究官（翰林学士）陆贽、吴通微等，向北追赶，直到咸阳才追上李适。于頔，是于頔的堂兄弟。刘从一，是刘齐贤（参考六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）的侄孙。

变兵进宫，登上含元殿，兴奋地大喊说：“皇上已经逃走，我们自己发财！”欢呼高叫，一齐拥到皇家库房，搬运金银绸缎，直到搬不动才不搬。长安市民也乘机冲进皇宫抢劫，出来再回去，直到天亮还不停止。没有闯进皇宫的市民，就在大街上拦截。各“坊”居民纷纷组织自卫队，抵御侵入抢劫的变兵或乱民。姚令言这时已改变主意，跟变兵首领商议，说：“大家混乱成一团，没有领袖，不能一直这样下去。朱太尉（朱泚）在家闲住，我们应共同拥护他，请他领导！”大家一致赞成。于是派数百名骑兵，前往晋昌里迎接朱泚。半夜，朱泚骑上马，手按缰绳，火炬夹道，照耀得如同白昼，前导卫士沿途吆喝开路，朱泚进入皇宫后，就住在含元殿，武装部队击鼓戒备，警卫森严。

朱泚自称暂时代理全国武装部队统帅（权知六军）。

十月四日，朱泚迁往白华殿，发表文告，说：“泾原战区（总部设泾州〔甘肃省泾川县〕）士卒，久在边疆，不熟悉政府礼节，闯进皇宫，以致惊动皇上，御驾西出巡视。太尉（朱泚）已经暂时统率全国武装部队，所有神策军士卒，以及文武百官，凡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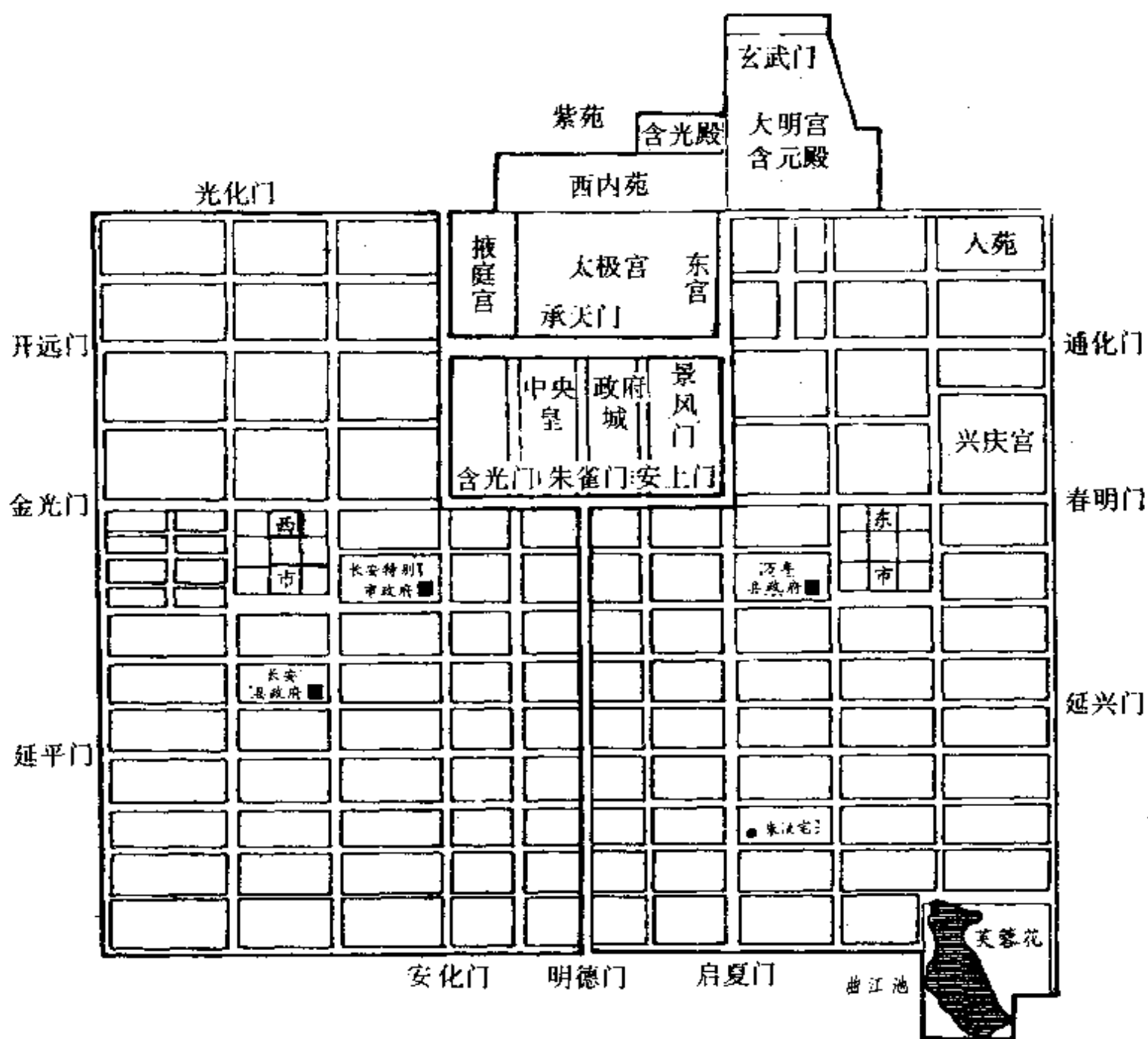
有职位领薪俸的，一律前去皇帝所在地报到；不能前去的，就向各人所属的机关单位报到。超过三天，检查两边都没有登记的，一律斩首！”于是文武百官都出来拜见朱泚。有人劝朱泚迎接李适回京（首都长安），朱泚大不高兴，文武百官发现情形不对，开始有人逃走。

皇家膳食部长（光禄卿）源休，出使回纥汗国（瀚海沙漠群）回来，受到的赏赐太少，因此对政府十分怨恨（参考去年〔七八二〕六月），主动进宫谒见朱泚，摒退左右侍卫，密谈很久，向朱泚分析成败利害，引用神秘预言书上的启示，建议他登极称帝。朱泚大喜，但仍迟疑不敢决定。而皇家禁卫各军，纷纷举着白旗归降，在宫城门前排列，人数很多。朱泚每天夜晚，命军队从皇家林苑大门出城，天亮时再从通化门进城，陆续不断，士卒们一个个弓上弦，刀出鞘，用以炫耀军力强大，使居民震恐屈服。

李适想起巫法师桑道茂的预言（桑道茂事，参考七八〇年六月），遂自咸阳（陕西省咸阳市）移驻奉天（陕西省乾县），县政府官员以及幕僚，突然听说皇帝驾到，大吃一惊，打算逃到高山深谷躲藏，秘书主任（主簿）苏弁把他们劝住。苏弁，是苏良嗣的侄孙（苏良嗣，参考六九〇年三月）。稍后，中央文武官员才陆续有人赶到。

十月五日，左金吾（卫军十一军）大将军浑瑊（音jiān，〔坚〕），抵达奉天（陕西省乾县）。浑瑊一向有威望，人心因他的抵达，而略为安定。

十月六日，源休建议朱泚：京师（首都长安）十个城门（东城通化门、春明门、延兴门；南城启夏门、明德门、安化门；西城延平门、金光门、开远门；北城光化门），一律戒严，禁止官



八世纪·七八三年十月 长安城十门

员出城。于是有很多官员改穿奴仆的衣服，暗中逃亡。源休又替朱泚游说文武官员，敦劝他们拥护朱泚。摄理司空（三公之一）、遥兼二级宰相（使相）李忠臣（董秦），失去兵权很久（李忠臣〔董秦〕被逐事，参考七七九年三月），畜牧部长（太仆卿）张光晟，自认才华盖世（参考七八〇年八月），二人都官场失意，心情忧郁；朱泚征召他们担任官职。国务院工程局副局长（工部侍郎）蒋镇逃走，但从马背跌下来，足部受伤，被朱泚的军队俘虏。从前，源休的才能，张光晟的节义（参考七五九年七月），蒋镇的清廉淡泊，国务院司法部狱政司副司长（都官员外郎）彭偃的文学素养，祭祀部长（太常卿）敬缸的勇敢谋略，都受世人尊敬。而到现在，全投靠朱泚。

凤翔及泾原战区将领张廷芝、段诚谏，率数千人增援襄城（河南省襄城县），还没有出潼关（陕西省潼关县），听到兵变，以及朱泚占领京师（首都长安）的消息，于是击斩统帅陇右战区特遣兵团作战司令（陇右兵马使）戴兰，一哄而散，投奔朱泚。更使朱泚坚信人心都对他归附，遂决定背叛唐王朝，自己另建政府。于是任命源休当首都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特别市长（京兆尹）兼全国财政代理总监（判度支）；命李忠臣（董秦）当皇城警卫司令（皇城使）。所有文武百官照常上班，禁卫军照常警戒，一切以皇帝自居。

十月七日，逃亡到奉天（陕西省乾县）的李适，命浑瑊当京畿、渭北战区（总部设奉天〔陕西省乾县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，皇家行宫总纠察官（行在都虞候）白志贞（白琇珪）当总作战司令（都知兵马使），令狐建当中军督战司令（中军鼓角使）、神策军总纠察官（神策都虞候）侯仲庄当左卫（卫军第一军）将军，兼奉天（陕西省乾县）城防司令（防城使）。

朱泚认为农林部长(司农卿)段秀实被长期剥夺兵权(参考七七七年九月),心里一定怨忿,于是派数十名骑兵,前去召唤。段秀实紧闭大门拒抗,骑兵从墙上跳进去,把利刀架到他脖子上。段秀实知道难以躲避,就告诉子弟们说:“国家发生灾难,我怎么能免?决心一死报国,你们最好各自逃生!”就前往晋见朱泚。朱泚大喜说:“段公驾到,我的大事成功。”让段秀实入座,请他指教。段秀实警告他说:“你本来以忠义闻名天下,只因泾原战区士卒认为赏赐不够优厚,不顾一切,掀起暴乱,以致皇上离京(首都长安)逃亡。赏赐不够优厚,是主管官员的过失,天子怎么知道!你最好用这个道理,向将士们解释,分析什么是福,什么是祸,迎接皇上回宫,这是举世莫比的大功!”朱泚十分扫兴,沉默不说话。但因段秀实跟自己一样,都受政府罢黜,所以对段秀实仍诚心诚意相待。左骁卫(卫军第五军)将军刘海宾、泾原战区(总部设泾州〔甘肃省泾川县〕)总纠察官(都虞候)何明礼、文书员(孔目官)岐灵岳(岐,姓),都是段秀实所厚待的忠实部属,段秀实跟他们秘密计划诛杀朱泚,迎回李适。

李适刚到奉天(陕西省乾县),下诏征召附近各道急速派军入援,有人上疏说:“朱泚已接受变兵的拥护,马上就要攻城,最好早作准备。”卢杞大为愤怒,咬牙切齿说:“朱泚对皇上及帝国的忠贞,文武百官中没有人能比得上!为什么硬要血口喷人,说他参加叛乱,严重伤害国家高官的心!我愿用我家一百口人的性命,保证朱泚决不会背叛!”李适也认为如此。接着传来消息,说很多官员劝朱泚迎接皇帝回去,李适大为欣慰,下诏各道援军不必再进,一律在奉天(陕西省乾县)三十里外扎营。皇家文学研究官(翰林学士)姜公辅劝阻说:“现在,皇家禁军实力单薄,所以防备不可不谨慎小心。如果朱泚诚心迎驾,何必害怕



援军太多？否则的话，更应有备无患。”李适这才命援军全部进城。

卢杞跟白志贞（白琇珪）奏报李适说：“我们深刻了解朱泚的心迹，绝对不至叛逆，希望派遣一位重要高级官员，前去传达陛下慰问的旨意，并作实地调查。”李适征求大家自愿，侍从官员全都畏惧，没有人敢去，只左金吾（卫军第十一军）将军吴玢（音xū，〔序〕），自愿担任这项任务，李适十分高兴。退出行宫后，吴玢告诉别人说：“拿人家的薪俸，却逃避人家的灾难，那算什么部属！我有幸是皇亲国戚（吴玢是李适的舅公），并不是不知道这次前去，非死不可，但是全体官员中，竟没有一个人肯为国牺牲，岂不使陛下失望。”遂携带诏书，前往京师（首都长安）晋见朱泚。朱泚叛变的意思已经坚决，所以最初还假装接受命令，把吴玢送到贵宾馆招待，但不久，就把吴玢处死。吴玢，是吴凑的老哥（吴凑事，参考七十七年三月）。

朱泚派泾原战区（总部设泾州〔甘肃省泾川县〕）作战司令（兵马使）韩旻，率精锐部队三千人，急行军向奉天（陕西省乾县）前进，声称迎接皇帝李适回京（首都长安），实际上是发动奇袭。当时，奉天（陕西省乾县）守卫单薄，段秀实告诉岐灵岳说：“事情紧急！”由岐灵岳伪造一份泾原战区（总部设泾州〔甘肃省泾川县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姚令言的军令，命韩旻停止前进，立刻回京（首都长安），等候跟大军同时出发。派人偷姚令言的印信，但不能立刻偷到，段秀实就把农林部长（司农卿）的大印颠倒过来，盖在兵符上面，物色一位健行如飞的勇士追赶，追到骆驿（陕西省乾县东南），追上韩旻，韩旻接到军令，即行班师。段秀实告诉他的同谋朋友说：“韩旻回来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活命！我要直接突击朱泚，把他诛杀；如果失败，不过一死，

我宁死也不能做他的臣属。”命刘海宾、何明礼，在军中秘密结交同志，打算使他们在外响应。韩旻率军返抵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，朱泚、姚令言大为震骇，立刻追查，岐灵岳一肩承担，被杀；没有牵连到段秀实等。

当天（十月七日），朱泚召集李忠臣（董秦）、源休、姚令言，以及段秀实等，讨论登极称帝的事。段秀实从座位上突然跳起来，伸手夺下源休的象牙笏版，跨前一步，朝朱泚脸上就唾口水，诟骂说：“你这个疯子，我恨不得把你碎尸万段，你怎么会梦想我能跟你一起叛国！”用象牙笏版猛烈砸向朱泚，朱泚急举手阻挡，但前额已被击中，鲜血溅了一地。当朱泚与段秀实相互搏斗猛烈时，朱泚的左右侍卫惊恐地呆在那里，不知道做什么才好。刘海宾霎时间被恐惧抓住，不敢动手，在混乱中逃走。李忠臣（董秦）上前帮助朱泚，朱泚才挣脱段秀实，从地上爬起来脱险。段秀实知道事情失败，转身告诉朱泚的同党说：“我不跟你们叛变，为什么不杀我！”左右侍卫才从震惊中惊醒，一拥而上，向段秀实乱刀齐下。朱泚一手捂住前额流血的伤口，一手阻止部众说：“他是义士，不要杀他！”段秀实死后，朱泚痛哭流涕，至为悲哀，用三品高官的礼节，祭奠安葬。刘海宾穿着丧服逃走，两天后，被捕，处死；刘海宾在口供中也没有牵连何明礼。但稍后，何明礼随朱泚攻击奉天（陕西省乾县），打算谋杀朱泚，事情失败，也被处死。

李适听到段秀实被杀消息，深恨当初对他没有重用，悲伤哭泣，很久不能停止。

**24** 十月八日，命宫廷供应总监（少府监）李昌巖，当京畿、渭南战区（总部设何处不详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。

**25** 凤翔战区（总部设凤翔〔陕西省凤翔县〕）司令官（节度

使)、遥兼二级宰相(使相)张镒,性情柔弱,反应缓慢,非常讲究衣服穿着,却不懂军事。听说李适逃到奉天(陕西省乾县),打算迎接大驾前来凤翔,全力准备服装、用具,及金银绸缎,呈献皇帝所在行宫。后营将领李楚琳,蛮横强悍,大家对他都心存畏惧,曾经当过朱泚的部属,朱泚对他特别优厚。作战参谋长(行军司马)齐映,跟幕府同僚齐抗,警告张镒说:“如果不调走李楚琳,他一定会领头叛乱!”张镒遂派李楚琳率军进驻陇州(陕西省陇县),李楚琳借口有事情要处理,不马上出发。张镒正全神贯注筹划迎接李适的工作,恐怕有什么不周到,认为李楚琳早已前往,也没有查证。李楚琳跟他的同党,遂发动兵变,于夜晚攻击张镒,张镒从城上用绳缒下来逃走,但仍被变兵追到诛杀;执行官(判官)王沼等全部处死。只有齐映,从城门水洞钻出来逃走,齐抗伪装成奴仆,背着东西,混出城外,都得免一死。

最初,李适因奉天(陕西省乾县)城小屋少,太过狭隘,打算前往凤翔。国务院财政部长(户部尚书)萧复,听到消息,立即请求李适召见,警告说:“陛下大错特错,凤翔将士,都是朱泚从前的部属(朱泚曾任凤翔特别市长〔凤翔尹〕,参考七七七年十二月),其中一定有朱泚的同党。我连张镒是不是能维持长久,都十分担心!以皇帝之尊,怎么可以跳进难以预测的深渊!”李适说:“我的计划已经决定,但为你多留一天。”明天,传来凤翔兵变消息,计划才停止。

齐映、齐抗都逃到奉天(陕西省乾县),李适命齐映当副总监察官(御史中丞),齐抗当中央监察官(侍御史)。

李楚琳自称凤翔战区司令官(节度使),投降朱泚。陇州(陕西省陇县)州长郝通,投奔李楚琳。

26 商州（陕西省商县）民兵自卫队（团练兵）兵变，诛杀州长谢良辅。

27 朱泚自白华殿移到宣政殿（含元殿之北）登极，称大秦皇帝，改年号“应天”。

十月九日，朱泚任命姚令言当最高监督长（侍中），关内（潼关以西）各道野战军最高指挥官（关内元帅）；李忠臣（董秦）当司空（三公之三）兼最高监督长（侍中）；源休当副立法长（中书侍郎）兼二级实质宰相（同平章事），代理全国财政总监（判度支）；蒋镇当国务院文官部副部长（吏部侍郎）；樊系当国务院教育部副部长（礼部侍郎）；彭偃当立法官（中书舍人）；其他，从张光晟等起，都一一发表官职。封老弟朱滔当皇太弟。姚令言跟源休共同主持政府，朱泚所有的计划、谋略，和人事上的升迁贬谪，以及军事行动，辘重粮秣供应，都直接报告源休。

源休建议朱泚处死留在京师（首都长安）李姓皇家子孙，用以断绝人民的盼望；于是屠杀郡王、王子、王孙共七十七人。朱泚不久又擢升蒋镇当副监督长（门下侍郎），李子平当监督院高级顾问官（谏议大夫），二人都兼二级实质宰相（同平章事）。蒋镇忧愁恐惧，经常在身上揣一把刀，准备自杀；也想到逃亡，可是天性怯弱，全都做不出来。但源休建议：凡是唐政府时代官员逃亡躲藏的，一旦被捕，全部诛杀，用以威胁其他企图逃亡躲藏的人，蒋镇都竭力营救，很多人的性命都靠他保全。樊系替朱泚撰写登极诏书，定稿之后，服毒自杀。唐政府最高法院院长（大理卿）胶水（山东省平度县）人蒋沆，前往皇帝所在地，中途被秦政府巡逻士卒查获逮捕，蒋沆绝食，声称患病，乘戒备松懈时逃走，得免一死。

28 据守襄城（河南省襄城县）的洛阳、汝州战区（总部设洛

阳〔河南省洛阳市〕司令官(节度使)哥舒曜，粮尽援绝，遂放弃襄城(河南省襄城县)，突围投奔洛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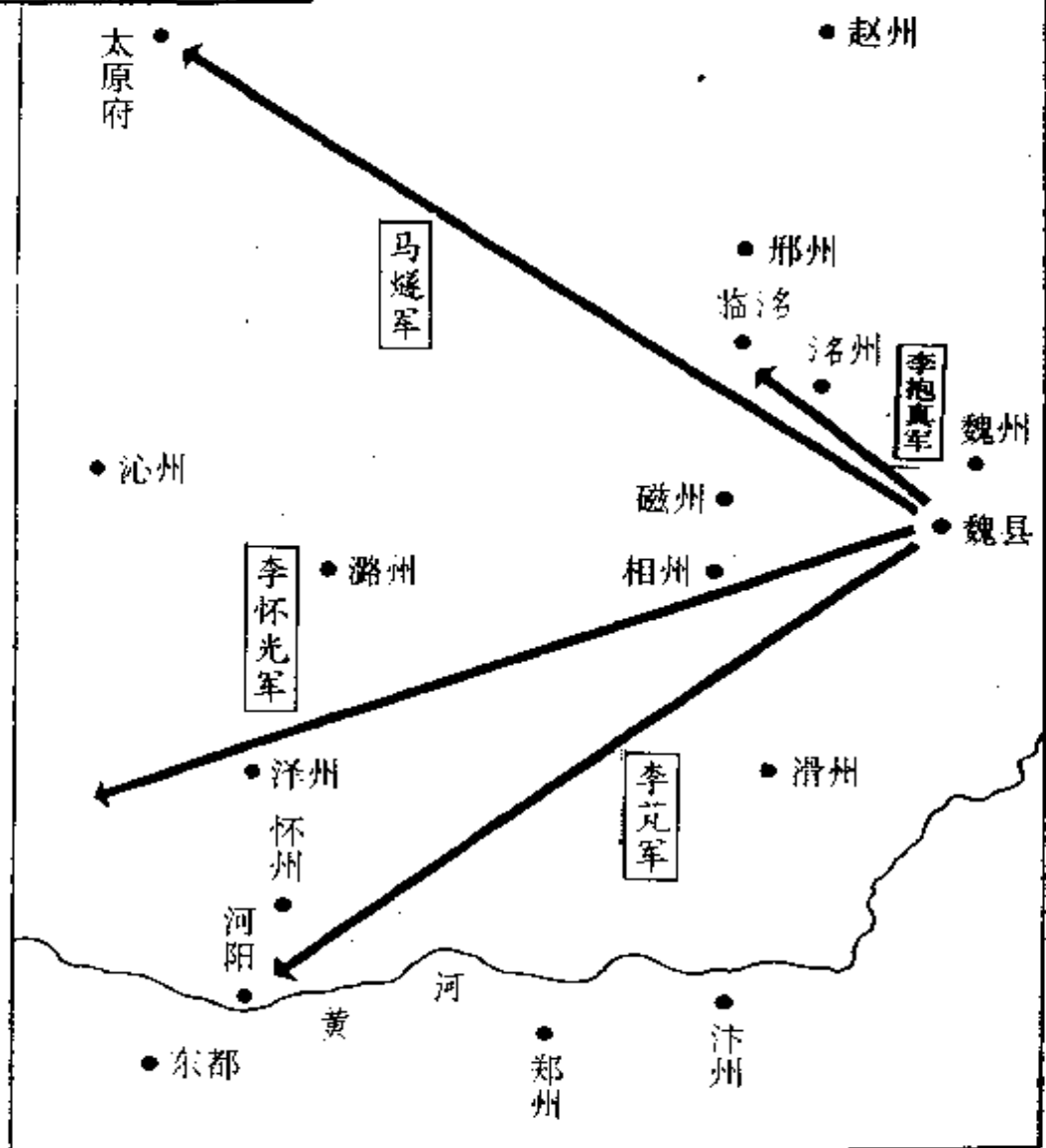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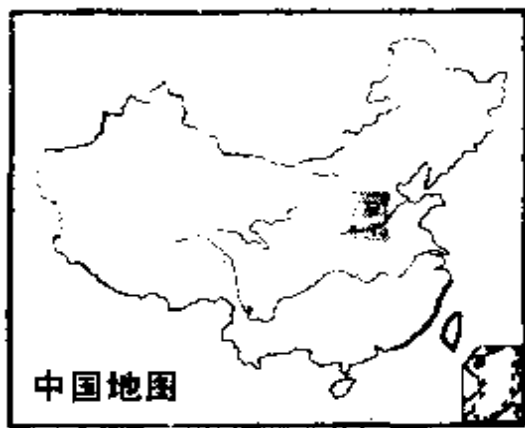
李希烈占领襄城(河南省襄城县)。

**29** 右龙武(禁军第三军)将军李观，率禁军士卒一千余人，追随李适到奉天(陕西省乾县)。李适命他召兵买马，几天时间集结五千余人，就在大街上列阵操练，旌旗招展，战鼓震耳，居民们的信心大增。

姚令言率特遣兵团东下时，命作战司令(兵马使)京兆(首都长安)人冯河清，当泾原战区(总部设泾州〔甘肃省泾川县〕)后补司令官(留后)；执行官(判官)河中(山西省永济县)人姚况，代理泾州(甘肃省泾川县)州长。冯河清、姚况听到李适逃亡奉天(陕西省乾县)消息，集合各将领痛哭流涕，用忠孝节义激励士气，立刻把铠甲、武器，各种用具，装载一百余车，连夜启程，运到皇帝所在地。奉天(陕西省乾县)守军缺少铠甲、武器，正忧虑不知道如何解决，得到这些，士气大为振奋。

李适下诏，命冯河清当四镇、北庭战区特遣兵团(驻泾州〔甘肃省泾川县〕)司令官(节度使)，及泾原战区(总部设泾州〔甘肃省泾川县〕)司令官(节度使)；姚况当作战参谋长(行军司马)。

**30** 李适到奉天(陕西省乾县)数天之后，国务院右最高执行长(右仆射)，二级实质宰相(同平章事)崔宁(崔旰)才跟着抵达，李适大为欢喜，安抚慰劳，十分恳切。崔宁(崔旰)退出，对他的亲信说：“皇上是英明的，接受部属的意见，既诚恳而又迅速。只因受卢杞迷惑，才沦落到今天这种地步！”十分感伤，不禁落泪。卢杞听到消息，跟王翊秘密设计陷害。王翊向李适打小报告说：“我跟崔宁(崔旰)一同逃出京师(首都长安)，走到中



八世纪·七八三年十月 四战区司令官魏县撤退

途，崔宁(崔旰)很多次下马去僻静的地方撒尿，很久都不回来，有观望成败，再作决定的意思。”就在这时候，朱泚下诏，任命国务院左秘书长(左丞)柳浑兼二级实质宰相(同平章事)，崔宁(崔旰)当最高立法长(中书令)。柳浑，是襄阳(湖北省襄樊市)人，当时正逃到山谷躲藏。王翊命盩厔(音zhōu zhì，〔周至〕。陕西省周至县)县政府防卫员(尉)康湛，假造一封崔宁(崔旰)写给朱泚的奏章，呈献给李适；卢杞乘机诬陷崔宁跟朱泚缔有密约，崔宁(崔旰)负责内应，所以只他来得最晚。

十月十一日，李适派宦官宣称奉有密诏，召唤崔宁(崔旰)进帐，埋伏的两位勇士，从后面把他制服，绞死(年六十一岁)。无论中央或地方，同声为他呼冤。李适得到消息，赦免他的家属不死。

**31** 秦帝朱泚派人送信给老弟朱滔，说：“三秦(陕西省)地区，马上可以平定，黄河以北，委托你灭绝残敌，当择定日期，跟你在洛阳会面。”朱滔接到信，面向西方，三跪九叩；把这封信在总部传阅，并通知各道，炫耀自己的伟大。

**32** 李适派宦官前往魏县(河北省大名县西南)中央各战区特遣兵团大营(讨伐田悦各军)，通知泾原兵变消息，各将领听到，互相对着痛哭。朔方战区(总部设灵州〔宁夏灵武县〕)司令官(节度使)李怀光率军直向首都长安(陕西省西安市)勤王，河东战区(总部设太原〔山西省太原市〕)司令官(节度使)马燧、河阳战区(总部设河阳〔河南省孟县〕)司令官(节度使)李芑(音péng，〔蓬〕)，率军各回本镇；昭义战区(总部设潞州〔山西省长治市〕)司令官(节度使)李抱真(安抱真)，撤退到临洛(河北省永年县)。

**33** 十月十三日，李适命国务院财政部长(户部尚书)萧复当国务院文官部长(吏部尚书)，擢升国务院文官部考选司司长(吏

部郎中)刘从一当国务院司法部副部长(刑部侍郎),皇家文学研究官(翰林学士)姜公辅当监督院高级顾问官(谏议大夫),三人都兼二级实质宰相(同平章事)。

34 朱泚亲率大军攻击奉天(陕西省乾县),声势浩大。命姚令言当各野战军最高指挥官(元帅)、张光晟当副最高指挥官;李忠臣(董秦)当首都长安(陕西省西安市)特别市长(京兆尹)兼皇城留守长官,仇敬忠当同、华等州战区(总部设同州〔陕西省大荔县〕)司令官(节度使),封“拓东王”;用以抵抗从关东(潼关以东)西上勤王的中央军。另命李日月当西方前锋军事指挥官(西道先锋经略使)。

邠宁战区(总部设邠州〔陕西省彬县〕)后补司令官(留后)韩游瓌、庆州(甘肃省庆阳县)州长论惟明(论,姓)、监军宦官翟文秀,奉李适之命,率军三千人,前往渭水便桥(陕西省咸阳市西南)抵抗朱泚,行军到醴泉(陕西省醴泉县),突然发现朱泚的大军。韩游瓌打算立刻折回奉天(陕西省乾县),翟文秀说:“我们折回奉天(陕西省乾县),盗贼紧跟在后边,也会抵达,是我们引导盗贼攻击天子。不如就在这里建立营阵,盗贼决不敢越过我们去攻奉天(陕西省乾县);如果竟敢越过我们,则我们就跟奉天(陕西省乾县)守军,前后夹攻!”韩游瓌说:“盗贼强大,我们弱小。如果分出一部分兵力把我们锁住,而主力直攻奉天(陕西省乾县),奉天(陕西省乾县)守军衰弱,连抵抗都感到困难,哪里来的夹攻?我主张立刻折回奉天(陕西省乾县),正是要加强保护皇上。而且,我们的士卒饥寒交加,而盗贼有的是金银财宝,如果用钱来引诱,我不能保证我们的士卒不被收买!”遂率军折回奉天(陕西省乾县),朱泚大军也随后抵达。唐政府军出战,失利退回,朱泚军乘胜追击,跟唐军争夺城门,打算



进城。浑瑊跟韩游瓌血战一整天，竟无法把朱泚军击退。恰巧城门里有几辆满装柴草的车子，浑瑊派纠察官（虞候）高固，率铁甲战士，用长刀猛砍秦军，奋勇直前，以一当百；浑瑊抓住这个机会，把草车塞住城门，纵火焚烧，唐军在火势掩护下攻击，秦军才退走。

当天夜晚，秦军大营驻扎奉天（陕西省乾县）城东三里，敲打木梆巡夜，火炬高烧，布满原野。朱泚命西明寺和尚法坚（西明寺位于长安延康坊，本隋王朝杨素住宅），制造攻城武器，拆下寺庙的木材，建成冲城楼梯。韩游瓌说：“寺庙的木材，都十分干燥，我们要准备火攻。”高固，是高侃（参考六七〇年四月）的玄孙。自此之后，朱泚天天发动攻击，浑瑊、韩游瓌等，日夜战斗。一部分卢龙战区（总部设幽州〔北京市〕）特遣兵团，前些时奉命增援襄城（河南省襄城县），走到半路，听到朱泚登极称帝消息，立刻回军，闯入潼关（陕西省潼关县），一直抵达奉天（陕西省乾县），回归朱泚旗下。而驻防普润（陕西省凤翔县北）的陇右战区特遣兵团士卒，也归附朱泚。朱泚拥有的武装部队，已达数万人。

**35** 李适跟皇家文学研究官（翰林学士）陆贄，探讨这场兵变的原因，深刻地责备自己。陆贄说：“导致今天的灾难，都是文武官员的罪过！”李适说：“事实上这是天意，不关人事！”陆贄对李适的这种想法，大感惊异，退出后，上疏说：

“陛下立志统一全国，出军四方，征讨叛逆，作恶的首领还没有完全消灭（指田悦、李纳等），叛逆的将领（指朱滔、李希烈等）已继起作乱，兵连祸结，将近三年（七八一年迄今），征兵每日都在增加，赋税更一天比一天沉重，内从中央，外到边境，出征士卒有随时丧生的忧愁，留在家乡务农经商的平民，则

有随时被诛杀勒索的困苦。”

“因为这个缘故，叛乱才不断发生，怨恨与诽谤才如火如荼；全国亿兆人民，都警觉到局势随时都会爆炸，只陛下一人，独处深宅大院，四周一片宁静，竟没有任何感觉。于是促使凶暴的士卒，擂动战鼓，公然横行，光天化日之下，冒犯宫门，这岂不是让别人利用我们的疏漏，挑衅百姓与我们离心离德。陛下有亲密信任的辅佐，有代替耳目的干部，有负责进言规劝的官员，有职责保护安全的将士。可是这些人危急的时候不能尽忠，面对灾难的时候不能效死，我所说的招致今天这种局势，都是文武官员的罪过，并不是没有根据。”

“然而，陛下却认为：国家的兴盛或衰败，全是天命。这种看法，有待深入探讨。我曾经听说：上天看到的或听到的，就是人民看到的或听到的（《书经》：天视自我民视，天听自我民听。）所以，商王朝大臣祖伊斥责子受辛（商王朝三十一任帝纣帝）不应该说：‘我应天命而生，不同凡品！’（《书经》：“我生不有命在天！”）姬发（周王朝一任王武帝）列举子受辛的罪状之一，也就是：‘他竟然宣称他的命是上天赐予，对所做的错事，从不后悔！’（《书经》：“乃曰吾有命，罔德其侮。”）这一切指出：绝对不可以故意贬低人为的力量，而把制造灾难的责任，全部推给天命。（此段《书经》引文，系据《通鉴》所引，有的同《书经》原文略有异同。）”

“《易经》说：‘实践真理，就是吉祥！’（“视履考祥。”《履卦》上九《爻辞》。）又说：‘吉，是行事正当；凶，是行事错误。’（“吉凶者，失得之象。”《大传》）；也同样指出：天命由于人事！道理至为明显。圣贤哲人的意思，融会在儒家学派《六经》之中，肯定‘祸’、‘福’都由人自己决定，从没有说过‘盛’、‘衰’由天命

安排。人事处理正当合理，上天却非要降祸给他不可，这种事从来没有发生过；人事处理荒谬混乱，上天却非要赐福给他不可，也从来没有发生过。”

“近年以来，政府不停地东征西讨，法令也随着日渐严厉苛刻，财力已经枯竭，人民惊疑恐慌，好像生活在怒涛骇浪之中，心情汹涌，不能安定。上自中央高官，下到荒村小民，亲戚朋友们日夜聚在一起，不停地磋商讨论，都在忧虑将要发生的动乱。果然不久，泾原战区士卒即行兵变，不出大家所料。”

“京师（首都长安）居民，动不动就预测未来，并不是每个人都晓得天道，每个人都能占星卜卦，只是说明，引起灾难的原因，未必全由于上天震怒。我曾经听说，在太平盛世中，也会有灾祸发生；在混乱的时局里，仍能使天下进入太平盛世。有时候因为没有一点内忧外患，反而会使国家覆亡；有时候因为有不断的苦难，反而会使国家兴盛。现在，灾祸的发生，政府的挫败，已成为事实，过去的事，无法追悔，但多难兴邦的大业，需要陛下自己勉励，谨慎行事。何必担心乱民？又何必忧虑坏运？勤恳奋斗，永不倦怠，就足以使天下重回和平，岂仅只洗清妖孽，凯旋回宫而已。”

**36** 魏王田悦派人游说赵王王武俊，请他会同幽州（北京市）特遣兵团留守司令马寔，联合攻击退守临洺（河北省永年县）的中央军李抱真（安抱真）。李抱真（安抱真）派参谋官贾林再度晋见王武俊（上次游说，参考本年〔七八三〕六月）说：“临洺（河北省永年县）守军全是精锐，而又早有戒备，不是轻易就可以攻克。即令攻克，利益归魏博战区（魏王田悦），如果战败，恒冀战区（赵王王武俊）受到的伤害最大。易州（河北省易县）、定州（河北省定州市）、沧州（河北省沧州市东南）、赵州（河北

省赵县)，都是你的故土（此时张孝忠据易州、定州、沧州，康日知据守赵州），不如先行夺取！”王武俊乃婉辞田悦的邀请，跟马寔向北撤退。

十月十八日，田悦在馆陶（山东省馆陶县）大摆筵席，欢送王武俊，握手告别，流下眼泪，馈赠十分优厚。

在此之前，王武俊曾经向回纥汗国（翰海沙漠群）请求派军切断中央军司令官李怀光等的粮运交通线。现在，中央军魏县（河北省大名县西南）大营解散，李怀光等已向西撤退。回纥亲王（达干）率回纥军一千人，以及其他蛮族部落二千人，就在这时候，南下抵到幽州（北京市）边境。冀王朱滔说服回纥亲王（达干），打算一同继续南下，到黄河以南，夺取东都洛阳，接应新登极的秦帝朱泚。朱滔承诺黄河以南所有男人、女子、金银、绸缎，全部交由回纥奸淫烧杀掳掠。为了加强亲密关系，朱滔娶回纥女儿当小老婆，回纥称他“朱郎”，又贪图黄河以南的男女财富，所以一口答应。

贾林再一次游说王武俊，警告说：

“自古以来，国家遇到灾祸，未必不能中兴重建！何况，皇上是唐王朝的第八代天子（一代李渊，二代李世民，三代李治，四代李显、李旦，五代李重茂、李隆基，六代李亨，七代李豫〔李俶〕，八代李适），聪明英武，天下人谁肯不事奉他，而去事奉朱泚？朱滔自从当了盟主之后，骄傲自大，轻视原来跟他同辈的朋友。河朔（河北平原）古时候从来没有冀国，冀州（河北省冀县）直到现在仍是你的领土。朱滔却自称冀王，又仗恃西面有他称帝的老哥，北面又引导回纥南下，志向至为明显：不过打算并吞河朔（河北平原），归他一人所有而已。你虽然想当他的臣属，恐怕也难办到。你盖世英雄、骁勇善战，朱滔怎么

能跟你相比？你本来心怀忠义，亲手诛杀叛逆（李惟岳），只因当时宰相（卢杞）处理善后失当，受到朱滔欺骗诱惑，所以阴差阳错，直到今天。不如跟昭义战区（总部设潞州〔山西省长治市〕）合作，攻击朱滔，一定获胜。朱滔既被消灭，朱泚自然瓦解。这是当前世局最大的功劳，转祸为福的正途。而今，各道从四面八方围攻朱泚，用不了几天，就可以把他铲除。等到天下已经平定，你再后悔，重回中央，恐怕已经太晚。”

当时，王武俊跟朱滔已有距离，遂卷起袖子，跳起来吼叫说：“长达两百年的皇家天子，我不当他的部属，难道去当那个庄稼汉小瘪三的部属！”遂跟中央军将领李抱真（安抱真）及马燧联合，盟誓，结成兄弟。然而，王武俊在外貌上仍表示服从朱滔，而且在礼节上更特别谨慎恭顺，跟魏王田悦分别派使节前往河间（河北省河间市）晋见朱滔，祝贺朱泚登极称帝。王武俊更要求马寔率军相助，共同攻击康日知据守的赵州（河北省赵县）。

**37** 汝州（河南省汝州市）、郑州（河南省郑州市）援军司令（汝、郑应援使）刘德信（参考本年〔七八三〕八月），率子弟军据守汝州（河南省汝州市。神策军基地司令〔神策军使〕白志贞〔白琇珪〕招募的“子弟兵”，参考本年〔七八三〕四月），听到皇帝逃亡消息，立刻西上勤王，推进到见子陵（西安市西南），跟秦军发生遭遇战，击破秦军；因东渭桥（陕西省高陵县南）囤积有转运的粮食，十月十九日，刘德信进驻东渭桥（陕西省高陵县南）。

**38** 朱泚于夜晚从东、西、南三面，向奉天（陕西省乾县）发动攻击。

十月二十日，皇家行宫总作战司令（行在都知兵马使）浑

城(音jiǎn,〔坚〕)竭力抵挡,击退秦军;左龙武(禁军第三军)大将军吕希倩阵亡。

十月二十一日,秦军再度攻城,唐军将领高重捷,跟秦军将领李日月,在梁山(陕西省乾县北)下大战,击破李日月,乘胜追击,身先士卒,秦军发动埋伏,生擒高重捷,高重捷部属十余人冒死奋战追赶,希望把高重捷夺回,秦军不能抵挡,遂砍下高重捷的人头,丢下尸体逃走。部属们把尸体抬回城里,李适亲自摸抚尸体,流泪痛哭,至为哀伤,用蒲草扎成人头安葬,追赠中央官位:司空(三公之三)。朱泚看见高重捷的人头,也哭说:“他是忠臣!”用蒲草扎成身子安葬。李日月,是秦军的勇将,在攻击奉天(陕西省乾县)时战死,朱泚把他的尸首运回长安(陕西省西安市),葬礼至为优厚隆重;李日月的娘亲竟然不哭,诟骂说:“奚蛮奴才,国家有什么地方负你,使你叛变,你死得太晚!”后来朱泚失败,他的同党都被诛杀,只李日月的娘亲不包括在内。

十月二十五日,唐帝李适加授浑瑊:京畿、渭水南北、金商战区(总部设奉天〔陕西省乾县〕)司令官(节度使)。

**39** 王武俊与马寔,抵达赵州(河北省赵县)城下。

**40** 最初,朱泚镇守凤翔(陕西省凤翔县)时,派他的部将牛云光,率卢龙战区特遣兵团士卒五百人,驻防陇州(陕西省陇县);命陇右战区屯垦总监部执行官(营田判官)韦皋(时驻陇州),代理陇右战区特遣兵团(驻普润〔陕西省凤翔县北〕)后补司令官(陇右留后)。朱泚称帝后,陇州(陕西省陇县)州长郝通,弃职逃走,投奔凤翔(陕西省凤翔县);牛云光假装患病,打算等韦皋到他家探病时,发动埋伏,把他生擒呈献朱泚,而消息泄漏,遂率领他的部众,仓卒间投奔朱泚。走到汧阳(陕

西省千阳县)时,遇见朱泚派的宦官苏玉,携带任命韦皋当副总监察官(御史中丞)的诏书,也走到那里。苏玉游说牛云光说:“韦皋,不过一个文官罢了。你不如跟我一同前去陇州(陕西省陇县);韦皋如果接受诏书,那就是自己人;如果不接受诏书,你就挥军把他诛杀,岂不是轻而易举得好像干掉一只猪仔一样!”牛云光同意。

韦皋在城楼上询问牛云光说:“前些时你连一句话都没有交代,拔腿就走,今天却忽然又折回来,这是怎么回事?”牛云光说:“前些时不知道你的立场,而今,皇上(朱泚)对你有新的任命,所以去而复返,愿推心置腹相待。”韦皋先请苏玉进城,接受诏书,对牛云光说:“将军假如真的没有二心,请你的军队脱下铠甲,交出武器,使城中军民不致起疑,你们才可以进城。”牛云光认为韦皋一介书生,根本没有看到眼里,就把全部铠甲、武器,交给韦皋,然后徒手进城。

第二天,韦皋在州政府宾馆设宴欢迎苏玉、牛云光,以及他的部属;遂发动埋伏,全部诛杀。然后,构筑高台,跟将领士卒们向天盟誓,说:“李楚琳谋杀战区司令官(张镒),他既不能效忠长官,又怎么会爱护部下,我们应同心合力讨伐!”派老哥韦平彝(音yán,〔烟〕)前往奉天(陕西省乾县),同时派使节向吐蕃王国(西藏拉萨市)求救。

41 十一月二日,唐帝李适在陇州(陕西省陇县)设奉义战区,擢升韦皋当战区司令官(节度使)。

秦帝朱泚又派宦官刘海广往见韦皋,允许调升韦皋当凤翔战区(总部设凤翔〔陕西省凤翔县〕)司令官(节度使);韦皋斩刘海广。

42 朔方战区(总部设灵州〔宁夏灵武县〕)后补司令官(留

后)杜希全、盐州(陕西省定边县)州长戴休颜、夏州(陕西省靖边县白城子)州长时常春,会合渭北战区(总部设邠州〔陕西省富县〕),邠,音fū,〔夫〕)司令官(节度使)李建徽,共集结士卒一万人,增援勤王,即将抵达奉天(陕西省乾县),李适召集高级军事会议,讨论应从哪一条路进城最为恰当。宰相关播、皇家行宫总作战司令(行在都知兵马使)浑瑊,都说:“漠谷(乾县北一公里)道路窄狭危险,恐怕盗贼埋伏。不如从乾陵(三任帝李治墓,乾县西北二公里)北方通过,紧靠柏城(皇帝坟墓满种柏树,俗称“柏城”)前进,在东北鸡子堆扎营,跟城中守军互相呼应,而且可以吸住一部分匪军,减少我们的正面压力。”卢杞反对,说:“漠谷(乾县北一公里)道路较近,盗贼中途拦击,城里只要出军接应就可以了。如果经过乾陵(三任帝李治墓),恐怕惊动先皇(三任帝李治)。”浑瑊说:“自从朱泚攻城以来,日夜不停地砍伐乾陵(三任帝李治墓)上的松树柏树,对先皇(三任帝李治)早已惊动得够多。而今城防危险万状,各道援军还没有一道抵达,只杜希全等先到,影响非常重大,如果能扎营在险要地方,朱泚就可以被击破!”卢杞义愤填膺地说:“陛下的皇家军队,怎么可以跟叛逆的盗匪军队相提并论!如果命杜希全经过乾陵(三任帝李治墓),是我们自己惊动地下先皇(三任帝李治)!”(柏杨按:这就是“一脸忠贞学”!)李适乃命杜希全自漠谷(乾县北一公里)前进。

十一月三日,杜希全等大军进入漠谷(乾县北一公里),果然受到狙击,秦军站在山头,使用强弓、巨石,向隘道上的唐军射击投掷,唐军死伤惨重。奉天(陕西省乾县)守军急派兵出城援救接应,被秦军击败。当天(十一月三日)夜晚,四道勤王联军崩溃,退守邠州(陕西省彬县)。朱泚就在奉天(陕西



省乾县)城下,检阅所俘获的军用物资等战利品,唐政府官员在城上面面相觑,脸色大变。戴休颜,是夏州(陕西省靖边县白城子)人。

胡三省曰:

自两河(黄河南北)战争爆发,直到李适逃亡,卢杞所作的建议,没有一句话不误国害民,可是李适却信任不衰,可谓昏庸已极。

朱泚攻城越发猛烈,在奉天(陕西省乾县)四周,绕城挖掘壕沟,打算把李适困死。朱泚把中央御帐移到乾陵(三任帝李治墓)之上,俯览眼底的奉天(陕西省乾县)城池,对城里军民的一举一动,看得清清楚楚;朱泚又不断派使节绕着城池,号召城里军民归降,并嘲笑城里军民不识天命。

**43 神策军及河北(黄河以北)各道特遣兵团司令官(神策、河北行营节度使)李晟,大病痊愈(李晟患病,退守定州〔河北省定州市〕事,参考七八一年五月),得知皇帝逃亡奉天(陕西省乾县),急率军入援勤王。易、定、沧战区(总部设定州〔河北省定州市〕)司令官(节度使)张孝忠,受朱滔(幽州〔北京市〕)及王武俊(恒州〔河北省正定县〕)逼迫,情势紧张,全靠李晟协助,所以不愿意李晟离开,一再阻止。李晟乃把儿子李凭留下来,并为李凭娶张孝忠的女儿为妻,又解下玉带贿赂张孝忠的亲信,请他们在旁美言,最后,张孝忠才终于同意让李晟西返,并派大将杨荣国率精锐士卒六百,跟李晟同行。**

李晟率军穿过飞狐道(河北省蔚县东南·太行八陉之六),日夜行军,抵达代州(山西省代县)。

十一月四日，李适加授李晟：神策军特遣兵团司令官（神策军行营节度使）。

**44** 赵王王武俊、冀国（幽州〔北京市〕）特遣兵团留守司令马寔，攻击赵州（河北省赵县），不能攻克。

十一月八日，马寔率军回瀛州（河北省河间市）；王武俊送他五里之遥，馈赠十分厚重；王武俊也回自己的首府恒州（河北省正定县）。

**45** 李适逃到奉天（陕西省乾县）时，陕虢道（首府设陕州〔河南省三门峡市西旧陕县〕）行政长官（观察使）姚明敷（音 yáng,〔扬〕），把军权全部交给警备区副司令官（防御副使）张劝，而自己前去皇帝所在地。张劝招兵买马，集结数万人之多。

十一月十一日，李适擢升张劝当新改制的陕虢战区（总部设陕州〔河南省三门峡市西旧陕县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。

**46** 朱泚亲率大军围攻奉天（陕西省乾县）一个多月，城中物资及粮食，全都消耗罄尽。

李适曾经派快步的人出城侦察敌情，那人跪在李适面前，诉说自己没有稍厚的衣服可穿，寒冷悲苦，乞求赏给一套衣裤。李适命拿给他一套，可是竟然无法找到，无可奈何，只好悲痛地把他打发走。这时，供应皇家的粮食，只剩下糙米二石（音 dàn,〔担〕）。常趁着秦军攻城疲惫，停火休息的时候，深夜把人从城墙上缒到城外野地，挖掘一点芜菁根，回来充当御膳（芜菁，又称蔓菁，俗称大头菜）。

李适召集文武百官，说：“我自己犯了错误，身陷危亡，罪有应得。可是你们并没有罪，最好是早早投降，拯救你们的家人！”大家都叩头哭泣，誓言竭尽死力，所以将士们虽然困苦危急，但锐气没有衰退。

李适逃到奉天（陕西省乾县）时，魏州（河北省大名县）四战区特遣兵团大营粮秣供应总监（粮料使）崔纵，建议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州〔宁夏灵武县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怀光出军勤王，李怀光接受（参考本年〔七八三〕十月）。崔纵遂搜刮所有的辘重粮食，跟李怀光一同西上。李怀光日夜不停急行军，抵达河中（山西省永济县），官兵都筋疲力尽，休息三天。河中（山西省永济县）特别市长（河中尹）李齐运，倾其全力犒劳欢宴，士卒们打算多逗留几天，崔纵先把财物用车运过黄河，告诉大家：“到了河西（陕西省），全部赐给！”大家贪图财货，遂渡过黄河，进驻蒲城（此时称奉先城，今陕西省蒲城县），共有五万人。李齐运，是李恽（二任帝李世民的儿子，封蒋王，参考六七四年十二月）的孙儿。

神策军特遣兵团司令官（神策军行营节度使）李晟西上，沿途招兵买马，也从蒲津关（山西省永济县西）渡过黄河，驻军东渭桥（陕西省高陵县南）。最初只有四千人，但李晟对士卒有爱心，安抚驾馭，跟士卒一致行动，同甘共苦，士卒乐于投效，短短的十天到一月之间，集结到一万余人。

神策军作战司令（神策兵马使）尚可孤，奉命讨伐李希烈，率三千人驻扎襄阳（湖北省襄樊市）；听到皇帝流亡消息，从武关（陕西省商南县西北）入援勤王，抵达七盘（陕西省蓝田县东南），击败秦军将领仇敬忠，遂攻克蓝田（陕西省蓝田县）。尚可孤，是宇文部落的一个支派。

镇国军（驻华州〔陕西省华县〕）基地副司令（副使）骆元光，祖先是安息（伊朗）人。宦官骆奉先收作养子（骆奉先，即骆奉仙，参考七六三年七月），率军驻守潼关（陕西省潼关县），将近十年，深受部众爱戴。秦帝朱泚派将领何望之袭击华州（陕

西省华县)，州长董晋逃奔皇帝所在地。何望之遂占领城池，集结兵力，打算切断东方供应奉天（陕西省乾县）粮食的运输线。骆元光率关防部队袭击何望之，何望之退回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。骆元光遂驻军华州（陕西省华县），招兵买马，几天时间，就聚集一万余人。朱泚不断派军攻击骆元光，骆元光都把他们击退，秦军从此不能向东扩张。唐帝李适即任命骆元光当镇国军（总部设华州〔陕西省华县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。骆元光乃率军二千人，向西进驻昭应（陕西省临潼县）。

河东战区（总部设太原〔山西省太原市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马燧，派作战参谋长（行军司马）王权跟他的儿子马彥，率军五千人，西上勤王，进驻中渭桥（陕西省咸阳市东）。

于是新建立的秦政府势力范围，不过一个首都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而已，唐政府勤王军游骑侦察兵（斥候），有时前进到望春楼下（西安市东）。秦政府最高监督长（侍中）李忠臣（董秦）等屡次出兵迎战，都被击败，向远在奉天（陕西省乾县）城下的朱泚，紧急求援。朱泚恐怕民间反抗力量埋伏拦截，所以派回增援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的部队，白天不能行军，要到夜晚才敢前进。

朱泚十分忧虑长安的局势，于是决定对奉天（陕西省乾县）发动最猛烈的夺城攻击，命佛教和尚法坚制造攻城武器——云桥（一作“云梯”），高数丈，宽也数丈，外裹犀牛皮，下装巨大车轮，上面可容纳五百人，城里守军看到，大为恐惧。李适询问文武百官的意见，浑瑊、侯仲庄回答说：“看情形云桥十分沉重，沉重就容易下陷，我们应先预测他们进攻的方向，在必经的道路上，挖掘坑道，堆积木柴，准备火苗。”神武军基地司令（神武军使）韩澄说：“云桥只算是小玩艺，皇上不必烦心，让我

负责对付。”于是推测云桥进攻的方向——城东北角，就在三十步范围之内，清除障碍，堆积大量膏油、松脂、木柴。

十一月十四日，朱泚指挥主力大军，擂鼓呐喊，攻击南城。韩游瓌说：“这是要分散我们的兵力！”率军严密戒备东北。

十一月十五日，北风凌厉，朱泚下令出动云桥，上面盖着被水浸湿的毛毡（防唐军火攻），悬挂水袋，满载士卒；两翼各有攻城战车保护，士卒在战车隐蔽下，或抱木柴，或背泥土，把壕沟填平，步步前进，无论是弓箭、石头、火把，都不能伤害。秦军主力果然攻击奉天（陕西省乾县）东北城角，乱箭落石，像倾盆大雨，城中唐政府军死伤不计其数，而秦政府军士卒，有的已攀上城墙。李适得到危急消息，跟浑瑊相对流泪，文武百官只有抬头向上天祈祷。李适把空白皇家人事任用状——上自总监察官（御史大夫·正三品），实封采邑五百户人家，共一千余件，交给浑瑊，命他紧急招募敢死队抵抗，亲笔写给浑瑊授权书，要他依照部属所立功劳大小，填上他们的姓名；空白任用状如果不够用，准浑瑊把所任命的官爵，写在立功官员身上，嘱咐说：“我现在就和你告别！”浑瑊匍匐地上，泪流满面，李适拍着他的背，哭泣抽噎，克制不住悲痛。当时，天寒地冻，士卒缺乏盔甲，浑瑊安慰解释，用忠义激励，大家都鼓起勇气，高声呐喊，奋力迎战。浑瑊身中流箭，仍忍痛拼命向前。就在危险万状之际，云桥辗到坑道上，地面崩塌，一个轮子下陷，车身倾斜，既不能前进，又不能后退，火焰立刻从坑道中吐出，北风反扑，城上唐军再投下火把，抛掷松脂、喷洒膏油，欢呼声震动天地。刹那间，云桥以及云桥上的士卒，都烧成灰烬，尸臭传闻数里，秦军才向后撤退。奉天（陕西省乾县）三个城门大开，唐军分别出击（朱泚攻东、南、北三面），太子李诵亲自

督战，秦军大败，数千人阵亡。唐军将领士卒有受伤的，李适亲自为他们包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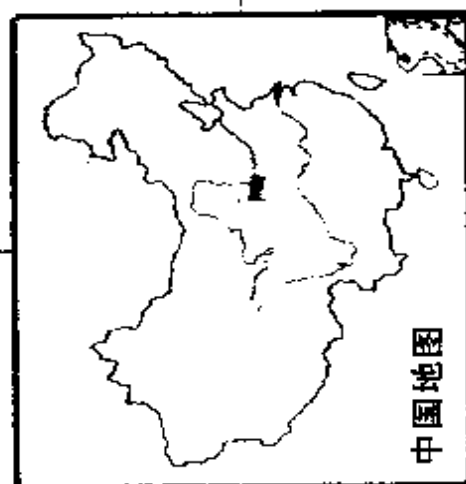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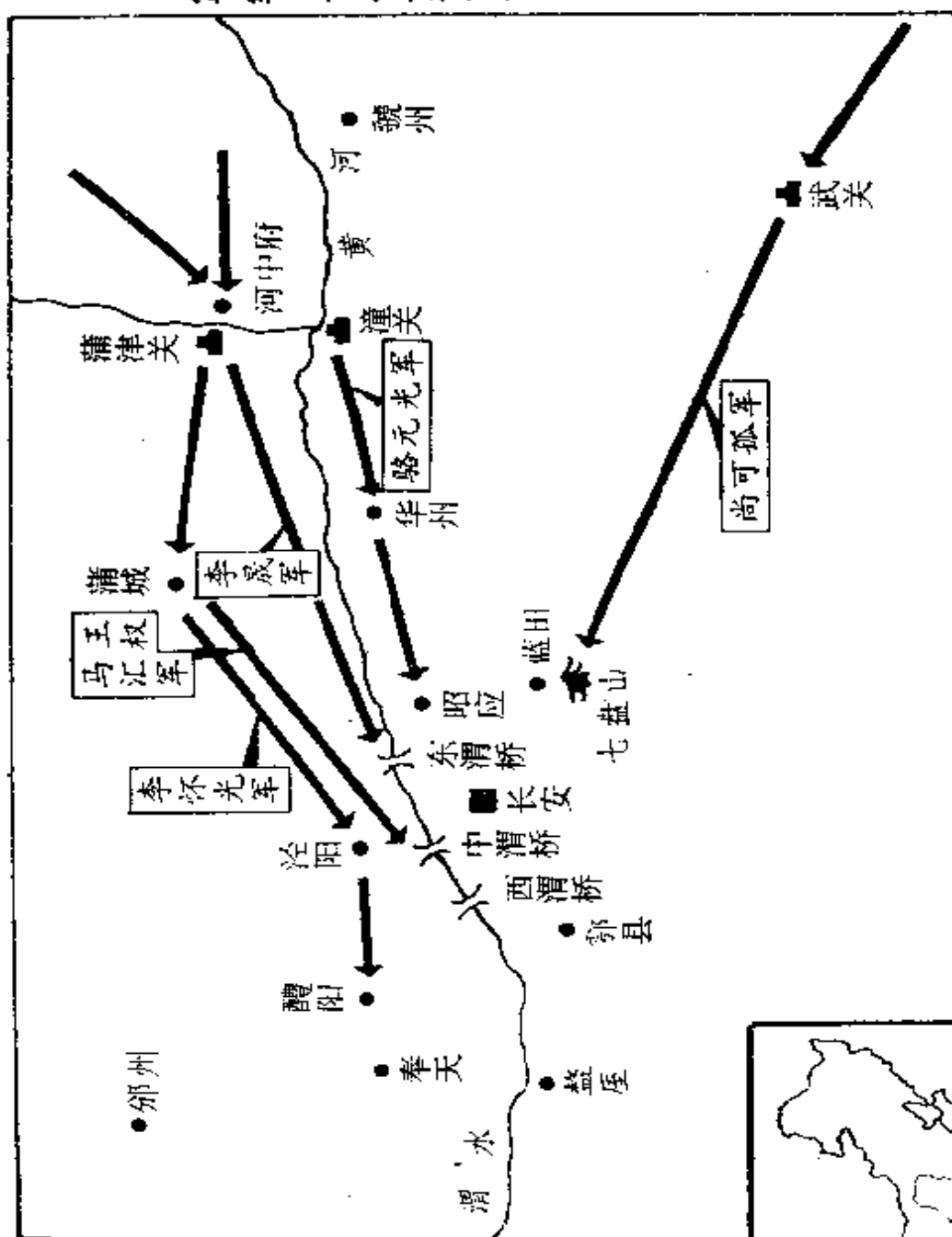
当天（十一月十五日）夜晚，秦军再度攻击，流箭射到距李适只有三步地方坠下，李适心胆大为惊恐。

李怀光自蒲成（陕西省蒲城县）率军直向泾阳（陕西省泾阳县），沿着北方山岭，向西行军，先派作战司令（兵马使）张韶把奏章藏在药丸里，换穿平民衣服，前去皇帝所在地。张韶抵达奉天（陕西省乾县），正逢秦军攻城，看见张韶，认为他不过一个平民，抓住他，命他跟其他同样命运的民夫，一同填塞壕沟。张韶找个机会，越过壕沟，奔到城下，呼叫说：“我是朔方兵团的使节！”城上守军缒下绳索把他拉上去，等拉到城上，已被秦军射中数十箭，奄奄一息，守军从他身上搜出奏章呈递李适，李适大喜过望，命人把躺在担架上的张韶抬到城上，让士卒观看，四方欢呼的声音，如同巨雷。

十一月二十日，李怀光进攻，在醴泉（陕西省礼泉县）击败秦军。朱泚得到消息，大为恐惧，率军退回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。大家认为李怀光如果再迟三天不来的话，奉天（陕西省乾县）一定陷落。

朱泚撤退后，奉天（陕西省乾县）城中文武百官，都向李适祝贺。永平战区（总部设汴州〔河南省开封市〕）特遣兵团作战司令（汴滑行营兵马使）贾隐林，直率警告说：“陛下太过急躁，不能包容跟自己不同的意见，这种性格如果不改正，纵然朱泚覆亡，灾难却不会到此为止！”李适并不认为他对自己冒犯，反而加以称赞。中央监察官（侍御史）万俟著（万俟，音mòqí，〔墨具〕，姓），开辟金州（陕西省安康市）、商州（陕西省商州市）粮运道路，包围解除后，各道进贡的物资和粮食，陆续抵达，政

八世纪·七八三年十一月 奉天解围



中国地图

府才开始宽裕。

朱泚回到长安(陕西省西安市),已无心进取,只计划守城,时常派人从城外进来,到处呼叫说:“奉天(陕西省乾县)已经攻破!”打算欺骗居民。朱泚既掌握官库及国库的财富,而且毫不吝嗇,不断发放金银绸缎,博取将士们的欢心,唐政府官员们家属留在京城的,按月都发给薪俸。神策及禁军六军将士们追随李适,以及哥舒曜、李晟等人的家属,也都发给他们粮食。加上修护及制造武器,每天的开支都十分庞大。可是直到唐政府收复长安,国库仍有积存,看到这种情况的人,无不痛恨当初主管官员的横征暴敛。

有人建议朱泚说:“陛下既接受天命,则唐王朝李姓皇家的坟墓和祖宗祭庙,不可以使它们存在地面之上。”朱泚说:“我曾经面向北方,侍奉过李姓皇家,怎么忍心做出这种事!”那人又建议说:“政府机关有很多空缺,请派军队驱使知识分子填补。”朱泚说:“用强迫手段,一定引起恐惧。凡是打算做官的,就给他官做,何必挨家逐户去问他们要不要做官?”朱泚能指挥的武力,只有卢龙戍区特遣兵团(范阳兵)及神策军所属民兵自卫队(“团练兵”,即“团结兵”,参考七七七年正月)。首先兵变的泾原战区特遣兵团士卒,骄傲蛮横,并不接受朱泚指挥,只知道守护着他们劫掠来的金银财宝,不肯出征作战。并且一度阴谋诛杀朱泚,没有成功才作罢。

李怀光性情粗犷疏略,从山东(太行山以东)率军星夜行军勤王,常跟人谈到当权派人物卢杞、赵赞、白志贞(白琇珪)的邪恶和陷害忠良,声称:“天下之所以大乱,都是他们制造出来的,我晋见皇上时,一定要求把他们诛杀。”后来解除奉天(陕西省乾县)包围,建下盖世功勋,认为皇帝一定会用特别荣耀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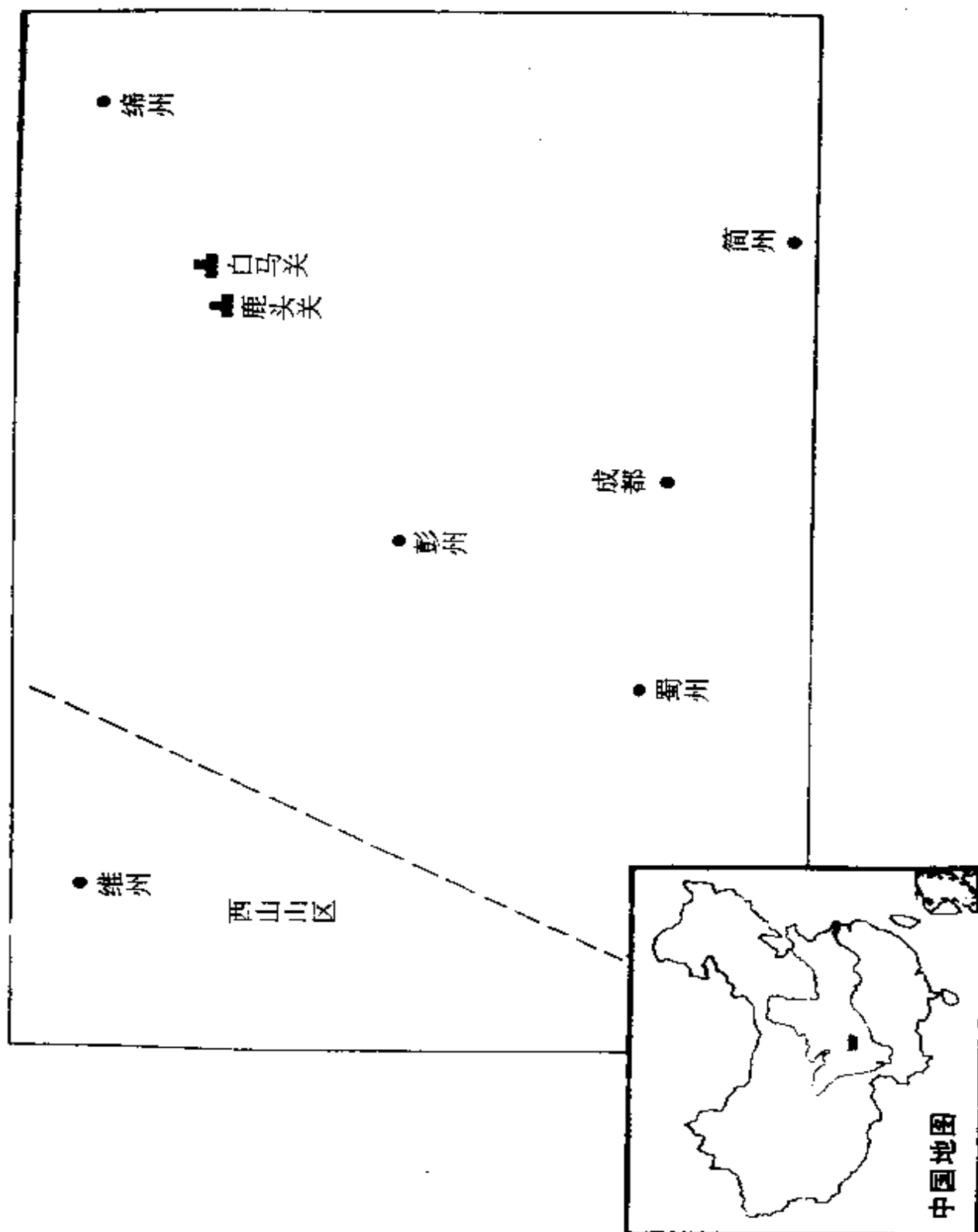
礼节，来接见他。有人警告首都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特别市长（京兆尹）王翊、全国财政总监（度支）赵赞说：“李怀光一路都在叹息和愤怒，指出宰相处理事情不当，财政总监（度支）苛捐杂税太重，长安市长犒赏太刻薄，才弄得皇上出京逃亡，都是这三个人的罪状（宰相卢杞，财政总监赵赞、长安市长王翊）。现在，李怀光刚刚立下大功，皇上定会敞开心胸，诚恳地询问他对政治的意见，假使他的话受到重视，你们岂不危险！”王翊、赵赞告诉卢杞，卢杞大为恐惧，于是找一个气氛融洽的机会，对李适说：“李怀光的勋业彪炳，政府完全靠他，才能生存；盘据京师（首都长安）的叛徒们，胆已破碎，无心固守，如果命李怀光乘胜直指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，只要一次出击，就可以把叛徒消灭，这是破竹之势。如果让他前来御前朝见，必然要赐宴招待，一逗留就要几天，叛贼们就会利用这几天，加强战备，到时候就难以解决。”

李适接受这项建议，下诏命李怀光率军直接前往便桥（陕西省咸阳市西南），跟渭北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建徽、神策军特遣兵团司令官（神策军行营节度使）李晟、神策军作战司令（神策兵马使）杨惠元会合，定期攻击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。

李怀光自认为急行军数千里，赤胆忠心，勤王救难，击破朱泚，解除包围，相距咫尺，却不能晋见皇帝，大失所望，顿生反感，说：“我已受到奸臣排斥，事情至为明显！”遂率军撤退，抵达鲁店（陕西省乾县东南），休息两天，继续东下。

47 剑南西川战区（总部设成都〔四川省成都市〕）西山作战司令（西山兵马使）张勑（音fēi，〔非〕）率所属部队叛变，进入成都（剑南战区重兵在西山〔成都西部山区〕抵御吐蕃〔西藏〕，崔宁即用西山军诛杀郭英义，参考七六五年闰五月），西川战区

八世纪：七八三年十一月 张勰叛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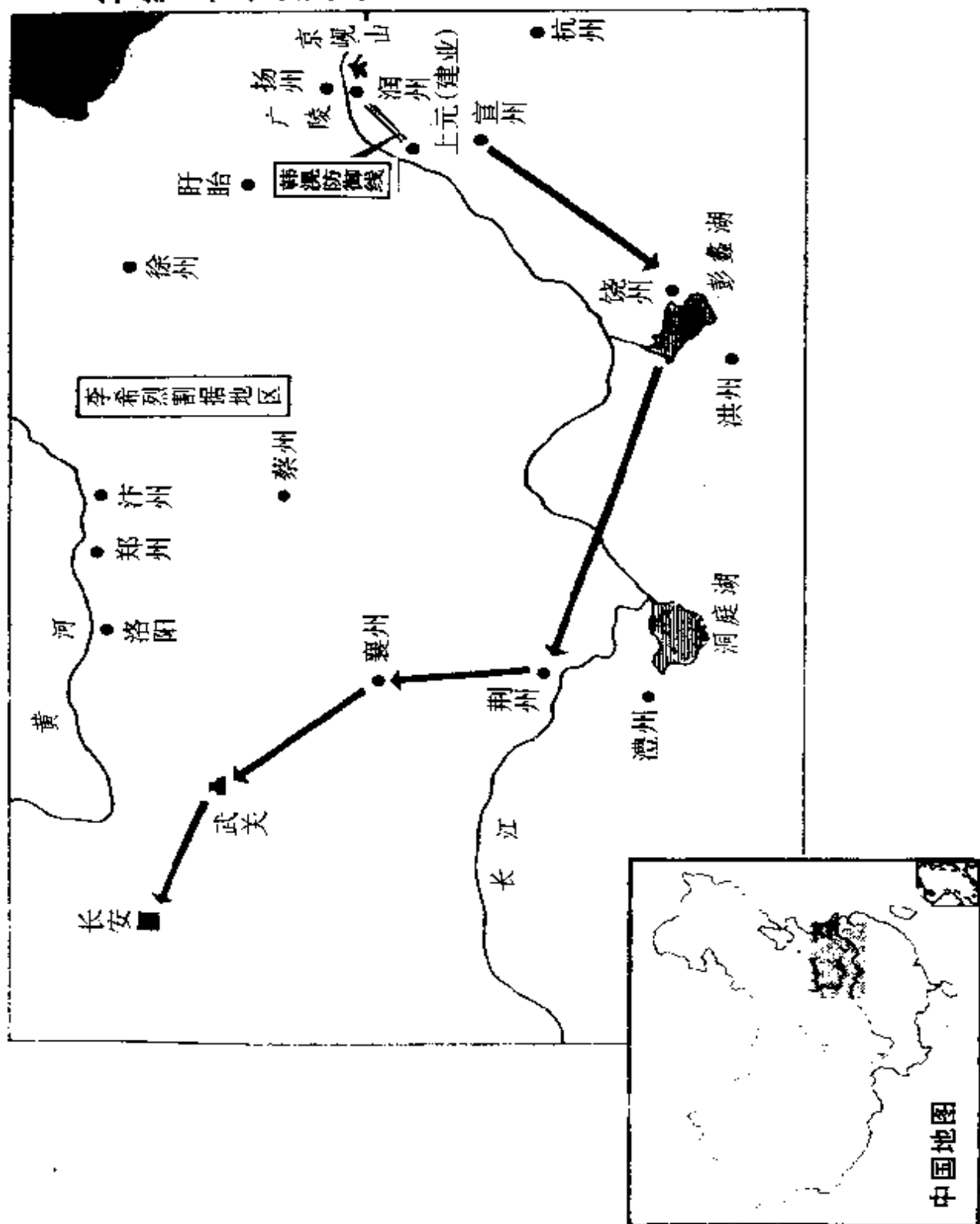


(总部设成都〔四川省成都市〕)司令官(节度使)张延赏放弃城池,逃奔汉州(四川省广汉市)。鹿头关(四川省德阳市鹿头关)卫戍司令(戍将)叱干遂等出军讨伐,斩张朏跟他的党羽,张延赏才得以返回成都。

**48 淮南战区**(总部设扬州〔江苏省扬州市〕)司令官(节度使)陈少游,率军讨伐李希烈,驻扎盱眙(江苏省盱眙县),听到朱泚登极称帝消息,立刻返回广陵(扬州市·淮南战区总部所在),修筑壕沟城垒,磨利铠甲武器。浙江东西战区(总部设润州〔江苏省镇江市〕)司令官(节度使)韩滉,下令封锁辖区内所有关卡渡口,禁止牛马出境,重建石头城(江苏省南京市西·大分裂时代军事名城),在城里穿凿将近一百余口水井,修筑数十座宾馆及家宅,建立坚固营垒。西起建业(江苏省南京市),东到京岷(江苏省镇江市东),礪堡相连(两地航空距离八十公里),准备皇帝万一逃难到江南(长江以南)时,作为防护工程的一部分,同时也确保自己的安全。陈少游在江北(长江以北)出动士卒三千人,举行检阅,韩滉则出动长江舰队士卒三千人,在京江(江苏省镇江市北长江水面)举行演习,作为回应。

盐铁专卖总监署在扬州(江苏省扬州市)存有现金及绸缎,共值八百万(原文“有钱帛八百万”,是现金八百万?绸缎也八百万?或共八百万?帛可以八百万匹,现金是八百万钱?还是八百万串?没有说清楚),准备运往京师(首都长安),陈少游认为京师(首都长安)已陷入变兵之手,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收复,忠心动摇,遂向盐铁专卖总监(盐铁使)包佶,强行索取这项专款,包佶拒绝,陈少游打算诛杀包佶,包佶恐惧,把妻子儿女藏到档案堆里,狼狈南渡长江,投奔上元(江苏省南京市·昇州州政府所在)。陈少游把总监署库中的现款及绸缎,全部收

八世纪：七八三年十一月 曹王李奉运粮前往京师



归己有。包佶有盐铁专卖库守卫队三千人，陈少游也把他们编入自己旗下。包佶只剩下数十人，一起逃到上元（江苏省南京市），结果也被韩滉收编。

当时，南方各地都闭境自守，跟中央的关系，暂时断绝。只有曹王、江南西道战区（总部设洪州〔江西省南昌市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皋，不断派使节绕道小路，向中央进贡。李希烈大军正逼近汴州（河南省开封市）、郑州（河南省郑州市），江淮（华东地区）跟京师（首都长安）间的交通，被拦腰切断。南方各地进贡的物产，都从宣州（安徽省宣州市）、饶州（江西省波阳县）、荊州（湖北省江陵县）、襄州（湖北省襄樊市）直达武关（陕西省商南县西北）。李皋修建驿站，筑桥铺路，来往使节通行无阻。

49 李适向皇家文学研究官（翰林学士）陆贄询问目前最重要、最急切的事，应该是什么？陆贄认为不久前之所以发生祸乱，乃由于上下隔阂严重的缘故，建议李适接近部属，采纳规劝；于是上疏说：“我认为当前最重要、最急切的事，莫过于了解你的部属和你的人民。对大家所喜爱的，立即实施；对大家所厌恶的，立即革除。喜爱和厌恶跟人民一致，天下人不归心的，从古到今，从来没有发生过。国家是治是乱，全看人心！尤其在动荡混乱之时，危困疑难之际，人心归附，就能屹立；人心背弃，就会瓦解！陛下怎么可以不明察民情，跟人民同爱同恨，使亿万人民产生向心力，来安邦定国！这正是当前最重要、最迫切的任务。”

陆贄又说：“最近，听到很多议论，因而对若干事情，得以深入了解。地方政府最忧虑的是，中央跟他们的意见，总是恰恰相反；中央官员最忧虑的是，君臣之间，总是严重隔阂。地

方的意见到不了中央，中央的美德传达不到地方。上面的恩德无法下降，下面的苦闷无法上达。事实的真相，中央未必了解，而中央所了解的真相，又未必是事实。上下隔绝，真假混杂，以致怨声载道，议论沸腾。在这种情形下，要想上下坦诚交心，怎么能够？”

陆贄又说：“结合天下人的智慧，来完成自己的智慧；顺应全国人民的心意，来推广教化、发号施令；则君臣同心，谁不服从？远近一致拥护，谁去叛乱？”

陆贄又说：“有些事看起来很愚昧，但是正道。有些忧虑听起来很迂腐，但是重要。”

奏章呈上十天，李适没有反应，也不再追问。陆贄于是再上疏，大略说：“我听说：建国的根本，在于得到人民的拥护；要想得到人民的拥护，在于洞察人民的心意。所以孔丘认为：‘人心是圣王的农田！’（《礼记·礼运》：“故人情者，圣王之田也。”）就是说要靠它才能治理国家。”

陆贄又说：“《易经》说：‘乾卦’在下，‘坤卦’在上，叫‘泰’；‘坤卦’在下，‘乾卦’在上，叫‘否’。削减上面，补充下面，叫‘益’；削减下面，补充上面，叫‘损’。问题就在这里，天在下而地在上，位置恰好颠倒，反而称为‘泰卦’，为什么？因为上下有良好的沟通。君在上，臣在下，道理本来如此，反而称为‘否卦’，为什么？因为上下无法交流，甚至尖锐对立。当权的人克制自己，厚待人民，人民一定喜悦拥戴，岂不是‘益’？当权的人瞧不起人民，却随自己高兴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人民心生怨恨，甚至违背反叛，岂不是‘损’！”

陆贄又说：“君王的统治术如果是只船，民心就是水。船顺着水性行驶，就能浮起；否则，就会沉没。君王能够得到民心

拥护，宝座才固如钢铁；否则就陷于危险。所以古代的英明圣王，高居万众之上，一定使他个人的欲望顺从人民的欲望；绝对不敢使人民的欲望，顺从他个人的欲望。”

陆贄最后说：

“陛下厌恶姑息苟且的政治风气，认为它破坏国家统一，妨碍政令推行。于是亲自主持改革，用中央威望，施展压力，用严格法令，果断裁决。不过，弊端累积的时间太久，而陛下的打击面太大，用力又太重。地方政府官员惊骇猜疑，心神紧张，有的反抗，有的逃命，祸乱于是爆发；中央政府官员则畏惧震动，忍气吞声，苟且因循，逃避责任。”

“在这种政治生态中，君跟臣的意见，往往针锋相对；在上位的与在下位的感情，也逐渐疏远冷漠。君王迫切要求把国家治理完善，群臣却唯恐怕自己受到诛杀、家族受到屠灭；群臣准备呈献忠心，却害怕君王怀疑他意见荒诞、居心诈欺！所以君王的睿智及诚意，不能下达到部属，部属的心情，也不能上达君王。”

“从前，我担任监察官（御史）时，奉准参加朝会，时间将近半年，看到的是：陛下表情严肃，高坐金銮宝殿之上，从没有发言问过一句话，文武百官们紧张惶恐，心神不宁，都急切盼望朝会早点结束，使他们立刻退出宫门，因此也没有人敢当面奏报。台阶之上，和台阶之下，都不能交换一句话，天下之大，其他的臣属，又有什么办法才能呈献自己的意见！”

“虽然，也有例外，陛下有时也曾对战区司令官或特别使节，命他们排成行列，依照顺序应对；或者在朝会之外，另行召见宰相，讨论政事。问题是，那些高级官员的想法，跟人民的想法并不一样，说的话跟人民所要说的话，也不相同。还没有做

的事，陛下先警告他：事属国家最高机密，不可对外泄露；已经实施的事，陛下则警告他：中央既然已经决定，就不必再唱反调。”

“于是文武百官逐渐了解，建议规劝有种种拘束和阻碍，动不动就会被认为别有居心，受到猜忌憎恨。于是，大家各自隐藏真话，谁都不肯发言。到了后来，灾祸将要发生时，迹象已十分显明，全国人民忧心如焚，陛下却一个人安坐在那里，不但什么都不知道，反而相信太平马上就可到来。陛下应把今天亲眼所看到的言论，去验证检查从前所亲耳听到的言论，哪个是真？哪个是假？有什么收获？有什么损失？什么事可做？什么事不可以做？当可一目了然。哪些人是忠？哪些人是奸？也会完全呈现。”

李适派一个宦官向陆贄解释，说：“我天性喜爱以诚待人，也很能接受别人的意见。自认为君臣本是一体，所以推心置腹全不提防，对人也从不怀疑猜忌，所以才被奸邪之辈利用玩弄。现在发生的灾祸，我想并没有其他什么复杂原因，我最大的错误，就是对人太过于真诚。同时，监察官员讨论国事，很少能够保守秘密，差不多都会炫耀自夸，把过失全推到我的头上，而自己去搏取美名。我自从登极以来，看到很多讨论政事的官员，内容大概都差不多，全来自道听途说，等我略加追问，他就无言以对。如果真的有奇才异能，我怎么会不肯对他提拔？我看到过去的事如此，所以最近就不肯随便见人，并不是厌倦讨论国事，你应该深深体会我的心意。”

陆贄认为，君王居高临下，统治国家，待人处事都应该诚信。建言规劝的人，即令文辞拙劣，意见幼稚，对他们也应宽大包容，培养舆论，鼓励发言，如果使用权威镇压，或使用辩



才护短，那么，谁还敢讲话？于是再上奏章，说：“天子治理国家的道理，跟上帝治理宇宙的道理相同，上帝不因为地上有丑恶的草木，就不准大地生长万物，天子也不因为官员中常有邪恶之辈，而拒绝听取规劝。”

陆贄又说：“‘诚’和‘信’二者，如果丧失，对国家的安定，决没有裨益。心意一有不诚，就不敢保证公平；言行一有不信，说的话就不能实践。陛下说导致灾祸的原因，在于对人太过于真诚，我个人认为，不是如此！”

陆贄又说：“用小动作去驾驭人，对方一定欺骗蒙混；对人表示怀疑，对方一定苟且懈怠。在上位的人如何做，在下位的人就会照着做。当权的人如何对待部属，部属就会如何对待当权的人。如果自己并不能推诚待人，却希望别人推诚待己，大家必然感到厌倦，绝对不会听他那一套。自己事实上并不诚心，却在口头上咬定自己诚心，大家一定从内心升起怀疑，而不再相信。必须了解：绝不可以让‘诚’、‘信’离开我们，即使是眨眼功夫；请求陛下慎重地坚持这个原则，加倍努力，不断实践。这绝对不是制造灾祸，使陛下后悔的原因！”

陆贄又说：“我听说过，仲虺（音huǐ，〔悔〕）赞美姒文命（夏王朝一任帝禹帝），不强调他没有过失，而强调他知错能改（《书经·仲虺之诰》：“惟王……改过不吝”）；尹吉甫歌颂姬静（周王朝十一任王宣王），不强调他没有缺点，而强调他能弥补缺点（《诗经·燕民》：“衮职有阙，惟仲山甫补之”）。由此可以看出，圣人的意思十分明显，无过并不可贵，改过才可贵，因为任何人的行为，都有差错，不管他是上等智慧，或是下等愚劣，全都不可避免。智慧的人改正错误，选择善行；愚劣的人则认为过失是一种羞耻，所以明知道那是过失，仍然坚持一错到底。选

择善行的，品德日益提升；坚持一错到底的，势必恶贯满盈。”

陆贄又说：“监察官员（谏官）奏报事情，漏洞百出，不够周密，而又对外炫耀，自夸自大，实在谈不到忠厚，但对陛下神圣品德，并没有任何伤害。陛下如果采纳他的建议，他事先到处传播，正足以增加陛下从善如流的美好名誉；陛下如果拒绝采纳，又怎么能够禁止，不使它流传！”

陆贄又说：“天花乱坠，但经不起考验的话，不要听信。直率公正，不加修饰，但合情合理的话，不要放弃。讲的话使人听起来大不愉快，却脚踏实地做事，这种人并不愚昧；言语甜如蜂蜜，保证可获重利，并不证明他智高一等。凡事都要根据实际情形，考察验证，评估后果，再决定接不接受规劝、采不采纳建议，不应该注意一个人的口才，而应该注意国家的利益！”

陆贄又说：“陛下说：‘最近看到很多讨论政事的官员，内容大概都差不多一样，全是来自道听途说。’我私下认为：大家都谈论某一件事，足以说明人心的趋向，一定有可供参考的价值。同时，也应该感到它的严重性，足使政府畏惧，不应该一律唾弃，而不肯反省。陛下又说：‘略加追问，他就无言以对！’我私下认为，陛下虽问得他无言以对，并不表示他无理可说；陛下只能封他的口，不能服他的心。”

陆贄又说：“在下位的人，没有不想效忠；在上位的人，没有不想把事情办好。然而，部属深感困扰的是：领袖不能把事情办好；领袖深感困扰的是：部属不能效忠；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，只因上下隔阂，无法沟通。部属的心意没有不想让领袖知道，领袖的心意也没有不想让部属了解，然而，部属最大的痛苦是心意难以让领袖知道，领袖最大的痛苦也是心意无法让部属了解，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？只因有九项障碍，屹立中间，

无法排除。九项障碍者，领袖有六，部属有三。领袖方面的障碍是：一、好占上风，总要表示高人一筹（好胜人）；二、别人规劝自己错误，认为是一种羞辱（耻闻过）；三、强辞夺理、大言不惭（聘辩给）；四、炫耀自己聪明，表示自己不同凡品（眩聪明）；五、经常端出嘴脸，展示威严（厉威严）；六、恣情任性，耍蛮斗狠，翻脸无情（恣强愎）。以上六项，属于君上的弊病。部属方面的障碍是：一、谄媚拍马。二、患得患失。三、畏惧怯懦。这三项，属于臣下的弊病。在上位的人好占上风，就会喜欢听赞美的话；认为被指出错误是一种羞辱，自然厌恶别人正直的谏诤；结果在下位的人只好谄媚拍马，顺着旨意说话，就再也听不到报导真相的忠实声音。在上位的人强辞夺理，往往会声色俱厉地堵别人的口；炫耀自己聪明，则一定会随时臆测别人的动机，预防别人诈欺；结果在下位的人，只好察颜观色，曲意奉承，只求目前小利，再也不会竭尽所能，毫无保留地贡献意见。在上位的人经常端出嘴脸，自不能再有谦卑之心，去尊重别人；在上位的人耍蛮斗狠，自然难以承认错误、接受规劝，结果使在下位的人心惊胆怕，为了逃避惩罚，即令对合情合理的事，也再不敢提出意见。帝国土地广大、人民众多，宫廷深如大海，地位高和地位低的，距离十分悬殊，包括全体小民在内，能够见到皇帝的，亿兆人中，恐怕没有一人；即令有幸见到，而能够讨论事情的，千万人中，不见得能有一人。即令有幸和皇帝交换意见，却又有‘九项障碍’横亘在中间。在这种情形下，上下的心意能够沟通，恐怕很难。皇上的心意不能下达，则人民困惑；人民的心意不能上达，则皇上猜疑。心存猜疑就不能接受忠心耿耿的规劝，满腹困惑就不会服从命令。部属赤胆忠心，不被肯定，就会转变成为叛逆；在上位的人

颁布命令，受到抗拒，就会用严刑峻法制裁。在下位的人叛逆，在上位的人严刑，政府除了败坏外，还会有什么其他结果？历史上战乱的日子多，和平的日子少，自古以来，都是如此！”

陆贄又说：“从前，赵武不善辞令，却是晋国的贤明国务官（大夫）。周勃沉默寡言，却是西汉王朝的元勋。口舌伶俐，反应迅速的人，所说的事，未必可信。被驳得无辞可对的人，或许只为了他虽有很多理由，而只一时难以表达。了解一个人，连伊祁放勋（尧帝）、姚重华（舜帝）都感到困难。怎么可以凭着一问一答，就把他看穿！用这种态度观察天下事物，固然失去真相；如果再因为这个缘故，而轻蔑天下知识分子，那就必然会遗漏很多英才。”

陆贄又说：“发表议论的人多，说明君王喜欢采纳别人的意见。发表议论的人说话顶撞冒犯，说明君王有包容的度量。发表议论的人信口开河，说明君王有宽恕的高贵情操。发表议论的人泄漏机密，说明君王集思广益。这些都是君王与谏者意见能够沟通，彼此都能获益的共识。提出意见的人有封爵升官的好处，君王采纳意见则有获得天下太平的好处；提出意见的人有正直建树的美名，君王也有从善如流的美名。事实上，发表议论，提出意见的人，有时并不恰当，还会受到斥责，君王采纳在下位者的意见，则无论什么时候都会享受歌颂赞扬。唯一恐惧的是：正直的议论不够深入，部属不敢畅所欲言，全国人民不知道君王胸襟如此宽大！如果做到这一步，君王听从规劝的美德，将永照寰宇！”

李适对以上这些建议，有些地方被采纳。

柏杨曰：

《通鉴》史迹，只是纵贯记载，各种奏章，则是历史的横切面，使人对当时社会得以深入了解，尤其陆贄先生的奏章，在政治史上占重要地位，最大的特点是，他的对象虽是李适先生一人，但我们读起来，发现他几乎把一个愚而好自用的小丑，描写得栩栩如生，这种领袖人物，中国历史上多如牛毛，甚至有幸或不幸，我们还曾经亲眼看到过或遇上过。

陆贄先生的奏章，《通鉴》只是节录，如果读他的全部奏章《翰苑集》，当更可发现他洞察力的深刻入骨，在泾原兵变之前，他就预料到要发生灾祸，在灾祸发生之后，他更直率地指出，灾祸之源就是李适本人，虽然措词婉转，但诉求十分明显。无可奈何的是，专制封建政治下，人民不能更换领袖，唯有盼望李适先生自我检讨。可是李适先生自我检讨的结果，跟现代有些中学生在“周记簿”上检讨的结果一样，都是“我太好了，所以才受别人的骗，上别人的当！”一个猜忌阴险的愚恶之辈，在自己口中，简直纯洁得像一个婴儿。

陆贄先生奏章可以查考的，共五十六篇，李适先生只采纳十五篇，还包括只采纳一部分的在内，而这十五篇又几乎全不重要。所以用一句话可以形容陆贄先生奏章的效果，那就是对猪弹琴！昏庸而心地单纯的领袖，只要有优秀的辅佐，还有可能把国家治理好，既昏庸而又猜忌凶暴的领袖，则即令拥有陆贄、李泌盖世奇才，也救不了他，唐王朝在李隆基先生手中破碎，再经李适先生勇猛践踏，遂再难复原。

50 朔方战区(总部设灵州〔宁夏灵武县〕)司令官(节度使)李怀光,按兵不动,不断上疏指控卢杞等的罪恶,文武百官也纷纷斥责卢杞等,李适不得已于十二月十九日,下诏把卢杞贬作新州(广东省新兴县)军务秘书长(司马)、白志贞(白琇珪)贬作恩州(广东省恩平县)军务秘书长(司马),赵赞贬作播州(贵州省遵义市)军务秘书长(司马)。宦官翟文秀,李适对他十分信赖,李怀光又上疏揭发他的罪状,李适只好斩翟文秀。

51 十二月二十二日,李适擢升皇家文学研究官(翰林学士)、国务院教育部教育司副司长(祠部员外郎)陆贄,当国务院文官部考核司司长(考功郎中),国务院财政部财务司副司长(金部员外郎)吴通微,当国务院国防部图籍司司长(职方郎中)。

陆贄上疏辞让,说:“我刚到奉天(陕西省乾县)时,正遇上凡是随从护驾的文武官员,都擢升两级,而今,只皇家文学研究官(翰林学士)再次升迁(吴通微也是翰林学士),似不妥当。惩罚应先对尊贵和亲近的人,然后再对卑微和疏远的人,才可以防止犯法。赏赐应先对卑微和疏远的人,然后再对尊贵和亲近的人,功劳才不致遗漏。我建议先奖励有大功的人,再普及文武百官,那时我就不敢单独拒绝。”

李适不许。

52 李适在奉天(陕西省乾县)派出使节,游说脱离中央的魏王田悦、赵王王武俊、齐王李纳,承诺赦免他们的罪状,并特别加高他们的官爵,作为笼络。田悦等都秘密归降,但仍不敢公开跟冀王朱滔断绝关系,所以各人仍然继续称王。朱滔却被蒙在鼓里,派他的虎牙将军王郢,游说田悦,指出:“从前八郎(田悦)有急难,我跟赵王(王武俊)不敢爱惜自己的性命,全力援救,幸而解除包围(有恩于人,最好是忘掉,即令不能忘

掉，必须不再出口，如果不断向对方提醒这项帮助，正显示自己不够忠厚和见识肤浅，或企图索取对方付不起的回报，会使对方有一种被勒索——无论怎么都报答不完的感觉，势将化友为仇。仅《通鉴》记载，朱滔已三次向田悦提醒自己对田悦恩重如山。现在，我家太尉（三公之一）三哥（朱泚排行第三），在关中（陕西省中部）接受天命，我打算会同回纥大军，前往增援，想请八郎（田悦）整顿军队，跟我一起渡黄河南下，共同攻击大梁（河南省开封市）。田悦心里不愿意，但又不忍心拒绝，只好答应。朱滔再派他的立法官（内史舍人）李琯，晋见田悦，暗中评估他是否真心。田悦事实上正犹豫不决，秘密召唤扈跸讨论，武装部副部长（司武侍郎）许士则说：“朱滔曾在李怀仙手下当营门官（牙将），跟老哥朱泚，以及朱希彩，共同诛杀李怀仙，而拥护朱希彩（参考七六八年六月）；朱希彩对他们兄弟的宠爱信任，到了极点，可是朱滔又跟执行官（判官）李子瑗合作，谋杀朱希彩，拥护朱泚（参考七七二年七月）。朱泚既当了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，朱滔却劝他前去首都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朝见（参考七七四年七月），而自己当后补司令官（留后。参考七七五年正月），虽然表面上激励朱泚效忠中央，实际上是剥夺老哥的军权。一生中跟他同谋共事，像李子瑗之类的亲密战友，被他忘恩负义杀掉的有二十余人。而今又跟朱泚东西呼应。假使朱滔功成名就，连朱泚都不可能受他包容，何况仅是同盟的我们？朱滔做人是这个样子，大王凭什么认为他会真心待你，竟对他如此相信？他率领幽州（北京市）兵团及回纥大军，十万之众，驻扎郊外，大王出城迎接，势将被他扣留生擒。他只要把你扣留，吞并魏国军队，向南渡过黄河，跟关中（陕西省中部）互相呼应，天下之大，还有谁可以抵挡？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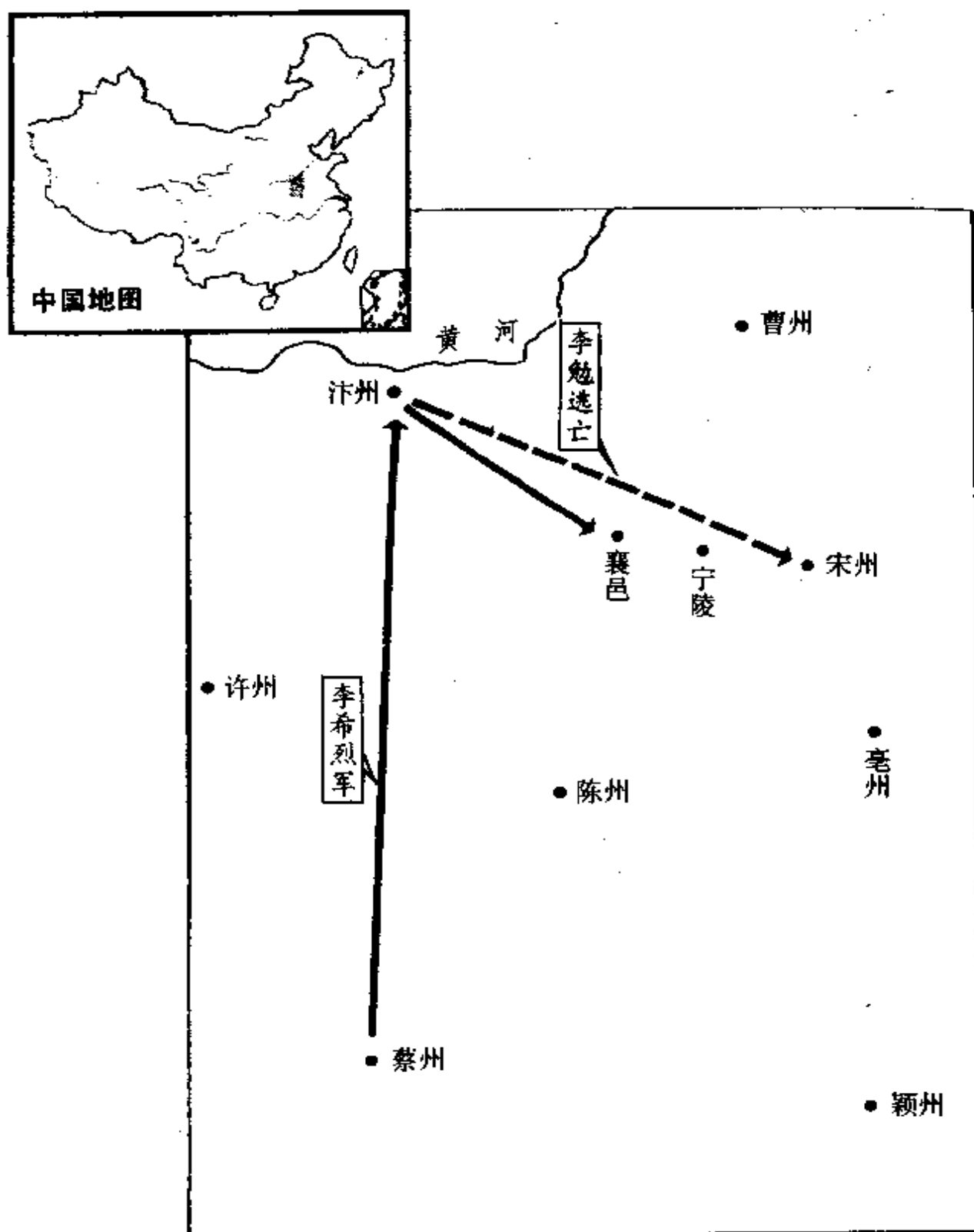
那时候，大王后悔已来不及。替大王设想，不如表面上痛痛快快，满口答应，迎接慰劳，都要丰厚，但在暗中严密戒备，等到最后，找一个借口，拒绝亲自会师，只派出一部分军队，随他南下。这样的话，大王对外可以维持回报大恩的美名，对内则不致因事情突变而造成灾难。”扈跸等一致赞成。

赵王王武俊听说李瑄前往魏国（首都河北省大名县），立刻派他的法令部法务司副司长（司刑员外郎）田秀，飞马晋见田悦，用王武俊口气对田悦说：“我从前因宰相（指卢杞）处理失当，恐怕大祸临头。同时，八郎（田悦）被困在重围之中，所以跟朱滔联军营救。而今，天子蒙难，用恩德化解误会，我们为什么不改过自新，回归中央！难道舍弃八代天子不拥护，却去拥护朱滔（八代：一代李渊，二代李世民，三代李治，四代李显、李旦，五代李重茂、李隆基，六代李亨，七代李豫〔李俶〕，八代李适）！而且朱泚没有称帝的时候，朱滔跟我们都是国王，已经很瞧不起我们了。一旦他夺取到汴州（河南省开封市）、洛阳，跟朱泚结合在一起，我们都会成为他的俘虏。八郎（田悦）千万不要跟他一同南下，最好闭城自守。我会抓住机会，联合昭义战区（总部设潞州〔山西省长治市〕）的军队，把他击灭。然后跟八郎（田悦）共同扫清河朔（河北平原），恢复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原官，共同事奉天子，岂不美满！”

田悦遂决定背叛朱滔，但仍通知朱滔，强调说：“我一定追随大王南下，遵照从前的约定行事。”

十二月二十四日，朱滔率幽州（北京市）步骑兵混合兵团五万人，各将领私人部队一万余人，加上回纥军（瀚海沙漠群）三千人，从瀛州（河北省河间市）出发，浩浩荡荡南下，辎重车辆绵延四十里。





八世纪，七八三年十二月 李希烈攻陷汴州

· 53 淮西战区（总部设蔡州〔河南省汝南县〕）首领李希烈，攻击永平战区（总部设汴州〔河南省开封市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勉所在的汴州（河南省开封市），李希烈裹胁平民参战，搬运泥土木柴，填塞壕沟，修筑长堤，攻击城垣。李希烈对壕沟不能在时限内填平，暴跳如雷，下令把搬运土木的民夫，也填进去，称为“湿柴”（史称“湿薪”，使人垂泪）。

李勉坚守数月，援军不来，只好率领部众一万余人，突围投奔宋州（河南省商丘县）。

十二月二十七日，李希烈攻陷大梁（汴州州政府所在）。滑州（河南省滑县）州长李澄献出城池，向李希烈投降；李希烈任命李澄当国务院总理（尚书令）兼永平战区（总部改设滑州〔河南省滑县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。

李勉上疏自请处分，李适告诉他的使节说：“我连京城（首都长安）都守不住，李勉不必不安！”待李勉跟从前一样。

宣武战区（总部设宋州〔河南省商丘县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刘洽，派将领高翼率精锐部队增援襄邑（河南省睢县），李希烈攻陷襄邑（河南省睢县），高翼投河而死。李希烈乘胜攻击宁陵（河南省宁陵县）；江淮（华东地区）大为震动。淮南战区（总部设扬州〔江苏省扬州市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陈少游派参谋官温述晋见李希烈，表示归附心意，说：“我已训令濠州（安徽省凤阳县）、寿州（安徽省寿县）、舒州（安徽省潜山县）、庐州（安徽省合肥市），命他们解除戒备，把铠甲武器全部缴回库房，听候大帅进一步指示！”又派巡察官赵洸（音shēn，〔身〕），前往郛州（山东省东平县）结交平卢战区（总部设郛州〔山东省东平县〕）。

54 副立法长（中书侍郎）兼二级实质宰相（同平章事）关播免职，改任国务院司法部长（刑部尚书）。

**55** 命御前监督官（给事中）孔巢父，当平卢战区（总部设郛州〔山东省东平县〕）慰问特使（宣慰使）；国立贵族大学校长（国子祭酒）董晋，当河北（黄河以北）各战区慰问特使（宣慰使）。

**56** 陆贄向李适建议，说：“现在，全国到处都是盗匪，圣驾流亡在外，陛下应该痛切地责备自己，使人心感动。从前，子天乙（商王朝一任帝成汤帝），因为检讨自己而兴起（《左传》前六八三年：臧文仲说：妣文命、子天乙，知道检讨自己的错误，所以突然兴起。）；芊轸（楚王国十三任王昭王）因善良的言语，而得以复国（前五〇六年，吴王国远征军攻陷楚王国首都郢都〔湖北省江陵县〕，楚王芊轸逃亡；父老们送行，芊轸说：“各位请回，你们还怕没有国王！”父老们说：“我们的国主竟这样贤明！”都随他而去）。陛下如果真能不惜改过，用谦卑的措辞乞求天下人的宽恕，那么，请准许我在写诏书时，造词用语都不忌讳；我虽然愚昧，但一定体会陛下的心意，或许能使那些心怀不轨的人，接受教化。”李适同意，所以奉天（陕西省乾县）时代所颁布的诏书，即令是骄兵悍将听到，也没有人不感激流泪。

巫法师建议李适说：“国家危机四伏，应该变更点什么，顺应命运。”文武官员主张在李适的绰号上，再增加一两个尊贵的字。李适询问陆贄的意见，陆贄上疏反对，大意说：“对皇帝呈献尊贵的称号，本不是古代的制度（用尊号自娱，从九任帝李隆基开始），在天下太平时期，已经不够谦卑；当全国丧乱之际，更伤害国家大政。”

陆贄又说：“嬴政（秦王朝一任帝）恩德衰败，不但称‘皇’，还要称‘帝’，‘皇’、‘帝’二字开始连用（参考前二二一年），流传到后世，昏庸邪恶的君王，才加上诸如‘圣刘’、‘天元’之类

的称号（圣刘刘欣，参考前五年八月。天元宇文贇，参考五七九年二月）。由此可以看出，君主被轻藐或被尊重，并不在于称号。减少一些无聊的尊贵称号，正足以表示古人谦卑的美德；增加一些无聊的尊贵称号，反而会被认为自命不凡，受摇尾分子摆弄，招来讥讽。”

陆贄又说：“如果一定要采纳巫法师的意见，我盼望略作改变，与其增加新的尊贵称号而丧失民心，还不如取消旧的尊贵称号，反应上天神祇的告诫。”

李适听从陆贄的建议：只下令把明年（七八四）的年号改作“兴元”。

李适曾经把立法院（中书）撰写的大赦令草稿，拿给陆贄过目，陆贄上疏说：“言语文字感动人，力量本已很弱；如果言语文字又不够恳切，谁会放到心上？皇上今后发布的诏书，必须有深刻的悔过之意，和无限的自责之情，改正过失，疏导苦闷，使每个人都能满足，怎么会有不接受的人！我所建议的应立刻改革事项，另写一张纸上，随奏章一起呈报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其他值得忧虑的事，所以，我确切地认为：知道错误不难，改正错误才难。说好话不难，做好事才难。假使大赦令文字再感人，而只停顿于知道错误和说好话上，那么，我盼望陛下考虑去做更难的事。”李适同意。

## 公元七八四年 甲子

唐德宗兴元 元年 (秦帝朱泚应天二年)  
(汉帝朱泚天皇元年)  
(楚帝李希烈武成元年)

1 春季，正月一日，唐王朝皇帝(十三任德宗)李适(音kuō，[阔])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“兴元”。下诏说：

“使社会秩序纳入正规，以及振兴教育、推广文化，必须诚心诚意地忘记自己，帮助别人，不吝惜改正自己的过失。我自从继承皇位，登上宝座，统治万邦，而竟使京师(首都长安)失守，皇家流亡。由于我不能以身作则，引起一连串灾难，后悔已来不及。我时时反省自己的错误，但也把瞻望放到未来。在此坦白地表达心声，昭告全国军民。

我一直恐怕我的品德浅薄，没有资格继承祖先的帝国大业，所以从来不敢怠惰荒废。然而，我生长在深宫之中，对治理国家的繁杂事务，并不十分了解，时间一久，成为习惯，沉溺至

深而自己没有警觉，以致一味追求享乐、忘记危险，不了解农夫耕田种桑的艰难，不体恤士卒出征作战的悲苦，皇家深厚的恩德到不了下层，下层艰难的民情到不了我这里，管道既然阻塞，感情更是隔阂，人们充满怀疑猜忌，自会心生反抗。

然而，我却不知道自我检讨，反而征调各地武装部队，四方出军讨伐，粮饷都来自千里之外，更强夺民间的车辆马匹，无论远近，民怨沸腾，壮士纷纷离家，老少含悲送行，全国人民，筋疲力尽。出征士卒们有的一天之中，跟敌人作数次肉搏战斗；有的一连几年，不脱铠甲；祖宗的祭祀无人作主，父母妻子无人依靠。死者枉死，生者流离失所，怨恨之气，日积月累。

征调不停，田园多半荒芜，政府用严厉的法令横征暴敛，人民不堪勒索，以致织布机上空无一物，有的辗转饿死水沟山谷，有的哭别家乡，逃亡远地，街巷一空，城镇化成废墟，看不见人烟。上帝给我惩罚，我却不能及时醒悟，全国人民都在怨恨，我却毫不知情。以致激起祸乱，首都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兵变，社会秩序破坏，皇家祖庙受惊，我对上连累祖先，对下辜负人民，沉痛羞愧，罪恶在我一人，内心不安，永远哀悼，如同身陷深渊幽谷。自今以后，所有奏章，不准再提‘圣神文武’（李适的尊号，参考七八〇年正月）。

李希烈、田悦、王武俊、李纳等，过去都功在国家，各守重镇，维持一方治安。是我处理不当，以致引起他们怀疑恐惧，都因为在上位的不依照正道，在下位的才受到伤害，我简直不像是一个君王，他们又有什么责任？现在，包括他们所属的将领士卒在内，待他们一律跟从前一样。朱滔虽然受朱泚牵连，但南北两地，相距遥远，一定不会同谋，念及朱滔往日的功劳，自当特别宽恕，如果能效忠中央，准许他改过自新。

朱泚违反天理，颠倒伦常，篡夺政权，侵犯皇家祖宗坟墓，思之痛心，不忍形诸言词。伤害皇家祖宗太重，我不敢赦免，但他所裹胁的将领士卒，以及官员人民，在中央大军还没有反攻京师（首都长安）之前，如果抛弃叛徒，回归政府；以及个别行动，投奔他所属的战区或所属的军事基地，也一律依照条例赦免。

各战区、各军基地派到奉天（陕西省乾县）、以及参与收复京师（首都长安）勤王大军的特遣兵团，都名‘奉天定难功臣’，他们应缴的‘交易税’（除陌钱）、‘房屋捐’（税间架），以及竹税、木税、茶税、漆税、盐铁专卖税等，全部停止征收。”

大赦令颁布后，全国人心欢腾。李适还都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后的明年（七八五），昭义战区（总部设潞州〔山西省长治市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抱真（安抱真）到京师（首都长安）朝见，告诉李适说：“山东（太行山以东）宣布大赦令的时候，士卒们都感动得流泪，人心如此，我就知道盗贼非被消灭不可。”

2 李适命国务院国防部军政司副司长（兵部员外郎）李充，当恒冀地区（河北省中部）慰劳特使（宣慰使）。

3 秦帝朱泚（首都长安〔陕西省西安市〕）把国号“秦”改作“汉”，自称“汉元天皇”，改年号“天皇”。

4 赵王王武俊、魏王田悦、齐王李纳，看到李适的大赦令，都取消王号，恢复原来官称，上疏请求宽恕。只有淮宁战区（总部设汴州〔河南省开封市〕）首领李希烈，仗恃自己军力强大，财富充实，拒绝接受，并积极筹备登极大典。派人向太子太师（太子三师之一）颜真卿询问礼节仪式。颜真卿回答说：“我曾经当过礼仪官，所记的都是封国国君朝见天子的礼节仪式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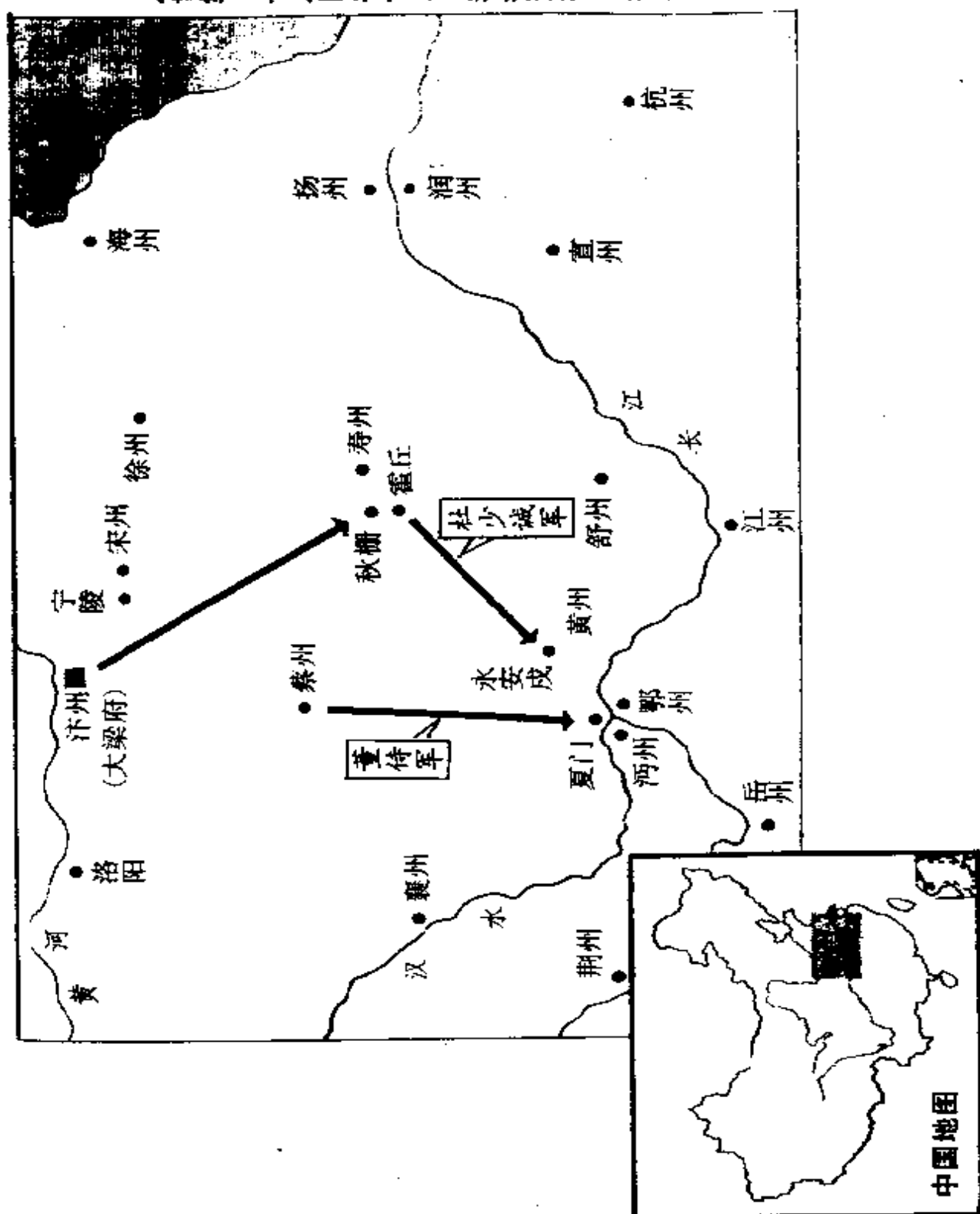
李希烈终于登极称帝，国号“大楚”，改年号“武成”，设立文武

百官，命他的亲信郑贲当最高监督长（侍中），孙广当最高立法长（中书令），李绶、李元平一同当二级实质宰相（同平章事）。定都汴州（河南省开封市），设置首都大梁特别市（大梁府），把辖区分作四个战区，设立四个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。李希烈派将领辛景臻告诉颜真卿说：“你既不肯屈服，就应该引火自焚！”把木柴堆到庭院里，上面浇灌膏油，点火燃烧，颜真卿向火堆奔去，辛景臻急忙阻止。

李希烈又派他的将领杨峰，携带赦免诏书，送给淮南战区（总部设扬州〔江苏省扬州市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陈少游，及寿州（安徽省寿县）州长张建封。张建封逮捕杨峰，绑到各军营示众，在街上腰斩；陈少游听到，心中恐惧。张建封把陈少游跟李希烈来往情形，奏报皇帝李适，李适对张建封的忠心大为欢喜，擢升他当濠州（安徽省凤阳县）、寿州（安徽省寿县）、庐州（安徽省合肥市）三州民兵司令官（都围练使）。李希烈任命部将杜少诚当淮南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，派他率步骑兵一万余人，先夺取寿州（安徽省寿县），然后前往江都（江苏省扬州市）。张建封派部将贺兰元均（贺兰，复姓）、邵怡，驻守霍丘（安徽省霍丘县）秋栅（霍丘县北）；杜少诚无法攻破，于是南下攻击蕲州（湖北省蕲春县）、黄州（湖北省新洲县），打算切断长江交通。当时，李适命全国财政总监（度支使）包佶亲自抢运江淮（华东地区）赋税，逆长江而上，送到皇帝所在地；运到蕲口（湖北省蕲春县蕲水注入长江处），正巧遇上杜少诚进军。曹王李皋派蕲州（湖北省蕲春县）州长伊慎，率军七千人阻截抵抗，在永安戍（新洲县北）会战，大破杜少诚军，杜少诚逃出一命，伊慎格杀一万人，包佶粮运才得以继进。稍后，包佶晋见李适，具体奏报陈少游强夺财赋捐税事件（参考去年〔七八三〕十一月），陈少游更是恐惧，向民间横征暴敛，用以



八世纪：七八四年一月 李希烈扩张失败



补足偿还。

李希烈认为夏口(湖北省武昌市)是长江上游重要军事重地,派他的勇将董侍,招募敢死队七千人,袭击鄂州(鄂州州政府设夏口),州长李兼下令收起军旗,停敲战鼓,关闭城门,严阵以待。董侍激烈围攻,把城外民房的木材拆下来,纵火烧毁城门。李兼率军出城应战,大破董侍军。李适擢升李兼当鄂州(湖北省武昌市)、岳州(湖南省岳阳市)、沔州(湖北省汉阳市)民兵司令官(都团练使)。于是,李希烈东方畏惧曹王李皋、南方畏惧李兼,不敢再有夺取江淮(华东地区)的企图。

5 汉帝朱泚(首都长安〔陕西省西安市〕)的皇太弟、冀王朱滔,率军自瀛州(河北省河间市)南下,进入赵国国境,赵王王武俊欢宴饮酒,大肆犒劳。进入魏国国境,魏王田悦的供应更加倍丰厚,请安问候的使节,在路上前后相连。

正月五日,朱滔抵达永济(河北省馆陶县东北),派虎牙将军王郢晋见田悦,约定在馆陶(河北省馆陶县)见面,联军南渡黄河。田悦接见王郢,说:“我十分愿意陪伴五哥(朱滔)南下,可是就在昨天,将要开拔的时候,将士们全副武装备战,不准我出营,还警告说:‘我们的军队最近才被击败(应指去年〔七八三〕二月御河之役),经过一年多的战争,粮食辘重,消耗一空。现在,将士们都免不了挨饥受冻,怎能把全部兵力,投入远征战场!大王每天亲自慰问安抚,还不能使人心安定,如果离开城池,恐怕早上出去,晚上就有变化。’我决不敢有二心,只是将士这样坚持,也无可奈何!已命孟祐率领步骑兵五千人,完成备战,追随五哥,聊供砍柴牧马之用!”同时派教化部副部长(司礼侍郎)裴抗等,前往晋见朱滔,请求谅解。朱滔听到后,暴跳如雷,吼叫说:“田悦这个叛贼,从前,你身陷重围,性命像

悬挂在头发上一样，使我上叛天子，下背兄长，出动大军，日夜不停地奔驰，前来解围（参考七八二年六月），幸而保住不死，你又自愿把贝州（河北省清河县）割让给我，我坚决辞让，不肯接受，又要拥护我当天子，我也坚决辞让，不肯接受。而今忘恩负义，害得我迢迢千里，来到这里，竟编出一套说辞，连面都不肯见。”当天，就派武装部部长（司武尚书）马寔，攻击宗城（河北省威县）、经城（河北省南宫县南）；另派大将杨荣国（参考七八二年正月）攻击冠氏（山东省冠县）；全都攻克。又纵容回纥军（瀚海沙漠群）大掠馆陶（河北省馆陶县）驿马车站里的帘帐、用具、车辆、牛只等，然后撤退。田悦紧闭魏州（河北省大名县）城门固守。

正月十日，朱滔遣送裴抗等回去，派军队及行政官，分别进驻平恩（河北省曲周县东南）、永济（河北省馆陶县东北）。

6 正月十四日，李适擢升国务院文官部副部长（吏部侍郎）卢翰，当国务院国防部副部长（兵部侍郎）、二级实质宰相（同平章事）。卢翰，是卢义僖的七世孙（卢义僖在北魏帝国胡太后执政时当官）。

7 朱滔率军北上，包围贝州（河北省清河县），决河水灌城，州长邢曹俊登城守卫。朱滔放纵范阳（北京市）兵团及回纥军（瀚海沙漠群），到附近各县，大肆奸杀烧掠；又攻陷武城（山东省武城县），连同早已占领的德州（山东省陵县）及棣州（山东省惠民县），命令他们供应军粮。又派马寔率步骑兵五千人，进驻冠氏（河北省冠县），逼近魏州（河北省大名县）。

8 命御前督导官（给事中）杜黄裳当江淮（华东地区）慰劳副特使（宣慰副使）。

9 李适在行宫（奉天〔陕西省乾县〕）四周走廊上，堆积各地

方政府进贡的财物，挂牌注明：“琼林大盈库”。国务院文官部考核司长（考功郎中）陆贄，认为战场上立功的将士们，还没有赏赐，而最高领袖先自己设立私人金库，士卒们一定怨恨失望，丧失斗志。遂上疏规劝，大略说：“天子就是上帝，四海之内，任何一个地方，都是天子的家园；为什么要抛弃这么广阔的世界，而去为自己聚积财物！降低自己尊贵的天子身份，而去当一个仓库管理员！屈辱国家元首的尊严，像一个小民似地斤斤计较手头的一点钱财。既违法理，又失人心；既引诱邪念，又聚集灾害。用这种态度处理事情，岂不过份！”

陆贄又说：“不久以前，皇家禁卫军初临此地（不敢指明李适逃亡此地，用“禁卫军初临”代替），物资十分缺乏，既要抵御匪徒，又要防守城池，日夜不得休息，将近五十天之久，饥寒交加，死伤相连，然而同心协力，终于度过难关。由于陛下不贪图自己的享受，待人办事，没有私心，放弃享乐而跟士卒同苦，断绝美味而分送给有功的将士。只因深受感动，所以用不着严刑峻法，而人心不变；只因库藏已空，所以虽没有优厚的赏赐，而人心不怨。而今，围城已经解除，衣食已经丰富，谣言、牢骚、诽谤，随之而起，且越演越烈，士气渐渐受到打击，正由于军人武夫，都贪功好利，灾难时跟他一同过忧患生活，欢乐时他们却希望有福同享！假定陛下不能减少物资上的追求，他们怎么能不怨恨！”

陆贄又说：“陛下如果常想到身陷重围时的苦难，回顾往日承平时随心所欲的放纵生活，因而自我警惕，最好是下令把二库所有的财物，全部赏赐给有功的将士。而且以后，每次接到进贡的金银财宝，都应先赏军队！这样做的话，祸乱一定平息，逆贼一定消灭。然后轻松安闲地乘坐六马御车，重返京师（首都

长安)。以天子尊贵的身价，怎么还担心贫穷！这正是散身边小财，而聚天下大财，损失小利，而取得大利的手段。”

李适立即下令把牌子取下（仅只把牌子取下而已，钱财固然仍囤积原地，但这也是“纳谏”之一）。

10 宰相萧复曾经向李适建议说：“自从天下大乱，宦官很多被派出担任‘监军’，仗恃领袖对他的信任宠爱，横行霸道、无所不为。这种人只应该管理官里的事，不应该交给他们军权，干涉国家大政。”李适大不高兴。萧复又曾经向李适警告说：“陛下登极不久，神圣的恩德，就普及天下。然而，自从杨炎、卢杞当权以来，政治混乱，以致落得今天下场。陛下如果真的能改变心意，我怎敢不竭尽心力。假如希望我因循顺服，只求平安，我实在办不到。”之前，有一次，萧复和卢杞一同奏事，卢杞顺着李适的话说，萧复扳起面孔说：“卢杞说得不对！”李适愣在那里，退朝之后，对左右侍从说：“萧复瞧不起我！”

正月十六日，派萧复当山南东西、荆湖、淮南、江西、鄂岳、浙江东西、福建、岭南等道慰劳安抚特使（宣慰安抚使），实际上，是疏远他。不久，另一宰相刘从一，以及一些中央官员，纷纷上疏请求把萧复留在京师（首都长安）。李适对陆贽说：“我考虑到，自从播迁以来，江淮（华东地区）遥远，有些事情，传闻跟事实可能不符，打算派重要高官前去安抚慰劳，曾经跟宰相和官员们谈过，都认为恰当。可是，今天却反复无常到这个样子，几天以来，我一直闷闷不乐。莫非是萧复后悔，不肯前去，发动他们上疏？你了解萧复这个人，他不打算前去，那么，他打算干什么？”

陆贽上疏说：“萧复刻苦自修，砥砺品德，只知洁身自好，忠贞报国，行事显然有不周到的地方，但他的人格我可以保证！至

于轻率狡诈到如此地步，他绝对不会去做。即令萧复希望留下，刘从一又怎么会听他的！既然出现矛盾现象，我建议陛下就应公开而明确地向他提出质问，听他解释。如果萧复想借机另有请求，刘从一又怎么会为他隐瞒！如果刘从一有他的道理，则陛下就不应再疑心萧复。陛下为什么怕把真相探讨清楚，而一直闷在心里？查明事实，就不致困惑不安，给他辩护机会，就不至使人蒙冤。人生最大的惨痛是先被肯定诈欺却不准说明真相，最刻毒的冤枉是先被肯定犯罪而不准他解释内情。于是，‘真’、‘伪’相混，‘忠’、‘奸’不分。这是身居高位驾驭下属最主要的键，请陛下特别留意。”

但李适并没有进一步追查。

柏杨曰：

陆贽先生认为只要说明真相，解释内情，就可以解除困扰，免除冤枉。在某种情形下，可能如此。但并不常常有效，有时候领袖顽冥不灵，只要跟他的信念或盼望不一样，你讲任何合情合理、铁证如山的事，他都会坚决拒绝相信，使人陷于百口莫辩的苦境，就在《通鉴》上，便可找出千万例证。如果领袖竟是凶手，则解释就更无意义，领袖更不敢面对，他怕被当众拆穿。人生最大的幸运，是永远不会遇上这种困扰和冤抑，假如你发现所谓的领袖有这种趋势，不让对方说明解释，或者对方怎么说都不相信，那么，离开这种所谓领袖，越远越好。

11 正月十九日，李适任命王武俊当恒、冀、深、赵战区（总部设恒州〔河北省正定县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。

正月二十日，加授昭义战区（总部设潞州〔山西省长治市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抱真（安抱真）、易定沧战区（总部设定州〔河北省定县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张孝忠，遥兼二级宰相（使相）。

正月二十四日，加授魏博战区（总部设魏州〔河北省大名县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田悦，摄理国务院左最高执行长（左仆射）；擢升山南东道战区（总部设襄州〔湖北省襄樊市〕）作战参谋长（行军司马）樊泽，当本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；前任深、赵道（首府设赵州〔河北省赵县〕）行政长官（观察使）康日知，当同州（陕西省大荔县）州长，兼奉诚军（总部设同州〔陕西省大荔县〕）司令官（中央把赵州划给王武俊，以讨他欢心，所以调康日知到关中〔陕西省中部〕。七八一年改同州〔陕西省大荔县〕为匡国军，现在再改为奉诚军）；调曹州（山东省定陶县）州长李纳，当郓州（山东省东平县）州长，兼平卢战区（总部设郓州〔山东省东平县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。

12 正月二十六日，任命宣武战区（总部设宋州〔河南省商丘县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刘洽，当汴、滑、宋、亳各州副总指挥官（都统副使），代理总指挥官（知都统事）。原总指挥官（都统）李勉，把麾下所有军队，全部交给刘洽（李勉失守汴州〔河南省开封市〕事，参考去年〔七八三〕十二月）。

13 吐蕃王国（西藏拉萨市）大宰相尚结赞，表示愿意派军协助唐政府收复京师（首都长安）。

正月二十八日，李适派皇家书院院长（秘书监）崔汉衡，出使吐蕃（西藏），请求发兵。

14 正月二十九日，禁军六军，各设司令官（统军），官阶从三品，用以表示对功臣的尊敬与宠爱（此时，禁军仍称六：左右羽林军，左右龙武军，左右神武军；左右神策军未计在内）。

15 二月七日，李适下诏追赠段秀实官位：太尉（三公之一），谥号“忠烈”，优厚的抚恤他的家属（段秀实死难事，参考去年〔七八三〕十月）。

当时，贾隐林已经逝世，追赠官位：国务院左最高执行长（左仆射）；褒扬他直率的批评（奉天〔陕西省乾县〕解围后，贾隐林直言，参考去年〔七八三〕十一月）。

16 楚帝李希烈（首都汴州〔河南省开封市〕）亲率大军五万人，包围宁陵（河南省宁陵县），决河水灌城，濮州（山东省鄄城县）州长刘昌，率三千人防守。楚政府所属滑州（河南省滑县）州长李澄，秘密派人向唐政府接洽反正（李澄事，参考去年〔七八三〕十二月）。李适承诺他当汴滑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。但李澄表面仍尊奉李希烈。李希烈怀疑发生变化，派养子六百人进驻白马（河南省滑县。滑州州政府所在县），征召李澄联合攻击宁陵（河南省宁陵县）。李澄抵达石柱（滑县南），教他的士卒假装受到惊恐，燃火烧营，一哄而散，又暗中鼓励李希烈那些养子们抢劫，然后把他们逮捕，全部斩首，奏报李希烈，李希烈对他无法责备。

刘昌固守宁陵（河南省宁陵县），苦战四十五日，没有脱过铠甲。浙江东西战区（总部设润州〔江苏省镇江市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韩滉，派部将王栖曜，率军增援刘洽，抵抗李希烈；王栖曜率强弓部队数千人，游泳渡过汴水，在夜色掩护下，进入宁陵城。明天，在城墙上发箭，射到李希烈所住的营帐中，李希烈大吃一惊，说：“宣州（安徽省宣州市）、润州（江苏省镇江市）的弓箭手到了！”遂解围撤退。

17 汉帝朱泚自奉天（陕西省乾县）败回后，唐政府神策军特遣兵团司令官（神策军行营节度使）李晟（音 shèng，〔胜〕），就计划夺回首都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。汝郑地区援军司令（汝、郑应援



使)刘德信(参考去年〔七八三〕十月),去年(七八三)跟李晟同时驻东渭桥,不听李晟指挥。李晟趁刘德信前来军营的机会,责备他沪涧(河南省郑县西)之役失败(参考去年〔七八三〕九月)的责任,及所经过地方抢劫的罪行,斩首;率数名骑兵,飞马进入刘德信军营,对士卒安抚慰劳,没有一个人敢反抗,遂把他们纳入自己军令系统,声威越发兴盛。

朔方战区(总部设灵州〔宁夏灵武县〕)司令官(节度使)李怀光,既然胁迫李适驱逐卢杞等(参考去年〔七八三〕十二月),知道自己已经开罪皇帝,内心不安,遂决定采取激烈行动,使李适以后永没有报复机会。同时又厌恶李晟独当一面,位高权重,唯恐怕他收复京师(首都长安),建立大功,于是上疏请求跟李晟军合并,李适下诏允许。李晟跟李怀光在咸阳(陕西省咸阳市)西陈涛斜(咸阳市东)会师,营垒还没有筑成,汉政府军大量涌到,李晟告诉李怀光说:“盗匪如果固守皇家林园及皇宫城池,或许可以长期的拖延时间,不容易攻克。现在他们的主力竟然离开巢穴,出来挑战,这可是上帝把盗匪赏赐给你,机会不可丧失。”李怀光说:“军队刚刚抵达,马没有吃草,人没有吃饭,怎么可以立即应战!”李晟不得已,只好进入营垒。李晟每次跟李怀光一同出战,李怀光士卒总是掠夺民间牛马,只神策军纪律严明,秋毫不犯。李怀光的朔方兵团厌恶他们跟自己不一样,总是分一部分掠物给神策军士卒,神策军士卒始终不敢接受。

李怀光进驻咸阳(陕西省咸阳市)好几个月,逗留延迟,不肯前进。李适不断派宦官催促行动,李怀光每次都推辞说:“士卒身心过度疲劳,暂时休养,等待机会。”各将领不断劝他进攻长安(陕西省西安市),李怀光都不接受,后来更秘密跟汉帝朱泚来往,事迹相当明显。李晟不断上疏警告说:李怀光可能叛变,

深恐神策军被朔方兵团并吞，请求重回东渭桥（陕西省高陵县南）。但李适仍希望李怀光改变主意，出动他的兵力，于是把李晟的奏章留在案头，不交下处理。

李怀光打算使发动攻击的日期，尽量后延，并且，更打算激怒各军，于是上疏奏称：“各军所得到的赏赐，都很菲薄，只神策军特别优厚，厚薄不均，军心不平，无法驱使他们作战！”李适知道政府的财力艰难，如果大家都提升到神策军的待遇，政府根本没有物资供应，可是，如不这样，既怕李怀光不高兴，又怕各军怨愤，遂派陆贄前往李怀光军营，安抚慰劳，并召唤李晟前来参加军事会议。李怀光打算逼使李晟自己提出减少待遇，使他丧失军心，阻挠他立功，就说：“将士们一样地作战，却发不一样的粮饷，怎么能使他们同心协力？”陆贄没有回答，只向李晟频频回顾。李晟说：“你是统帅，可以发号施令，我只是一个部队的带兵官，接受指挥而已，至于粮饷服装应该增加，或应该减少，请大帅自行裁决！”李怀光沉默不说话，但又不肯自己下令削减神策军的待遇，事情遂告结束。

当时，李适派皇家图书院院长（秘书监）崔汉衡，前往吐蕃王国（西藏拉萨市）请求出兵助战，吐蕃（西藏）大宰相尚结赞说：“依照我国规定，邻国友邦要求我国出兵时，一定要他们的武装部队统帅明白表示同意才行，而今，诏书上没有李怀光的签名，所以不敢动员。”李适命陆贄游说李怀光，李怀光坚决反对，说：“如果攻克京城（首都长安），吐蕃军（西藏）一定大肆奸杀烧掠，谁能阻挡？这是第一害。以前，圣旨指示，招募的士卒如果攻克京师（首都长安），每人赏钱一百串，吐蕃军（西藏）五万人，如果要求依照圣旨赏赐，我们从哪里弄五百万串钱？这是第二害。蛮虏军队（吐蕃军）虽然跟唐政府军会师，但他们一定不会担任

前锋、领先进攻，势将仅只进入作战状态，用来自保，观察战争情况，政府军胜他们就分功劳，政府军败他们就一走了之，诡诈狡狴，不可亲近信任，这是第三害。”始终不肯在诏书上签名，尚结赞也拒绝出兵。

陆贽从咸阳(陕西省咸阳市)回到奉天(陕西省乾县)，上疏说：“叛徒朱泚等聚集皇家林苑，坐在那里等候诛杀，威势已尽，外援已绝，苟延残喘，过一天算一天。李怀光统御政府大军，乘战胜余威(醴泉之役)，军心振奋，如果能擂动战鼓，挥军讨伐，易如摧朽拉枯，可是盗匪逃奔不追赶，休兵太久不出击，各军统帅每次打算前进，李怀光总有种种理由，加以阻止。这种事情，实在难以理解。陛下为了顾全大局，对他处处委曲保护，接受他的请求。可是观察他的行为，似乎未必会感恩图报。如果不另行设法，慢慢加强控制，而只苟且偷安，最后恐怕会发生难以预测的变化。势态万分紧急，决不可以把它看得太容易，认为只是一桩普通事件。现在，李晟上疏请求移驻东渭桥，正巧遇上我奉命前往安抚慰问，李怀光有次偶尔谈到这件事，我遂乘机探听他的口气，李怀光说：‘李晟既然想调到别的地方，我也不一定非靠他不可。’我仍恐怕他会后悔，就赞美他的军队战斗力强大。李怀光自我膨胀，反而对李晟有点瞧不上眼。我又若无其事，好像心不在焉地问：‘我回到行宫，皇上问我这件事是否可做？不知你如何决定？’李怀光既然夸下海口，不能半途更改，于是说：‘只要皇上有命令，他去哪里都可以。’我跟他反复叮咛，并不是话没有说清楚，而是把他套牢，使他即令打算后悔，也说不出口。请把李晟的奏章交给立法院(中书)，下诏批准。另外再给李怀光一件亲手书写的诏书，告诉他批准李晟调动军队的理由，大意说：‘前些时接到李晟的奏章，请求移驻东

渭桥，借以分散盗匪的兵力，我本来打算交给你，由你讨论决定；正巧陆贄回来奏报，说曾向你提到这件事，你表示把他调走也没有关系，所以允许李晟的请求。’这样的话，措辞婉转，而理由正当，合情合法，是非十分明显，他即令心怀二意，也无法怨恨。”李适接受。

李晟在严密戒备中自咸阳(陕西省咸阳市)开拔，回到原阵地东渭桥(陕西省高陵县南)。当时，鄜坊战区(总部设坊州〔陕西省黄陵县〕)司令官(节度使)李建徽、神策军特遣兵团司令官(跟李晟同一官位)杨惠元，仍跟李怀光的军营相连，陆贄再上疏说：

“李怀光的直属部队，足以击败盗匪；原地逗留，不肯进军，或许有他的理由。正因为兵力太强，所以不需要友军协助。最近加派李晟、李建徽、杨惠元三位司令官(节度使)的大军，纳入他的指挥系统，对克敌致胜没有帮助，反而容易发生摩擦，惹事生非。为什么？四个兵团的营垒密密相连，而四个兵团的司令官却各有各的想法，论实力则高低悬殊(李怀光的朔方兵团最强)，论官职则各有独立系统，谁也管不了谁(四人都是司令官〔节度使〕)。李怀光对李晟等的兵力弱小，官位低微，却不太接受他的命令，感到忿怒；李晟等则怀疑李怀光培养盗匪，包藏祸心，对自己动不动就欺凌压制，感到怨恨。平时互相防备对方的陷害诽谤，战时又怕对方抢夺自己的功劳。意见不合而不能和睦，结果一定积怨成仇；同住在一个空间里，不可能平安无事。强梁的一方作恶太多，终必灭亡；弱小的一方情势危机，势将先行翻覆。无论是灭亡或翻覆，不久就会看到。旧的盗匪还没有削平，新的灾难又要发生，忧愁叹息，此心如焚。最高的策略是在灾难还没有来临时，就先把它消除，其次的策略是，在灾难刚刚萌芽时，就设法补救。而今事情已露出端倪，祸患就要

爆发，如果因循苟且，不去处理，如何平定这场混乱！李晟看到情形不对劲，担心突变，已请求调防；留下李建徽、杨惠元，情势更为孤立衰弱，不可避免地将被李怀光并吞，将来即令有再好的谋略，恐怕他们也无法自救。能够救他们的，只有现在当机立断，趁李晟自请调动的时候，陛下不妨命两军跟李晟会师，一同出发，只要宣称：‘李晟军队一向单薄，恐怕受到朱泚截击，需要这两支人马支援。并且，先派秘密使节通知两军，要他们暗中整装，诏书到达当天，即行拔营启程，李怀光心理虽然不愿意，也无法阻止。这就是古人使用过的先发制人，迅雷不及掩耳的策略。劝架不可以不保持一点距离，救火不可以不迅速行动。所有情理已经说尽，请陛下裁夺。’

李适不能接受，说：“你的分析十分周全，然而，李晟调动，李怀光不可能没有抱怨，如果更调李建徽、杨惠元东投李晟，恐怕会惹起口舌，反而难以化解，不妨再等十天再说。”

18 二月二十日，命王武俊遥兼二级宰相（使相），并兼卢龙战区（总部设幽州〔北京市〕）司令官（打算命他北伐朱滔）。

19 李晟上疏指出：“李怀光叛逆的罪状，已明显地呈现，无论哪一天爆发，行宫方面都需要早加防备，通往巴蜀（四川省）、汉中（陕西省汉中市）的道路，应防切断。我建议命我的部将赵光铤等，分别当洋州（陕西省洋县）、利州（四川省广元市）、剑州（四川省剑阁县）三州州长，各率军五百人，加强戒备。”李适犹豫不能决定，反而打算御驾亲征，率禁军前去咸阳（陕西省咸阳市），对外声称安抚慰劳前线军队，事实上是督促各将领向朱泚出动攻击。有人警告李怀光说：“这可是刘邦出巡云梦（湖北省安陆市）的阴谋（参考前二〇一年十月）。”李怀光大为恐惧。叛变的意志更为坚决。

李适出发的日期将到，李怀光的言辞越发傲慢，但李适仍疑心有人从中挑拨。

二月二十三日，加授李怀光中央官位：太尉（三公之一），增加采邑的实封户口，赏赐给他“免死铁券”，派神策军右翼作战司令（右兵马使）李卞等，前往传达皇帝的旨意。李怀光在他们面前，把铁券掷到地上，说：“圣人已经疑心我了（唐王朝时，子对父，臣对君，都称“圣人”），俗话说：‘人要叛，赐铁券！’我并不要叛，却赏赐铁券，是逼我非叛不可。”态度和语气，十分嚣张。朔方战区特遣兵团左翼作战司令（左兵马使）张名振，在军营大门呼喊说：“太尉（李怀光）眼睁睁看着盗匪逃走而不准追击，对待皇上的使节又这么蛮横无礼，难道真的要反？比泰山还要高的功劳，一下子毁弃，自找满门屠灭的大祸，却让别人用它取得荣华富贵，有什么意义？我今天拚着一死，也要反对到底！”李怀光听到消息，对他说：“我不叛变，只因盗匪势力实在强大，必须养精蓄锐，等待时机。”又强调说：“皇帝住的地方，都要有城池。”调派士卒修筑咸阳（陕西省咸阳市）城墙，不久，李怀光把总部迁到城里。张名振说：“前几天你说不反，而今移驻咸阳，目的是什么？为什么不进攻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，诛杀朱泚，搏取富贵，班师回到邠州（陕西省彬县）！”李怀光大怒，说：“你神经已经错乱！”命左右把张名振带走，扼死。

右翼攻击司令（右武锋兵马使）石演芬，本是西域（新疆及中亚细亚东部）蛮族，李怀光收作养子。李怀光暗中跟朱泚互通消息，石演芬派他的朋友郗成义前去皇帝所在地（奉天〔陕西省乾县〕）向中央检举，请求罢黜李怀光总指挥官（都统）职务。郗成义到达奉天（陕西省乾县），却先告诉李怀光的儿子李璀（音cuì，〔催〕），李璀秘密告诉老爹，李怀光召见石演芬，责备说：“我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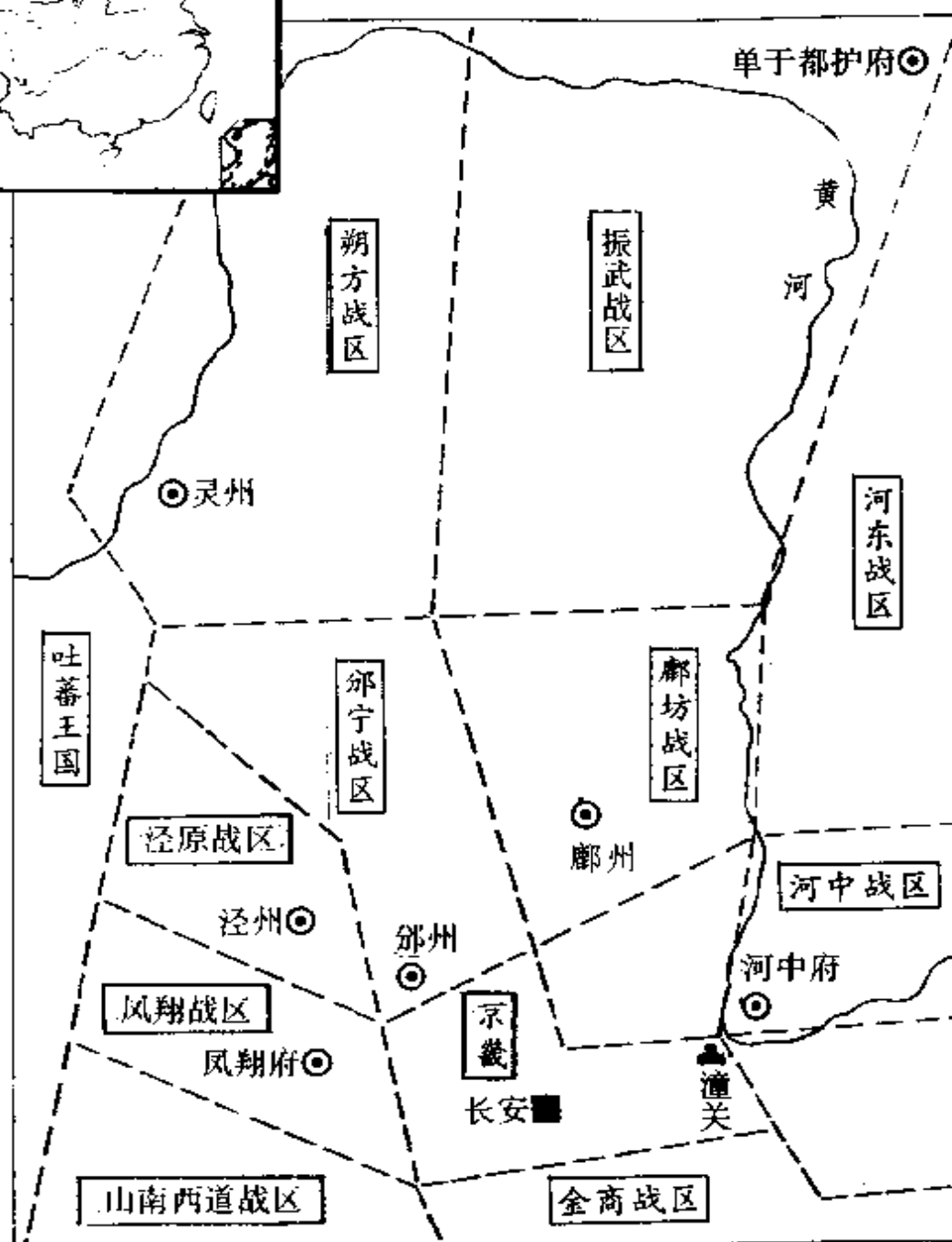
你当作儿子，你怎么想破灭我全家？你忘恩负义，今天一死，可心甘情愿！”石演芬说：“天子把你当做手臂，你把我当作心腹，你可以辜负天子，我怎么不可以辜负你？我是蛮族，不能三心二意，只知道服从皇上，没有叛徒的恶名，一死也心甘情愿。”李怀光命左右侍从把他身上的肉，片片割下吞食，大家异口同声说：“他是忠臣义士，应教他快死！”用刀砍断他的咽喉离去。

李卞等返回奉天（陕西省乾县），告诉李适有关李怀光傲慢的情形，李适才下令戒严，随从官员都秘密准备行装，等待事情发生时应变。

二月二十四日，擢升李晟当河中兼同绛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；李适仍认为太薄。

二月二十五日，命李晟遥兼二级宰相（使相）。（胡三省注：李适在患难时，擢升人好像要抱到膝上；患难过去后，排斥人好像要推入深海。）

李适准备逃往梁州（陕西省汉中市）；山南西道战区（总部设梁州〔陕西省汉中市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盐亭（四川省盐亭县）人严震听到消息，派使节到奉天（陕西省乾县）迎接御驾，又派大将张用诚率军五千人进驻盩厔（陕西省周至县），保护中途安全。张用诚受李怀光的引诱，二人秘密来往，李适接到报告，十分忧虑。正巧严震随后又派营门官（牙将）马勋，携带奏章晋见，李适把情况告诉他，马勋说：“我马上就回梁州（陕西省汉中市），要一张严震召唤张用诚返回总部的军令，如果张用诚拒绝，请准许我把他诛杀。”李适大喜说：“你什么时候再来这里？”马勋预计日期，告辞。他拿到严震的军令，请求派五名勇士同行，北出骆谷（陕西省周至县西南）。张用诚不知道阴谋已经泄漏，率数百名骑兵出城迎接，马勋跟他一起走进驿马车站宾馆。当时，天



八世纪·七八四年二月 关内各战区



气寒冷，马勋在驿马车站外燃起堆堆营火，张用诚的骑兵纷纷上前烤火。马勋神情安闲地从怀里拿出军令，递给张用诚，说：“大帅（严震）要你回去。”张用诚猝然间呆了一下，站起来就走，勇士们在后面抓住他的双手，强行制服。张用诚的儿子在马勋背后，举刀猛砍马勋，砍伤头部。勇士们立即把张用诚的儿子格杀，把张用诚摔倒在地，用脚踩着他的肚子，刀尖指着他的咽喉，说：“叫出声音，就死！”马勋进入大营，发现士卒们已经身穿铠甲，手拿武器。马勋高声宣布说：“你们的父母妻子儿女，都在汉中（陕西省汉中市），今天抛下他们不管，和张用诚一同叛变，可得到什么好处？大帅（严震）叫我逮捕张用诚，不追究你们，不要自己做出灭门大事！”大家像泄气的皮球一样，全部投降。马勋把张用诚押解到梁州（陕西省汉中市），严震把他乱棍打死，命助手接管他的部众。马勋裹住张用诚的人头，前往皇帝所在地回奏，比预定的日期延误了半天。

李怀光利用夜晚，派军袭击李建徽、杨惠元大营；李建徽逃出一命，杨惠元逃出后，打算投奔奉天（陕西省乾县），李怀光派追兵把他格杀。于是正式宣告：“我今天跟朱泚联合，创造新的和平，皇帝（李适）应该远远躲开。”

李怀光认为邠宁战区（总部设邠州〔陕西省彬县〕）作战司令（兵马使）韩游瓌，是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州〔宁夏灵武县〕）的老将，率军驻扎奉天（陕西省乾县），于是写信给韩游瓌，要他发动政变，韩游瓌秘密报告李适。明天，李怀光再写信给他，催促他迅速行动，李适对韩游瓌的忠义，至为称赞，因而问他说：“你有什么办法？”韩游瓌回答说：“李怀光当各道总指挥官（都统），仗恃手握兵权，才敢掀起叛乱。而今，邠宁战区（总部设邠州〔陕西省彬县〕）有张昕（音 xīn，〔欣〕），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州〔宁

夏灵武县))有宁景璿,河中战区(总部设河中〔山西省永济县〕)有吕鸣岳,振武战区(总部设振武〔内蒙古和林格尔县〕)有杜从政,潼关战区(总部设同州〔陕西省大荔县〕)有唐朝臣,渭北战区(总部设邠州〔陕西省富县〕。邠,音fū,〔夫〕)有窦颢,都是守城卫国的战将。陛下只要把各该地区和当地军队,交给他们。然后擢升李怀光当更高的官位,收回他手中的军权,则各特遣兵团(行营)自然回归本战区,接受本战区的节制。李怀光孤单一支军队,怎么能造成混乱!”李适说:“剥夺李怀光的兵权,对朱泚怎么办?”韩游瓌回答说:“陛下既然颁布攻克京城(首都长安)的重赏,将士们奉天子的命令,讨伐叛贼,换取荣华富贵,谁不愿意!邠州(陕西省彬县)是总部所在地,部队以万为计数单位,假使我能够全部指挥,足可以诛杀朱泚,何况各战区必定会出现忠义将士。朱泚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忧虑!”李适同意。

二月二十六日,李怀光派部将赵升鸾进入奉天(陕西省乾县),约定当天晚上另派别动部队将领达奚小俊(达奚,姓),焚烧乾陵(三任帝李治墓),然后赵升鸾在城市中作为内应,发动突击,裹胁李适。赵升鸾晋见行宫总作战司令(行在兵马大使)浑瑊自首,浑瑊立即报告李适,因情势危急,请李适马上出奔梁州(陕西省汉中市)。李适命浑瑊戒严,浑瑊出来,部署还没有完毕,李适恐惧过度,已出城向西逃走,命盐州(陕西省定边县)州长戴休颜留守奉天(陕西省乾县),政府官员及将士,仓猝间起程追随,十分狼狈。戴休颜巡视各军营,向士卒们宣布:“李怀光已经叛变!”遂登城固守。

朱泚称帝时(参考去年〔七八三〕十月),国务院国防部副部长(兵部侍郎)刘迺(参考七五三年十月),在家养病,朱泚召见,他拒绝;朱泚又命宰相蒋镇前去游说,共去了两次,发现威胁

利诱都没有用，蒋镇感叹说：“我也曾在政府作官，不能舍生取义，以至到了今天这个地步，怎么可以用自己的恶德，去污辱贤才！”深深叹息而回。刘迺听说李适又逃入南山（秦岭山脉），捶胸大叫，栽到床下，几天不进饮食，逝世。

太子少师（太子三少之一）乔琳，追随李适逃到盩厔（陕西省周至县），声称年老患病，受不了山路艰险的颠簸，把头发剃光，出家充当和尚，躲藏在仙游寺（陕西省周至县南）。朱泚听到消息，把他召回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，命他当国务院文官部长（吏部尚书）。受到风气感染，逃亡在外的唐政府官员，很多前去投靠朱泚当官（刘迺认为李适从此不能再还而自杀，乔琳等也认为李适从此不能再还而纷纷出面当朱泚的官）。

李怀光派部将孟保、惠静寿、孙福达，率精锐骑兵，进入南山（秦岭山脉）搜捕李适，在盩厔遇到各军粮食草料供应司令（诸军粮料使）张增。三位将领说：“他（李怀光）害我们当叛徒，我们就报告说追赶不到，顶多不叫我们带兵而已。”向张增使眼色，说：“官兵们还没有吃早饭，怎么办？”张增欺骗大家，说：“往东走几里路，有个寺庙，我运的粮食存在那里。”三位将领率军折回东方，放纵官兵劫掠。文武百官及随驾侍从，这才有充裕的时间，进入骆谷（陕西省周至县西南），三位将领遂用追赶不上的理由回去报告。李怀光把他们全部撤职。

**20** 河东战区（总部设太原〔山西省太原市〕）特遣兵团将领王权、马汇，率军返回太原（山西省太原市）。

**21** 李晟在东渭桥（陕西省高陵县南）接到任命他当河中、同泽战区司令官及遥兼二级宰相（使相）的人事命令，感动得痛哭流涕，对将领及参谋官等说：“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，是皇家祖庙所在，天下的根本，如果所有将领都随御驾逃亡，谁去消

灭盗匪！”于是修筑城墙，挖深壕沟，整理铠甲武器，计划收复京师（首都长安）。之前，东渭桥（陕西省高陵县南）存有粮食十余万斛，全国财政总监（度支）拨给李怀光军，几乎全部用完。这时，李怀光、朱泚联盟，声势强大，皇帝向南逃亡，人心大乱。李晟一支孤军，处在两大强敌夹缝之中，内没有粮草，外没有救兵，只有用一腔忠义，鼓励将士，所以他的军队人数虽少，而士气旺盛。李晟又写信给李怀光，措辞谦卑，态度恭敬，表面上对李怀光十分推崇，但仍婉转分析祸福，建议他立功赎罪，李怀光内心惭愧，不忍心对他攻击。李晟说：“京畿虽然兵荒马乱，但民间仍可以负担赋税。有军队而不用，使盗匪一天比一天强大，才是大祸。”于是，任命执行官（判官）张彧（音yù，〔域〕），代理首都长安特别市长（京兆尹），另行遴选四十余人，分别授给他们官职，教他们前往渭北（渭水以北）各县，催缴粮秣，不出十天，粮秣充足，而且还有剩余。

李晟在将士面前，激动流泪，誓言削平盗贼。

**22 魏博战区**（总部设魏州〔河北省大名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田悦，自受冀王朱滔攻击以来，不断战败，士卒死亡达十分之六七，上下疲惫悲苦。李适派御前督导官（给事中）孔巢父当魏博地区（河北省南部）慰劳特使（宣慰使）。孔巢父口才流利，抵达魏州（河北省大名县）后，向大家分析祸福，田悦和将士们都大为欢喜。作战司令（兵马使）田绪，是前任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田承嗣的儿子，凶恶险诈，不断违法乱纪，田悦不忍处死，只用军棍把他责打后囚禁。田悦既回归中央，总部内外都撤除警卫戒备。

三月一日，田悦欢宴孔巢父；田绪对他的老弟和侄儿们，抱怨田悦，他的侄儿阻止，田绪大怒，一刀把侄儿劈死，事后懊

悔不已，说：“老哥（田悦）一定会杀我！”索性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当天夜晚，田悦喝酒喝得酩酊大醉，回去睡觉，田绪跟左右同党，秘密凿穿后院墙壁，进入后院，格杀田悦跟他的娘亲、妻子、儿女等十余人，立即率领左右，手拿佩刀，站在中门夹道那里。天色将明，用田悦的命令召见作战参谋长（行军司马）扈𪔐、执行官（判官）许士则、总纠察官（都虞候）蒋济等人进府讨论大事。总部内宅，深广森严，外面不知道发生流血惨案，许士则、蒋济先到，田绪传话叫他们进去，乱刀砍死。田绪恐怕天亮之后，阴谋泄露，于是走出中门，正遇到田悦亲信部将刘忠信在那里布置岗位，整顿公堂，田绪突然间大声呼叫：“刘忠信跟扈𪔐叛变，昨晚刺死大帅（田悦）！”大家惊骇呐喊。刘忠信还来不及分辩，大家一拥而上，把他剁碎。扈𪔐后来，走到列戟的大门，正遇上混乱，紧急集合将士，有三分之一将士接受命令。田绪大为恐惧，登上牙城城楼，向部众大声呼喊说：“我，田绪，是先宰相（田承嗣）的儿子，各位都受过先宰相的恩德，如果能拥护我当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，我承诺对作战司令（兵马使）赏钱二千串，大将赏钱一千串，以下直到士卒，每人赏钱一百串。我会搜刮公私财产，五天内交清。”将士们遂回头诛杀扈𪔐，全体归附田绪，总部才恢复平静。于是报告孔巢父，孔巢父命田绪代理主持总部。

几天之后，大家才知道原来是田绪谋杀老哥（田悦），虽然后悔愤怒，可是田绪的地位已经稳固，已无可奈何。田绪又诛杀田悦的亲信将领薛有伦等二十余人。

昭义战区（总部设潞州〔山西省长治市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抱真（安抱真）、恒冀战区（总部设恒州〔河北省正定县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王武俊，率军增援贝州（河北省清河县），听说魏州（河北

省大名县)兵变,不敢继续前进。朱滔得到田悦被杀消息,大喜说:“田悦忘恩负义,是上帝借田绪的手对他惩罚。”遂即派他的总监察官(执宪大夫)郑景济等,率步骑兵五千人,增援马寔,共计一万二千人,进攻魏州(河北省大名县)。马寔驻扎王莽河(参考七八二年六月),放任骑兵及回纥军(瀚海沙漠群)向四面八方奸杀烧掠。朱滔派人进城,游说田绪,承许他当本战区司令官(本道节度使)。田绪正当危机关头,立即派事务官(随军)侯臧,前往贝州(河北省清河县),表示归降,朱滔大喜,命侯臧回去报告,催使签订盟约。

这时,田绪对局势已经完全控制,李抱真(安抱真)、王武俊也派使节晋见田绪,表示情形跟田悦在世时一样,他们将实践密约,照常增援。田绪召集各将领讨论,幕僚曾穆、卢南史说:“军队作战,固然全靠实力,但也要有仁义作为基础,然后才可以成功。而今,幽州(北京市)军队随心所欲地奸杀烧掠,白骨遍野,固然是先大帅(田悦)背叛盟誓,但小民有什么罪?朱滔今天的兵力虽然强大,但危亡就在眼前。何况昭义、恒冀两战区正对他发动攻击,为什么因一时的紧急,而追随别人去当叛徒!不如仍回中央,皇上正流亡在外,听到魏博战区使节晋见,一定大为高兴,任官封爵,马上实现。”田绪接受,派使节携带奏章,前去皇帝所在地;自己则严守城池,等待中央进一步指示。

**23** 李适从奉天(陕西省乾县)逃出时,邠宁战区(总部设邠州〔陕西省彬县〕)作战司令(兵马使)韩游瓌,率领他的部属八百余人,奔回邠州(陕西省彬县)。李怀光看到李晟的军队日渐壮大,既忧虑而且愤怒,打算亲自率军从咸阳(陕西省咸阳市)袭击东渭桥(陕西省高陵县南)。可是他一连发布三次出击命令,他的部队都拒绝听从,私下互相说:“叫我们攻击朱泚,当竭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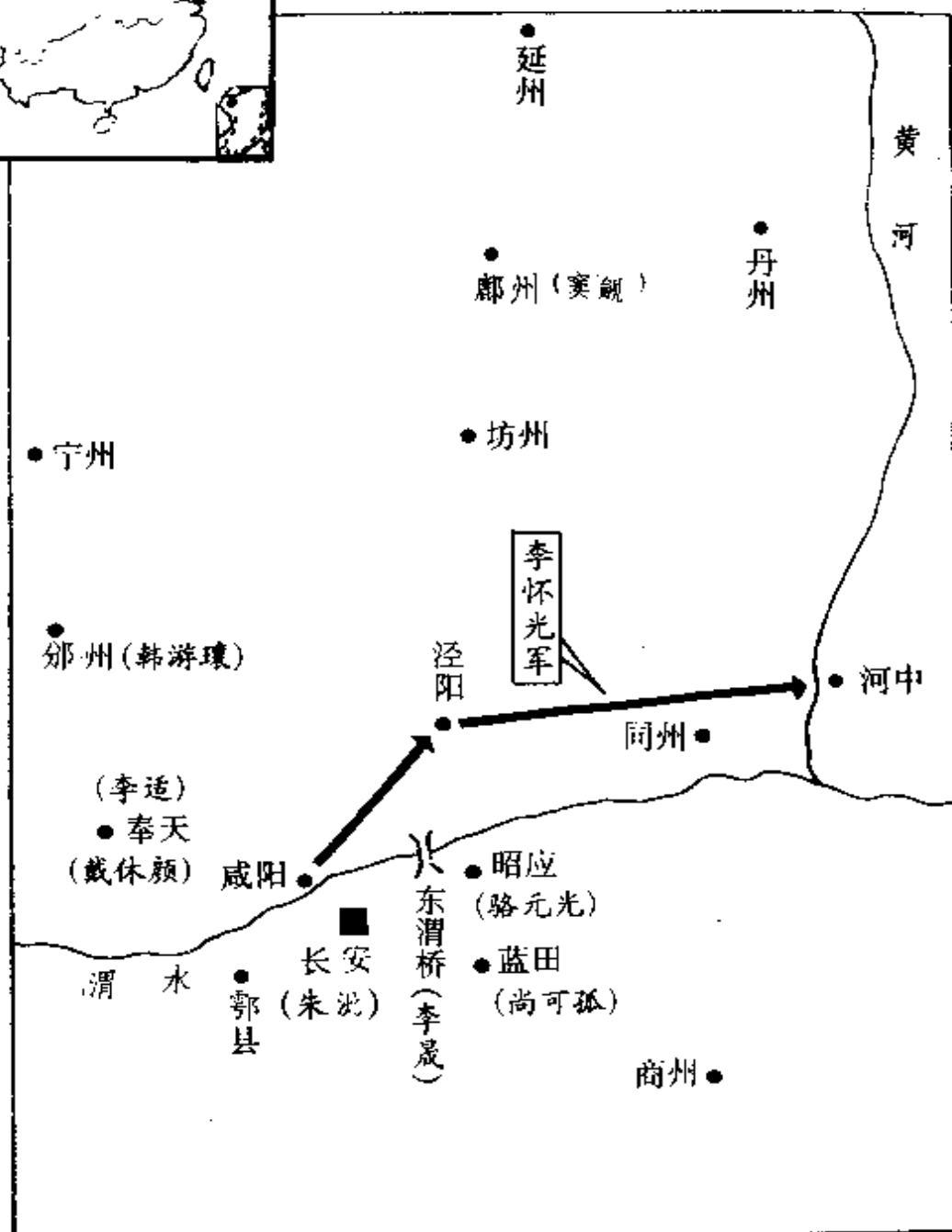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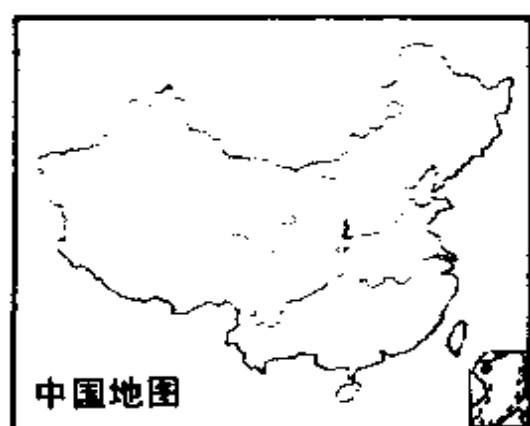
全力；叫我们叛变，宁可一死，也不接受。”李怀光知道不能强迫，向幕僚们询问意见，战区巡察官（节度巡官）良乡（北京市房山县东南）人李景略说：“攻取长安，诛杀朱泚，把各道特遣兵团遣送回各战区，然后单人匹马前往皇帝所在地，如此，臣属的礼节不缺，功名仍可保持。”说完，跪下叩头请求，甚至流泪，李怀光同意。总纠察官（都虞候）阎晏等，建议李怀光向东撤退，据守河中（山西省永济县），观察形势，从长计议。李怀光乃向部众宣布说：“现在暂时前去泾阳（陕西省泾阳县·咸阳市东北航空距离二十公里），派人到邠州（陕西省彬县）迎接家眷，等家眷来到，和她们一起先回河中（山西省永济县）。等到春季装备换新后，再进攻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，也不算晚。东方各县多的是官宦之家，和富豪地主，从开拔那一天起，随你们掳掠男女，抢夺财产！”（中国人可悲）大家接受。李怀光警告李景略说：“前些时所讨论的事，将领们都坚决反对，你最好马上离开，否则的话会断送性命。”派几名骑兵送他出去。李景略跨出军营大门后，放声大哭，说：“想不到这支部队，竟陷于不义！”（朔方兵团自七五〇年以来，削平安禄山、史思明的战乱，又抵抗回纥军〔瀚海沙漠群〕、吐蕃军〔西藏〕，功高天下，今则势将变成叛徒）。

李怀光派使节前往邠州（陕西省彬县），命邠宁战区（总部设邠州〔陕西省彬县〕）后补司令官（留后）张昕，征调全部留守士卒一万余人，及特遣兵团将士们的家属，到泾阳（陕西省泾阳县）会合；同时派部将刘礼等，率三千余名骑兵，前来强迫执行。作战司令（兵马使）韩游瓌游说张昕，说：“李太尉（李怀光）功劳崇高，却自己去找灾祸，踏进陷阱，你今天应该自己去找富贵，我愿率领我的部属，追随你行动。”张昕说：“我出身微贱，全靠李太尉（李怀光）的提携推荐，才到今天地位，不忍心辜负。”韩游

瓌于是声称有病，不再出门，但秘密跟战区其他将领高固、杨怀宾等结合。这时，皇家图书院院长（秘书监）崔汉衡，已引导吐蕃军（西藏）抵达，在邠州（陕西省彬县）城南筑垒扎营，高固说：“张昕带走这些人，邠州（陕西省彬县）就成了空城！”于是假造一封浑瑊的信，请求吐蕃军（西藏）稍稍向前推进，逼近城池。张昕等恐惧，不敢率大家出城，但暗中准备诛杀各将领中不肯东迁的人，韩游瓌得到消息，遂先行动手，跟高固等发动兵变，斩张昕，派杨怀宾携带奏章前去晋见李适，同时派人通知崔汉衡。崔汉衡假传圣旨，命韩游瓌代理主持战区总部，士卒们欢声雷动。李怀光的儿子李旻在邠州（陕西省彬县），韩游瓌送他回老爹那里，有人说：“不杀李旻，怎么向中央证明你的忠贞？”韩游瓌说：“杀李旻，李怀光一定大怒，势将出动大军攻城，不如把李旻释放。”当时，杨怀宾的儿子杨朝晟，在李怀光军当右翼作战司令（右厢兵马使），听到消息，向李怀光流泪报告，说：“我老爹效忠政府，做儿子当连带受到屠灭，不可以再握兵权。”李怀光把他囚禁。现在的情势是：韩游瓌驻邠州（陕西省彬县），戴休颜驻奉天（陕西省乾县），骆元光驻昭应（陕西省临潼县），尚可孤驻蓝田（陕西省蓝田县），都受李晟指挥，李晟军的声势兴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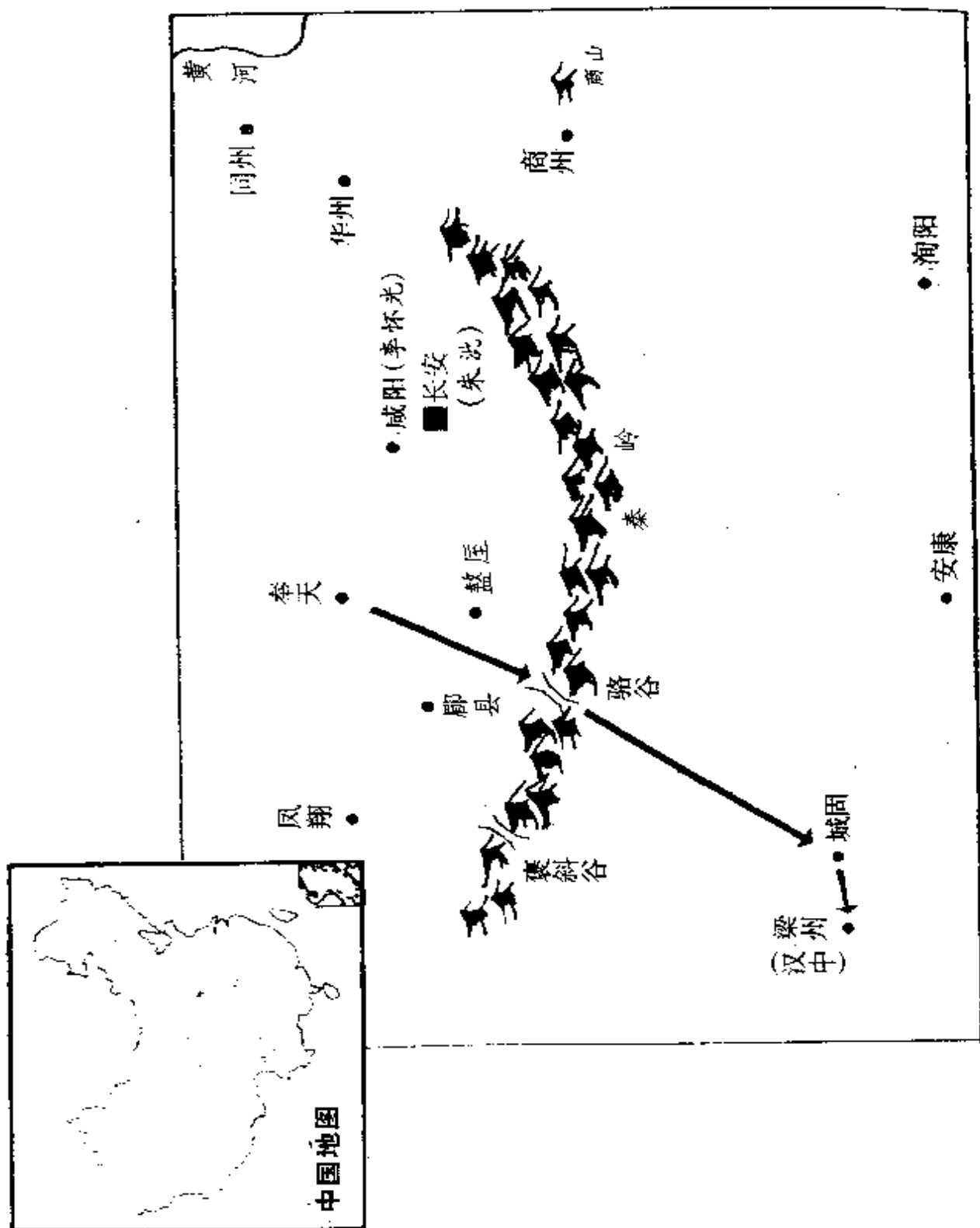
最初，李怀光强大时，朱泚对他心存几分畏惧，给李怀光的信件，尊他为兄长（本年，朱泚四十三岁，李怀光五十六岁），秘密约定把关中（陕西省中部）分作二国，各当一国的皇帝，永成友邦。可是，等李怀光决定背叛唐政府，把李适逼得逃亡，李怀光的部属很多人背叛李怀光，威力日渐削弱。朱泚就不再写信给李怀光，而改用诏书，把他当作臣属，并征调他的军队。李怀光羞惭愤怒，对内忧虑部下叛变，对外忧虑李晟随时都会





八世纪·七八四年三月 京畿形势

# 八世纪·七八四年三月 李适逃亡梁州



发动袭击，于是纵火焚烧营房，向东撤退，对泾阳（陕西省泾阳县）等十二县，大肆掳掠抢劫，连鸡狗都不留下，大军走到富平（陕西省富平县），大将孟涉、段威勇，率数千人，投奔李晟；将领士卒在中途也相继四散逃亡。抵达河中（山西省永济县）时，有人劝留守司令吕鸣岳焚烧黄河大桥，阻止李怀光回去。吕鸣岳认为兵力太少，恐怕不能抵抗，遂迎接李怀光；河中（山西省永济县）特别市长（河中尹）李济运，放弃职守，出城逃走。

李怀光派部将赵贵先在同州（陕西省大荔县）建立防线（抵御唐政府军讨伐），州长李纾恐惧，投奔皇帝所在地，把州长职务交给幕僚裴向，裴向晋见赵贵先，向他分析忠义及叛逆的道理，赵贵先感动觉悟，投降，同州（陕西省大荔县）因而获得保全。裴向，是裴遵庆的儿子（裴遵庆是十一任帝李豫在位时宰相，参考七六一年四月）。

李怀光派部将符峤袭击坊州（陕西省黄陵县），占领据守，渭北战区（总部设鄜州〔陕西省富县〕。鄜，音fū〔夫〕）留守将领窦觐，率猎户民兵（猎团）七百人，把坊州（陕西省黄陵县）围住，符峤投降。李适下诏命窦觐当渭北战区作战参谋长（行军司马）。

24 三月十六日，命李晟兼京畿、渭北、鄜、坊、丹、延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。

25 三月十九日，李适逃到城固（陕西省城固县）。唐安公主逝世，她是李适的长女。

李适逃亡途中，有平民呈献瓜果，李适大为高兴，打算任命他当个散官（有阶级而没有实职）或试用官（试官）；询问国务院文官部考核司长（考功郎中）陆贽，陆贽回奏，说：“对爵位官阶，应特别谨慎，不可以轻易授人。开始时看起来不过一桩小事，却一定会造成巨大的流弊。呈献瓜果的人，只可以赏赐金

钱绸缎，不可以赏赐官爵。”李适说：“试用官（试官）不过一个虚名罢了，对国家大事，一点也没有妨碍！”陆贽又上疏，提出：

“自从天下大乱，政府财税收入，不够赏赐之用，于是用官爵代替，四品以下的官，很多是杂役；三品以上的官，有些甚至是轿伕。现在最大的弊病是，人们瞧不起爵位！政府用尽方法使人们瞧得起，仍怕人们不肯尊重，如果皇上自己先瞧不起，怎么能用它勉励别人！

激发人类奋斗牺牲的动力，只有荣耀（名）跟权力、财富（利），荣耀看起来似乎虚空，但站在教育文化的立场，却十分重要；权力、财富看起来似乎实际，但站在道德立场，却并不十分重要。只看到实际的权力、财富，而不配合虚空的荣耀，则权力、财富会被消耗净光，再无法供给。专去追求虚空的荣耀，而没有权力、财富配合，则荣耀就成为一种迹近荒诞的行为，人们不会当作一回事。

所以，国家封爵任官的铨叙制度中，有实官（职事官）、有散官（只有官阶，没有职位），有勋官（战功散官），有爵位。但真正处理事务而又领取政府薪俸的，只有实官（职事官），这就是为了达到‘实际’工作的目的，而用‘虚空’作为激励的例证。勋官也好、散官也好、爵位也好，大体上说，只有官服颜色不同，荫子官位有差异而已（官服颜色：紫色，三品以上；深红，四品；浅红，五品；深绿，六品；浅绿，七品；深蓝，八品；浅蓝，九品。荫子：有的仅能荫子，有的荫孙，有的荫曾孙），这就是赐给他虚空的荣耀，而代替实际的权力、财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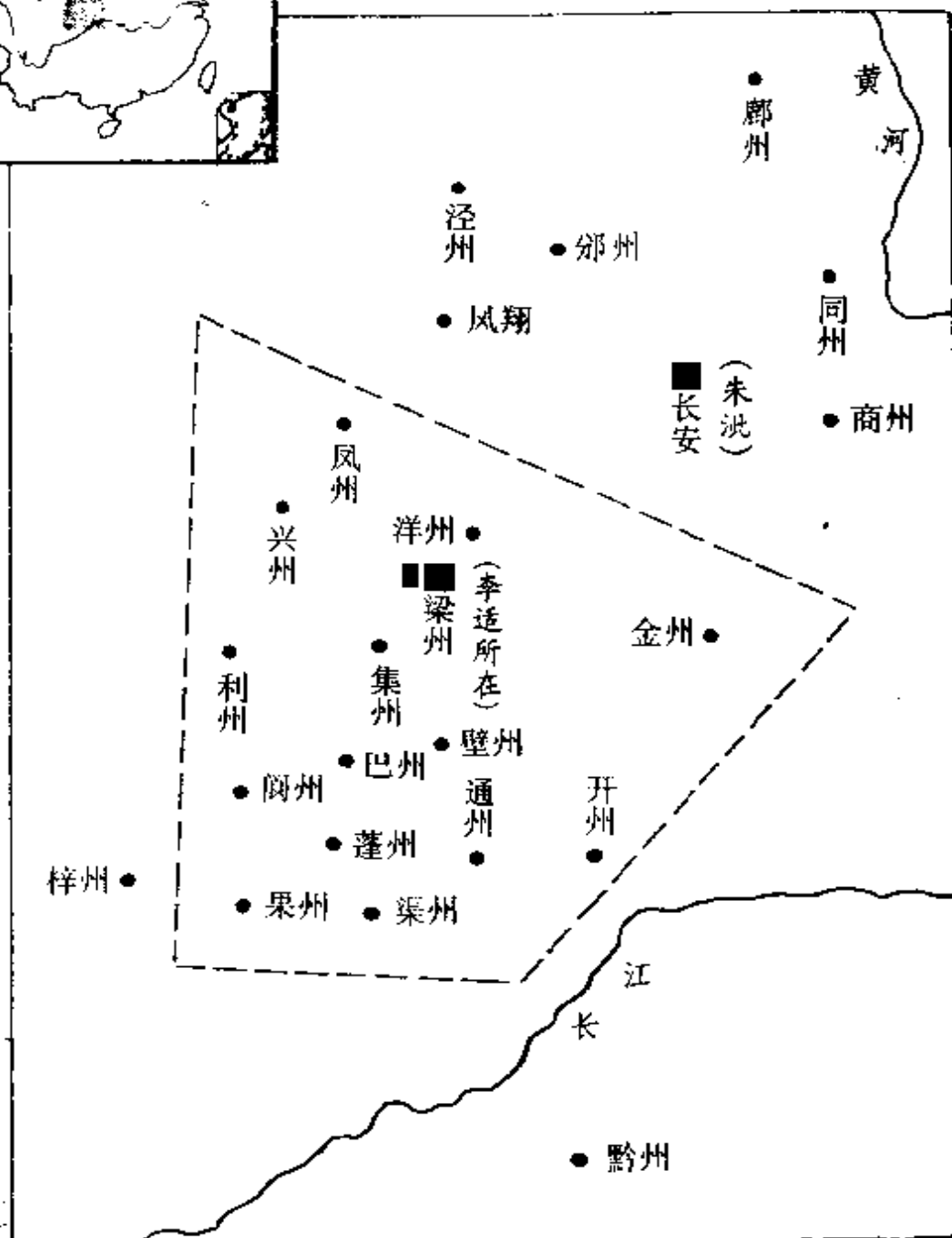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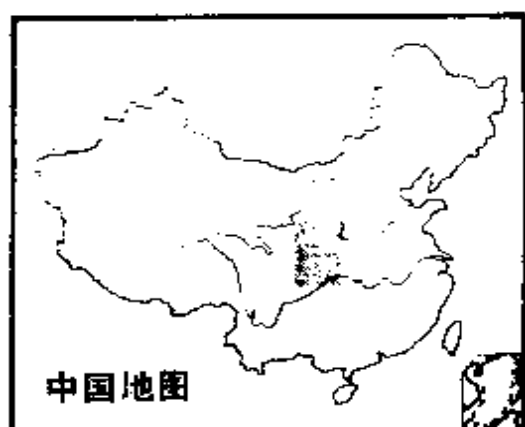
而今，编制外官员（员外）、试用官员（试官），跟勋官（战功武官）、散官（有阶无职）、爵位，非常相似，虽然都没有薪俸，又不受名额限制，然而对冲锋陷阵、冒险犯难的忠臣，却是拿它作

为赏赐；对筋疲力尽，劳苦功高的义士，也同样拿它作为酬庸。如果仅只因呈献瓜果，就授给这些官号，那些忠臣义士一定互相告诉：‘我们冒着生命危险，才博得一官，那家伙却因呈献瓜果，就博得一官，是政府把我们的身家性命，看成瓜果！’

把人当作草木，谁还能够效忠！现在，陛下既没有实际利益作为鼓励，又不重视虚空的荣耀，而随意舍施！人们的奋斗，就没有了目标，以后对为国立功的人，将用什么回报！”（奏章上去后，李适有什么反应，没有记载，传统史书在这方面，似乎只记下重要言论就够了。好像甲国向乙国宣战，只记宣战书，因为宣战书文辞优美而又理由充足，足可教训好战之士，但是，却不记载有没有发生战争。）

陆贄在皇家文学研究院（翰林院）时，深受李适器重，颠沛流离中，虽然也有宰相，但大小事务，李适都会跟陆贄商量，所以时人形容他是幕后宰相（内相），李适到哪里，总要带他到那里。这次向南方山区逃亡，梁州（陕西省汉中市）、洋州（陕西省洋县）道路险要，有一次，李适曾经跟陆贄失散，一夜没有看见他，李适惊骇忧虑，甚至焦急地泣涕流泪，下令说：寻找到陆贄的，赏赐黄金千两。很久之后，陆贄才回来（是被找到或自己出现，没说清楚），李适大为欢喜，太子李诵以下文武百官，都向李适祝贺。可是，陆贄一再坦率地提出不同意见，使李适觉得他过份冒犯，心里开始不舒服。卢杞虽然被贬谪放逐（参考去年〔七八三〕十二月），李适却一直暗中保护。陆贄强烈抨击卢杞奸诈邪恶、引起灾难。李适表面上虽然接受，但心里很不高兴，所以刘从一、姜公辅都从小官登上宰相高位（参考去年〔七八三〕十月），陆贄虽受李适的重视，却一直不能升任宰相。

三月二十一日，李适抵达梁州（陕西省汉中市）。山南（秦岭



八世纪·七八四年三月 李适逃亡山南十五州

以南)土地贫瘠(音jī,〔及〕),人民穷苦,自从安禄山、史思明掀起战乱以来,地方盗匪烧杀劫掠,户口减少大半,虽然有十五个州(十五个州:梁州〔陕西省汉中市〕、洋州〔陕西省洋县〕、兴州〔陕西省略阳县〕、凤州〔陕西省凤县〕、开州〔四川省开县〕、通州〔四川省达县市〕、渠州〔四川省渠县〕、集州〔四川省南江县〕、蓬州〔四川省仪陇县南〕、利州〔四川省广元市〕、壁州〔四川省通江县〕、巴州〔四川省巴中县〕、阆州〔四川省阆中县〕、果州〔四川省南充市〕、金州〔陕西省安康市〕),可是田赋捐税的总收入,还不如中原地区的几个县。现在皇帝驾到,仅只粮食供应,都十分困难。李适发现无法支持,打算再南下逃亡成都,山南西道战区(总部设梁州〔陕西省汉中市〕)司令官(节度使)严震警告说:“山南(秦岭以南)接近京畿,李晟正在准备收复,依靠皇家禁军的声势支援。皇上如果前去西川(四川省西部),李晟就成功无期。”大家议论纷纷,不能决定,正巧李晟的奏章送到,说:“陛下如果留在汉中(陕西省汉中市),还可以维系全国民心,造成盗匪灭亡的声势,如果只贪图生活舒适,迁往岷峨、(岷山及峨眉山,指四川省),恐怕因小失大,军民绝望。那时,即令猛将如云,谋臣似雨,也束手无策!”李适这才打消继续逃亡的念头。

严震千方百计征收财税,但人民还不至太困窘,供应也能不缺。营门官(牙将)严砺,是严震的堂弟;严震命他负责粮饷转运,办事非常妥贴。

26 最初,奉天(陕西省乾县)包围解除,朱泚退回长安(陕西省西安市),凤翔战区(总部设凤翔〔陕西省凤翔县〕)变兵首领李楚琳(参考去年〔七八三〕十月八日),派使节向李适进贡,李适不得已,只好任命李楚琳当凤翔战区司令官(节度使),但心里十分憎恨,文武百官认为李楚琳凶恶叛逆,反复无常,如果不

严加防范，恐怕他抓住机会发动战事，因此，李楚琳几次派来的使节，李适都不接见，而且不放他们回去。后来，由奉天（陕西省乾县）向南逃亡，刚到汉中（陕西省汉中市），就打算命浑瑊接替李楚琳的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。

陆贽听到后，上疏指出：

“李楚琳谋杀统帅（张鉴），投效逆贼（朱泚），罪行固然严重，可是，因为陛下还没有回都，元凶匪酋仍然存在，全国勤王的军队，仍留在京师（首都长安）附近，陛下一旦下达反攻命令，一分一秒都要争取。现在，商岭（秦岭山脉东段）道路迂回遥远；骆谷（陕西省周至县西南）如果再被盗匪控制；勤王大军跟中央之间，唯一的交通要道，就只剩下褒斜（陕西省太白县境），这条道路如果发生问题，南北就被切断。勤王各军危险疑虑，处在两个叛徒（朱泚及李怀光）威迫利诱夹缝之中，人心惶惶，随时都会爆发变局。万一李楚琳发狂，公开叛变，南面塞住要寨，东面引诱巨奸，我们的咽喉就被切断，四肢就被分割。

而现在，李楚琳采取脚踏两只船的投机态度，是上帝诱发他改变心意，所以我们才能保持回京（首都长安）的道路畅通无阻，完成复国大业。希望陛下更深入地考虑，对李楚琳特别安抚，只要拖延得久一点，就可以完成大事。如果非检查他平常的行为，追究他过去的过失，那就等于向全世界宣告：犯错的人，即令改过，也不能赦罪；即令自新，也不能宽恕。而目下所有将领及官吏，有几个是没有犯过错的？各人自我反省，想前想后，有谁能不心生疑惧！更何况抗命之徒、被胁迫之辈，自己了解辜负皇家，罪恶重大，怎么敢反正回归？这件事情非同小可，必须马上决定。希望陛下追求英明君主的大抱负、大谋略，而不因小小的不能忍耐，而伤害复兴大业。”



李适恍然大悟，特别优待李楚琳的使节，颁发措词温暖亲切的诏书，安抚慰劳。

**27** 三月二十六日，命宣武战区（总部设宋州〔河南省商丘县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刘洽，遥兼二级宰相（使相）。

**28** 三月二十八日，命行宫总作战司令（行在都知兵马使）浑瑊，遥兼二级宰相（使相），更兼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州〔宁夏灵武县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，以及朔方、邠宁、振武、永平各战区、奉天军基地各野战军副最高指挥官（行营兵马副元帅）。

**29** 三月二十九日，李适下诏谴责李怀光罪行，但强调朔方战区将士们的忠贞及对帝国的贡献。仍念及李怀光从前的功勋，特别宽恕，而只免除他副最高指挥官（副元帅）、太尉（三公之一）、最高立法长（中书令）、河中（山西省永济县）特别市长（河中尹），以及朔方等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、道政府行政长官（观察使）等；另授李怀光中央官位：太子太保（太子三太之三）。所统御的军队，由本军自行推荐一位功高望重的将领领导，并迅速奏报，中央当马上授给旌旗符节，满足大家愿望。

**30** 夏季，四月二日，擢升邠宁战区（总部设邠州〔陕西省彬县〕）作战司令（兵马使）韩游瓌，当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。

四月三日，擢升奉天（陕西省乾县）特遣兵团作战司令（行营兵马使）戴休颜，当特遣兵团司令官（行营节度使）。

**31** 灵武（宁夏灵武县）留守司令宁景璿，给李怀光家修盖房舍，别动部队将领李如暹说：“李太尉（李怀光）赶走天子，宁景璿却为他大动土木，同样是造反！”攻击宁景璿，诛杀。

**32** 四月四日，加授李晟：鄜坊、京畿、渭北、商华等各战区野战军副最高指挥官（副元帅）。

李晟家属一百余人，以及神策军官兵家属，都留在首都长

安(陕西省西安市),朱泚待他们十分优厚。勤王军中有人谈到家事时,李晟哭泣说:“皇上如今在哪里?我们怎么敢想家!”朱泚派李晟的亲近送家信给李晟,说:“大帅家平安无事。”李晟大怒说:“你竟敢做逆贼的间谍!”立刻斩首。士卒们还没有领到春季军服,天已盛夏,李晟仍然穿皮袍,所以官兵们始终没有叛变的想法。

柏杨曰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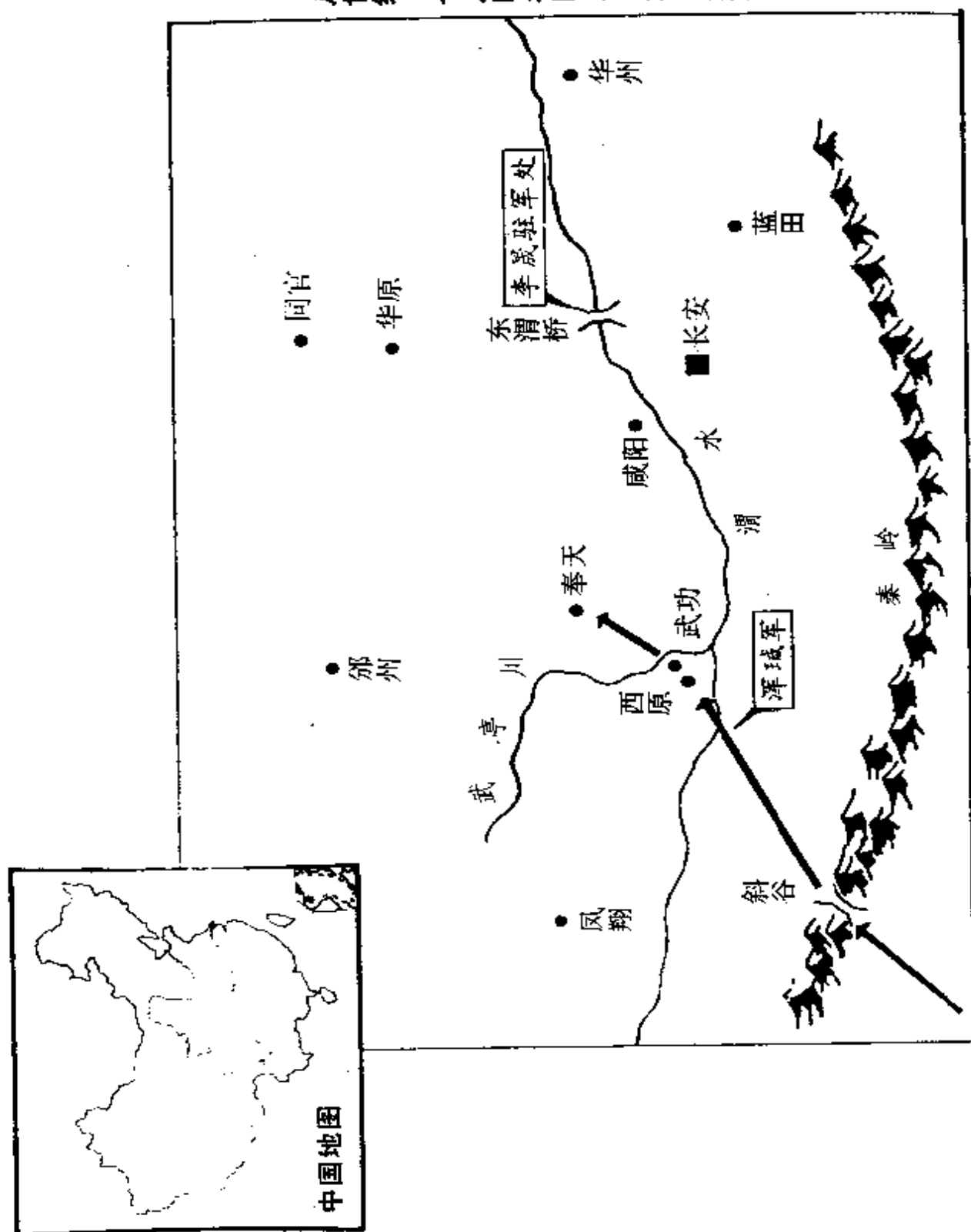
传递平安家书,怎么就是间谍?报告家人消息,又犯了什么重罪?竟然斩首。这就是酱缸文化的自然反应,用别人的性命或自由,表演自己的忠贞,好让主子欢喜宠爱!

四月五日,擢升陕虢道防御司令(防遏使)唐朝臣,当河中、同绛战区(总部设河中〔山西省永济县〕)司令官(节度使)。命前河中(山西省永济县)特别市长(河中尹)李齐运,当首都长安(陕西省西安市)特别市长(京兆尹),负责供应李晟军粮秣劳役。

**33** 四月十日,擢升魏博战区(总部设魏州〔河北省大名县〕)作战司令(兵马使)田绪,当战区司令官(节度使)。

**34** 行宫总作战司令(行在都知兵马使)浑瑊,率北伐各路大军出斜谷(陕西省太白县),皇家图书馆院长(秘书监)崔汉衡,要求吐蕃军(西藏)助战,大宰相尚结赞说:“邠州(陕西省彬县)的军队不出勤,恐怕会袭击我的后背。”邠宁战区(总部设邠州〔陕西省彬县〕)司令官(节度使)韩游瓌听到消息,派他的部将曹子达率军三千人,去跟浑瑊会师。吐蕃军派部将论莽罗依,率士卒二万人追随。凤翔战区(总部设凤翔〔陕西省

# 八世纪：七八四年四月 浑瑊进驻奉天



凤翔县))司令官(节度使)李楚琳也派部将石镪,率士卒七百人会合浑瑊,攻克武功(陕西省武功县)。

四月十日,朱泚派部将韩旻反攻武功(陕西省武功县),石镪率他的部众向韩旻投降。浑瑊进攻,不能取胜,集结各部队,驻屯武功(陕西省武功县)县城西方平原,正巧曹子达及吐蕃军赶到,联合攻击韩旻,在武亭川(泾水支流漆水河)会战,大破韩旻军,格杀一万余人,韩旻仅逃出一命。浑瑊遂率军进驻奉天(陕西省乾县),跟进驻东渭桥(陕西省高陵县南)的李晟军,东西呼应,对长安(陕西省西安市)施加压力。

**35** 李适打算给他的长女唐安公主建立一座佛塔,陪葬物品十分丰富。监督院高级顾问官(谏议大夫)、二级实质宰相(同平章事)姜公辅上疏劝阻,认为:“山南(秦岭以南)不是长久居住之地,公主的灵柩,一定会运回首都长安。在此地应该简单收敛,留下财物,应付军中急需。”李适派人告诉国务院文官部考核司长(考功郎中)陆贽说:“给唐安公主建立一座佛塔,能用几个钱?不是宰相们应管的事,姜公辅只是挑我的错,用来寻求高贵名声。辜负我到这种地步,我应该怎么处置他!”陆贽认为姜公辅身负宰相重任,遇事提出意见,不应受到处罚。

陆贽上疏,大略说:“姜公辅不久以前,还跟我一同在皇家文学研究院(翰林院)任职,这项同事关系,使我处境困难,如果据理力争,为他辩护,则有结党营私的嫌疑;如果逢迎陛下的旨意,顺服陛下的说法,则有违于辅佐大义。涉嫌结党营私,不过一个人招祸;违背辅佐大义,则玷污皇上恩典。如果只顾自己,而忘掉君王,实是我的耻辱。”

陆贽又说:“昏庸愚昧的君王最大特征是:下面的怨恨已经满盈,他在上面却什么都不想知道;罪恶的行为已激怒上帝,他

却一点也不打算醒悟；直到家破国亡，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。”

陆贄又说：“应该只问事情的‘对’、‘错’、‘是’、‘非’，不应该只问事情的‘大’、‘小’！《虞书》说：‘必须谨慎戒惧，只因每天都要发生上万次事情！’（《书经·皋陶谟》：‘兢兢业业，一日二日万几’）。尧帝伊祁放勋及舜帝姚重华在位时，帝王圣明，臣属贤能，考虑事情，每天都以‘万’为单位计算。说明最微小的事情，都不可不这么重视，陛下怎么可以忽略，不挂念在心上！”

陆贄又说：“如果认为谏诤规劝，就是指责君王的过失，那么，挖出贤臣心脏的君王，就不会受圣明君王们的责备（商王朝比侯子干，因规劝末任帝子受辛而被挖心惨死）。如果认为谏诤规劝是为了博取美名，那么《易经》上就不会有‘臣属尽忠，并不是为了他自身’的记载。”

陆贄又说：“即令有人故意借着抨击君王的过失，用谏诤规劝来博取自己的荣耀，有什么关系？君王只要采纳正确建议，只要不拒绝刺耳的话；那么，所作批评正足以显示陛下更高贵的美德；臣属所博取的美名，正是增加陛下无穷的福份，无往而不对陛下有利。在任何一切规劝的行为中，陛下的收获最多。如果只为了厌恶他故意揭疮疤，而赌气拒不认错，陛下势将被认为厌恶正直，引起讥刺。只因不愿对方有美名而不肯包容，陛下同样也将被认为拒绝听逆耳之言。结果，为了掩饰过失的种种动作，反而使过失更为显明；为了打击对方享有美名的各项措施，反而使对方享有的美名更为传播。如果真的这么去做，损失就太大。”

但李适的忿怒并不能消除，决心反击。

四月十四日，罢黜姜公辅，调任太子宫政务署长（左庶子）。

**36** 加授西川战区（总部设成都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张延赏，遥

兼二级宰相(使相), 酬庸他后勤供应无缺。

37 秦帝朱泚, 及秦政府最高监督长(侍中)姚令言, 不断派使节游说泾原战区(总部设泾州〔甘肃省泾川县〕)司令官(节度使)冯河清, 冯河清把他们一律斩首。但大将田希鉴跟朱泚秘密来往, 遂杀黄河清, 归降朱泚, 朱泚命田希鉴当泾原战区司令官(节度使)。

38 李适询问陆贄说: “最近, 一些从山北(秦岭以北)来的小官, 全不是好东西。有个叫邢建的人, 谈到盗贼的声势, 大肆夸张, 依情形推测, 似乎负有某种任务, 前来侦查大后方的虚实, 已经把他安置在另一个地方(这句平淡的话, 就是告诉你那人已被逮捕囚禁, 正受苦刑拷打, 结局多半处死)。像这种情形, 还有好几个人, 如果不深入追查, 恐怕奸计得以完成。你且用心想一想, 怎么办才好!”陆贄上疏指出: 变兵盘据皇宫, 凡是冒险犯难、千辛万苦从遥远地方投奔皇帝所在地的人, 都应该酌量情形, 施恩赏赐, 怎么可以横加猜忌, 逮捕囚禁! 奏章上说:

“以一个人的聪明而打算了解宇宙间的千变万化, 以一个人的警觉而打算消除亿万人的奸邪诈欺, 用的心智越精密, 离开事实真相也越远。项籍接受秦王朝二十万士卒投降, 担心他们心怀反复, 再度叛变, 一次就把他们活埋, 这种所谓预防性措施, 残酷可谓达到顶点(参考前二〇六年十一月)。刘邦心胸坦荡, 度量宏大, 天下知识分子纷纷投奔, 他都收容, 毫不猜忌怀疑, 所谓预防性措施, 可谓十分疏忽。然而, 刘家兴起, 项家灭亡。心存猜疑, 跟坦诚相待, 它的效果绝对不同。

嬴政(秦王朝一任帝)刻苛威严, 雄猛猜忌, 荆轲却奋不顾身向他行刺(参考前二二三年)。刘秀(东汉王朝一任帝)宽宏+

量，博爱敦厚，马援则向他效忠（参考二八年十月）。岂不是说明谦卑诚恳待人，别人都会顺服；靠着小动作驾驭，别人就不可能对他亲爱信任。内心感动，就会爱戴，即令是贼寇仇敌，也可以化作心腹手臂。没有亲爱信任的心情，便会产生畏惧，那么，即令是骨肉之亲，也会变成贼寇仇敌。”

陆贽又说：

“陛下天纵英明，智慧超过常人，所以对臣属看得很轻；思考周密而且能预见先机，因而有控制宇宙、独力运转的能力。囊括大家的谋略，遂生谨慎过度的戒备；洞察万民的隐情，自然凡事都要预先防范。严厉约束文武百官，企图用严刑峻法，使社会纳入正轨；用权势威风统御全国，认为只有武力，才可以制服反抗力量。于是，有才能的人怨恨不被重用，忠贞不二的人忧虑会受到怀疑，尽忠报国勋业彪炳的人，唯恐怕皇上难容；犹豫不定的人，面对中央讨伐的威胁，一个个越离越远，终于叛变，造成灾难。最高首脑所作所为，全国人民都看得清楚，任何一件小事都要慎重，何况不是小事。但愿陛下接受前车倾覆的教训，才是帝国最大的幸福。”

胡三省曰：

陆贽奏章，对李适的心理状态，分析到深处。到了后来，怎么能逃避李适的报复！

**39** 四月十七日，命前山南东道战区（总部设襄州〔湖北省襄樊市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南皮（河北省南皮县）人贾耽，当国务院工程部长（工部尚书）。

最初，贾耽派作战参谋长（行军司马）樊泽前往皇帝所在地

呈递奏章，樊泽回来复命。有一天，贾耽正在举行盛大宴会，忽然中央下达紧急命令，任命樊泽接任战区司令官（参考本年〔七八四〕正月二十四日）。贾耽把命令揣到怀里，面不改色，宴会继续进行。结束后，召见樊泽，才告诉他，并且命各将领官吏晋见樊泽。营门官（牙将）张献甫大怒说：“作战参谋长（行军司马）代表大帅（贾耽）前去向皇上请安，竟敢趁机为自己图谋旌旗符节，夺取长官的土地，不忠不义，人心不服，请把他诛杀。”贾耽说：“这是什么话！天子既有任命，他就是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！”当天就离开襄州（湖北省襄樊市），并命张献甫跟自己同行，总部遂恢复安定。

**40** 国务院左最高执行长（左仆射）李揆，从吐蕃王国（西藏拉萨市）回国（出使事，参考去年〔七八三〕七月九日）。

四月二十四日，在凤州（陕西省凤县）逝世（本年，七十四岁）。

**41** 邠宁战区（总部设邠州〔陕西省彬县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韩游瓌，率军前往奉天（陕西省乾县），跟行宫总作战司令（行在都知兵马使）浑瑊会师。

**42** 四月二十六日，命平卢战区（总部设郛州〔山东省东平县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纳，遥兼二级宰相（使相）。

**43** 四月二十七日，义王李玼逝世（李玼是九任帝李隆基的儿子）。

**44** 汉帝朱泚的皇太弟、冀王朱滔，围攻贝州（河北省清河县）一百余日；马寔围攻魏州（河北省大名县）也超过四十天，都不能攻克。

唐政府昭义战区（总部设潞州〔山西省长治市〕）参谋官（参谋）贾林，再代表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抱真（安抱真），前往游说恒冀战区（总部设恒州〔河北省正定县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王武俊



说：“朱滔主要目标在夺取贝州（河北省清河县）和魏州（河北省大名县），更遇上田悦受害，假如再过十天不去援救，魏博战区就归朱滔所有。魏博战区一旦陷落，则易、定、沧战区（总部设定州〔河北省定县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张孝忠，一定屈服。朱滔集结三个战区的兵力，加上回纥兵团（瀚海沙漠群），进逼常山（河北省正定县，恒州州政府所在），你打算家门不被屠灭，难道能如愿以偿！常山（河北省正定县）如果失守，昭义战区特遣兵团（时驻临洺〔河北省永年县〕）非撤退到西山（太行山）不可；河朔（河北平原）就要全部落到朱滔之手。不如趁着贝州（河北省清河县）、魏州（河北省大名县）还没有陷落，跟昭义特遣兵团会合，解救二城。朱滔灭亡，关中（陕西省中部）一定丧失斗志，用不了多久，他的老哥朱泚就会被砍下人头，全族覆亡。皇帝御驾重返京师（首都长安），所有将领们的功劳，谁能比你更高！”王武俊大为高兴，接受建议。

四月二十八日，王武俊进驻南宮（河北省南宮县）东南，李抱真（安抱真）自临洺（河北省永年县）率军前来会师，两军营垒相距十里，然而因敌对太久，所以仍互相猜疑。明天（四月二十九日），李抱真（安抱真）只带数名骑兵，前往王武俊大营；幕僚宾客们都阻止李抱真（安抱真）不可冒险，李抱真（安抱真）命作战参谋长（行军司马）卢玄卿紧急备战，等待进一步消息，说：“我这次任务，关系帝国安危，如果不能回来，带领大军听候中央命令，在你；鼓励战士雪耻复仇，也在你！”吩咐完毕，即行出发。王武俊军也加强戒备，严阵以待。李抱真（安抱真）和王武俊见面，申诉国家的灾祸，以及天子逃亡在外的危难，握住王武俊的手痛哭，涕泪流满双颊；王武俊也悲恸至深，难以克制，左右将领深受感动，都掩面哭泣，抬不起头。李抱真（安抱

真)遂跟王武俊结拜为兄弟,誓死消灭贼寇。王武俊说:“十哥(李抱真兄弟辈中排行第十),你的名声远播四海,往日蒙你讲解启蒙,得以弃邪归正,回归中央,免受被剥成肉酱的重刑,享受王爵、公爵的荣耀。今天又不因我是蛮族而看不起,跟我结拜成义兄义弟,我怎么敢当,又用什么回报!朱滔所仗恃的,不过回纥(瀚海沙漠群),用不着害怕,会战的时候,请十哥在马上安观看,我一定为十哥把他们击破。”李抱真(安抱真)退到王武俊的营帐中,酣睡了很长一段时间。王武俊感激,对李抱真(安抱真)的态度,越发崇敬,手指胸口,仰天表白说:“这身子已许给十哥,为十哥而死。”于是两军联合前进。

45 山南(秦岭以南)气候炎热,李适因士卒还没有改换春季军服,自己也只穿袂衣(袂,音jiá,[夹]双层布的衣服,介于绵衣跟单衣之间)。

五月,全国盐铁专卖总监督执行官(盐铁判官)万年(首都长安东半城)人王绍押运江淮(华东地区)进贡的绸缎布匹,抵达梁州(陕西省汉中市),李适命先给将士缝制春季军服,然后自己才脱下袂衣,改穿单衫。浙江东西战区(总部设润州[江苏省镇江市])司令官(节度使)韩滉,打算派使节押运绫罗四十担到皇帝所在地,幕僚何士干愿意担任,韩滉大喜说:“你如果愿意,就请今天过江。”何士干答应,回去向家人告辞,发现日用的木柴、食米,都已送进家门。登上粮船,发现所有旅途及平常用具,都已堆满,甚至厕所用的草纸,韩滉都亲笔条条记载,没有一件事不准备周全。每个挑夫,腰里都携带一块白银。

韩滉又运稻米一百船,供应在渭北(渭水以北)扎营的李晟,亲自把米袋背到船上,将领、参谋官等也争相搬运,一会工夫,就搬运完毕。每艘粮船配备五名弓箭手,作为预防,遇到海盗,

则敲打船舷，互相警告，五百支箭同时上弦。直到东渭桥（陕西省高陵县南），盗匪不敢接近。当时，关中（陕西省中部）兵荒马乱，每斗米值钱五百枚；等韩滉的粮船抵达，米价降低五分之四。韩滉这个人坚强能干，严肃刚毅，自己的饮食衣着，十分简单朴素，他的妻子每天都穿绢质（粗丝织成）长裙，破了之后才换。

46 吐蕃军（西藏）击破秦政府军韩旻等之后，大肆抢掠，即行撤回回国。

秦帝朱泚派泾原战区（总部设泾州〔甘肃省泾川县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田希鉴用重金贿赂吐蕃军，吐蕃军接受；唐政府邠宁战区特遣兵团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韩游瓌奏报李适。行宫特遣兵团总作战司令（行在都知兵马使）浑瑊也上疏说：“尚结赞屡次派人约定，立刻联军进攻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，可是并不出动，听说他的军队遇到春季瘟疫，最近已经回国。”李适因李晟、浑瑊的兵力太少，打算倚靠吐蕃军（西藏）收复京师（首都长安），忽然听说撤回回国，十分忧虑，询问陆贄的意见。

陆贄认为，吐蕃军（西藏）贪婪狡狴，对中国只有害处，没有益处；撤回回国，实在值得欣慰祝贺。于是上疏，大略说：“吐蕃军（西藏）推拖犹豫，一再反复，深入京畿地带，却暗受逆贼驱使，以致前线各将领无论进退，都有危险。中国勤王军如果不理会他们，单独前进，又怕他们心里大不高兴，袭击我们背后，如果跟他们联合进攻，又因他们一再延期，寸步难行，吐蕃军（西藏）如果不走，盗匪永无法消灭。”

陆贄又说：“将领们怀疑陛下对他们不信任，恐怕吐蕃军（西藏）夺去他们的贡献；士卒们怀疑陛下不念及旧日功劳，恐怕吐蕃军（西藏）会单独受到重赏；盗匪（秦政府军）害怕吐蕃军（西

藏)战胜后,他们不是被杀就是被俘虏充当奴隶;人民害怕吐蕃军(西藏)入援,所有财产,被他们掠夺。这种情势是:政府官民人等,心情懈怠,沦陷在盗匪境内的人,不得不坚决抵抗。”

陆贄又说:“而今,李怀光盘据蒲州(即河中·山西省永济县)、绛州(山西省新绛县),吐蕃军(西藏)又远离国境,压力已经分散,勤王大军再没有受到夹攻的顾虑,浑瑊、李晟各统帅,才华能力,才可以施展。”

陆贄又说:“只要陛下谨慎地安抚接待将领士卒,不断赐给鼓励,国家中兴大业,十天半月,就可实现,不必再眷恋那群狗羊,而失去军心。”

李适再派人告知陆贄,说:“你分析吐蕃的形势,十分正确,然而浑瑊、李晟各军应该有一个共同作战计划,一致行动。我打算派人去前方慰劳,请你详细地考虑规划,分析归纳,条条列出上奏。”陆贄认为:“贤明的领袖遴选将领,必须交付给他全权,才可能成功。现在,前方跟中央所在地,相隔千里(咸阳与汉中航空距离二百公里,但中隔海拔四千公尺的秦岭山脉,路途盘旋险要),战争变化无常,从遥远的地方发出命令,未必跟现实情况符合。他们如果不遵从命令,君王失去威严;如果遵从命令,则伤害到军事胜利。无论进攻或退守,都像遇到了绊马索,难以完成任务。不如授权给他们自己决定,而只颁发优厚赏赐,将领们一定喜悦感动,才智和勇气,才能尽量发挥。”于是上疏,大略说:“刀锋如雪,乱箭似雨,肉搏血战在原野之上,而决策却拟定于深宫之中;情势瞬息万变,而指挥却在千里之外;将帅们效命疆场,对中央决策和千里外的指挥,服从或不服从,都会妨碍作战;执行或不执行,都会招来灾难。于是,对皇上干预太多的讥刺,自然产生。将领土卒都成了遥控

下的木偶，怎么会有一死报国的决心。”

陆贄又说：“道听途说的话，跟有凭有据的话不一样；精密计划，跟面对现状也有差异。”

陆贄又说：“假使将领中有人随心所欲地拒抗命令，陛下不能在这个时候，责备他违犯圣旨，加以杀戮？结果是抗命的人不受处罚，而服从命令的人又未必是适当的人选。最后只不过说了很多废话，增加皇上的忧虑而已，不但对大局无益，反而损失更多。”

陆贄又说：“君王的权势，跟臣属的权势，意义不同。只有自己不出主意，才能综合使用众人的智慧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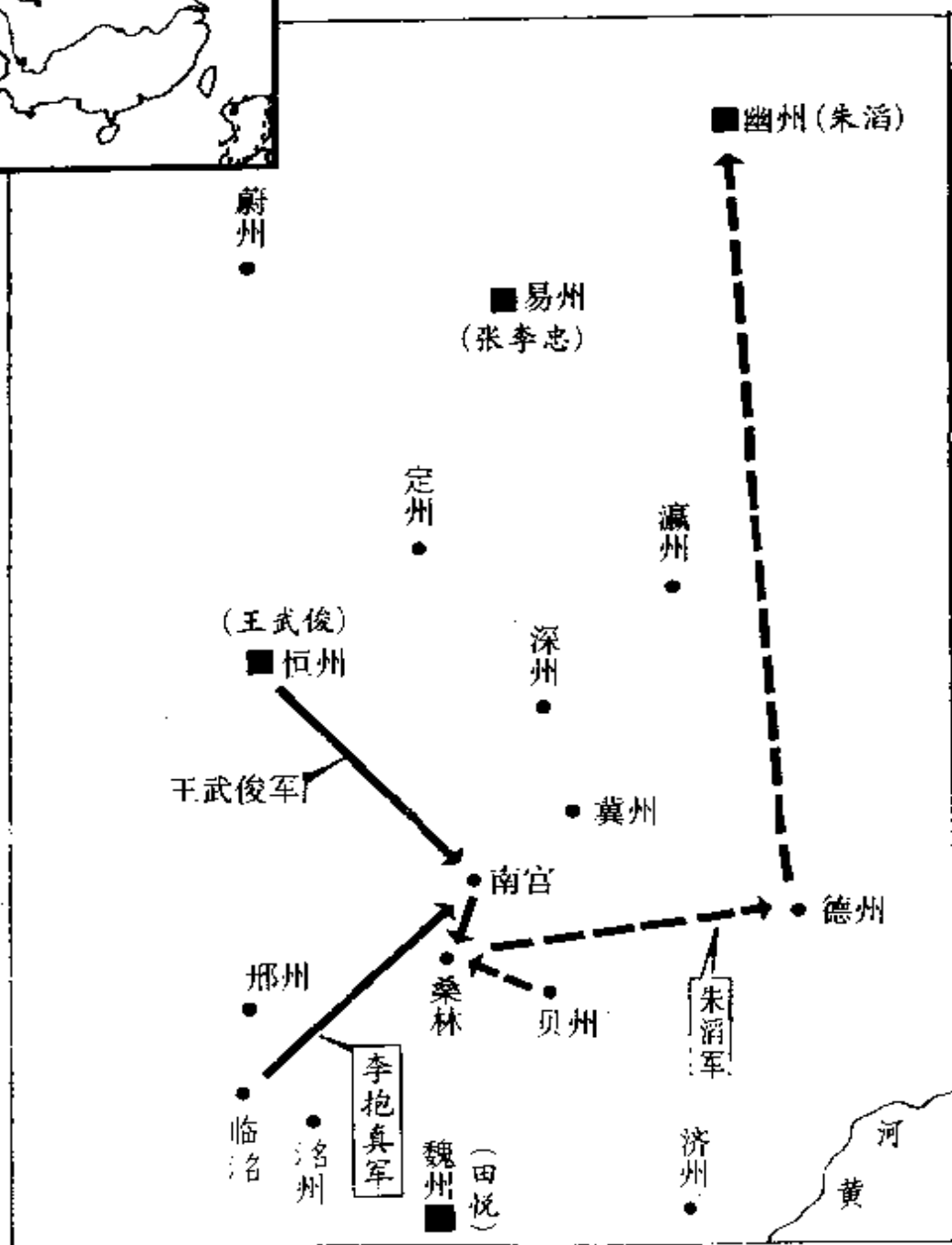
**47** 五月三日，泾王李挺逝世（李挺，是十任帝李亨的儿子）。

**48** 徐、海、沂、密道（首府设徐州〔江苏省徐州市〕）行政长官（观察使）高承宗逝世（七八一年，李洧献出徐州，回归中央；七八二年，被任命为徐、沂、密道行政长官〔观察使〕。李洧逝世后，高承宗继任）。

五月四日，唐政府命高承宗的儿子高明应主持军事。

**49** 五月五日，李抱真（安抱真）、王武俊，在距贝州（河北省清河县）三十里处扎营。

朱滔听说两军就要到达，紧急召唤包围魏州（河北省大名县）的马寔，马寔日夜不停地急行军赶赴贝州（河北省清河县）。有人警告朱滔说：“王武俊长于野战，不可以跟他正面冲突，应该命大军稍微向前推进，增加对他的压力，再命回纥军（瀚海沙漠群）切断他的运粮要道。我们只管坐在军营里吃从德州（山东省陵县）、棣州（山东省惠民县）运来的粮食，在军营前面筑阵，时机有利就进攻，时机无利就退回自保。等他们饥饿疲惫，然后就可控制。”朱滔犹豫不决。正巧马寔率军抵达，朱滔下令明天出



八世纪·七八四年五月 河朔混战 朱滔败退

战，马寔说：“士卒在炎热的天气下急行军，困倦疲惫，请休息几天，再作攻击。”

顾问官(常侍)杨布、将军蔡雄陪同回纥带兵官(达干)晋见朱滔，回纥带兵官说：“我们在国内时，跟邻国交战，经常只出动五百名骑兵，攻击邻国数千名骑兵，就好像秋风扫落叶。如今接受大王金银绸缎、牛肉美酒，前后不计其数，很想替大王建立功劳，现在正是时候。明天，请大王骑马登上高岗，观看回纥为大王剪除王武俊的骑兵，让他连一匹马也回不去。”杨布、蔡雄说：“大王的英勇谋略，盖世无双，率领燕蓟(北京市)大军，行将横扫河南(黄河以南)，肃清关中(陕西省中部)，而今看见这么一小撮敌人，都拿不定主意，不敢攻击，使远近都感到失望，还用什么完成霸业？回纥带兵官的要求，是上等策略。”朱滔大喜，遂决心出战。

五月六日，王武俊派作战司令(兵马使)赵琳，率五百名骑兵，埋伏桑林(河北省广宗县东北)；李抱真(安抱真)在防线之后，把军队集结成方阵，王武俊率骑兵担任前锋，亲自面对回纥(瀚海沙漠群)。回纥骑兵发动攻击，直冲王武俊军，王武俊骑兵一提缰绳，左右避开。回纥骑兵一直冲到阵后，正准备回马，王武俊下令攻击，赵琳也自林中冲出，向回纥军拦腰砍杀，回纥军败退。王武俊紧追不舍，朱滔骑兵也跟着溃败，踏践自己的步兵阵地，于是步骑兵霎时瓦解，向东方逃命，朱滔不能制止。只好奔回大营。李抱真(安抱真)、王武俊，联军追击。这次，朱滔率军三万人出战，一场战役下来，死伤一万余人，逃走的也一万余人，朱滔只剩下数千人，进入营垒坚守。正巧，天色黄昏，大雾陡起，联军不能前进，于是，李抱真(安抱真)驻朱滔营的西北、王武俊驻朱滔营的东北。朱滔心胆俱裂，于深夜燃火焚

烧大营，率军出南门，向德州（山东省陵县）逃去，把所掳掠的东西全部留下，无法带走，堆积如山，联军因雾太大，不能追赶。

朱滔斩杨布、蔡雄（一脸忠贞并不是无往而不利，同样可以断送性命），率军北返幽州（北京市），羞惭愧咎，又怕范阳（北京市）留守长官刘怦（音pēng，〔烹〕）趁自己失败，对自己下手。想不到刘怦出动全体留守部队，夹道二十里，具备仪仗队，把朱滔迎接回府，二人相对唏嘘叹息，悲喜交加，当时的人对刘怦一致称赞。

50 最初，张孝忠献出易州（河北省易县），回归中央，中央任命张孝忠当义武战区（总部设定州〔河北省定州市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，把易州（河北省易县）、定州市（河北省定州市）、沧州（河北省沧州市东南），划归他的辖区（参考七八二年二月十一日）。沧州（河北省沧州市东南）州长李固烈，是李惟岳妻子的老哥（李惟岳事，参考七八二年闰正月），辞职转回恒州（河北省正定县），张孝忠派内营管理官（押牙）安喜（河北省正定县）人程华，前去接收州政府工作。李固烈贪婪入骨，把州政府所有的物资——绫罗绸缎、珍珠财宝，全部收归私有，满装数十辆大军。就要启程的时候，士卒们愤怒地呐喊说：“州长扫清库务，全部带走，将上们往后饥饿苦寒，谁来解救！”遂斩李固烈，把他的家人，老少不留，全部屠杀。程华听到兵变，从墙洞里钻出逃走，变兵找到他，请他主持州政府业务。程华不得已，勉强接受。张孝忠接到报告，立刻发表临时人事命令，命程华当沧州（河北省沧州市东南）州长。程华性情宽厚，对将士推心置腹，将士心情才归平静。

不久，朱滔、王武俊背叛中央，二人都派使节征召程华，程华



都不接受。当时，张孝忠身在定州（河北省定州市），从沧州（河北省沧州市东南）前往定州（河北省定州市），一定经过瀛州（河北省河间市），而瀛州（河北省河间市）隶属朱滔，道路阻断，交通困难。沧州（河北省沧州市东南）总务官（录事参军）李宇，向程华建议，不如上疏中央，请求另设一个战区，程华同意，派李宇携带奏章，前往皇帝所在呈递。李适即命程华当沧州（河北省沧州市东南）州长、横海战区（总部设沧州〔河北省沧州市东南〕）副司令长官（副大使），代理司令官（节度使），改名程日华。并命程日华（程华）供给义武战区（总部设定州〔河北省定州市〕）租税十二万串钱。

王武俊继续派人前去游说，当时，军中缺乏战马，程日华（程华）向使节说：“王大帅（王武俊）一定要我归附，请先派遣二百名骑兵协防。”王武俊如数派出，程日华（程华）把马全部留下，而把骑兵送回。王武俊大怒，可是，正跟唐政府马燧等拒抗，不能分兵出击，程日华（程华）因此得以保全。

后来，王武俊再度回归中央，程日华（程华）派人前去道歉，并送上马价，更致送贿赂，王武俊转怒为喜，二人和好如初。

51 五月二十日，李晟举行大规模阅兵大典，宣布将收回京师（首都长安）。

之前，汉政府最高监督长（待中）姚令言等，不断派出间谍、斥候，侦察李晟发动攻击的日期，都被唐政府军俘虏，李晟叫他们观看阵势，告诉他说：“回去报告那些叛徒，努力防守，不要背弃朱泚！”用酒肉招待，发给路费，放他们回去。现在，李晟率军进抵通化门（长安东面北头第一门）外，炫耀威力后撤退，汉军不敢出战。李晟召集军事会议，讨论攻城焦点，大家认为：“先夺取外城，占领市区，然后向北进攻皇宫。”李晟反对，他说：

“京师(首都长安)街市狭小，盗匪如果实行巷战，居民惊慌乱逃，对我们不利。据我所知，盗匪的重兵集中皇家林苑，不如直接向林苑北面进攻，先使他们的心腹溃烂，盗匪一定逃亡，如此，皇宫不致残破，街市不受骚扰，是上等战略。”各将领一致赞成，说：“好极！”于是通知行宫特遣兵团总作战司令(行在都知兵马使)浑瑊，及镇国战区(总部设华州〔陕西省华县〕)司令官(节度使)骆元光、商州战区(总部设商州〔陕西省商县〕)司令官(节度使)尚可孤，指定日期，在京师(首都长安)城下会师。

五月二十二日，尚可孤在蓝田(陕西省蓝田县)西，击败汉军将领仇敬忠，斩首。

五月二十五日，李晟推进到长安(陕西省西安市)光泰门(长安苑城东北门)外的米仓村(西安市东北)。

五月二十六日，李晟正筑营垒，汉政府将领张庭芝、李希倩率大军涌到，李晟对各将领说：“我开始时担心盗匪躲藏，不肯出战，而今前来送死，是上天帮助我们，不可失去机会！”命副最高指挥部作战司令(副元帅兵马使)吴洸(音shēn，〔身〕)等，发动攻击。当时，镇国特遣兵团在北，兵力薄弱，汉军集中力量攻击，李晟命营门官(牙前将)李演等率精锐部队增援。李演等竭力奋战，汉军败退；李演等乘胜追击，尾随汉军之后，攻入光泰门；汉军反击，李演等再把他们击败。等到夜晚来临，李晟收兵而还。汉军残余部队从白华门(汉帝朱泚一直在白华殿临朝，白华门当在附近)逃返京城。深夜，传出阵阵哀痛哭声。李希倩，是已称楚帝的李希烈的老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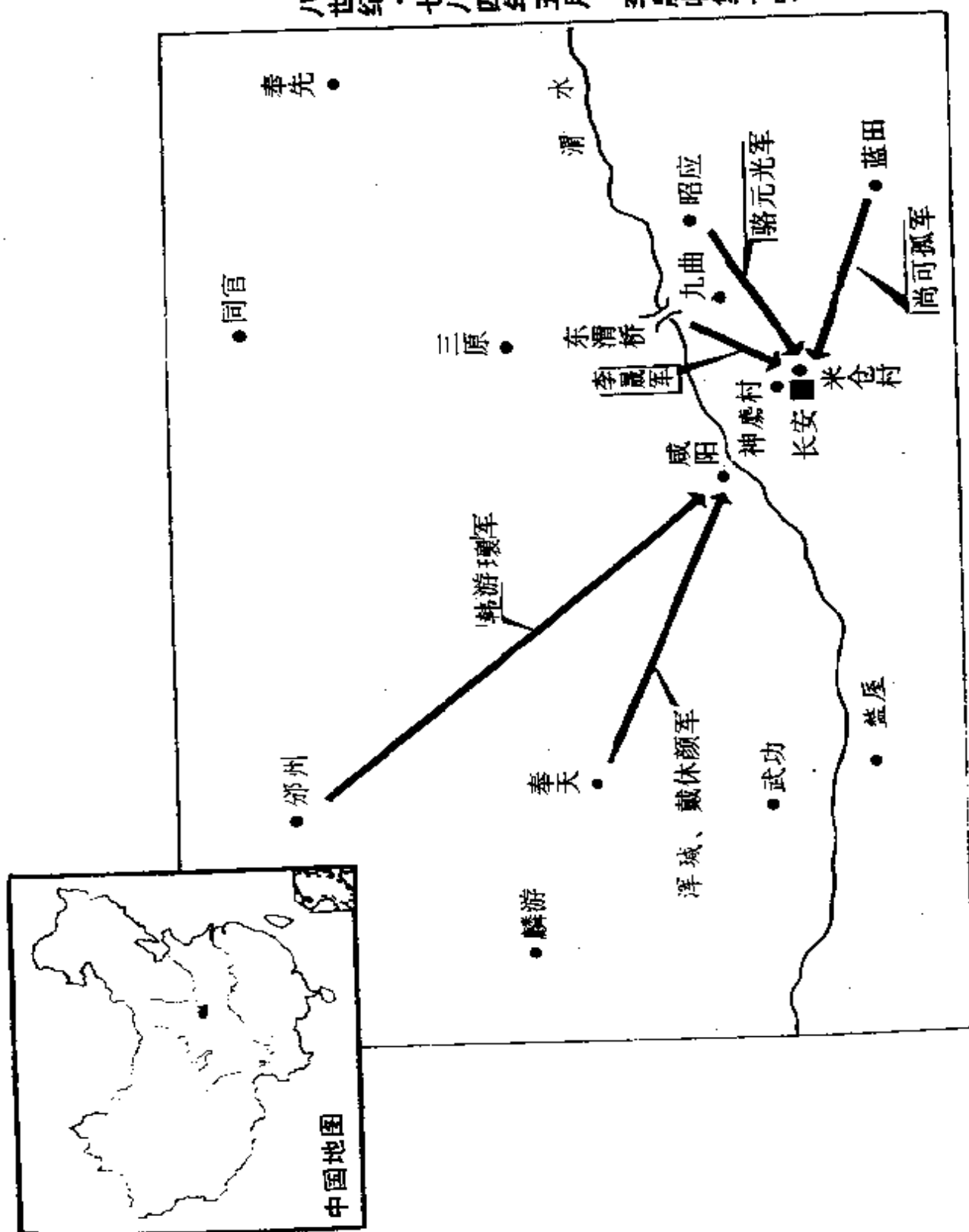
五月二十七日，李晟军再度出动，各将领请求等到西方支援部队抵达，前后夹攻。李晟说：“盗匪不断被击败，胆已吓破，如果不乘胜把他们扑灭，让他们完成防备，不是好的智谋。”汉

军又出城挑战，再被击败，唐军屡次传出捷音。骆元光在泸水（瀾水支流）西也击败汉军。

五月二十八日，李晟在光泰门外筑阵，命营门官（牙前将）李演，及营门作战司令（牙前兵马使）王佖，率领骑兵；营门官（牙前将）史万顷，率领步兵；一直挺进到皇家林苑墙外神嘉（音jia，〔加〕）村。李晟先派军连夜在苑墙凿开二百余步的缺口，可是当李演赶到。汉军已用树木栅栏把它塞住，从缝隙中射箭或用长矛猛刺，唐军不能前进。李晟大怒，向各将领咆哮说：“这么放纵敌人，我先把你们斩首！”史万顷恐惧，率军冒死冲锋，把树木栅栏拔除，攻入城中，王佖、李演率骑兵随后进入，汉军彻底崩溃，唐政府勤王各军，从四面八方，分别进城。姚令言等仍奋力苦战，李晟命决胜军基地司令（决胜军使）唐良臣等率步骑兵联合冲杀，一面战斗，一面前进，只十余个回合，汉军已不能支持。唐军攻抵白华门，汉军骑兵数千人在唐军背后出现，李晟率一百余骑兵折回抵御，左右大声高呼说：“宰相（李晟）亲自督战！”汉军大吃一惊，立刻溃散。

之前，朱泚派副最高指挥官（副元帅）张光晟，率军五千人驻防九曲（陕西省高陵县境），距东渭桥（高陵县南）十余里；张光晟秘密向李晟投降。等到朱泚溃败，张光晟劝朱泚出奔，朱泚乃跟姚令言率残余部众——仍将近一万人，放弃首都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，向西逃亡。张光晟送朱泚出城后，向李晟缴械。李晟派作战司令（兵马使）田子奇，率骑兵追击朱泚。李晟驻军含元殿前右金吾卫（卫军十二军）司令部，下令各军说：“依靠将士们的努力，今天得以清除宫廷。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人民，长期沦陷在盗贼压力之下，如果对他们有任何一小点惊动，都不是‘哀怜人民，讨伐罪犯’（“吊民伐罪”）的本意。我跟各位，和

# 八世纪·七八四年五月 李晟收复长安



家人见面的时刻，马上就要来到，但从现在起，五天之内，不准跟家人通信。”命首都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特别市长（京兆尹）李齐运等，安慰居民。李晟手下大将高明曜擅自夺取一名汉军的歌女，尚可孤部属一位军士擅自夺取汉军的一匹马，李晟把他们立即斩首，全军震动惊骇。军民相处安宁，对人民一点没有侵犯，远处街市有的过了一夜才知道唐政府军已经返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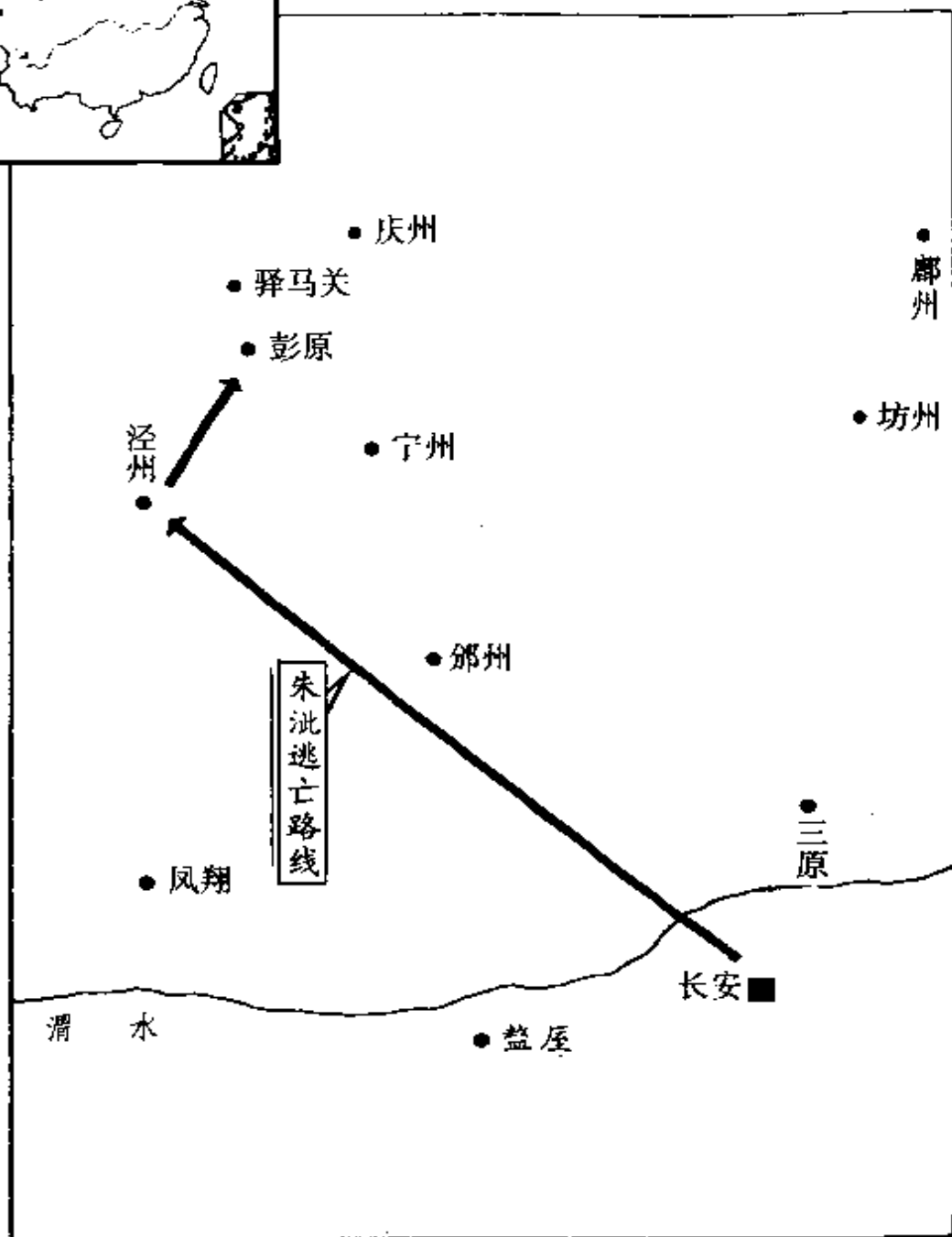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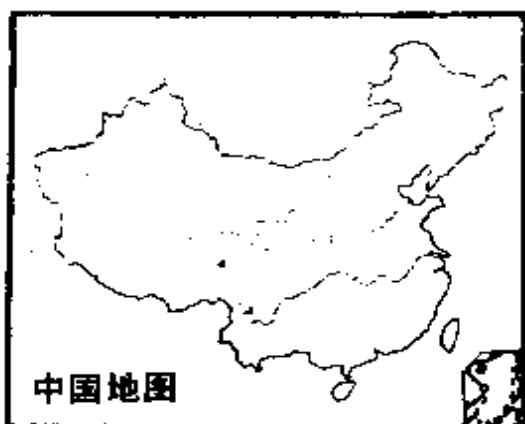
当天（五月二十八日），行宫特遣兵团总作战司令（行在都知兵马使）浑瑊、奉天（陕西省乾县）特遣兵团司令官（行营节度使）戴休颜、邠宁战区（总部设邠州〔陕西省彬县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韩游瓌，也攻克咸阳（陕西省咸阳市），击败汉军三千余人；得到朱泚向西逃亡消息，马上派出一部分军队前往堵截。

五月二十九日，李晟命京西作战司令（京西兵马使）孟涉驻防白华门（东苑内）、尚可孤驻防望仙门（大明宫南）、骆元光驻防章敬寺（首都长安东郊）；李晟率亲卫军三千人驻防安国寺（首都长安长乐坊），镇守京师（首都长安）。逮捕朱泚的党羽李希倩、敬钲、彭偃等八人，绑赴街市斩首。

52 王武俊击破朱滔后，返回恒州（河北省正定县）。上疏辞让卢龙战区（总部设幽州〔北京市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；李适批准（王武俊兼卢龙战区事，参考本年〔七八四〕二月）。

53 六月四日，李晟派机要秘书（掌书记）吴县（江苏省苏州市）人于公异，作“露布”向皇帝报告大捷（露布，不封口的文书，人人可以传阅），说：“我已肃清宫廷，晋谒皇家祖坟，连钟架都没有移动过，皇家祭庙跟过去一样完整。”李适看到，流下眼泪，说：“天生李晟，是为了国家，不是为了我！”

李晟驻扎东渭桥（陕西省高陵县南）时，火星出现太岁星旁边（荧惑守岁），不久之后消失，宾客们都向他祝贺，说：“火星终



八世纪·七八四年六月 朱泚之死

于退位，是皇家之福（火星跟姓李的有什么关系，事关天文，不懂），应迅速出击。”李晟说：“天子逃亡到荒野，做臣属的只知道战死而已，天象深奥高远，谁能了解！”攻克长安后，李晟告诉宾客说：“那时候并不是不信你的话，但我听说，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种行星，早晚出没，并没有一定规律，万一火星忽然再度在岁星旁出现，我们军队用不着打仗，就能会自己崩溃！”大家道歉说：“实在没有想到这些。”

54 汉帝朱泚打算投奔吐蕃王国（西藏拉萨市）。随从部众一路上逃亡，抵达泾州（甘肃省泾川县）时，只剩下一百余名骑兵。泾原战区（总部设泾州〔甘肃省泾川县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田希鉴，紧闭城门坚守，拒绝迎接，朱泚对他说：“你的官是我任命的！为什么在危难时，如此忘恩负义！”下令纵火焚烧城门，田希鉴把符节投到火里，喊道：“奉还给你！”朱泚部众痛哭失声。泾原战区士卒遂击斩姚令言，向田希鉴投降。朱泚跟范阳（卢龙战区总部幽州〔北京市〕所在）亲兵，及朱姓家族宾客，向北逃命，奔向驿马关（甘肃省庆阳县西南）；宁州（甘肃省宁县）州长夏侯英闭城拒抗，朱泚继续逃亡，抵达彭原西城屯（甘肃省镇原县东），他的部将梁庭芬一箭射中朱泚，朱泚落马，掉到一个土坑中，大将韩旻等斩朱泚（年四十三岁），携带人头，前往泾州（甘肃省泾川县）投降。朱泚的宰相源休、李子平投奔凤翔，凤翔战区（总部设凤翔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楚琳把他们斩首，连同朱泚的人头，一起送到皇帝所在地。

柏杨曰：

历史显示，急于当皇帝的人，无不失败，这就跟地基刚铺上水泥，还没有凝固，就急着盖一百层高楼一样；而

且，当国王还可以后退，当皇帝就踏上不归之路，当有人劝曹操先生当皇帝时，他失笑说：“这小子想把我弄到火炉上坐！”朱泚先生何德何能，一看宝座空出来，屁股立刻凑上去，仅此一点，他就头脑简单。如果效法曹操，接回李适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岂不是天赐良机！十年二十年后，宝座仍属已有。李怀光先生军势稍弱，朱泚就马上端起嘴脸，化友为敌，见识何等肤浅。一个只知道过瘾的人，层面就未免太低，最后甚至警告田希鉴先生：“你的官是我任命的！”如果田希鉴反过来警告：“你的官是李适任命的！”不知朱泚如何反应。智慧及常识两缺，一个笨蛋而已。

**55 李适命陆贄起草诏书给行宫特遣兵团总作战司令**（行在都知兵马使）浑瑊，教他寻找奉天（陕西省乾县）行宫服役而仓促失散的女美容师（裹头内人）。陆贄上疏说：“大敌巨寇，刚刚平定，疲惫贫苦的小民，满身创伤的士卒，对他们还没有安抚慰劳，第一道诏书却是先寻找女美容师，恐怕不是符合人民盼望的做法。开始时思虑周到，而有好结果的，已经不多；开始时就不思虑，结局还堪闻问？颁发给浑瑊的诏书，不敢撰写。”李适不再下诏，索性直接派宦官查访。

六月六日，李适命国务院文官部副部长（吏部侍郎）班宏，当慰劳特使（宣慰使），到前方慰劳将士，安抚人民。

六月七日，李晟斩朱泚宠信的官员崔宣、洪经纶等十余人。又上疏请求表扬守节不屈的刘迺（参考本年〔七八四〕二月二十日）、蒋洸（参考〔七八三〕十月九日）等。

六月十日，李适擢升李晟当司徒（三公之一）兼最高立法长（中书令），骆元光、尚可孤各依照等级升官。命摄理副总监察官



(检校御史中丞)田希鉴，当泾原战区(总部设泾州〔甘肃省泾川县〕)司令官(节度使)。

56 李适下诏，把梁州(陕西省汉中市)改称兴元特别市(兴元府)。

57 六月十五日，任命浑瑊当最高监督长(侍中)，韩游瓌、戴休颜，各依照等级升官。

58 汉帝朱泚溃败时，他所任命的首都长安(陕西省西安市)留守长官李忠臣(董秦)，逃往樊川(陕西省西安市南)，被查获生擒。

六月十七日，斩李忠臣(董秦。年六十九岁)。

59 李适问国务院文官部考核司长(考功郎中)陆贽说：“现在前往凤翔(陕西省凤翔县)，迎接御驾的各路人马，非常强大，我打算利用这个机会，派人接替李楚琳的战区司令官(节度使)，你认为如何！”陆贽上疏指出：

“陛下这样做，就跟胁迫劫持一样，如果说这是削平叛乱，实在并不威武；如果说这是整顿纪律，实在不够诚信。利用机会行事，将来再到各地巡查，谁还敢欢迎入境！有人或许认为这不过是权宜之计，但无论为何，我都想不通其中道理，‘权宜’的意义是：把同类的事物拿来评估轻重。而今，陛下所到之处，首先做的竟是裹胁逮捕！不过撤换一个将领，竟破坏圣上应有的崇高仁义，得到一块土地而使全国人民都心存猜疑，是重视应轻视的，却看轻应重视的，居然称之为‘权宜’，岂不恰恰相反！把违反大义称为权宜，把玩弄权术称为明智，使人震惊，事实是，皇上用这种权宜明智，则丧失人民；臣属用这种权宜明智，则身陷灾祸。历代之所以多灾难和多奸邪，都出自于这种错误的认识。我的建议是：陛下回到京师(首都长安)安定之后，征

召李楚琳给他一个官位，他高兴已被赦免，供陛下驱策奔跑都来不及，怎么还敢反抗中央，使中央再兴讨伐！”

六月十九日，李适从汉中（陕西省汉中市）启程。

**60** 李晟在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着手整顿政府机关，等候各单位还都后使用。并请求亲自到凤翔（陕西省凤翔县）迎接皇帝大驾，李适不准。

宦官总管署最高顾问官（内常侍）尹元贞，奉派到同州（陕西省大荔县）、华州（陕西省华县）慰劳；忽然顺便前去河中（山西省永济县）游说李怀光。李晟大为愤怒，上疏说：“尹元贞伪造皇上命令，擅自作主赦免叛乱主凶，请求审判定罪！”

**61** 秋季，七月七日，李适（音kuò，〔阔〕）抵达凤翔（陕西省凤翔县），斩朱泚的部属乔琳、蒋镇、张光晟等。

李晟认为张光晟虽是叛徒，但在扫灭叛徒的行动中，也很尽力，请求赦免；李适不准。

**62** 副最高指挥官总部执行官（副元帅判官）高郢，一直劝李怀光回归中央，李怀光派他的儿子李璀（音cuǐ，〔淮〕）去皇帝所在地请求宽恕，允许单人匹马，前去中央。

七月十一日，李适派御前督导官（给事中）孔巢父，携带先前发布的太子太保（太子三太之三）任命状（参考本年〔七八四〕三月二十九日），前往河中（山西省永济县）传达中央爱护之意，朔方战区特遣兵团将士被剥夺的官爵，一律恢复。

**63** 七月十三日，李适抵达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，勤王军将领浑瑊、韩游瓌、戴休颜，各率部众护从；李晟、骆元光、尚可孤，各率部众出京（首都长安）迎接，步骑兵十余万人，旌旗迎风招展，长达数十里。李晟在三桥（陕西省长安县西十公里）晋见李适，首先祝贺逆贼已经削平，然后为不能早日收复京师

(首都长安)深感有罪，跪伏道路旁边，请求宽恕。李适停住马蹄，安抚慰问，掩面流泪，命左右侍从扶李晟上马，回到皇宫。每逢闲日(唐王朝皇帝每逢单日主持早朝会报，双日则称“闲日”)，就大宴功臣，赏赐十分丰富。功臣中，李晟居第一位，浑瑊居第二位，其他将领、宰相，又在以下。

64 曹王、湖南道(首府设衡州〔湖南省衡阳市〕)行政长官(观察使)李皋，派部将伊慎、王锬(音ē,〔饿〕)，包围安州(湖北省安陆市)，楚帝李希烈派他的外甥刘戒虚率步骑兵八千人增援。李皋派别动部队将领李伯潜在应山(湖北省广水市)迎击，杀一千余人，生擒刘戒虚，把他押解到城下让守军参观，安州遂开门投降。李皋命伊慎当安州州长。

李皋再派人前往厉乡(湖北省随州市北)攻击李希烈部将康叔夜，把康叔夜击退。

65 七月十八日，御前监督官(给事中)孔巢父抵达河中(山西省永济县)。李怀光脱下官服，换上民服，表示等待定罪，孔巢父并没有阻止。李怀光左右侍从都是蛮族，叹息说：“大帅(李怀光)已没有了官！”(李怀光所作，文言文称“素服待罪”，表示认罪，普通情形，中央官员都要请对方再换官服。)孔巢父又在大家面前问说：“军中有谁可以接替大帅的职务，统御这支大军？”李怀光左右勃然大怒，吼叫抗议。孔巢父宣读诏书，还没有读完，大家一拥而上，斩孔巢父及钦差宦官啖守盈；李怀光袖手旁观，并不阻止，重新戒严备战。

66 七月二十二日，赦免天下。

67 最初，十任帝(肃宗)李亨流亡灵武(宁夏灵武县)，孙儿李适被封“奉节王”，向李泌学习文章写作。十一任帝(代宗)李豫(李俶)在位时，李泌住蓬莱书院(参考七六八年四月)，儿子李适

被封皇太子，继续跟李泌来往。后来，李适逃到兴元（陕西省汉中市），李泌正当杭州（浙江省杭州市）州长，李适紧急征召李泌，李泌遂跟睦州（浙江省建德县）州长杜亚，一同前去皇帝所在地。

七月二十六日，李适命李泌当监督院最高顾问官（左散骑常侍），杜亚当国务院司法部副部长（刑部侍郎）；要李泌每天到监督院值班，准备随时召见咨询，无论政府或民间，都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，争相归附到他门下。李适问李泌说：“河中（山西省永济县）接近京城（首都长安），朔方军一向被称强悍，像达奚小俊（参考本年〔七八四〕二月二十六日）等，都力敌万人，我日夜忧虑，怎么办才好？”李泌回答说：“天下事有些确实应该忧虑。但是，像河中（山西省永济县）的事，却不应该放在心上。对敌人研究判断，只看将领，不看士卒。李怀光是将领，达奚小俊之流不过士卒而已，何必在意！李怀光解除奉天（陕西省乾县）包围，面对朱泚那个就要灭亡的叛徒，不去摧毁，却跟他讲和，竟使李晟消灭朱泚，建立大功。现在，陛下已经回宫，李怀光仍不前来中央认罪，反而虐待和诛杀天子使节，像老鼠一样，躲在河中（山西省永济县），只不过一个梦游病患者而已。我只怕不久他会被部下诛杀，各军将领没有机会动手。”

68 最初，李适请吐蕃王国（西藏拉萨市）派军协助讨伐朱泚（参考本年〔七八四〕正月十四日），承诺成功之后，割让伊州（新疆哈密市）、西州（新疆吐鲁番市）、庭州（新疆奇台县）等地。现在，朱泚伏诛，吐蕃王国（西藏拉萨市）派使节前来要求唐政府履行条约，李适打算召回四镇战区（总部设安西〔新疆库车县北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郭昕、北庭大总督（驻庭州〔新疆吉木萨尔县北〕）李元忠（曹令忠）返回中央（郭昕、李元忠〔曹令忠〕事，参考七

八一年七月一日)，而把土地割让给吐蕃(西藏)。李泌反对，说：“安西(新疆库车县)、北庭(新疆吉木萨尔县北)两个战区，军民性情勇猛强悍，控制西域(新疆及中亚细亚东部)五十七国及原属东突厥汗国的十姓部落。牵制吐蕃(西藏)，使他们不能集中兵力，向东侵略，今天为什么白白呈献给别人！而且，两战区军民，力量孤单，困守边远地区，为帝国保疆卫土，尽忠竭力将近二十年，实在可哀可怜。一旦把他们抛弃给蛮族，心里一定把唐朝廷恨入骨髓。有一天，参加吐蕃军(西藏)东下，对待唐朝廷恐怕像报私仇。然而，主要的是，从前，吐蕃军态度观望，不肯前进，暗中跟敌我两方保持同等距离，最后还在武功(陕西省武功县)大肆抢劫，接受朱泚金银财宝贿赂，半途撤退(参考本年〔七八四〕五月)，有什么功劳可言！”

大家都认同这项分析，李适遂拒绝割让。

**69** 楚帝李希烈(首都汴州〔河南省开封市〕)听到李希倩伏诛消息，大为忿怒。

八月三日，李希烈派钦差宦官前往蔡州(河南省汝南县)诛杀颜真卿，钦差宦官告诉颜真卿说：“圣旨下！”颜真卿叩头，钦差宦官说：“赐你一死。”颜真卿说：“臣属年老，出使不能完成任务，罪应一死。但不知钦差什么时候从长安动身？”钦差宦官说：“我从大梁(河南省开封市)来，不是从长安(陕西省西安市)来。”颜真卿说：“那么，不过是个叛贼，怎么能叫圣旨！”钦差宦官遂把颜真卿用绳勒死(年七十七岁)。

**70** 李晟认为：泾州(甘肃省泾川县)是一个边城，将士强悍凶猛，屡次害死统帅，是叛乱的祸根(李适登极时，有刘文喜之乱，参考七八〇年二月。后有姚令言之乱，参考七八三年三月。又有田希鉴之乱，参考七八四年四月)，上疏请求彻底调查整顿

抗命事件，集中力量耕田种桑，积蓄粮秣，防范吐蕃军（西藏）攻击。

八月四日，李适任命李晟兼凤翔战区（总部设凤翔〔陕西省凤翔县〕）及陇右战区（总部设秦州〔甘肃省天水市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等，及四镇、北庭、泾原各战区野战军副最高指挥官（行营副元帅），封西平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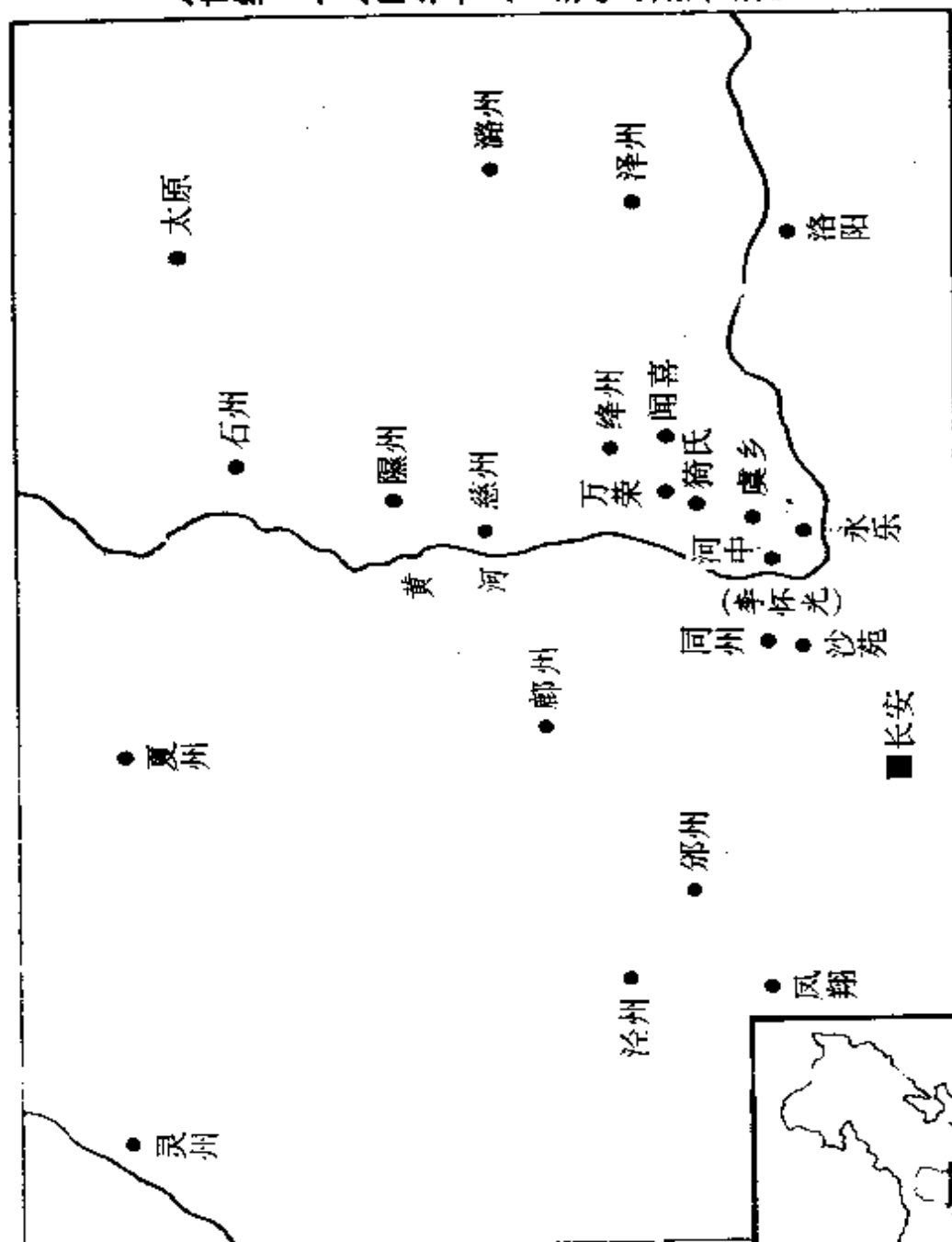
当时，李楚琳前来中央，李晟请准携带李楚琳一同前往凤翔（陕西省凤翔县），就在凤翔把李楚琳处死。用以显示对叛徒决不宽容。李适认为刚收回京师（首都长安），最重要的是安抚惊慌不安的人心；因之不准。

71 最初，李适命浑瑊、骆元光，在同州（陕西省大荔县）攻击李怀光军。李怀光派部将徐庭光率精锐部队六千人，在长春宫（陕西省朝邑县境）筑阵抵抗，浑瑊等不断被击败，不能前进。当时，全国财政总监（度支）对庞大的军事开支，无法继续维持，很多人建议李适赦免李怀光，李适不准。

李怀光派他的妹夫要廷珍（要，姓）驻守晋州（山西省临汾市）、营门官（牙将）毛朝敫（音yáng,〔羊〕）驻守隰州（山西省隰县。隰，音xí,〔昔〕）、郑抗驻守慈州（山西省吉县）。马燧派人前往游说，全都归降中央。

李适加授浑瑊：河中绛州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，担任河中、同华、陕虢各战区野战军副最高指挥官（行营副元帅）；加授马燧：奉诚军（驻同州〔陕西省大荔县〕）基地、晋·慈·隰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，担任辖区各野战军副最高指挥官（行营副元帅）；会同镇国战区（总部设华州〔陕西省华县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骆元光，以及鄜坊战区（总部设坊州〔陕西省黄陵县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唐朝臣，联合讨伐李怀光。

# 八世纪·七八四年十月 李怀光抗命形势



当初，王武俊攻击赵州（河北省赵县）州长康日知时，河东战区（总部设太原〔山西省太原市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马燧上疏建议皇帝下诏命王武俊会同李抱真（安抱真），一同攻击朱滔，而把深州（河北省深县）、赵州（河北省赵县）改归王武俊，而另命康日知当晋、慈、隰战区（总部设晋州〔山西省临汾市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；李适批准。康日知还没有到职，三州已归降马燧，李适命马燧接管三州。马燧上疏把三州让给康日知，说：“因接受投降就被任命，恐怕以后有功的人，认为是正常状态。”李适非常嘉许，批准。马燧于是派人迎接康日知。康日知到后，马燧把政府财产一一清点，列册移交。

**72** 八月五日，命凤翔战区（总部设凤翔〔陕西省凤翔县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楚琳当左金吾（卫军十一军）大将军。

**73** 八月七日，加授浑瑊：朔方战区特遣兵团最高指挥官（行营元帅）。

**74** 李晟抵达凤翔（陕西省凤翔县），审理谋杀前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张镒的罪行（参考去年〔七八三〕十月八日），斩初级将领王斌等十余人。

**75** 冀王、汉政府皇太弟朱滔，受王武俊攻击，军队几乎瓦解，于是上疏给唐政府皇帝李适投降，请求宽恕。

**76** 九月十五日，马燧率步骑兵三万人，攻击李怀光所属的绛州（山西省新绛县）。

**77** 全国财政总监（度支）因李怀光部众数万人，跟李怀光一起叛变，拒绝发放冬季军服。李适说：“朔方兵团几乎都是忠义之士，只是受李怀光挟制裹胁，将士有什么罪！”

冬季，十月一日，下诏说：“朔方战区特遣兵团以及其他兵团士卒在李怀光那里的，冬季军服及赏钱，依旧照发，而另外



储存，等到道路稍通，立即发给。”

**78** 永平战区（总部设汴州〔河南省开封市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、总指战官（都统）李勉，不断上疏请求对自己贬谪（李勉失守汴州事，参考去年〔七八三〕十二月二十四日）。

十月三日，李适下诏免除李勉总指战官（都统），及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官职；但摄理司徒（三公之一）及遥兼二级宰相（使相），仍然保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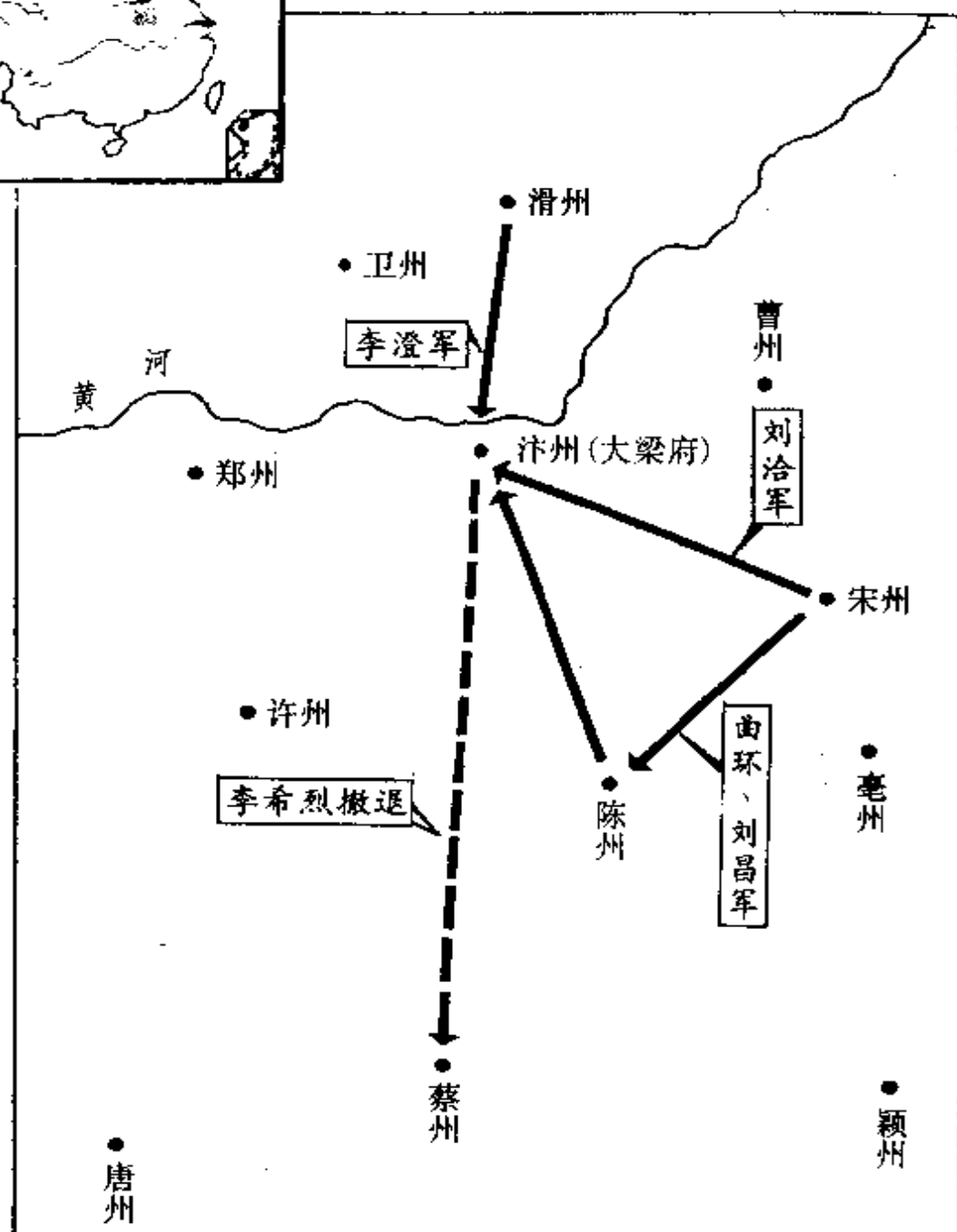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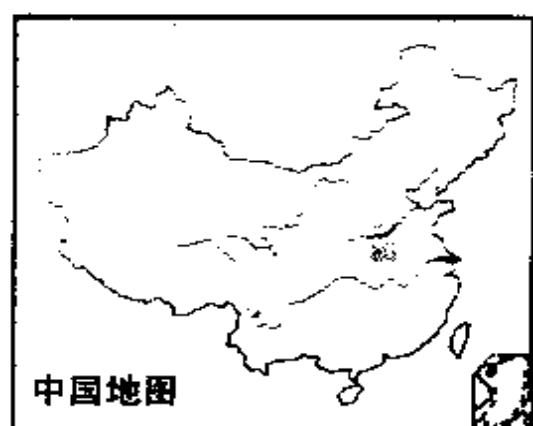
**79** 十月十八日，李怀光部将阎晏攻击同州（陕西省大荔县），在沙苑（大荔县南）击败中央军。

李适下诏征调邠宁战区（总部设邠州〔陕西省彬县〕）增援，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韩游瓌率全副武装士卒六千人，直向沙苑。

**80** 十月二十七日，马燧攻克绛州（山西省新绛县），派出部队，分别夺取闻喜（山西省闻喜县）、万泉（山西省万荣县）、虞乡（山西省永济县东北）、永乐（山西省芮城县西南）、猗氏（山西省临猗县）。

**81** 当初，宦官鱼朝恩伏诛（参考七七三年十月三日），十一任帝（代宗）李豫（李俶）不再命宦官统率军队。李适登极后，则把禁军都交给宦官白志贞（白琇珪，参考七七九年六月二十六日），白志贞（白琇珪）被贬（参考去年〔七八三〕十二月十九日），李适命宦官窦文场接替，追随李适逃亡到山南（秦岭山脉），左、右神策军稍稍集结。李适还都长安后，对手握重兵的资深将领，十分猜忌，逐渐把他们免职。

十月三十日，命窦文场当神策军左翼作战司令（左厢兵马使）、王希迁当神策军右翼作战司令（右厢兵马使）。宦官开始分别统率禁军。（宦官从此掌握军权，使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宦官时代，



八世纪·七八四年十一月 唐军收复汴州

大放光辉，演变成为唐王朝的艾滋病，跟唐王朝共存亡。)

**82** 闰十月八日，李适命泾原战区(总部设泾州〔甘肃省泾川县〕)司令官(节度使)田希鉴当军械供应部长(卫尉卿)。

李晟刚到凤翔(陕西省凤翔县)接事时，田希鉴派人前来请安问候，李晟告诉使节说：“泾州(甘肃省泾川县)逼近吐蕃(西藏)，万一受到袭击，你能不能单独抵抗？我打算派军前去协防，不知道田大帅意下如何？”使节回去报告，田希鉴果然请求增援，李晟派心腹将领彭令英等进驻泾州(甘肃省泾川县)。不久，李晟借口巡察边境，前往泾州(甘肃省泾川县)，田希鉴出来迎接，李晟跟他并马进城，追叙往日旧事，气氛欢欣祥和。田希鉴的妻子李女士，把李晟当作叔父侍奉，李晟则把田希鉴称作“田郎”。李晟命供应三天饮食，说：“视察完毕，就回凤翔(陕西省凤翔县)。”田希鉴一点也不怀疑。李晟摆下酒席，田希鉴率领部将及参谋僚佐，都到李晟军营。李晟在廊外埋伏武士，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彭令英率泾原战区各将领起立，李晟说：“我和各位很久没有见面，请你们自我介绍！”于是查出曾经参与叛变，谋杀主帅的石奇等三十余人，责备他们说：“你们不断犯上作乱，残害忠良，天地不容！”把他们押解出帐，全部斩首。田希鉴还高坐席上，李晟回头对他说：“田郎也不能说没有错，但看在我们间亲近情份，会使你保持一个全尸。”田希鉴呆呆地说：“是的！”李晟命人把田希鉴押解出去，连同他的儿子田萼，一起绞死。李晟前去田希鉴军营，宣布诛杀田希鉴的理由，部众惊恐地发抖，没有一个人敢轻举妄动。

**83** 楚帝(汴州〔河南省开封市〕)李希烈派大将翟崇晖，率领全部主力围攻陈州(河南省淮阳县)，很久不能攻克。楚政府所属永平战区(总部设滑州〔河南省滑县〕)司令官(节度使)李澄(降李

希烈事，参考去年〔七八三〕十二月），发现楚政府武装部队太少，没有余力危害滑州（河南省滑县），遂把李希烈颁发的旌旗符节，全部焚毁，集结部众，宣誓回归唐政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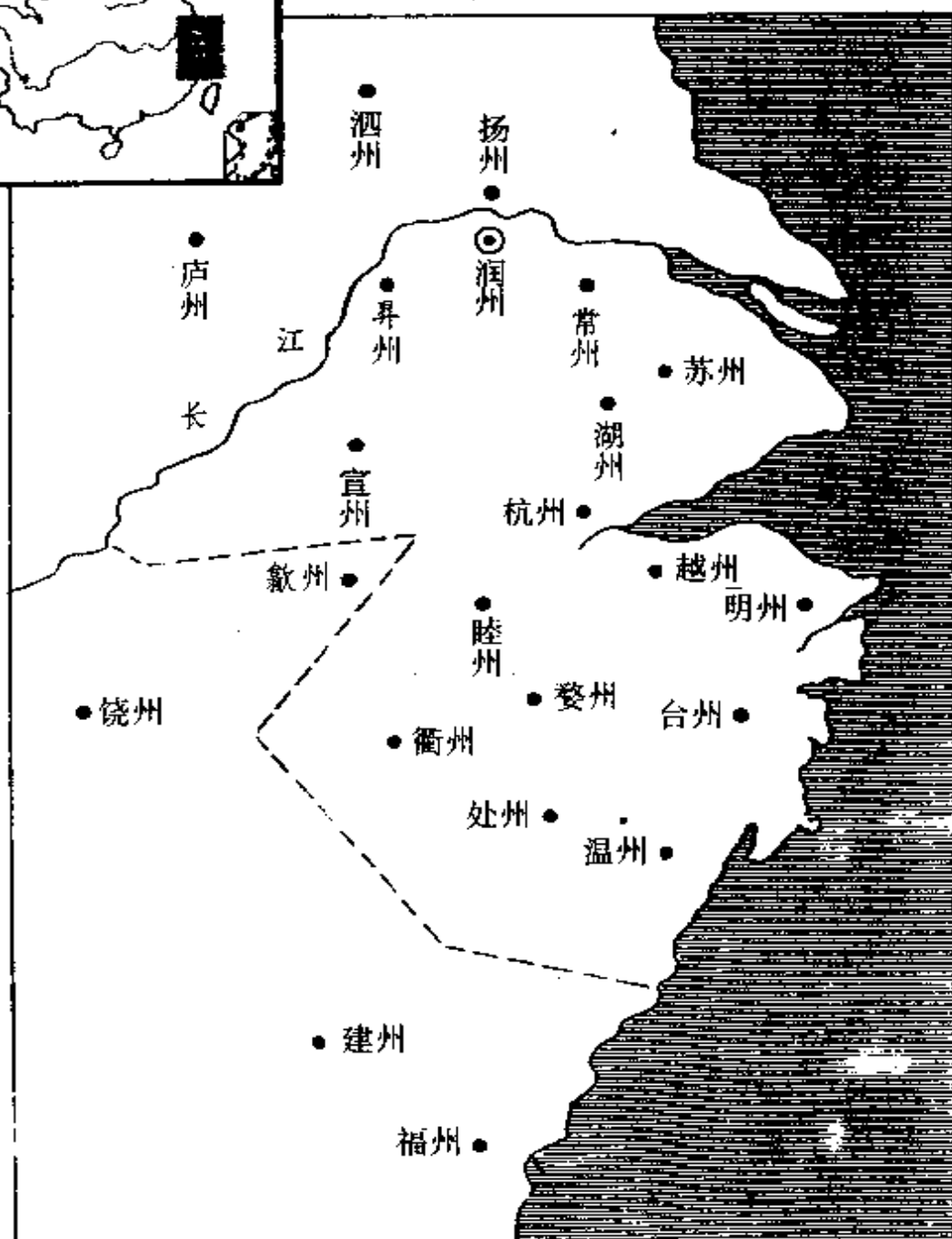
闰十月二十六日，李适命李澄当汴滑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。

**84 宣武战区**（总部设宋州〔河南省商丘县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刘洽，派步骑兵总纠察官（马步都虞候）刘昌，会同陇右战区（总部设秦州〔甘肃省天水市〕）及卢龙战区（总部设幽州〔北京市〕）特遣兵团司令官（行营节度使）曲环等率士卒三万人，增援陈州（河南省淮阳县）。

十一月六日，在陈州（河南省淮阳县）城西击败楚军将领翟崇晖，格杀三万五千余人，生擒翟崇晖，押往京师（首都长安）献俘；乘胜进攻汴州（河南省开封市），楚帝李希烈大惧，迁都蔡州（河南省汝南县）。李澄率军直向汴州（河南省开封市），抵达城北，懦弱畏惧，不敢继续前进；此时，刘洽已率主力军抵达城东。

十一月二十一日，楚军守将田怀珍开城迎降。明天（十一月二十二日），李澄进城，驻扎浚仪（汴州州政府所在县，即开封市）县政府。李澄军及刘洽军士卒，每天互相看着，都觉得对方不顺眼而愤怒争斗。这时，楚军郑州（河南省郑州市）守将孙液向李澄投降，李澄遂率军移驻郑州（河南省郑州市）。李适下诏任命总指挥官司令部参谋长（都统司马）宝鼎（山西省万荣县西荣河镇）人薛珏当汴州（河南省开封市）州长。

李勉抵达京师（首都长安），改穿平民衣服，等候定罪。谈论这件事的人，很多认为：“李勉失守大梁（河南省开封市。参考去年〔七八三〕十二月二十七日），不应该仍兼宰相（同平章事）！”监



八世纪·七八四年十一月 江东十五州

督院最高顾问官(左散骑常侍)李泌告诉李适说:“李勉公正忠心,是一个最好的行政官员,军事不是他的专长。但大梁(河南省开封市)失守时,将士们抛妻弃子,追随他撤退的,将近二万人,足可证明他深受部众爱戴。而且,刘洽本是李勉的部属,李勉逃到睢阳(宋州〔河南省商丘县〕州政府所在县),立即把大军交给刘洽,终于收复大梁(河南省开封市),也是李勉的功劳。”李适乃命李勉官复原位。

有人抨击说:“镇海战区(总部设润州〔江苏省镇江市〕)司令官(节度使)韩滉,趁着皇帝逃亡在外,竟集结大军,整修石头城(参考去年〔七八三〕十一月),秘密加强备战,打算背叛中央。”李适十分不安,询问李泌的意见,李泌回答说:“韩滉忠贞清廉,生活节俭。自从陛下流亡在外,韩滉进贡从来没有断绝。而且,坐镇江东十五州(江东十五州,应是浙江东西战区辖境:润州〔江苏省镇江市〕、昇州〔江苏省南京市〕、常州〔江苏省常州市〕、湖州〔浙江省湖州市〕、苏州〔江苏省苏州市〕、杭州〔浙江省杭州市〕、睦州〔浙江省建德县〕、越州〔浙江省绍兴县〕、明州〔浙江省宁波市〕、台州〔浙江省临海市〕、温州〔浙江省温州市〕、衢州〔浙江省衢州市〕、处州〔浙江省丽水市〕、婺州〔浙江省金华市〕、宣州〔安徽省宣州市〕),地方一派升平,没有盗匪,都是韩滉的功劳。他之所以修筑石头城,只是看到中原大乱,认为陛下将南下渡江(长江),准备作为迎接圣驾之用。这正是做一个臣属最忠心最笃实的计划,怎么反而成了罪状!只因韩滉性情刚直严正,不肯拍权贵的马屁,所以很多人都说他的坏话。但愿陛下明察,我敢保证韩滉绝对没有二心。”李适说:“外面议论纷纷,检举控告他犯罪的文件报告,多如一堆乱麻,你难道没有听说?”李泌说:“我当然听说。他的儿子韩皋,当国务院文官部考核司副司长(考功

员外郎)，直到今天，不敢回江南（长江以南）探望父母，就是因为攻击他老爹的声音，像滚水一样沸腾！”李适说：“他的儿子还这么害怕，你为什么还敢作保！”（儿子害怕是因为父冤难伸，朋友作保是因为了解至深，李适反而把儿子害怕认为是老子犯罪的证据。）李泌回答说：“韩滉的用心，我太知道，我愿意上疏为他辩明，请交给立法院（中书），使全国皆知。”李适说：“我正想重用你，千万不要牵连到这种复杂的事情中。担保一个人，谈何容易，你最好保持距离，不要跟大多数人的意见相反，恐怕使你受到连累！”

李泌退出后，仍呈递奏章，愿以全家百口人命，担保韩滉忠贞。过了几天，李适对李泌说：“你真的为韩滉上疏，为了你，我特地把奏章留在皇宫，我知道你跟韩滉是亲近老友，但犯不上不爱惜自己的性命。”李泌回答说：“我怎么会因为亲近老友的缘故，而辜负陛下！只因为韩滉实在没有二心，我之上疏力保，为的是国家，不是为自己。”李适说：“怎么为的是国家？”李泌说：“而今，天下大旱，蝗虫成灾，关中（陕西省中部）粮仓米价每斗一千钱，仓库就要吃光，只有江东（太湖流域）丰收，是中央命脉所在。希望陛下早早把我的奏章交下，使大家的疑惑得以消除。然后，陛下当面吩咐韩皋，教他回家探望父母，使韩滉感激，不再心存怀疑，迅速运送粮食，这岂不是为了国家！”李适说：“好极，我完全了解。”立刻把李泌奏章批交立法院（中书省），命韩皋休假探亲，并召见韩皋，赏赐他红色官服（四品穿深红，五品穿浅红；副司长〔员外郎〕从六品上，穿深绿；而今赏赐红色官服，至少擢升两级），告诉韩皋说：“最近，你家老爹受到很多人抨击，我已经知道内情，不再相信！”顺便又说：“关中（陕西省中部）缺粮，回去告诉你家老爹，越快运来越好！”

韩皋抵达润州(江苏省镇江市),韩滉由衷感激,喜极而泣,当天,就到江边调发稻米一百万斛装船,只准韩皋停留五天,立即返回京师(首都长安)。韩皋向娘亲告辞,母子难舍难分,哭声传到宅外。韩滉把韩皋叫出责打,亲自送到船上,不管风大浪恶,立即下令开航。不久,淮南战区(总部设扬州〔江苏省扬州市〕)司令官(节度使)陈少游,听说韩滉进贡稻米,也进贡二十万斛。李适对李泌说:“韩滉竟然把陈少游感化,也进贡稻米!”李泌说:“岂只陈少游,全国各道都会争着进贡。”

85 国务院文官部长(吏部尚书)、二级实质宰相(同平章事)萧复,奉命派往江淮(华东地区)慰劳完毕(出使事,参考本年〔七八四〕正月十六日)回京(首都长安);跟其他三位宰相:李勉、卢翰、刘从一,一同晋见皇帝。李勉等退出后,萧复单独留下,报告李适说:“陈少游既是大军统帅,又遥兼中央宰相,却首先做出叛逆之事。而韦皋不过一个幕僚部属,却能单独建立忠义(奉义战区司令官韦皋事,参考去年〔七八三〕十月二十八日),我建议调韦皋接替陈少游,坐镇淮南(华东地区)。”李适同意,不久,派宦官马钦绪向刘从一作揖,附到耳朵上低声吩咐一些话,告辞回官。各宰相回到宰相联合办公厅(政事堂),刘从一问萧复说:“马钦绪传达圣旨,叫我和你讨论早晨你向皇上说的那件事,立刻上疏奏请施行,不要让李勉、卢翰知道。对不起,请问,你向皇上说的是什么事?”萧复大为震骇,说:“伊祁放勋(唐尧帝)及姚重华(虞舜帝)罢黜或升迁一个官员,各地军政首长,全都同意。政府所作任官封爵,天下知识子也全都同意。假使李勉、卢翰没有能力当宰相,就应免职。既然是宰相,政府大事,怎么可以不跟他们商量,加以隐瞒?这是当今政府最大的弊端!早上,圣上已这样吩咐我,我当面指出不可以这么做,想不到



公元七八四年 甲子

圣上还是坚持。我并不是拒绝跟你一块上疏，只是怕成为惯例，所以，不敢奉告。”始终不肯告诉刘从一。刘从一上疏说明，李适越发不高兴。萧复感觉出气氛不对，乃上疏辞职。

十一月二十八日，李适把萧复免职，改当太子宫政务署长（左庶子）。

宣武战区（总部设宋州〔河南省商丘县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刘洽攻克汴州（河南省开封市），查获楚帝李希烈的《起居注》，记载：“某月日，陈少游上疏归顺。”陈少游听到消息，既羞愧又恐惧，一病不起。

十二月八日，陈少游逝世（年六十一岁），唐政府追赠他官衔：太尉（三公之一）；祭奠仪式一切依照规定。淮南战区（总部设扬州〔江苏省扬州市〕）大将王韶打算自己当后补司令官（留后），命将士推荐他代理主持军务，还准备放纵士卒大肆抢掠。镇海战区（总部设润州〔江苏省镇江市〕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韩滉派使节前去警告说：“你如果胆敢闹事，我马上就率大军过江，砍下你的人头！”王韶等恐惧，不敢发动。李适得到消息，大喜，对李泌说：“韩滉不但安定江东（太湖流域），还安定淮南（淮河以南），真是国家重臣的器度，你可以说最能识别人！”

十二月十三日，李适命韩滉遥兼二级宰相（使相）、江淮运输总监（转运使）。韩滉运送粮食、绸缎前往京师（首都长安），从没有一个月停止，中央政府全靠他供应。皇帝不断派使节前去慰劳，对韩滉的恩宠日渐增加。

**86** 本年，蝗虫遍地，造成灾害，花草树木全被吃光，只不吃米稻，全国大饥荒，道路上饿死的尸体前后相望。（蝗虫只吃树木，不吃米稻，不可思议。而且，既不吃稻米，怎么会有荒年。此项记载，似有舛错。据《旧唐书·五行志》记载：“兴元元

公元七八四年 甲子

---

年秋，关辅大蝗，田稼食尽，百姓饥，……”这里明明说道“田稼食尽”，可见《通鉴》所载“惟不食稻”一句有误。）

# 欢迎使用[蔷薇园]搜集/制作的电子图书

---

本书由[蔷薇园]—Koli stan搜集于网络。

如果在使用本书过程中有什么意见  
和建议，请给我写信。

提示：本电子书仅供试读，不得用作商业用途；  
如果喜欢，建议购买原版图书！

寻觅图书请到抚琴居论坛—读书时间发贴。